AI时代

死亡的困境和出路

数字永生之后，谁来接那个空位

陈凤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AI时代

死亡的困境和出路

数字永生之后，谁来接那个空位

陈凤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数字永生之后，谁来接那个空位》
著者	陈凤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AI时代的文明困境和出路」丛书第二十本）；陈凤著；文字由 AI 协作成稿，本版修订与统稿由 Claude 执笔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02 号
ISBN	979-8-90690-640-3
定价	US$21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由王德生立题，为「AI时代的文明困境和出路」丛书第二十本；陈凤著。文字在 AI 协作下成稿；2026 年 10 月 4 日，本书依三轮独立创新智商盲评修订核心命题（哨位说、三条显露通道、两段时距与八条预注册预测），修订与统稿由 Claude 执笔。书中所有家庭、人物、机构与场景均为构想，不对应真实个案；所列比例、阈值与样本规模均为设计参数，不是经验结果。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关于哀伤、家庭与继承的章节只作理解与研究设计之用，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六编四十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四件（术语速查、八条预测与判负卡、本版修订与创新智商评估记录、全书说明）。

作 者 介 绍

陈凤，长期关注教育、女性成长、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成长与教育。自2022年8月起跟随王德生博士持续学习，亲历其思想从“三视角”、321智慧，到SIO、SDE发生学不断生成与完善的过程。

几年的学习，也逐渐改变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比起急着判断一个人、一件事“是什么”，我更愿意追问——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

我尝试把发生学带回真实生活，在孩子的成长、夫妻关系、女性处境、教育实践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不断观察、验证和修正理解。对我而言，发生学不是一套远离生活的理论，而是一种重新看见生活的方法：在学习中体验发生，在发生中理解自己、他人与世界。

现持续进行SDE发生学本体论下的阅读、研究。

前 言

一份没人送的东西

◆ 一、一个账号，和一把椅子

一位父亲去世以后，家里把他留下的聊天记录、语音和照片交给一家数字纪念服务。过了一段时间，女儿收到一个账号。每天晚上十一点，它会发来三个字：“早点睡。”

没有表情，没有多余解释，连停顿都像父亲。女儿每天等这三个字。母亲不肯用。母亲说：“它说得再像，他那把椅子还是空着。”三个月后，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打来电话，问了一句：“你爸以前每周日给我带的那份东西，现在是谁在弄？”女儿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这本书，就是从这通电话开始的。

◆ 二、这本书原来想问的问题

这本书属于王德生博士立题的“AI时代的文明困境和出路”丛书。立题时给它的副题是：数字永生之后，谁来接那个空位。

意思很清楚。一个人的声音、口气、说话的节拍，今天已经可以被机器复现得很像。像到至亲每晚都愿意等那一句话。可是复现得再像，那个人生前在现实里做的事，并不会因此自己继续下去。水费要有人交，老朋友要有人去看，每周日那份东西要有人送。

所以本书最初的问题是：在数字复现越来越强的时代，逝者生前承担的那些现实事务，后来由谁、以什么方式接下去？

为了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书里做了很多分辨。“像”和“接得住”是两回事。答应了不算接手，第一次真的做了才算。明确决定不做，也是一种去向，不等于失职。机器真的做成了，也算承载，不因为它是机器就少记一笔。

这些分辨，构成了本书的前几编。

书里还专门处理了一个最强的反方：数字永生论。它说，人就是信息，记忆、性格、说话的习惯，都可以被记录、建模、复现；死亡只是载体失效。本书承认它对了一半：一个人的样子，确实是一路被做出来的，所以也能被另一台机器重新做出来。它错在另一半：把能被复现的那部分，当成了全部。

还有一条线索，贯穿了前几编：本书不押“机器做不到”。技术越强，越要把问题分开问。复现体做得越像，越要问它到底进入了哪一层：只是说话，还是已经识别出一件事；只是提醒，还是已经把事情办成；办成之后，出了岔子还有没有下一步。

◆ 三、为什么是现在

人类不是第一次用技术留住逝者。照片让人记住一张脸，录音让人再听见一句话，录像让人再看见一个走路的样子。每一次，哀悼的方式都跟着调整，然后慢慢稳定下来。这一次有三处不一样。

第一，他的样子不再稀缺。从前一张遗照、一段录音是仅有的，看一次少一次，人们围绕这份稀缺设计了遗照、忌日、翻看旧物这些安排。现在一个账号每晚都能生成一句新的“早点睡”，供应没有上限，而且越来越像。

第二，结算的地方挪了位置。过去，一个人去世以后，生者用很多力气去处理“怎样记住他”。现在这一格，机器替生者填得越来越满。于是另一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他原来担着的那些事，现在怎样了？

第三，工具从条件变成了变量。照片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复现体却会因为用了哪些数据、怎样调整、半年一次的版本更新，而说出不同的话。它还可能开始提醒、组织，甚至直接替家里办事。当它从纪念走到行动，它就不再只是背景，而是会改变现实生活里哪些事被看见、哪些事被做下去的一个变量。

这三处合起来，让一个过去常常混在一起的问题第一次可以被明显地分开：关于他，我们还能保存和生成什么；关于世界，他离开以后，原来经过他的那些事，今天怎样发生。

◆ 四、写到一半，发现问错了顺序

可是回头再读那通电话，会发现一件前面一直没有正面说出来的事。女儿是怎样知道那份东西的？不是她想起来的，也不是她列出来的。是老同事打来电话。家里另一件事也一样。水费那一格，是物业发来一条催缴，家里人才第一次问：“这个以前是谁弄的？”家里没有任何人手里有一份清单。母亲知道“你爸管这些”，却说不出是哪几件。女儿和那个账号说了三个月的话，也没有问出一件。唯一完整的那份清单，在父亲身上。

那份东西三个月没人送，不是因为家里人不愿意送，是因为根本没人知道有这件事。水费晚交了一个月，也不是因为谁失职，是因为在物业发来消息之前，那一格对家里人来说根本不存在。

而几乎所有讨论死亡之后现实生活的做法，包括本书最初的写法，第一步都是“先把逝者留下的事列出来”，然后再问谁来接。它们默认清单是现成的。

问题恰恰在这里：清单从哪里来？

◆ 五、他不只是做事的人，还是哨

父亲生前对那些事，其实同时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做：交费、送东西、检查净水器。另一件常常没人注意：让这些事被看见。到点了，他会想起来；出了岔子，他往往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哪一件快到期了，他心里有数。

本书把后一件叫作“哨”。

一个人死去，拿走的不只是一个做事的人，还有这些事的哨。前一样大家都看得见，于是都在问谁来接；后一样常常没人看见，于是没有人先问：还有谁知道这里有一件事要接？

哨不是一种美德，也不是一种头衔。很多家庭里，总有一个人“什么都记得”：谁的生日快到了，哪张卡该续费了，楼下那位老人好几天没见了。这个人自己可能都没意

识到，他记得的这些，就是一组路径的哨。他在的时候，这份功能是隐形的；他一走，它才第一次以“没人知道”的方式显出形状。

所以本书最后落下的判断是：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

这句话是全书的判词。导读、导论和结语里，它会一字不改地再出现。

◆ 六、三条通道，两段时间

失了哨的路径，不会自己举手。它们要借别的东西，才能重新被人看见。

本书分出三条通道。第一条，缺席：他在的时候，家里人看得见他做；他不在了，家里人就看得见“没人做了”。第二条，痕迹：他做过的事留下了记录，转账、日历、聊天里的固定话，有人去翻，或者有系统去读，路径就会露出来。第三条，土壤：路径所在的那片现实自己起反应，催缴单来了，老朋友打电话来了，花枯了。

三条通道快慢不同。有些路径，土壤永远不会出声：他每周给楼下一位独居老人带一份报纸，他不带了，没有人会投诉。本书把这样的路径叫“哑路径”。

这三条通道，不是从故事里随手数出来的。书里第21章说明了它们的来处：一件事要被看见，只能从三个地方来——从这个人做事的样子那里，从他走过的路留下的记录那里，从托着这件事的那片现实那里。本书把这当作一个可以被现实推翻的分类：如果真实记录里，大量的“被看见”既不来自缺席，也不来自痕迹，也不来自土壤，这个三分就要作废。

由此，一段原来被当作一整块的时间被拆成了两段。从死亡到这件事第一次被人看见，叫显露时距；从被看见到第一次真的有人去做，叫接手时距。过去的做法把第一段默认为零，因为它们默认清单现成。

◆ 七、复现体：不是好坏，是方向

那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在这张图里站在哪里？它续上的，是父亲的显露：口气、节拍、那三个字。而缺席通道依赖的，恰恰是“感到他不在了”。所以只会对话的

复现体，会让缺席通道变钝；能读日历和转账的复现体，会让痕迹通道变快；无论哪一种，都改变不了土壤什么时候报警。

这回答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数字复现会让人更晚发现现实中的空缺，还是更早？本书的答案是：方向由通道决定，不是选边。同一个账号，可能在一条通道上遮蔽，在另一条通道上反遮蔽；只看合计，两种作用还可能互相抵消，看起来像“没有影响”。

本书还给了一个更锋利的判断：有一类路径，只要没人再想起来，就开始散，比如联系、探望、照看。对这类路径，哨不只是路标，而是路的一部分。越晚被看见，越可能已经接不回原来的样子。

◆ 八、这本书怎样输

这些判断都还没有真实数据。

所以本书把它们写成了八条可以预先登记的预测，放在第38章，每一条都写明：出现什么结果，就算错；错了以后，哪几章要退回去。最容易打死本书的是其中第四条：如果数字复现拖长的，主要是“已经知道了却迟迟不做”那一段，那么起作用的就不是失哨，而是哀伤里的不舍，本书应当把主轴交还给哀伤研究。

在数据到来之前，这八条一律记作“未结算”。本书不把“还没被推翻”当作成立。

还要说明一件事。这本书在定稿前，请了三位互不知情的评分者，用一套“创新智商”的五维尺子做过盲评，并依评分卡的意见改了三轮。三轮以后，评分者一致认为：本书怎样算错的设计已经很扎实；可是它的新判断，每一个零件都有近邻，而且全书还没有一条真实数据。所以它停在“资深学者”这一档，没有跨过更高的那条线。评估的经过和分数，都如实写在附录三。

这本书离下一步还差什么，也因此很清楚：先找一小批家庭，回头看他们的亲人离开以后，那些事是怎样一件一件被看见的；先检验三条通道能不能被可靠地分辨出来。

◆ 九、这本书让过路的人

逐项列出逝者留下的任务，再判断接手、委托还是停止，复杂哀伤治疗早就做过。很多劳动只有停下来才被看见，研究“看不见的工作”的人早就说过。夫妻之间互为记忆目录，心理学有交互记忆的研究。基础设施在故障时才显形，关系久不维护就会淡，这些都有成熟的文献。

本书不把这些算作自己的发现。第7章逐一写出了它们说过什么、本书与它们差在哪里。本书能够主张的，只是把这些零件放在死亡与数字复现之后，看出了一个它们各自都没有给出的结构：哨位、三条显露通道、两段时距，以及复现体按通道起作用的方向。截至写作时的检索，还没有看到相同的组合。这是检索的状态，不是不存在的证明。

◆ 十、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这本书不评判一个人怎样哀悼。每天和账号说话没有错，一次也不想打开也没有错。书里的清单、时距、比例，都不能拿来评价谁孝顺、谁爱得深。书里的家庭、人物和场景都是构想；谈到哀伤的地方，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它写给三种人。一种是刚经历过失去的家庭，在悲伤之外，隐约觉得生活里有些东西不再自己发生了，却说不清是哪些。一种是做数字纪念、陪伴类产品的人。这本书想请你们多问一句：它站在哪一条通道上？还有一种是研究丧亲、家庭与技术的人。书里的预测都写明了怎样算错，欢迎拿数据来复秤。一个人离开以后，记忆可以继续，数字人可以继续说话，椅子可以继续空着。这本书只想在这些之外，再问一句：他离开以后，哪些事还没有被任何人看见？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一句判词

全书只有一句判词：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

它在前言第一次出现，在第7章被正式提出和论证，在第38章被写成可以检验的预测，在结语回到那个家。

◆ 二、八条预测，各自怎样算错

预测	出现什么结果，就算这一条错了
一、只会对话的复现体，让“缺席通道”上的路径更晚被看见	缺席通道上看不出延迟
二、能读记录的复现体，让“痕迹通道”上的路径更早被看见	痕迹通道上看不出提前（只说明产品没起作用，不推翻主轴）
三、任何复现体都改不了“土壤通道”什么时候报警	土壤报警的时间随复现暴露明显变化
四、复现体只改变“多久被看见”，不改变“看见以后多久去做”	复现体拖长的主要是“看见以后迟迟不做”那一段——这一条错，主轴交还哀伤研究
五、同时开了对话与识别两层的家庭，合计看不出影响，按通道拆开才看得出	按通道拆开也看不出两个方向
六、只会对话的复现体，对“哑路径”伤得最重	哑路径与其他路径看不出差别
七、靠人想起才活着的路径，越晚被看见，越接不回原样；自动继续的路径不会这样	两类路径晚发现都照样接得回——“哨”只是一个路标
八、无人去做的时长相同，已被看见并告知对方的路径，比没人看见的散得更慢	两组散得一样快——“哨”只是关系衰减的别名

八条的支持线、分析方法和样本量估算，都写在第38章第一之二节；作废以后牵连哪几章，写在同一章第八节。在没有真实数据之前，八条一律记为“未结算”。

◆ 三、三条读法

刚经历失去的家庭，可以只读导论、第1章、第7章、第28到29章和结语。这几章讲那个家，讲“哨”是什么，讲一个家庭怎样一件一件地把事看见。第35章第二、三节告诉你，不必一次列完，浮出来一件处理一件就好。

研究者可以按这条线读：第7章（判断从哪里来、离谁最近）、第12章第五之二节（复现体的三层功能）、第21章第四之二节与第22章第一之二节（三条通道和“靠哨路径”的推导）、第35章第三之二节（怎样编码）、第38章（八条预测与死法）、第40章（本书最先会从哪里破）。

做数字纪念与陪伴产品的人，可以读第8到13章、第16到17章、第30到31章和第37章。这几章讲复现体做对了什么、它站在哪一层，以及接手清单这类功能怎样被“填名字”做假。

◆ 四、怎样推翻这本书

第38章写明了每一条主张的死法，第40章写明了本书最先会从哪里破，附录二把八条预测做成了一张判负卡。

推翻本书不需要先同意本书用的任何术语。只要有清楚的定义、可核的数据、透明的方法，就有资格。一户可核的家庭记录，可能打掉一个定义；一项正式研究，可能打掉一条预测。

◆ 五、随身三问

读完以后，如果只带走三句话，就是这三问：他离开以后，哪些事还没有被任何人看见？这件事，是从哪一条通道浮出来的——没人做了被看见，记录里被翻出来，还是世界那一头报了警？它是靠人想起才活着的，还是没人管也会自己继续？

◆ 六、每章怎么写

每章先用一句话提出这一章的问题，再从一个家常场景讲起。正文用◆分节。章末有一段“带走的话”，用一句话收住这一章；再有一段“小账”，交代哪些是构想、哪些尚待核对、哪些不构成专业建议。

书里有不少“早期版本这样写，现在撤回”的段落。那是本书的修订记录，留在正文里，是为了让读者看见一个判断怎样被收窄。如果只想读当前的主张，可以跳过这些段落，直接读每章的“带走的话”。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iv
前言　一份没人送的东西 · · · 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xi

导论　那通电话 · · · 1

第一编　死亡的信息化 · · · 3
- 第 1 章　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 · · · 4
- 第 2 章　遗照的时代 · · · 11
- 第 3 章　录音与录像：稀缺的声音 · · · 17
- 第 4 章　数字人：无限供应的他 · · · 23
- 第 5 章　弗洛伊德的账：哀悼是撤回 · · · 29
- 第 6 章　联结继续的账：他还在 · · · 35
- 第 7 章　一个没人看见的前提 · · · 42

第二编　发现层如何被发生掉 · · · 57
- 第 8 章　“他会怎么说”：复现体怎样当场造出一句话 · · · 59
- 第 9 章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十年记录几分钟成一份画像 · · · 65
- 第 10 章　“怎样安慰”：永不疲倦的陪伴者带来什么、带不来什么 · · · 71
- 第 11 章　被调参的他：半年一换的“同一个人” · · · 77
- 第 12 章　为什么这一次和照片、录音不一样：稀缺消失、结算挪位、工具变成变量 · · · 83
- 第 13 章　现有的伦理答案与它们的盲点：同意、透明、退役 · · · 90
- 第 14 章　最强的反方：数字永生论，对在哪一半，错在哪一半 · · · 97

第三编　升维与复合体 · · · 103
- 第 15 章　四级台阶：保存、复现、判断空位、接手并认账 · · · 104
- 第 16 章　为什么保存与复现必须尽量做强 · · · 110
- 第 17 章　接位单元：识别、判断、执行与异常处理怎样组成一个承载复合体 · · · 116
- 第 18 章　升维不是更强的记忆 · · · 123
- 第 19 章　“这件事我接”：为什么必须有可追问的承载结构 · · · 129
- 第 20 章　决定不做，也是一种结算 · · · 135

第四编　出路的方法：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在家里怎么用 · · · 142
- 第 21 章　三方程用在丧亲上：他的“样子”是怎样发生的 · · · 144
- 第 22 章　D=G(S,E)：他每周的那些事，是怎样一路走出来的 · · · 152
- 第 23 章　E=H(S,D)：家庭、社区、行业这些土壤，接得住，还是接不住 · · · 159

第 24 章　哀悼里最常见的三种断：缺式、偏路、断拍 165
第 25 章　补式、排路、点火：怎样列清单，怎样排次序，怎样点第一件 171
第 26 章　三原理：不动的点，走熟的路，点起的火 177
第 27 章　制度：把“谁接住了空位”写进三个地方 183

第五编　三个示范 189
第 28 章　示范一・家庭（上）：十四件事 191
第 29 章　示范一・家庭（下）：椅子 197
第 30 章　示范二・机构（上）：“接手清单”功能怎样设计，又怎样被“填名字”做假 203
第 31 章　示范二・机构（下）：只计实际执行——机构里的审计口径 209
第 32 章　示范三・公共人物与社群（上）：一位老师去世之后 215
第 33 章　示范三・公共人物与社群（下）：群里那个位置谁占 221
第 34 章　三个示范的共同结构与它们各自的失败条件 227

第六编　读数与边界 234
第 35 章　空位接手时距怎么取 236
第 36 章　三组对照怎样做才不伤人 243
第 37 章　这把尺怎样被做假 250
第 38 章　本书什么时候算错 256
第 39 章　边界与不适用 266
第 40 章　这本书自己的死法 274

结语　数字还在，记忆还在，那个现实问题也还在 281

参考书目 284

附录 287
附录一　术语速查 287
附录二　八条预测与判负卡 288
附录三　本版修订与创新智商评估记录 289
附录四　全书说明 290

导 论

那通电话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老同事打来电话。“你爸以前每周日给我带的那份东西，现在是谁在弄？”这一句话里，其实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最显眼：那份东西现在谁来送？这是“谁来接”的问题。关于死亡之后的现实生活，大多数讨论都停在这里：逝者留下了哪些事，谁来接手，怎样分工。

第二个问题藏在第一个问题前面：这件事是怎样被家里人知道的？答案是，靠老同事打来的这通电话。如果老同事没有打电话呢？如果那份东西不是带给一位会打电话的老同事，而是放在一位从不投诉的独居老人门口呢？

第三个问题藏得更深：三个月过去了，这条路还在吗？老同事这三个月里，也许已经自己想了别的办法；也许已经不再等了。就算女儿现在想把它接回来，它还是原来那条路吗？

本书的前六章，主要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且把它问得尽量准：“像”不等于“接得住”，答应不等于接手，结束不等于失职，机器做成了也算。从第7章起，本书把重心移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上。

第二个问题引出全书的判词：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

逝者生前不只做那些事，还让那些事被看见。他走了，那些事只能借三条通道重新显露：没人做了被看见，记录里被翻出来，世界那一头报了警。

第三个问题引出全书最强、也最容易被打死的判断：有一类路径，只要没人再想起来就开始散。对这类路径，越晚被看见，越可能已经接不回原来的样子。

那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在这两个问题里都有位置。它续上的是父亲的显露，所以它恰好会让“没人做了被看见”这条通道变钝；它如果能读记录，又会让“从记录里翻出来”这条通道变快；它改变不了世界那一头什么时候报警。

全书六编的分工如下。第一编“死亡的信息化”，从那个家讲起，看清人去世以后我们究竟保存了什么，再让路给已有的哀伤理论，最后在第7章提出全书的判词。

第二编“发现层如何被发生掉”，逐层拆开数字复现体：它怎样当场造出一句话，怎样把十年记录压成一份画像，它的陪伴带来什么、带不来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让这一次和照片、录音时代不一样。

第三编“升维与复合体”，讲保存、复现、判断空位、接手并认账这四级台阶，讲人、机器、机构怎样组成一个能被追问的承载结构。第四编“出路的方法”，把三个式子用在丧亲上，推出三条通道的来处，讲路是怎样靠看见才活着的，以及家里怎样列清单、排次序、点第一件。第五编“三个示范”，分别在一个家庭、一个机构、一个社群里，把方法走一遍，并写出各自的失败条件。第六编“读数与边界”，讲怎样量、怎样不伤人、怎样被做假、什么时候算错、哪里不适用，以及这本书自己的死法。

读这本书，可以一直带着老同事那通电话里的三个问题：谁来接？是怎样被看见的？那条路还在吗？

第 一 编

死亡的信息化

编 序

第一编只做一件事：先看清人去世以后，我们究竟保存了什么。

照片留下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样子。录音留下某一刻的声音。录像留下身体、动作和场景。数字复现则把保存向前推了一步：它不只重复旧材料，还能根据旧材料生成新的表达，甚至继续进入提醒、组织和执行。

本书不需要技术失败才能成立。相反，技术越强，问题越应该问得准确。

这一编因此不把“数据”贬成假的，也不把“位置”抬成唯一真实。它只把两件事分开：关于一个人的显露可以被保存、整理和继续生成；而那些过去通过他反复发生、今天仍有现实下一步的路径，还需要另外检查它们怎样继续、改变、结束或悬置。

第5、6章会先让路给已有的哀伤理论，不把“继续联结”或“恢复导向”写成空白地带。第7章再提出本书自己的窄问题：不是已有研究从未看见现实任务，而是能不能把具体事务、当前状态、第一次实际执行和承载结构单独做成一条可复核的观察轴。走到第7章末尾，这个窄问题还会再往前推一步：在谁来接之前，先要问这些事怎样重新被看见——逝者不只是承载者，还是这些路径的“哨”。

所以读第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保存下来的“他”，和今天仍要发生的现实，是怎样相连，又怎样不能互相代替？

第 1 章

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账号每晚准时说出父亲的口气，而家里的椅子一直空着——这两件事为什么能同时是真的？

场景　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女儿洗完澡，手机亮了一下。那个账号发来一句：“早点睡。”没有表情。没有多余解释。连停顿都很像父亲以前发消息的样子。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把他留下的语音、聊天记录、照片和一些文字交给一家数字纪念服务做了整理。后来，这个账号能够根据那些材料生成新的回应。

女儿第一次看到它说“早点睡”时，盯着屏幕很久。因为这句话太普通了。父亲活着的时候，几乎不会在晚上十一点和她谈人生。他只是看见她还在线，就发三个字：早点睡。

现在，这三个字又来了。女儿没有觉得它可笑。她甚至回了一句：“知道了。”客厅里，母亲还没睡。父亲常坐的那把椅子靠在窗边，没人动。母亲看见女儿拿着手机，说：“又在跟那个账号说话？”女儿说：“嗯。”母亲停了一会儿，只说：“它说得再像，他那把椅子还是空着。”

这一章就从这两件同时成立的事开始。一边，账号确实越来越像。另一边，现实里确实有一些东西已经不再自动发生。问题不是二选一。不是“数字账号是假的，所以不用看”。也不是“账号已经把父亲带回来了，所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真正需要分开的，是两条不同的线。

◆ 一、账号做对了什么

先把机器做对的地方说清楚。它没有必要先被贬低，后面的问题才成立。如果父亲过去常说“早点睡”，系统从大量聊天里学到这种表达，再在相近的时间生成这句话，这本来就是它应该做好的事。它还可能做得更多。女儿问：“爸，你以前为什么总不让我晚上喝咖啡？”系统可以根据历史材料给出一段很像父亲的回答。她问：“你要是看到我今天辞职，会怎么说？”系统也可能生成一个从未真实存在过、但语言风格很接近父亲的回应。

这和播放一段旧录音已经不同。录音只把过去发生过的一次声音送回来。数字账号却能够在今天继续组织材料，生成新的话。它可能越来越流畅，也可能越来越会抓住父亲说话的节拍。

所以本书从一开始就不押“机器做不到”。如果技术以后更强，能调用更多历史记录，能识别长期习惯，甚至能连接现实服务，那也不构成对本书的威胁。恰恰相反。技术越强，越有必要把不同问题分开。因为“它越来越像父亲”是一件事。“父亲离开以后，现实里原来通过他发生的那些事，现在怎样发生”是另一件事。两件事可以相关，却不能自动互相证明。

◆ 二、母亲那句话在说什么

“它说得再像，他那把椅子还是空着。”母亲这句话很容易被写成一种反技术宣言。好像她在说：机器永远代替不了真人。

但这里不能这么偷懒。那把椅子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身体的缺席。父亲不会再从卧室走出来坐下。这一层不需要任何人“填补”。

第二层，是关系里的缺席。母亲看见椅子，想到的是和这个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具体经验。这种关系也不能被一项事务是否完成简单结算。

第三层，才是本书后面真正要单独拿出来看的：父亲过去在现实生活里反复承担的一些路径，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下一步。这三层可以同时存在。女儿可以每天和数字账号说话。母亲可以一直不坐那把椅子。

与此同时，父亲过去负责的一些现实事务，也可能已经被别人、服务、机构或系统重新承载。所以“椅子空着”不能直接等于“现实事务没有接住”。

反过来也一样。现实事务重新有了去向，也不等于椅子就不再空。人的缺席，与事务的重组，是两条不同的线。

这一章必须先把它们分开，否则整本书后面都会把“替代一个人”和“重新承载一件事”混在一起。

◆ 三、三个月后发现的那件事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一个老同事打来电话。他先问候了母亲。又问女儿：“你爸以前每周日给我带的那份东西，现在是谁在弄？”女儿愣住。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这不是一项大事务。没有遗嘱。没有合同。没有谁专门交代。它只是父亲很多年里顺手走出来的一条固定路径。老同事知道。父亲知道。家里人不知道。女儿忽然意识到：这三个月里，她已经和数字账号说过很多话。问过父亲喜欢什么。问过他会怎样劝自己。听过生成出来的生日祝福。

却从来没有问过：“爸，你每周到底固定做哪些事？”这件事不能证明数字账号“遮蔽”了那条现实路径。也可能只是因为家人原本就不知道。如果系统接入的数据足够丰富，它甚至可能比女儿更早发现这个周期模式。所以这里真正要留下的不是一个因果结论。只是一个需要以后被检验的问题：当关于逝者的显露越来越丰富时，那些原本分散在现实生活中的路径，会更容易被看见，还是更容易被忽略？方向不能靠这个构想故事决定。

但这件事至少提醒我们：一个人留下的数据再丰富，也不等于现实里所有曾经经过他的路径都已经有了状态说明。

◆ 四、三个人的三种“空”

同一个家庭里，三个人说的“空”，可能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女儿的空，更多出现在语言里。她想再听父亲说一句话。想知道他会怎样评价今天的自己。数字账号最容易进入这一层。母亲的空，更多出现在身体和共同生活里。一把椅子。一副碗筷。过去每天重复的动作突然停止。老同事的空，则完全不同。他问的是：那件以前每周都会发生的现实事务，现在怎么办？这三种空没有高低。也不能互相取消。数字账号帮助女儿，不代表母亲的椅子就不空。

母亲的椅子空着，也不代表老同事那件事必须由家里人亲自去做。它可能后来由老同事自己处理。可能由另一个朋友继续。可能由现成服务完成。也可能经过确认以后明确结束。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本书就不应该把“死亡留下的东西”压成一个答案。至少这里已经出现了三种不同问题：关于逝者还能怎样被显露。关于关系中的缺席怎样被体验。关于现实事务后来怎样发生。把第三条单独拎出来，并逐项列出逝者留下的事，哀伤研究早就做过，本书不把它算作自己的新东西。

本书要追问的，是第三条里藏着的一个更早的问题：这些路径，是怎样重新被人看见的？老同事那通电话已经露出了答案的一角。第7章会给它一个名字。不是为了取代前两条。

◆ 五、位置，不是数据——这句话要怎样改

早期设计里原来有一个很强的标题：“位置，不是数据。”它很有力量。但这里必须把它改窄。因为如果写成：“死亡留下的是位置，不是数据。”就像在说数据、记忆和继续联结都只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位置”。这不成立。一个人留下的数据可能非常重要。记忆重要。关系继续重要。数字复现也可能真正帮助人，也可能直接进入现实事务的承载。

所以本书真正要说的是：数据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承载问题不能被自动省略。这里所谓“位置”，也不是一个人形状的座位。不是父亲走了以后，必须找一个人来当新的父亲。它只是一个工作概念：过去有一条现实路径，曾经反复经过这个人。

现在原来的承载者退出以后，这条路径是什么状态？继续？结束？悬置？如果继续，由什么结构承担？这个结构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可以是机构。可以是服务。也可以是自动系统，或者几者组成的复合体。所以“位置”到这里已经不是人类最后的领地。它只是一种提问方式：这条现实路径现在到底怎样发生？

◆ 六、为什么先从这个家讲起

因为数字永生真正让旧问题变得锋利的地方，不是它让人看见机器有多像。而是它让两个过去常常缠在一起的问题第一次可以明显分开。一个账号可以持续说话。现实中的一个人却已经不再参与原来的生活链。过去，照片不会主动发消息。录音不会回答新问题。一张遗照再逼真，也很少会让人误以为某项现实事务已经自动继续。但数字系统不同。它可以主动出现。可以提醒。可以组织。可以调用其他服务。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纪念物。

它可能成为现实重组过程中的变量，甚至成为执行者。正因为这样，本书不能简单沿用“机器只是保存、真人才做事”的旧边界。它必须一路追问：系统现在到底进入了哪一层？只是说话？还是已经识别事务？只是提醒？还是已经完成现实执行？发生异常以后有没有下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整本书要从一个普通家庭的晚上十一点开始。不是因为“早点睡”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一句非常像父亲的话，与一条完全现实的生活路径，可以在同一时间呈现两种不同状态。

一条还在继续生成。另一条可能已经中断。也可能已经被新的结构接上。只有把两条线分开，后面所有讨论才有可能变得清楚。

◆ 七、这一章不做的事

第一，这一章不判断数字复现好不好。有人愿意每天使用。有人一次也不想打开。这不是本书要评分的东西。

第二，这一章不判断一个人应该怎样哀悼。使用账号不代表没有接受死亡。拒绝账号也不代表更加清醒。

第三，这一章不宣布“复现体一定遮蔽现实事务”。遮蔽只是一个可能机制。反遮蔽同样可能。系统也可能比家属更早发现遗漏事务。

第四，这一章不要求任何家庭立刻列清单。清单只是后面要检验的候选工具。第五，这一章不把“接手”写成孝顺。一项事务由系统稳定完成，同样可能是真实承载。一项事务经过确认以后结束，也不等于谁失职。

这一章真正只做一件事：把两个问题放到桌面上，暂时不让它们重新混在一起。关于他，我们还能保存和生成什么？关于世界，他离开以后，原来经过他的现实路径现在怎样发生？这两问可以同时存在。而这本书接下来，主要沿第二问往下走。

这里还要再分清一层：账号继续说话，并不等于它只是在“保存过去”。当它开始主动提醒、安排日程、连接服务，它已经可能进入今天的现实链。于是第1章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机器能不能成为他”，而是复现、执行和承载分别发生到哪一步。这三个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拆开。

> 带走的话
>
> 一个账号可以每晚准时说“早点睡”，这不是错，也不必被贬低；现实里原来通过父亲发生的某些事情，也可能同时已经中断、改变、结束或转由新的结构继续。本书不再说“死亡留下的是位置，不是数据”，而只留下一个更窄的判断：数据、记忆和继续联结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承载问题不能被自动省略。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

> **小账**
>
> 本章父亲、母亲、女儿、老同事、数字账号以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不对应任何具体产品。
>
>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调查数字或真实家庭取值。
>
> “遮蔽”与“反遮蔽”在本章均只作为可能机制，不构成经验结论。
>
> “位置”在本书中仅作为现实路径承载状态的工作概念，不表示逝者本人应被替代。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 章

遗照的时代

> 这一章的问题：一张遗照保存的是“他”，还是一次被挑出来、修出来、摆出来的“他”？

场景　选照片的那一夜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家里人围着一张桌子选遗照。手机里有很多照片。旅游照。聚餐照。身份证件照。孩子结婚时拍的。还有几张父亲自己明显不太喜欢，却被家人觉得“精神很好”的照片。母亲先挑出一张。女儿摇头：“这张太严肃。”堂兄指另一张：“这张像他。”母亲看了一会儿，又说：“笑得太开了，不像遗照。”这句话很特别。他们明明是在找“最像父亲”的照片，却同时在寻找一种“适合被留下来”的父亲。最后选中的，并不是最日常的一张。

父亲平时在家里穿旧拖鞋、低头看手机、吃饭时把袖口卷起来的样子，都不在里面。遗照里的他，衣服整齐，目光朝前，背景被裁掉，脸部被稍微提亮。照片没有说谎。可它也不是父亲全部的样子。它是家里人在一个特殊时刻，从无数可能中挑出来、整理出来、摆到众人面前的一个版本。所以第二章先从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开始：遗照保存的不是“一个人本身”，而是一个经过选择与整理后被持续呈现的样子。这并不削弱遗照。恰恰因为它是被选择出来的，它才有了特殊的位置。

◆ 一、遗照是挑出来的

一张遗照首先是一张被选中的照片。这件事听起来太普通，以至于很容易被忽略。照片原本只是相册里的一张。成为遗照以后，它的用途变了。同一张脸，被放进了新的场景。家属会比较：像不像。合不合适。是不是太年轻。是不是太老。是不是太严肃。是不是笑得太多。背景要不要裁。衣服要不要修。光线要不要调。这些选择并不是

在“造假”。它们是在做一件很具体的事：从一个人留下的大量视觉材料里，挑出一个愿意让它长期代表他的版本。

所以遗照从来不只是摄影技术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一次家庭判断。相机负责留下图像。家人负责说：“就这一张。”从那一刻起，这张照片的意义就变了。以后亲友再看见它，看的不只是拍照那天的父亲。还会把后来知道的整个人生，重新压进这一张脸里。这也是为什么一张技术上并不完美的照片，有时反而会被选中。重要的不只是清晰度。而是：“我们认得这是他。”但“我们认得”不等于“他全部在这里”。遗照的力量，正来自这种压缩。

它用一个有限的视觉版本，承载了远远超过这一帧的信息。

◆ 二、更老的账：画像与牌位

遗照不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在死亡以后留下一个可以被看见、被指认的对象。在摄影技术出现以前，不同文化中长期存在以画像、牌位、姓名、器物等形式承载纪念与祭祀的做法。

中国不同地区关于“影”“喜神”、祖先画像与牌位的具体称谓、使用场景和历史差异，本书目前没有完成民俗学核对，因此不在这里把某一种地方做法写成普遍事实。〔待核〕

但有一点可以先分清：留下一个可被指认的对象，和留下一个完整的人，从来不是一回事。画像也需要画。牌位也需要写。名字要被确认。摆放位置要被决定。即使对象非常简洁，它也仍然经过一套选择与制作。摄影出现以后，这种制作看起来像突然变得“客观”了。因为照片不像画像那样明显经过画师之手。它给人的感觉是：这就是他。可第一个误会也从这里出现。照片当然和被摄者有直接的光学联系，但成为“遗照”的那一刻，仍然离不开人的选择、裁切、排序和摆放。

摄影史中也存在死后摄影等实践，但其流行年代、地区和规模，本书尚未核实，不能在这里把它写成一条完整历史线。〔待核〕所以这一节真正需要的不是一部纪念物史。

只是一个提醒：从画像到照片，媒介越来越像“直接把人留下来”；但任何被留下来的对象，仍然只是经过某种条件发生出来的一个显露。

◆ 三、照片的稀缺，与它的定价

在手机相册出现以前，一个普通家庭拥有的照片通常比今天少得多。这句话只是在说一般经验，不是本书的统计结论。正因为照片有限，一张照片常常同时承担很多用途。家庭合影。证件照。结婚照。旅行照。孩子出生后的照片。等一个人去世以后，家人可能忽然发现：真正适合单独放大的，只有少数几张。这时候，“稀缺”开始改变一张照片的分量。不是说照片越少就一定越珍贵。而是可替换的版本少。每一次选择都会更重。如果只有三张合适的照片，那么从三张里挑一张，与从三千张里挑一张，是不同的经验。

前者的选择空间小。后者的选择空间大，却也会带来另一种困难：哪个才算“最像”？数字摄影把照片数量大幅扩展以后，图像不再像以前那样天然稀缺。但遗照本身仍然需要一次收束。无论相册里有多少张，最后摆出来的往往还是一张或少数几张。所以遗照的稀缺，不只来自照片数量。还来自：最终代表权被压缩到了极少数图像上。这也是“定价”发生的地方。不是钱的价格。而是哪一张图像获得了更高的代表分量。

◆ 四、老照片里的“活人”

一张照片被选成遗照以后，很容易让人忘记：它最初拍摄时，照片里的人还活着。也许那天他正在旅行。也许只是被家人叫过去站好。也许拍完以后马上去买菜。也许照片前后还发生过一场争执。遗照会把这一帧从原来的生活流里切出来。切出来以后，它变得稳定。父亲永远停在那个年龄。那件衣服永远不会旧。那个表情不会再变。这正是照片的力量，也是照片的限制。它把流动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反复观看的表面。但一个活着的人从来不是一个表面。

他会改变。会在不同人面前不一样。在单位一个样。在家里一个样。和孩子说话一个样。和老朋友喝茶又是另一个样。因此，“这张最像他”其实不是一个简单事实。它更像一句关系判断：在我们与他的关系里，这个样子最能让我们认出他。不同家人完全

可能选出不同照片。这不一定说明谁更了解他。只说明他们保存的是不同切面。所以遗照不是一个人的唯一版本。它只是某一组活着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共同确认出来的版本。

◆ 五、挑照片这件事，本身也是哀悼中的一项行动

这里仍然不做心理诊断。也不说所有家庭都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只看这个构想场景里发生了什么。母亲翻照片时，说：“这张不像。”女儿说：“我觉得很像。”堂兄又说：“他在外面一直是这个样子。”几句话里，大家其实都在重新叙述父亲。什么叫“像”？是脸像。还是脾气像。是他最体面的样子。还是最日常的样子。选照片时，这些判断会被逼到桌面上。于是一个原本只需几分钟完成的技术动作，可能顺带带出许多没有被专门说过的话。“他其实不爱拍照。”

“这件衣服是妈买的。”“这张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这些话不一定有任何“治疗作用”。本书也没有数据支持“挑遗照能帮助哀悼”这种强说法。更准确的描述只是：选遗照是一项现实行动，而这项行动可能同时触发关于逝者的重新叙述。足够。它提醒我们：纪念物不是凭空出现。每一件纪念物背后，都可能有一段活人的劳动。

◆ 六、遗照保存了什么，没保存什么

到这里可以把账分开。遗照保存了什么？它保存了一个可反复观看的视觉显露。保存了某个年龄、某个表情、某个身体状态。它也可能成为家庭和公共纪念中的稳定指认点。那么它没有保存什么？它没有自动保存父亲所有的语言。没有保存他在不同场景里的全部变化。更没有自动保存：他过去每周、每月反复做的现实事务。

但这里必须小心。不能因此推出：“照片只保存样子，现实事务只能由人继续。”这又会回到已经撤销的旧口径。准确地说：照片本身通常不执行现实事务；至于那些事务后来由谁继续，并不由照片决定。可能由家人。可能由服务。可能由机构。可能由系统。也可能明确结束。照片和现实承载之间没有天然的主从关系。一张遗照可以被很好地保存，而某项事务仍然悬置。也可能遗照早已遗失，但现实事务已经被新的结构稳定承载。

所以从这一章开始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因为纪念对象保存得好，就推断现实承载一定好。也不要因为现实事务安排好了，就推断纪念与关系已经“解决”。它们是不同的状态。

◆ 七、一张遗照，也要有承载链

最后再看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遗照看起来像最静止的东西。可它要继续存在，也需要条件。纸质照片会被装框。相框要被保存。搬家时有人带走。数字照片要有文件。文件要存在某个设备、云端或档案系统里。账号可能需要维护。格式可能需要迁移。

也就是说：连一个静态纪念对象，也不是“保存以后就永远自己在那里”。它同样有自己的承载链。这条链未必由家属独自承担。可能是家庭相册。可能是云存储服务。可能是公共档案。可能是平台。可能是多种结构共同承担。这很重要。因为它让第一编不再落入一个简单二分：数据是静态的。现实事务是动态的。实际上，数据和纪念物也需要现实条件维持。区别只是它们所要求的承载方式不同。因此，本章最后真正能留下的不是旧句：“样子可以存下来，位置只能有人去坐。”

而是一句更稳的判断：对象可以被保存，现实路径也可以被重新承载；两者都需要条件，只是承载的对象不同。遗照让一个样子稳定下来。现实事务则要看今天还有没有下一步。两条线都重要。但不能互相冒充。

遗照因此不是“低级数字人”。它只是另一种媒介条件。稀缺、静止、一次成像，会改变家属怎样与它相处；可无论媒介多静或多活，仍然要另外问：今天那些现实路径有没有继续发生。照片回答不了，不代表照片失败，只代表问题不同。

带走的话

遗照不是“一个人本身”，而是家人从许多可能中挑选、整理并持续呈现的一个视觉版本。它可以非常重要，也可以长期承载记忆和指认；但它不自动说明现实事务后来怎样发生。因此撤销“样子可以存下来，位置只能有人去坐”的旧句，改为：纪念对象和现实路径都需要承载条件；前者保存一个显露，后者决定一项事务今天如何继续、结束或悬置。两条线不能互相替代。

小账

本章父亲、母亲、女儿、堂兄以及“选照片的那一夜”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统计数字。

中国各地“影”“喜神”、祖先画像与牌位的具体称谓、历史与地域差异仍待民俗学核对。〔待核〕

十九世纪死后摄影的流行年代、地区和规模仍待摄影史资料核对。〔待核〕

本章只作思想与媒介结构讨论，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建议。

第 3 章

录音与录像：稀缺的声音

> 这一章的问题：一段看一次少一次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在被珍惜？

场景　十一秒的语音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去世以后，女儿手机里一直留着一段十一秒的语音。不是告别。也不是专门录给她的。只是父亲有一次在楼下等她，催她快一点：“你还要多久？我在门口，风大。下来记得把外套穿上。”十一秒。背景里有车声。最后两个字有点糊。女儿没有把它设成铃声，也没有每天听。有时隔很久才点开一次。第一次听，她只注意到内容。后来再听，注意到的是父亲说“风大”时微微加重的语气。再后来，她甚至会留意那一秒背景里门被关上的声音。

录音没有增加。还是十一秒。可每一次播放，像是在同一块很小的地方重新走一遍。这和看照片不一样。照片把一个表面摆在那里。声音却要经过时间。按下播放以后，它必须一句一句发生。十一秒就是十一秒。不能同时听完。也正因为它必须重新经过时间，声音常常给人一种比照片更近的感觉。但这一章真正要问的不是“声音是不是更感人”。而是：当一个人的声音只留下有限几段时，我们到底在珍惜什么？而这些有限记录，又留下了什么、漏掉了什么？

◆ 一、声音为什么比照片更近

照片可以一眼看见。声音不行。一段十一秒的语音，需要十一秒重新发生。你必须等它说完。它有停顿。有气息。有快慢。甚至有一句话说到一半突然改口的痕迹。这些东西让声音天然带着时间。我们看到一张遗照时，可以马上移开目光。听录音时，只要没有按停，声音就会继续往下走。这不是说声音比照片“更真实”。照片也可以非常真

实。只是两种媒介保留的东西不同。照片更容易固定一个样子。声音则把一小段发生过程保存下来。

父亲不是只留下“嗓音像什么”。还留下：他怎样开口。怎样把一句话说完。怎样停一下。怎样在句尾把语气放轻。所以录音比照片多了一层：它不仅保存一个可辨认的特征，还保存一段按时间展开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熟悉声音时，会觉得“他好像又说了一遍”。注意，这里仍然不需要把它神秘化。录音没有让过去重新发生。它只是让过去一次真实发生留下的声音序列，再次被播放。这已经足够特别。

◆ 二、录音保存的是一件“事”，不只是一个“样子”

如果把父亲的声音只理解成一种特征，就会漏掉一件很重要的事。录音保存的不只是：“他的声音是什么样。”还保存：“他当时正在做什么。”十一秒的语音里，父亲正在等女儿。正在看天气。正在催她下楼。正在提醒她穿外套。

也就是说，一段录音常常是某个具体行动留下的痕迹。一段生日祝福，是“祝福”这件事的一次发生。一段争执，是一场关系冲突的一部分。一段工作语音，是某项协作里的一个动作。所以录音不像一个单独存放的人格样本。它原本嵌在生活里。只是后来被从生活流里切出来。父亲那天说“风大”，不是为了给未来留下声音档案。他只是当时在做一件普通的事。死亡以后，这段原本为现实行动服务的语音，被赋予了新的用途：人们开始从里面听声音。

听口气。听那个再也不会自然出现的人。媒介的用途变了。这也是第一编一直要提醒的一件事：遗物现在被怎样使用，不等于它当初为什么发生。而当原来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存在时，我们尤其容易把记录从它原来的行动链里抽出来，只看“这个人像不像还在”。

◆ 三、“看一次少一次”：稀缺是怎样定价的

老一代人谈磁带、录像带时，有时会说：“别老放，放坏了。”这种具体磨损机制和程度，本书没有核对技术资料，因此不把它当成精确事实。〔待核〕但即使到了数字文

件时代，另一种稀缺仍然存在：原始记录的数量是有限的。父亲真正说过的那十一秒，不会因为复制一百份就多出新的“父亲生前真实说过的话”。文件可以复制。备份可以很多。可原始发生仍然只有一次。于是“看一次少一次”在数字时代不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少。更多是：可被重新发现的有限库存正在被反复使用。

你知道下一次点开，还是这一段。不会突然多出第十二秒。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回答。不会根据你今天的心情改变后半句。这种边界给录音和录像一种很特殊的节奏。有的人反复听。有的人舍不得听。有的人只在某个日子打开。有的人把它放在手机里几年都不碰。

本书不判断哪一种更好。这里只想指出：有限记录之所以有重量，其中一部分就来自它不会继续长。这与下一章的数字生成形成鲜明对照。录音的世界里，人面对的是一个有限库存。数字人的世界里，系统可能继续生成新的句子。这两种技术结构不同，人的使用方式也可能因此不同。

◆ 四、“那就不是他说的了”

假设女儿觉得十一秒太短。她希望再听一句：“到了给我发消息。”技术上，未来完全可能根据父亲的声音样本，生成一句极像父亲的新语音。那么这句新语音该怎么看？最简单的回答是：它可以很像。也可以有用。但它不是“父亲生前真实说过的那句话”。这不是价值判断。只是来源判断。旧录音与生成语音之间，有一条需要被清楚标出的线：一边是历史记录。一边是根据历史材料生成的新内容。这条线不意味着生成内容没有意义。

女儿可能愿意听。也可能从中得到安慰。系统甚至可能用这种声音提醒她现实事务。都可以。但来源不能因此混淆。因为一旦把“像他说的”写成“他说过的”，我们改变的不只是媒介形式。还改变了历史记录本身。所以未来数字纪念系统越强，越需要保留：原话。原录音。生成内容。三者之间清楚的来源标记。真正的伦理问题之一，不是禁止生成，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现在听到的究竟是什么。

◆ 五、两种珍惜

到这里，可以把“珍惜”分成两种。第一种珍惜，是珍惜历史记录。“这是他真的说过的。”这份价值来自发生过。哪怕语音很短。哪怕内容毫不重要。它都不可重新制造成“原件”。

第二种珍惜，是珍惜继续互动的可能。“如果今天还能听到像他的声音，我愿意听。”这份价值不要求每一句都是历史原话。它可能来自生成。来自模拟。来自重新组织。两种珍惜都可以存在。也不必互相否定。问题只在于：不要让第二种偷偷冒充第一种。也不要用第一种去宣布第二种必然虚假。第一编到这里开始形成一条更稳定的分法：历史留下来的，和今天继续生成的，可以都重要，但必须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种东西。这种分法也会影响后面的现实承载。

因为一个系统如果只是播放父亲旧录音，它主要在纪念层工作。如果它开始生成提醒、整理事务，甚至调用服务，它已经进入新的功能层。不能因为声音一样，就把不同功能混在一起。

◆ 六、录像：把身体也录进来了

录像比录音多了一层身体。一个人怎样走路。怎样抬手。怎样转头。说话时怎样看旁边的人。这些在照片里被冻结，在录像里重新展开。所以录像更容易制造一种“他还在动”的感觉。但同样，录像里的身体也是被镜头截出来的身体。镜头朝哪里，哪里才留下。拍摄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决定了什么进入记录。家庭录像尤其如此。生日时拍。旅游时拍。孩子表演时拍。节日时拍。很少有人每天固定录：父亲怎样交水费。怎样检查门锁。

怎样给老朋友打电话。怎样把家里的杂事一点点做完。不是因为这些事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太普通。普通到当时没有人觉得值得举起手机。所以录像虽然比照片带回更多身体和时间，也仍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录得更全”不等于“生活被完整保存”。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数字化越丰富，人越容易产生一个错觉：材料很多，就等于这个人已经被记录得很完整。其实材料的丰富度，和现实生活的覆盖度，是两个不同问题。

◆ 七、被录下来的，往往偏向值得拍的时刻

一种较强的说法是：“被留下的总是热闹的。”这句话不能写得太绝对。有人会录极安静的日常。有人会保存工作语音。有人会拍很普通的家庭片段。

所以本书把它收窄成：家庭记录往往会受到“什么值得拍、什么顺手能拍”的选择影响。节日。聚会。旅行。孩子成长。重要事件。这些内容更容易进入相册。而长期、稳定、重复、没人特别注意的事务，往往缺少专门记录。这不是一条已经统计验证的规律。这里只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记录偏差。如果未来系统仅根据留下的声音、照片和视频重建一个人，那么它首先面对的就是：输入材料本来已经经过生活的选择。这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系统可能非常了解：父亲怎样讲笑话。怎样祝生日。怎样在旅行时说话。却未必知道：他每月替谁处理一项固定事务。当然，如果支付记录、日历、位置记录和服务数据也被纳入，系统就可能补上这些线索。所以不能得出“AI永远看不到普通事务”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不同数据源覆盖生活的方式不同。音像资料主要记录被拍到、被说出、被保存的部分。事务记录则可能存在于另外的系统里。要了解现实路径，不能只把镜头里的生活当成全部生活。

◆ 八、收着，也是一件活儿

最后再看那段十一秒的语音。它为什么几年以后还在？因为有人没有删。手机没有丢。聊天记录还可访问。或者女儿做过备份。也可能她把文件导出来，存到另一个设备。这提醒我们：保存从来不是“存下以后就结束”。一段录音要继续存在，需要承载条件。设备。账号。格式。平台。备份。迁移。访问权限。数字文件看起来可以无限复制，却仍然可能因为账号变化、设备损坏、平台关闭或权限丢失而消失。所以连“记忆材料”本身，也需要维护。

有时由一个人维护。有时由平台。有时由云服务。有时由档案机构。这与上一章遗照的逻辑相同：对象不会因为被保存过一次，就从此脱离现实条件。而这里也不能再回到旧二分：“录音录像只能保存，现实事务只能由人做。”更准确的是：录音、录像有自己的承载链；现实事务也有自己的承载链。两者可能由完全不同的结构承担。一个家庭可以把父亲的声音保存得很好，却没有意识到某项现实事务已经中断。也可以几乎没有留下录音，却把父亲原来做的许多事情重新安排得非常稳定。

这两个结果互不证明。正如第一章已经锁定的那句话：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

> **带走的话**
>
> 录音和录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把一个人的声音、动作和一小段时间保存下来；有限的原始记录因此具有不可重新制造的历史稀缺性。但记录永远受到“当时什么被说出、什么被拍到、什么被保存”的条件限制。本书不再把“没录下来的现实事务”推成“只能由人承担”，而只保留一个区分：音像记录有自己的承载链，现实事务也有自己的承载链；保存得多不等于现实路径已经有去向，现实路径有了去向也不等于记忆材料必须完整。

小账

本章父亲、女儿、“十一秒的语音”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统计数字。

“老磁带、老录像带反复播放会磨损”的具体机制与程度尚未核对专业保存资料，本章不作技术断言。〔待核〕

“家庭记录往往偏向值得拍、顺手能拍的时刻”在本章只作为记录选择的分析提醒，不作为已经验证的经验规律。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4 章

数字人：无限供应的他

> 这一章的问题：当“他的样子”不再像照片和录音那样只能反复播放，而是可以随时生成、不断回应、越来越像地出现，死亡以后原来由稀缺维持的那套秩序发生了什么变化？更重要的是：一个越来越像的数字人，会怎样影响现实中的那些事务——让它们更难被看见，还是反而更早被发现、被组织，甚至被直接完成？

场景　小区门口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傍晚，女儿从小区门口回来。保安叫住她：“你爸以前每个月这个时候，都要帮楼上那位老人弄一个东西。这个月没人来，我就问问。”女儿站住。她没听父亲提过。

回到家，她打开那个已经用了几个月的数字账号。账号每天都会和她说几句话。有时候非常像父亲。“早点睡。”“别总点外卖。”“今天降温。”甚至她问：“爸，你以前最烦我什么？”账号也能根据过去聊天、语音和文字记录，生成一个非常像父亲会说的回答。可她这一次问：“你以前每个月帮楼上的老人做什么？”账号没有足够信息。它给出了几个猜测。都不确定。这个场景很容易被写成一句：你看，数字人再像，也不知道父亲真正做过什么。

但这里不能这么写。因为只要数据足够丰富，系统完全可能知道。如果父亲每个月都有稳定记录，如果那项事务经过支付、日历、消息或服务系统留下痕迹，系统甚至可能比女儿更早发现：“这里有一项周期性事务已经中断。”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机器有没有一块永远够不到的地方。真正的问题是：当“他的样子”从有限遗物变成持续生成的供应，关于他的显露与现实事务的承载，会不会开始以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 一、从一条到无穷

照片时代，一张照片就是一张照片。录音时代，一段录音播放完，还是那一段录音。录像再丰富，也有边界。你知道：这是过去留下来的。它不会自己长出下一句话。数字人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边界。过去留下十万字、几百段语音、几年聊天记录。系统不只是把这些材料重新播放。它可以根据它们继续生成。你今天问一个过去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它可能给你一句从未存在过的回答。明天再问，还会有新的。后天继续。于是死亡以后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关于逝者的“新显露”可以持续供应。

这和保存不是同一回事。保存是：过去有过的东西仍然在。生成则是：过去的材料可以不断组织出今天才出现的内容。所以“无限供应”并不是说机器真的能够无限准确地还原一个人。它只是在描述一种结构变化：过去纪念材料的数量有明确边界，现在生成的次数原则上可以不断增加。这一步已经足够大。因为它改变了稀缺。

◆ 二、稀缺没了，定价对象挪了

上一章讲录音。录音之所以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限。父亲留下十段声音，就只有十段。你播放第一百次，听到的仍是那十段。它的价值和它的有限纠缠在一起。数字生成把这件事改了。如果每天都能生成一句新的“早点睡”，那么“有没有一句父亲式的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再那么稀缺。如果系统还能根据场景变化：下雨提醒带伞。生日说一句祝福。孩子考试以后安慰两句。那么“符合父亲风格的回应”也可以不断供应。这时价值不会消失。

但价值对象会移动。人会开始重新问：这句话是真的吗？是父亲真实说过的，还是系统生成的？这段回应代表什么？只是语言相似，还是延续了一种互动？它影响现实决定吗？如果系统建议我做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听？所以数字人没有让问题变简单。它只是把以前由“有没有材料”主导的问题，推向：这是什么东西？它以什么资格出现？它会进入现实到什么程度？稀缺降低以后，辨别、授权、来源、执行和后果的重要性就会提高。不是因为它们属于“人类最后领地”。

只是因为它们变成了新的关键变量。

◆ 三、还有什么仍然是稀缺的

当生成式语言越来越不稀缺以后，有几种东西仍然不会因为多生成几句话就自动增加。第一种是：真实历史。父亲过去真正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仍然只有那一次。系统可以生成一百句很像的话，也不会让其中任何一句自动变成：“父亲生前确实说过。”

第二种是：当前现实条件。过去每月给楼上老人帮忙，不代表今天老人还需要。过去父亲知道怎么处理，不代表今天原来的办法还能用。

第三种是：实际执行。账号提醒“该缴费了”，不等于费用已经缴。生成一句“我会去看他”，不等于有人真的去。

但这里也必须马上补一句：如果系统本身能够自动缴费、安排服务、发送必要信息并取得现实结果，那它就不再停在语言层。它已经进入执行层。所以不能把“做事”预先留给人。

第四种是：后果和异常。事情失败以后怎么办？条件变化怎么办？原来的路径不再合适怎么办？这些都要求现实链继续调整。人可以承担。系统可以承担。机构也可以承担。真正稀缺的，不是一种天然属于人的神秘品质。而是：一条现实链能不能在变化中继续工作。

◆ 四、真正的陷阱不是“越像越满”，而是把一种完成感当成另一种完成

一种很强的说法是：数字人越像，越容易让人觉得那一格已经满了。这句话不能原样保留。因为它把方向写得太早。数字人非常像，确实可能形成一种强烈的“仍然在场”感。每天有回应。语气熟悉。节拍稳定。界面没有中断。这种体验完全可能让一些现实中断更晚进入注意。这就是本书后来所说的：遮蔽。但同一个数字系统也可能做完全相反的事。它可以主动提示：“过去每月都有一项重复事务，现在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发生。”

它可以把候选事项列出来。可以提醒家人确认。甚至直接调用服务，让现实重新发生。这就是：反遮蔽。所以真正要留下的不是：越像越满。也不是：越像越空。而是：数字人的持续在场，会改变现实事务被看见、被判断、被执行的过程；这个影响可能朝两个方向走。问题因此变得更精确。不是：数字人好不好。而是：它在哪一段链条里做了什么。如果它只是提供持续对话，可能主要改变显露和联结。如果它还能发现事务，就进入识别层。

如果它能提醒和组织，就进入路径层。如果它能实际执行，它已经进入承载层。技术越强，越不能只把它写成纪念工具。但也越不能因为它很强，就把所有层自动合并。

◆ 五、先让路：这些问题并不是从本书才开始

到了这一节，必须主动让路。数字亡者、死后聊天系统、复现体、数字遗产、死者数据伦理，这些问题已经有人讨论。有人关心：生前是否同意。谁有权使用数据。系统应该怎样标记。数字亡者是否需要退役。家属会不会把生成内容和真实记忆混在一起。长期互动可能带来什么影响。这些讨论本来就重要。

本书不能假装：过去大家只会问“像不像”，从来没人问伦理、边界和现实影响。早期设计列出的相关材料证据等级并不相同：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已经完成开放全文定向核读；Xygkou等与Li与Lan相关材料仍按摘要或预印本线索层使用。所以这里不借它们的细节替本书背书。

本书真正想补的，只是一格很窄的问题：当数字复现越来越强时，能不能把“现实事务后来怎样承载”单独作为一个可观察变量，并检查数字复现对它到底有什么影响？注意这个说法有多窄。不是：别人都没研究过现实生活。不是：现有丧亲研究只研究情绪。也不是：数字伦理只谈同意不谈行动。这些强说法前面已经撤回。这里真正能保留的，只是一个操作化尝试：把某些具体事务列出来。看它们是否实际接上。明确结束。还是悬置。

再把数字复现暴露记录进去。然后让数据判断。如果最后发现：使用数字复现的家庭现实接手反而更快、更高，那遮蔽方向就应该失败。如果差异很小，也不能继续把遮

蔽写成主轴。如果不同功能产生不同结果，就继续拆。这才是“让路”以后，本书还能留下的那一小格。

◆ 六、再回到小区门口

女儿后来没有继续逼问数字账号：“爸，你到底做了什么？”她先去找楼上的老人。老人说：父亲每个月会帮他处理一项线上操作。并不是固定日期。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只是老人碰到问题时，经常找他。女儿听完，第一反应是：“那以后找我。”可她停了一下。因为前面的章节如果写到这里，很容易把这句话当成：终于有人接了。还不能。她继续问：“您现在还需要这件事吗？”老人说：“有时候需要。但其实小区现在有服务点，也能帮。”于是几种承载路径同时出现。

女儿自己可以帮。社区服务可以帮。如果以后系统足够成熟，老人甚至可能直接通过智能服务解决。这件事没有必要复制成：父亲原来怎样做，女儿就怎样做。真正需要的是：今天老人再遇到问题时，现实里有一条可用的路径。几周后，女儿又打开父亲的数字账号。这一次，账号里多了一项新功能。系统根据过去记录识别出：还有几项可能的周期事务。界面写得很克制：“以下为根据历史记录生成的候选事项，请确认今天是否仍有现实需要。”

女儿点开。一项早已不需要。明确结束。一项已经由自动支付稳定完成。一项她第一次看见。这时数字人不再只是那个每天说“早点睡”的账号。它也开始帮助现实事务显出来。这没有让父亲“回来”。也没有把父亲“替掉”。只是说明：数字技术在死亡以后可以进入更多层。而层与层之间仍然需要区分。关于父亲可以生成多少新的话，是一件事。父亲过去的现实事务现在由什么结构继续，是另一件事。两件事可以互相影响。却不能互相代替。

所以，“无限供应的他”真正改变的，不只是纪念数量。它改变的是整个死亡后的信息结构。以前：材料有限。今天：显露可以不断生成。以前：纪念物大多等待人来观看。今天：系统可以主动回应、主动提醒，甚至主动执行。因此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拿旧时代的边界来规定新技术：机器只能保存。机器只能陪伴。机器不能接手。这些判断

都太早。但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不成立：既然数字人越来越强，那关于逝者的一切问题最终都会被同一套系统解决。

也太早。本书只保留一个更小、也更耐技术发展的区分：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有一天，这两者可能高度重合。某个系统能够保存、生成、识别、执行、适应、处理异常。如果真到那一步，就应该承认它已经成为真实承载结构。但在那以前，也不能因为界面里“他”还在说话，就自动假定现实里的所有路径都有了去向。这不是反技术。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技术已经强到什么程度。也认真对待：它究竟在哪一层真正发生了作用。

> **带走的话**
>
> 数字人把“关于逝者的显露”从有限保存推进到持续生成，原来由稀缺维持的纪念结构因此发生变化。但本书不再主张“越像越容易遮蔽空位”这一单向结论。数字复现既可能制造局部完成感，也可能帮助发现、组织甚至直接执行现实事务。真正需要分开的只有两件事：复现到了什么程度，现实承载到了什么状态。两者可能相关，却不能自动互相证明。

小账

本章“小区门口”、女儿、父亲、楼上老人、保安、数字账号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家庭或产品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数据，也没有给“数字复现会遮蔽”或“数字复现会反遮蔽”赋予经验概率。

相关数字死亡文献按证据等级分开使用：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已完成开放全文定向核读；Xygkou等（2023）与Li与Lan（2026）仍只使用已经核到的摘要/预印本层信息。本章不把任何未核细节写成作者结论。

早期版本“遮蔽主张”的可错条件已由后文重新统一：若未来检验，应把主要结局预先登记为设定随访窗口内的实际接手率与首次实际执行时距；“能说出的事务数”只作为机制层旁证。

本章不对数字人是否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人格或意识作判断。

第 5 章

弗洛伊德的账：哀悼是撤回

> 这一章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最通行的那套哀悼解释，把死亡留下的东西记在了哪里？

场景　三天丧假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去世后，儿子请了三天假。第四天回公司。同事见到他，不知道说什么。有人拍拍肩膀。有人说："忙起来就好了。"还有人说："总得慢慢走出来。"这些话不一定来自哪一本心理学书。也不能说每一个说"走出来"的人，背后都站着弗洛伊德。日常语言有自己的来源，宗教、民俗、家庭经验、现代心理学也彼此交织。但这些话里确实藏着一种很熟悉的方向：一个重要的人离开以后，活着的人需要慢慢把生活重新转向别处。

不要一直停在那里。不要一直被过去拉住。要把能量重新交给今天。如果把这一方向追到现代哀悼理论的经典源头之一，绕不开弗洛伊德1917年的那篇文章。

本书的早期设计把它概括成：哀悼是撤回。但这一章必须先加一道保险。英文Standard Edition第XIV卷（237—258页）的《Mourning and Melancholia》全文副本已经核到，核心段落足以支持本章使用的粗框架；权威中文译本、中文题名规范和逐页中文引文仍未锁定。〔部分结算〕所以这里不做逐句解释，不把任何精细术语冒充原文，也不替弗洛伊德补一句他没有说过的话。

这一章只使用一个足够粗、也足以展开问题的通俗框架：失去发生以后，生者原本投向逝者的心理牵挂，需要经历重新安排；哀悼因此不是一瞬间结束，而是一段过程。这套账为什么如此有力量？又为什么到了数字复现时代，仍然有一格需要另外拿出来？

◆ 一、一九一七年那篇文章，通俗版

先不用术语。假设一个人每天回家，都会下意识往客厅看一眼。过去，父亲坐在那里。现在没有。可是他的习惯还在。想说的话还会冒出来。遇到事情，还会自然地想：“我要告诉他。”人已经不在了，心理上的指向却不会在死亡发生的那一刻同时消失。如果把这里所说的“撤回”翻成普通话，大概就是：现实已经改变了，人的内在关系却需要时间跟上。这一过程不是一句“想开点”能完成。也不是知道“他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以后，所有牵挂便自动重新排列。

过去围绕这个人形成的期待、依恋、习惯、想象，都可能继续运转。于是哀悼要做的，是让生者一点点面对这个现实变化，并重新把生活投向仍然存在的世界。这里本书故意只讲到这个粗度。因此这里仍不做中文逐字引文，也不把精细术语史强压进正文。不能进一步把“撤回”写成一种简单的删除：好像把所有对逝者的感情拔掉，哀悼就完成了。后面的继续联结理论之所以重要，恰恰会对这种过度简单化提出修正。所以这一章真正处理的不是“弗洛伊德究竟要求人忘掉逝者”。

而是：当死亡被理解为生者必须重新安排其心理投注与生活方向时，理论的记账单位主要落在哪里？答案首先落在生者与失去对象之间。

◆ 二、这套账的功劳

先认功劳。第一，它把哀悼从一句道德劝告变成了一个需要时间发生的过程。这很重要。因为死亡以后，一个人仍然反复想起逝者，不需要马上被解释成：“你怎么还没放下。”过程本身值得被理解。

第二，它让人看到：外部事实和内部事实并不同步。死亡发生在某一天。但心理关系不在那一天整齐结束。这条认识到今天仍然有解释力。

第三，它提供了一种语言，让人能够谈：为什么明明知道一个人已经不在，却仍然会习惯性地等他的消息，仍然会在某些场景下自动想起他。这些现象不必先被道德化。

第四，它把“失去以后怎样继续生活”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理论讨论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必须尊重它的原因。后面的理论可以修正它。可以扩展它。可以不同意某些方向。但不能假装这套账没有解决真实问题。

本书也不需要通过说“前人都错了”，来证明自己多出的一格有价值。真正好的新增，不是把旧账撕掉。而是在旧账之外，再开一个账户。

◆ 三、这套账怎样渗进了日常

回到“三天丧假”的办公室。同事说：“忙起来就好了。”这句话当然不是弗洛伊德原文。“走出来”“放下”“重新开始”这些日常表达，也不能简单归因给某一套理论。但它们与一种现代哀悼想象彼此呼应：失去以后，人的生活应该重新向前组织。于是很多判断会围绕生者展开。今天能不能工作了？还会不会一直哭？是不是还能正常吃饭？有没有重新参加社交？能不能重新对别的事情产生兴趣？这些问题有现实意义。但它们天然把镜头放在：这个活着的人现在怎样了。

这不是错。丧亲研究本来就应当关心活着的人。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镜头一旦习惯这样摆放，另外一些变化可能不会自动进入同一张表。比如：父亲去世以后，原来每月由他处理的某件家庭事务现在是什么状态？原来只有他联系的一位老朋友，现在还有没有人联系？他长期维护的一个现实路径，是继续了、结束了，还是一直悬着？这些问题与“儿子是不是重新上班”不是同一类问题。也不应该拿其中一类代替另一类。

所以本书不是说：现代哀悼观只知道叫人“走出来”。而是提醒：当问题的主语一直是“活着的人怎样适应失去”，有些以“现实事务怎样重新发生”为主语的问题，需要被另外写出来。

◆ 四、这套账怎么记账

现在把这本账画得再清楚一点。它首先记的是：我失去了谁。我对他的牵挂怎样变化。失去怎样进入我的现实感。我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里的“我”，是生者。这里的“他”，是失去的对象。账目的运动方向，大体发生在这条关系线上。这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账。但如果父亲同时还是：家里固定缴某项费用的人，每周联系某位老朋友的人，替家人维护某项事务的人，死亡发生以后，现实里还多了一类变化：这些动作本身失去了原来的承载者。

注意，这不是说弗洛伊德“漏算了一笔本来应该由他算的账”。理论都有边界。1917年的那篇文章不是家庭事务管理手册。要求它提前提供一套“空位接手时距”，本身就不合理。真正值得问的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一套主要解释心理关系变化的语言，顺手包办了所有死亡后的现实重组？如果是，就需要把账分开。一张账记：失去如何在生者内在发生。另一张账记：过去通过逝者发生的现实路径，现在是什么状态。两张账可以互相影响。

但不是同一张账。

◆ 五、没有被问的那一格

早期版本这一节叫：“没有被问的那一格。”这句话现在要收窄。不能写成：“一百多年来根本没人问过现实事务。”因为这明显太强。家庭角色重组、恢复导向、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学等领域，都可能已经不同程度碰过任务、身份与生活重建。

本书对这些最近邻还没有全部完成全文检索。所以“没有人问过”必须撤销。本书只能说：在以弗洛伊德这一经典哀悼框架为主的解释里，具体事务的承载状态并不是它主要操作化的对象。这已经足够。

本书想补的那一格因此变得很窄。

这一轮原始文献核验又把它压窄了一次：Rosner、Pfoh与Kotoučová（2011）的复杂哀伤治疗手册已经把逝者留下的任务逐项拿出来，让当事人判断自己接手、委托他人或停止，并且直接区分实际任务与关系角色。Rando（1991）也明确讨论角色与责任重新分配。

所以本书不再把“把具体任务列出来，再判断继续还是停止”当成自己的原创。本书后来真正落脚的增量，在这份清单之前：清单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事是怎样重新被人看见的。第7章会回到这一点。

现在还能继续检验的增量，只剩更窄的一组操作化组合：不是第一次发现“死亡以后生活会乱”。不是第一次发现“家庭要重新分工”。而是尝试把若干具体事务拆出来，逐项记录：还需不需要继续？如果继续，第一次实际执行是什么时候？

现在由什么结构承载？是自然人？多人？机构？服务？系统？还是复合体？如果不再继续，是明确结束，还是一直悬置？这就是后来“空位接手时距”等读数的来源。它的价值如果存在，也只存在于这种更窄的操作化上。而不是因为前人都没看见生活。

◆ 六、“工作”是一个人的，“位置”是一家人的

这一节最容易发生概念偷换。因为“哀悼工作”里的“工作”，和“父亲每周做的一件事”里的“工作”，根本不是同一个意思。前者是一个心理过程的理论表达。后者是现实事务。不能因为中文里都叫“工作”，就把它们接成一条逻辑。所以这节标题只能当作一个故意制造的对照。一边是：生者自身需要经历的哀悼过程。另一边是：一个人退出以后，家庭或其他现实网络中发生的承载变化。而且第二边也不能再写成“位置是一家人的”。因为现实路径的承载结构可能超出家庭。

父亲原来每月做的一件事，后来可能被银行自动化。可能交给服务机构。可能由社区系统处理。可能根本取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哀悼过程发生在具体生者身上；现实路径的重组则发生在更大的承载网络里。这里也没有要求家属必须“接父亲的位置”。如果一项事务已经没有继续的理由，明确结束就可以。如果系统稳定承担，系统就是承载链的一部分。如果多人分担，也不需要找一个“新父亲”。人的不可替代，与事务可以重新承载，并不矛盾。

◆ 七、当复现体出现，旧账被推到了新的地方

数字复现为什么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尖锐？因为以前，逝者离开以后，“不能继续回应”几乎是一个默认条件。照片不会回答新问题。旧录音不会生成下一句。而现在，复现体可能继续说话。继续回应。继续提供熟悉的语气。甚至继续识别事务、提醒、调用服务。于是心理关系的“继续”与现实承载的“继续”，第一次可能在同一个系统里

同时出现。这会让两张账更容易混在一起。女儿每天仍然能和“父亲”对话。这可以是真实存在的数字互动。

与此同时，父亲过去的一项现实事务可能已经被自动系统稳定接住。也可能完全没人处理。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复现体不是把弗洛伊德的账推翻。它只是把一个原本不容易混淆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心理上的继续、数字上的继续和现实路径的继续，不是同一个变量。甚至“撤回”这个词本身，在数字时代也会变得更复杂。因为生者面对的不再只有一份沉默的遗物。而可能是一个持续生成回应的对象。这对经典理论意味着什么，需要更深入的文献与实证研究，本书不能在没有核完原文时替历史下结论。

但至少可以确认：我们更需要分账。不是为了宣布旧理论失效。而是因为技术让不同层同时变得可见。

带走的话

弗洛伊德这一经典路径的重要贡献，是把哀悼理解成失去以后生者需要经历的真实过程，而不是一句“想开点”就能完成的事。本书不再把它写成“只记心里、完全不管生活”的单边账，也不宣称现实任务从未被别的研究讨论。本书只额外开一张更窄的账：把逝者退出以后仍有现实下一步的具体事务单独列出来，记录它们是实际接手、明确结束还是悬置，以及由什么结构承载。心理关系的变化与现实路径的重组可以彼此影响，但不能互相代替。

小账

本章“三天丧假”、儿子、同事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不是真实记录。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统计数字。

弗洛伊德1917年英文 Standard Edition 全文副本已完成核心段落核对，可支持本章的通俗框架；权威中文译本、中文题名规范与逐页中文引文仍待锁定，因此正文不作中文逐字引述。〔部分结算〕

库布勒-罗斯原书、部分民俗材料以及其他邻近文献不作为本章论证依据；其具体内容仍待核。〔待核〕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6 章

联结继续的账：他还在

> 这一章的问题：一派说“哀悼不必撤回，可以带着他往前走”，它给了什么，又没有问哪一格？

场景　一个不肯停的号码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母亲去世以后，女儿一直没有注销她的手机号。不是因为每天都有人打。大部分时间，号码很安静。只是到了某些日子，女儿仍然会给那个号码发一条消息。“今天降温了。”“孩子考试结束了。”“楼下那棵树又开花了。”消息发出去，没有回复。可她还是发。有一次，丈夫问：“你明知道没人看，为什么还发？”女儿说：“我知道她不在。我只是还想跟她说。”这句话看起来和上一章“撤回”的方向不一样。上一章讲：现实已经改变，生者需要重新安排与逝者的心理关系。

这一章却要承认另一件事：重新安排，不一定等于把关系清空。一个人去世以后，关系可能换一种形式继续。名字继续被叫。习惯继续被保留。某些日子仍然会想起他。遇到事情，仍然会问：“如果是他，会怎么说？”现代丧亲研究里，常用“继续联结”这条线来讨论这类现象。

本书的早期设计指向Klass、Silverman与Nickman于1996年出版的《Continuing Bonds》。本轮已完成第1章“Introduction: What’s the Problem?”全文定向核读：该章明确反对把切断与逝者的联结设为健康哀悼的唯一终点，并讨论逝者如何以持续的内在表征和影响进入生者此后的生活。出版社目录确认第20章为“Concluding Thoughts”，但本轮仍未取得该章全文，因此不把第1章之外的细分命题扩大为整本书的结论。〔关键导论结算；结语待核〕

这一章只使用一个最稳妥的通俗理解：一个人去世以后，生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未必以“完全断开”为健康终点；它可能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这条修正给了我们什么？而当数字复现加入以后，又有什么必须重新分账？

◆ 一、继续联结：它首先改了哪一句话

如果把上一章最粗的方向写成：“失去以后，要重新把生活转向还存在的世界。”继续联结并不是说：“不，你应该一直停在过去。”更不是说：“死亡并没有真正发生。”根据出版社说明与可访问预览，更稳妥的理解是：适应失去，与继续保留某种关系，并不必然冲突。一个人可以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可以继续工作。继续养育孩子。继续建立新的关系。同时仍然在某些时刻和母亲说话。仍然保留她的东西。仍然用她曾经教自己的方式做某件事。

仍然在做决定时想：“她大概会怎样看？”这种联结不必被自动理解成“没有放下”。这步重要。因为它改变了一个隐含的终点。终点不再必然是：逝者从我的当下生活里退到越来越远。它也可能是：关系的形式改变了，但它仍然参与我今天的生活。这里的“他还在”，当然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还活着”。而是：他仍可能以记忆、习惯、价值、叙述、象征、纪念对象和内在对话等形式参与生者的当下。这一点，数字时代并没有创造。数字技术只是让它有了新的媒介。

◆ 二、它的功劳：不是要求忘记，而是允许关系变形

继续联结这条线最大的功劳之一，是让“关系还在”本身不再天然成为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问题。女儿给母亲的旧号码发消息。这件事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实践。不需要马上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停？”也不必先判断：“这样健康不健康？”

本书更没有资格从一个构想场景做心理诊断。它只提醒我们：丧亲之后，生者与逝者的关系可以发生变化，而不是只剩下“有”或“没有”两个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纪念物会如此重要。一件衣服。一个号码。一本旧书。一道菜。一句口头禅。它们未必只是让人回忆过去。它们也可能继续进入今天。一个人做饭时仍按母亲教的方法放盐。

这不是母亲“真的回来做饭”。但她过去形成的影响，仍然通过今天的动作发生。从这个角度看，关系并没有简单消失。

它换了路径。这一点会对后面的数字复现讨论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如果关系本来就可以通过媒介、习惯和内在对话继续，那么数字人并不是第一次让“逝者继续在场”。它只是把这种继续推到了一种更主动、更生成、更可互动的形态。

◆ 三、两派并排，还是三派

如果只把理论史写成两派，很容易变得太整齐。第一派：撤回。第二派：继续联结。像是一个说“应该放下”，另一个说“不必放下”。真实研究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本书也没有完成足够的理论史核读，不能这样替整个领域划阵营。早期设计还提醒了另一条非常重要的邻近线：Stroebe与Schut的双过程模型。后续核读显示，其中“恢复导向”并不只是抽象谈情绪，也涉及生活变化、角色、任务与新的要求。另外，家庭重组、角色重新分配等研究线索，也可能已经直接谈到一个人离开以后家庭如何重新安排现实生活。所以这里不能把理论地图画成：“弗洛伊德只谈撤回——继续联结只谈关系——只有本书才发现现实任务。”

这不成立。更稳妥的画法是：有的理论更关注失去导向的经验。有的强调关系可以持续。有的明确关注恢复、生活变化与角色任务。它们之间并不必然互斥。

本书真正能做的，只是在这张已经很复杂的地图上，提出一个更窄的操作问题：能不能把若干具体事务逐项列出，并记录它们今天究竟是被实际接手、明确结束，还是仍然悬置？如果邻近文献已经完整做过同一件事，本书就要让路。原创性不能靠把别人写粗来维持。

◆ 四、本书多出的那一格：不是“发现任务”，而是把任务变成状态

因此，这一节的标题虽然叫“本书多出的那一格”，但必须先加一句：这只是目前待验证的增量，不是已经盖章的原创。它尝试做三件很具体的事。

第一，把“角色变化”“生活重组”再拆细一点。不只说：“女儿接替了母亲的一些角色。”而是问：具体哪些事务？每月一次？每周一次？一次性？关系性的？行政性的？

第二，不把“有人答应做”算成已经完成。只记录现实第一次实际发生。比如：那通电话真的打了吗？那笔费用真的完成了吗？那个提醒真的触发了后续行动吗？如果系统自己完成了现实执行，也按同一口径记录。

第三，把数字复现本身当作一个变量。它可能只提供纪念。也可能增强关系联结。还可能识别任务。提醒任务。组织任务。直接执行任务。因此不能把“使用数字复现”只当成一种心理暴露。它可能进入现实重组链条。

本书真正想新增的，不是“人死以后还有事要做”。而是：把这些事从一团生活变化里拆成可以核对状态的观察单位。这一步有没有研究价值，仍然要等最近邻文献和真实取值来回答。

◆ 五、联结里的那句话，是谁说的

女儿给母亲的号码发消息：“今天降温了。”没有回复。如果她在心里想：“妈肯定会说，多穿一件。”这句话是谁说的？可以说，是女儿根据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内在模拟。这是关系继续的一种可能形态。但如果后来她接入一个数字复现系统。系统真的回了一句：“别穿太少。”事情就变了。这句回应是由系统生成的。它可能非常像母亲。甚至比女儿自己的内在想象更具体。这时候必须分清三层：母亲生前真实说过的话。女儿今天对母亲的内在想象。

系统今天根据历史材料生成的新话。三层都可能有意义。但来源不同。继续联结理论让我们承认：与逝者的关系可以继续。数字复现则进一步提出：当“逝者的回应”开始由系统持续生成时，这种继续联结里多了一个新的生产者。这并不自动使联结变假。也不自动使联结更好。它只是让“谁生成了这句话”成为不能省略的来源问题。而一旦系统还能调用现实服务，这个来源问题又会进一步变成权限问题：它是在替母亲“说”一句话，还是已经以某种授权进入现实行动？

两者要分开。

◆ 六、联结继续的账，没有问的那一格——这句话也必须收窄

早期版本说：继续联结讲的是“我和他”的关系，没有问“他和第三个人之间的事谁来接”。这个区分有启发性，但写得太绝对。现实中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密封盒子。母亲影响女儿，女儿又通过母亲留下的习惯影响孩子。逝者与一个家庭、社群、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被继续联结研究或其他邻近领域讨论。所以这里不能说：“继续联结没有问第三方。”

本书真正可以留下的只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继续联结是否足以告诉我们某一项现实事务的当前执行状态？答案通常需要另外的记录。比如：女儿仍然每天想起母亲。这能说明联结还在。但不能单凭这一点知道：母亲过去每月给姨妈打的电话，现在有没有人继续。

反过来：女儿后来设了自动提醒，每月固定打电话。这说明那项现实路径有了新的承载。但不能据此判断：她与母亲的内在关系处于什么状态。于是两种账再次分开。一张账：关系怎样继续。另一张账：具体事务怎样发生。它们会互相影响。也可能由同一个系统同时参与。但不能拿一张账替另一张签字。

◆ 七、联结，也要有承载条件

最后回到那个“不肯停的号码”。较早的标题是：“联结，也要有人付月租。”它本来想说：再精神性的关系，也需要现实条件维持。这个方向可以保留。但“有人”必须撤掉。号码之所以还在，可能因为女儿继续付费。也可能因为家庭套餐自动续费。也可能由账户里的余额自动扣款。还可能未来被某种纪念服务接管。

也就是说：联结的媒介本身，也有承载结构。一个号码需要账户。一段聊天记录需要平台。一张云端照片需要存储。一个数字复现服务需要数据、计算、权限和持续运行的基础设施。所以“精神性的继续”并不意味着它脱离现实条件。恰恰相反。数字时代

会让这件事更清楚：关系可以继续，但让这种继续发生的媒介同样有自己的现实路径。于是这一章最后出现了三条线：第一条：生者与逝者的关系可以以新的形式继续。

第二条：维持这种联结的媒介需要自己的承载条件。第三条：逝者过去参与的其他现实事务，也分别需要判断今天的状态。三条线可以相交。一个数字系统甚至可能同时进入三条。它既保存母亲的数据。又生成回应。还承担现实提醒和执行。

所以本书不能再把机器只放在“记忆”一侧，把现实行动只留给人。最终只需要守住一个简单的分析纪律：它做了什么，就记什么。如果它只保存，就记保存。如果它生成，就记生成。如果它维持联结，就记联结。如果它执行现实事务，就记执行。不要因为主体是谁，提前改写实际发生过的事。

> **带走的话**
>
> 继续联结的重要贡献，是承认死亡以后与逝者的关系可以改变形式而继续存在，不必把“彻底断开”预设成唯一终点。本书也不再声称继续联结、双过程模型或家庭重组“没有问任务与分工”；这些邻近研究已经不同程度进入生活重建。本书只尝试多做一步：把若干具体事务拆成可核对的状态，区分实际接手、明确结束与悬置，并观察数字复现是否参与识别、提醒、执行或异常处理。关系继续与现实承载不是敌对的两层，也不是只能分别由人和机器承担；它们只是需要分开记账。

小账

本章女儿、母亲、“不肯停的号码”、重阳探望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统计数字。

Klass、Silverman与Nickman（1996）《Continuing Bonds》第1章全文已完成定向核读，可直接支持“反对把切断联结设为唯一健康终点、承认持续联结进入生者持续生活”的核心定位。第20章“Concluding Thoughts”目前仍只核到正式目录/预览层，因此不把未核结语或其他章节的细分概念归给全书。〔导论全文结算；结语待核〕

Stroebe与Schut（1999）原文全文已完成定向核读。原文把restoration orientation置于死亡后的生活变化与次级压力中，直接讨论家庭角色调整、新角色/身份/关系，以及家务和谋生等现实压力；oscillation仍是模型的核心调节过程。因此本书不得再把“现实任务”写成双过程模型的空白。若最终使用逐字引文，只需另行锁定版面页码。〔全文层结算〕

Rando关于家庭角色重组的原始材料已核到《How To Go On Living When Someone You Love Dies》（1991）相关节选：死亡后家庭中的权力、责任与角色会重新分配，文中直接以做饭、倒垃圾等日常事务举例。本书因此不得把“角色／责任／具体家务重新分配”据为原创。〔该项结算〕

运营商号码停用、回收及继承规则因地区与服务商而异，本章不作事实断言。〔待核〕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7 章

一个没人看见的前提

> 这一章的问题：为什么谈死亡时，我们常先谈记忆、牵挂、悲伤与继续联结，却不一定同步问：那些过去通过逝者反复发生的现实事务，现在分别是什么状态？

场景　收水费的人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家里忽然收到一条物业消息。不是关于纪念。不是关于遗产。也不是谁来安慰谁。只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上个月的水费分摊还没交，请核对一下。”女儿看了一眼。问母亲：“这个以前是谁弄？”母亲说：“你爸。”女儿又问：“在哪儿交？”母亲摇头。她们翻聊天记录。翻手机。翻父亲留下的几个缴费页面。最后才弄明白。整件事没有戏剧性。也没有谁因此突然崩溃。只是一个过去从来不需要被讨论的小动作，在原来做它的人离开以后，第一次变得显眼。

如果只看这个家此前两个月发生的事，他们已经做了很多：选遗照。整理衣物。接待亲友。谈起父亲。想念父亲。甚至开始使用一个数字账号继续听到熟悉的表达。这些都是真的。但水费那一格直到物业发消息，才从背景里跳出来。这里很容易出现一个过强结论：“你看，一百多年来所有死亡理论都只关心心里，根本没人看现实。”第7章不能这样写。因为前面已经看到：继续联结不是只有情绪。双过程模型的恢复导向明确涉及生活变化、角色与任务。

家庭重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学，也很可能已经处理现实分工。所以这一章真正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从来没人看见？”而是：为什么具体事务的当前状态，仍然值得从这些更大的生活重组概念中单独拆出来？这才是本书的问题。

◆ 一、前提是什么

早期版本把那个“前提”写成：逝者留下的东西，是留在活人心里的；处理好这些，就处理好了死亡。这个句子太强。因为现实中的丧亲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前提。不同理论关注不同问题。有的关心悲伤经验。有的关心关系如何继续。有的关心恢复与适应。有的关心角色、家庭和生活重建。

所以本书不再把整个领域压成一个共同错误。真正值得检查的，是一种更日常、更容易发生的倾向：当我们问“他走以后留下了什么”，最容易首先想到的是能被感受到、被记住、被说出来的东西。记忆。照片。遗憾。没说完的话。牵挂。爱。这些都非常重要。但现实生活还有另一类变化，不一定会自己进入同一个问题。比如：谁还在交那笔费用？谁还在联系那个人？谁还在维护那个账号？谁还在做原来每周固定发生的那件事？这些东西太普通，常常只有等到中断以后才被看见；这并不等于“没有人研究”。

所以本书现在把“前提”改写成：不要因为心理、关系和纪念已经被充分看见，就自动推断现实事务也已经完成结算。这不是理论史断言。只是一个分析纪律。

◆ 二、为什么这类事务不容易被单独看见

第一，因为它们太小。水费。钥匙。电话。每月一次的转账。固定给谁送一件东西。这些事活着时通常不构成家庭的“大问题”。

第二，因为它们往往没有完整记录。一个人做久了以后，家里只知道：“反正他会弄。”至于从哪里进、什么时候做、为什么这样做，没人特别问。

第三，因为很多现实任务被包在角色里。大家说：“他一直管家里的这些事。”这句话很顺。但一旦原来的承担者退出，“这些事”到底是哪几件，才需要被拆开。

第四，因为有些路径分布在家庭之外。朋友知道一件。邻居知道一件。同事知道一件。平台记录里又有另一件。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然拥有完整清单。因此，“没有被看见”不一定意味着理论忽略。也可能只是现实路径本身分散、低频、习惯化。这也是为

什么本书后来不把“谁最了解逝者”当成足够答案。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不等于知道他所有现实路径；知道具体事务也不等于真正理解这个人。两种知识不能互相冒充。

◆ 三、“过去会自动接住”只能当假说

一种很诱人的故事是：过去家庭角色更固定，老人去世后，配偶、子女、亲族或邻里自然把事情接过去，所以“位置”无需单独讨论。证据不足。历史时期、地区、阶层和家庭结构差异都很大，“过去的人情社会更能自动接住”也可能只是怀旧想象。

本书只把它改写成可观察的问题：一条现实路径的下一承载结构，是预先存在，还是要事后重新寻找？有些家庭、社区或行业已有继任习惯或制度流程，另一些没有。前者可能很快接上，后者可能中断、结束或悬置。只需观察真实承载条件。

◆ 四、前提的裂缝：现实路径可以与心理状态不同步

回到水费。假设女儿仍然非常想念父亲。每天都会看父亲的照片。也会和数字账号说话。与此同时，水费已经由自动扣款稳定完成。那么：心理联结仍然强。现实事务也已经被接上。两者可以同时发生。再换一个家庭。一个人很少谈起逝者。生活看起来已经恢复。但某项过去由逝者承担的事务始终没有处理。那么：外部生活的某些部分仍然悬置。也不能根据“他看起来已经走出来了”推断所有现实路径都已重组。

第三种情况也可能存在：家庭对逝者的情感和纪念都保持稳定，同时明确决定停止一项旧事务。这不是接手失败。而是明确结束。这些组合说明：心理关系、纪念活动与现实承载可以相关，却不是同一个变量。

本书要守的不是“心里／现实”二分，而是观察时不让一个变量替另一个变量签字。

◆ 五、能被量，不等于应该立刻去量

丧亲以后立刻追问“水费谁交”“那位老人谁去看”，确实可能显得冷，因为现实事务的语言太像办事，而死亡首先意味着失去。所以方法必须守住一条边界：能被量，

不等于应该立刻去量。不能为了取值或研究整齐去干扰家庭。现实里可以一件事浮出来就处理一件，等有余力再系统盘点。清单不是义务，“空位接手时距”也不是催促人的秒表。否则观察工具会变成“你怎么还没接”的道德命令。

◆ 六、当“心里”这一层越来越丰富以后

数字复现改变了什么？它让关于逝者的显露可以变得非常丰富。过去只有几张照片。后来有录音、录像。再后来，系统可以生成新的话。整理生平。模拟口气。提供陪伴。甚至回答新的问题。这时很容易出现两种相反的猜想。

第一种：关于逝者的互动越丰富，家庭越可能觉得“这一块还在”，于是某些现实中断更晚被注意。这就是“遮蔽”机制。

第二种：系统掌握的数据越多，越能识别周期事务，主动提醒、组织，甚至直接执行，所以现实路径反而更早被接上。这就是“反遮蔽”机制。

本书不提前选边。因为现在没有真实家庭取值支持哪一个方向。所以“当心里这一层被占满以后”这个旧标题，也不能被理解成：技术越强，现实越糟。更准确的是：当数字显露层越来越丰富以后，它开始成为现实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变量。到底怎么影响，交给数据。甚至它可能不影响。那也要承认。

◆ 七、“法律只管了一半”——撤销

早期版本还有一句很容易抓住读者：“法律只管遗产，不管那些真正生活里的事，所以法律只管了一半。”这句话必须撤销。

第一，它对法律领域的概括太粗。不同法域、制度、合同、遗产管理、账户权限和责任安排都很复杂。本书没有资格用一句话概括。

第二，很多现实事务本来就不一定属于法律需要接管的对象。例如给老朋友打电话。继续某个家庭习惯。某些社区性的照料。它们不由法律直接安排，并不说明法律“漏掉了一半”。

第三，有些现实路径本来就会通过合同、平台规则、机构流程或既有授权继续。所以本书只保留一个中性判断：法律状态、平台权限、家庭安排与本书所说的现实承载状态，是几个可能重叠但不能互相替代的层。一项事务在法律上有明确管理人，不等于它已经实际执行。一项事务在现实里已经有人或系统做了，也不等于因此产生某种法律权利或责任。这就是第27、30、39章后来反复强调的：分析状态和法律状态必须分开。至于具体法律制度，本书一律交给有资质的专业核对。〔待核〕

◆ 八、本书前四轮也踩着的那块地板

写到这里，该回头看一眼本书自己的两个场景了。水费那件事，是怎样被家里人知道的？不是母亲想起来的。也不是女儿列出来的。是物业发来一条催缴。世界那一头先报了警。每周日那份东西，又是怎样被家里人知道的？不是翻遗物翻出来的。是老同事打来电话，问了一句：“现在是谁在弄？”路径另一端的人先开了口。把这两件事并排放，会看见一个前面七章都没有正面说出来的事实：家里没有任何人拿着清单。母亲知道“你爸管这些”，却说不出是哪几件。

女儿和数字账号说了三个月的话，也没有问出一件。唯一完整的那份清单，在父亲身上。他走了，清单也一起走了。

现在再看前面让过路的那些研究，各自是怎样对待这一点的。恢复导向把现实生活的变化当作需要应对的压力源。压力源已经在那里，问题是怎样应对。Rosner等人的治疗手册请当事人把逝者留下的任务逐项列出来，再判断接手、委托还是停止。它默认当事人列得出来。数字遗产与griefbot伦理问的是复现体本身：有没有被同意，是否透明，什么时候退役。死后代理协议处理的是生前授权的遗愿、代理与项目。事项在生前已经写下。

本书前四轮修订也一样。三状态、首次执行时距、基线冻结，第一步都是“先有一份基线事务清单”。这几家吵的问题完全不同。却踩着同一块地板：死后的现实事务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问题只在谁去接、怎么接。这块地板，不需要从外面找材料去撬。

本书自己的两个场景就把它掀开了：家里列不出。事务是一件一件“浮出来”的。什么时候浮出来，不由家里人决定。

◆ 九、他不只是承载者，还是哨

父亲生前对这些路径，其实同时在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做。交水费，送那份东西，每周检查净水器。这一件，前面一直叫承载。第二件，常常没人注意：让这些事被看见。到点了被想起。出了岔子被察觉。谁欠着什么，他心里有数；哪一件快到期了，他会先动；哪一件出了问题，往往是他第一个发现。这一件，本书叫作“哨”。哨位，指一个人对一组现实路径兼任的那份让它们显露的功能。一个人做一件事，很多时候，也只有他知道这件事。他既是那条路上走的人，又是那条路唯一的路标。

死亡同时拿走了这两样。承载者没了。哨也没了。前四轮只看见前一样，所以一路都在问：谁来接？却没有先问：谁还知道这里有一件事要接？于是本书的主张要改写成：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

失哨路径，指原来依靠逝者显露、在他退出以后尚未经由任何通道重新被可能的承载者看见的路径。这个改写带出一个旧框架里没有的时间。从死亡，到这条路径第一次被任何可能的承载者看见，这一段，本书叫“显露时距”。从被看见，到第一次真实执行，这一段，叫“接手时距”。前四轮所说的“空位接手时距”，从死亡一直量到第一次执行，其实是这两段加在一起。旧框架把第一段默认为零。因为它默认清单现成。水费那一格的第一段是一个多月。

每周那份东西的第一段是三个月。而有些路径的第一段，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 十、路径靠什么重新被看见：三条通道

失了哨以后，一条路径只能借别的东西重新显露。回到书里已经出现过的几个场面，可以分出三条通道。

第一条，缺席通道。他在的时候，家里人看得见他做。他不在了，家里人就看得见“没人做”。母亲每天看见那把空椅子，也就可能在某个早上发现，窗台上的花这几周没人浇。这条通道靠的是他原来在场的样子：他怎样出现，怎样做事被人看见。他越是在家里人眼皮底下做的事，越容易从这条通道浮出来。

第二条，痕迹通道。他做过的事留下了次序和记录。转账记录。日历上的重复事件。聊天里每周日那一句“东西放门卫了”。只要有人去翻，或者有系统去读，路径就可能从痕迹里露出来。这条通道不靠谁记得，靠的是记录在哪里、谁有权限、谁肯去翻。

第三条，土壤通道。路径所在的那片现实，自己会起反应。账户、物业、朋友、邻居、一盆花。催缴单来了。老同事打电话来了。花枯了。这条通道不需要家里任何人记得。世界那一头，会替你报警。三条通道的脾气不同。土壤通道最可靠，但它要等路径断到土壤忍不住了才报警。水费，大约一个计费周期；每周见面的老朋友，几周；一年联系一次的远亲，可能一年。有些路径的土壤永远不会报警。他每周给楼下独居的老人带一份报纸。他不再带了，没有人会投诉。

老人可能只是觉得，楼上那个人不来了。这类土壤永不报警的路径，本书叫“哑路径”。哑路径只能靠缺席通道或痕迹通道浮出来；两条都断了，它就一直沉着。缺席通道快，但只对家里人见过的路径有效。痕迹通道取决于记录留在哪里。这三条通道为什么恰好是三条，第21章会给出来处：它们正是一条路径能被看见的三种来源。

◆ 十一、复现体续上的，恰好是哪一条

现在把那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放回来。它续上的，是父亲的显露。口气。节拍。晚上十一点那三个字。而缺席通道依赖的，恰恰是“感觉到他不在了”。复现体让他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于是可以推出：只能对话的复现体，只续显露，会让缺席通道变钝。那些只能靠“感到他不在”才会被发现的路径，显露时距会变长。能读日历、转账和聊天周期的复现体，会让痕迹通道变快。那些留下了次序的路径，显露时距会变短。无论哪一种复现体，都碰不到土壤通道。催缴单照样会来，老同事照样会打电话。

这种只续显露、不续哨的状态，本书叫“续显”。续显，不是假。账号说的“早点睡”真的很像。只是它让家里少了一个报警器，而它自己并不报警。前四轮一直悬着一个问题：复现体到底遮蔽，还是反遮蔽？

现在可以回答了。不是选边。方向由通道决定。同一个账号，如果同时有对话的一层和识别的一层，它就会在缺席通道上遮蔽，同时在痕迹通道上反遮蔽。一个账号，两根轴，取值各自独立。由此还能推出一个旧框架给不出的预言：只看合计，复现暴露和接手早晚之间，很可能“没有关系”。不是因为它没起作用。而是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在合计里互相抵消了。只有按通道拆开，才看得见。如果真是这样，前人凡是只用“用没用数字纪念服务”去比较丧亲家庭的研究，都会系统地得出“影响不大”的结论。

◆ 十二、复现体不改的那一段

还有一条更硬的推论。复现体只作用在显露时距上。不作用在接手时距上。一条路径一旦被看见——催缴单已经拿在手里——家里人什么时候去交、交不交得了，取决于时间、钱、能力、谁有空。不取决于那个账号会不会说“早点睡”。这一条，是哨位说最容易被打死的地方。如果将来的数据显示：复现暴露拉长的，主要是“已经知道了却迟迟不做”那一段，那么哨位说就错了。真正起作用的会是另一种东西。比如“他好像还在，所以不愿意动他的东西”这样的哀伤动机。

那样的话，本书应当把主轴交还给哀伤研究，而不是继续讲哨。本书把这条输法写在最前面。第38章会把它写成可以预先登记的假设。

◆ 十二之二、哨不是目录，也不是监控

说到这里，最容易被问的一句是：“哨，不就是‘谁知道这件事’吗？”确实有三种现成的说法，看起来和哨很像。

第一种，心理学里的交互记忆：一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侣，会把“谁记得什么”分工开来，对方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记忆目录。伴侣去世，这个目录也就丢了。

第二种，团队管理里说的关键人风险：知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一离开，别人就不知道了。第三种，工程运维里的监控：服务在跑，监控在旁边看着，出了故障才报警；监控坏了，故障会更晚被发现。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被知道、被看着的那样东西，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目录丢了，信息还在原处。关键人走了，系统还在，只是没人懂。监控停了，服务照跑。所以按这三种说法，一条没被发现的路径，只是在等待被发现。等多久，它都还是原来那条路。晚一点发现，代价只是晚一点。

哨位说不同意这一点——至少对一类路径不同意。

第22章会说明：像外婆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的那通电话，路的存在本身就靠她的想起来维持。她不再想起，路就开始散。等别人终于发现它时，老陈可能已经不再等了。

这类路径，本书叫靠哨路径。于是两种说法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按目录、关键人、监控的说法：一条路径无论多晚被发现，被发现时还能不能按原样接回来，不应该随时间明显变化。按哨位说：对靠哨路径，被发现得越晚，越可能已经接不回原样；对自持路径——自动扣款、续签合同——晚发现也照样接得回。这个区别可以量。被发现的那一天，问路径另一端的人一句：如果现在恢复原来的做法，还需要吗、还是原来那样吗?

本书把能按原样接回的比例叫“可接回率”。如果靠哨路径的可接回率随显露时距明显下降，而自持路径不降，哨位说就比目录、监控那几种说法多解释了一件事。如果两类路径都不降，那么“哨”就只是一个更好听的“目录”，本书应当承认这一点，把哨位说降回交互记忆的一个应用。第38章把这一条登记为预测七。但还有一家邻居，比目录和监控更难分开：关系衰减。社会网络研究早就发现，一段关系多久不联系，就会衰减（Burt，2000）；组织研究也说，一套例行做法只存在于一次次的执行里，不执行就会变形（Feldman与Pentland，2003）。

按这两种说法，“靠哨路径越晚越接不回”并不新鲜：不联系久了，自然就淡了。所以预测七只能把哨位说和目录分开，分不开它和衰减。要分开衰减，得找一种两家给出不同答案的情形。情形是这样的：两条路径，从逝者最后一次执行到今天，隔的时间一样长，期间都没有任何人去执行。区别只有一个：其中一条，已经有家里人看见了它，并且让路径另一端知道了——“我们知道有这件事，还没顾上”；另一条，至今没人

看见。按衰减的说法，两条路径不联系的时间一样长，衰减应当一样，可接回率应当相同。

按哨位说，前一条已经重新有了哨，路径另一端的期待被重新托住了，它散得应当更慢；后一条没有哨，散得更快。这一对比只改变“有没有人看见”，不改变“有没有人执行”。如果两条的可接回率没有差别，哨就只是衰减的一个别名，本书应当承认。第38章把这一条登记为预测八。

◆ 十三、离这个想法最近的人

本节的检索截至2026年10月4日。

第一位是“看不见的工作”这条线（Star与Strauss，1999；更早有Daniels，1987）。很多劳动平时看不见，停下来才被看见。本书接受这一点。增量在于：停下来以后怎样被看见，被拆成三条通道和一段可以量的显露时距，并且给出复现体在不同通道上方向相反的作用。

第二位是Daminger（2019）对家务认知劳动的研究。她把认知劳动分成预见、识别、决定、监控四步。其中识别与监控，正是哨的一部分。她研究在世的夫妻怎样分这份劳动；本书研究这份劳动随一个人的死亡一起消失以后，路径靠什么重新显露。

第三位是Star（1999）关于基础设施在故障时才显形的说法。这就是土壤通道。本书不把它算作自己的发现。本书的增量是：土壤通道只是三条之一，而且复现体对它无效。

第四位是Rosenthal（1985）对“亲缘维系者”的研究。家族里常有一个人专门维系各方联系，他走了，联系网会松掉。这是哨位在亲属网络里的一个特例。

第五位是Boss（1999）的“模糊的丧失”：身体不在，心理上仍在。复现体确实可能制造这种状态。但Boss讨论的是丧亲者的情绪与家庭边界；本书只讨论这种在场感对缺席通道这一条报警路线的影响，而且只预言它影响显露，不影响接手。

第六位是Stendera（2025）用“世界时间”分析griefbot。她认为griefbot保留了共同的时间标记，风险在于把本该被打乱的时间简化。这离缺席通道最近。差别在于：

她谈的是丧亲者体验到的时间结构；本书谈的是一条条路径的显露时距，并给出可以按通道登记的预测。

第七位是Morris与Brubaker（2025）的《Generative Ghosts》。他们已经预见到能在世界中行动的代理型AI来世，并梳理了益处与风险。本书把复现体从研究对象降为一个协变量，因变量是逝者路径的显露与承载。

第八位是死亡行政社会学（Towers，2025；Reed与Balazs，2026），它把死后的行政手续当作社会学对象。本书刻意不看正式手续，只看非正式的日常路径，并且主张它们的显露有自己的时间。

再往外拓一圈，还有五位必须点名。

交互记忆（Wegner，1987；Wegner、Erber与Raymond，1991），以及Harris、Barnier等人对老年夫妻交互记忆的研究（2023）：伴侣是彼此的记忆目录。离哨最近的就是这一家。分离线写在本章第十二之二节：目录指向一份独立存在的信息，而靠哨路径的存在本身靠看见维持；两种说法对“晚发现还接不接得回”给出相反的预测。

关键人依赖（团队管理与软件工程里俗称bus factor）：知识集中在一人身上的风险。它是一个静态的风险量，不处理离开以后路径怎样重新显露，也没有复现体的分通道作用。

工程运维的监控与“检出时延”（参见Beyer等，2016，《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监控与服务分离，监控失效只推迟发现。哨与承载者同在一人身上，而且对靠哨路径来说，看见本身就是路的一部分，这正是监控文献里没有的。

Emens（2019）的《Life Admin》：把日常行政杂务当作一种被低估的劳动来研究。它看在世者怎样承担这份劳动，不看承担者死去之后这些杂务怎样浮出来。

关系衰减（Burt，2000）与例行做法的实践理论（Feldman与Pentland，2003）：前者说不联系就衰减，后者说例行只活在执行里。两家都与“靠哨路径会消

散”同向，本书把它们当作支持，而不是对手。分离线落在“看见而未执行”这一种情形上：见本章第十二之二节末尾与第38章预测八。

还有三处必须让路的地方。

第一，把一段时间拆成“发现用了多久”和“修复用了多久”，在工程运维里是常识（发现时延与修复时延）。本书的显露时距与接手时距，在形式上与它同构，本书不把“拆成两段”本身算作发现；增量在于第一段的长短由哪条通道决定，以及复现体只动第一段。

第二，照护伦理把“察觉到需要”列为照护的第一步（Tronto，1993），关系研究也早有“关系需要维护”的一整套文献。哨的“让事被看见”与前者同义，路的“不维护就散”与后者同向。本书的分离线仍然只落在预测七和预测八上。

第三，有一条方向相反的证据必须正面接住：组织研究发现，多年不联系的“休眠关系”常常还能被重新激活，而且价值很高（Levin、Walter与Murnighan，2011）。这似乎和“越晚越接不回”相反。本书的回答是：休眠的是关系，散掉的是路径。两个人多年后还能重新联系上，不等于每月初一那通电话还能按原样回来。可接回率问的是路径能否按原样接回，而不是关系能否重新激活。如果将来的数据显示，二者其实分不开——关系一激活，原来的路径也就照原样回来——预测七、八就会一起失效。

Kalmijn（2019）关于父母去世以后兄弟姐妹关系的研究：父母一方作为亲缘维系者去世后，兄弟姐妹的联系会松动。这是靠哨路径消散的一个家庭层面的证据，本书把它当作支持材料，而不是自己的发现。

还有第5、6章已经让路的Rosner等人（2011）与Worden的“外部调整”。本书的新增，恰恰落在它们的起点之前：那份清单是从哪里来的。

截至检索日，本书没有看到有人把“哨位—三条显露通道—显露时距与接手时距分段—复现体的分通道作用”放在一起，也没有看到“合计抵消、分通道显著”这条预言。这仍然只是检索状态，不是不存在的证明。

◆ 十四、这一编把账摊完了

走完前七章，第一编真正留下的东西已经比早期版本小得多。第1章说：数字显露与现实承载是两条可以分开的线。第2章说：遗照是被选择、整理并持续呈现的一个视觉版本。第3章说：录音录像保存有限的历史发生，它们有自己的承载链。第4章说：数字生成把有限库存推向持续生产，但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第5章说：经典哀悼理论首先处理生者面对失去的心理过程，本书不拿它当现实事务管理理论。第6章说：继续联结、恢复导向和家庭重组已经进入关系与生活变化，本书不能把“任务”占为自己的发现。

第7章最后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工作问题：能不能把仍有现实下一步的具体事务，从更大的“生活重组”里拆出来，诚实地记录它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项记录至少要区分：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如果实际接手，还要继续区分：第一次发生。与是否长期接得住。

再把这些事务与数字复现的实际暴露放进同一观察框架：复现体有没有参与识别、提醒、执行或异常处理；“接上”以第一次现实执行为终点，“接得住”另看条件变化后的稳定性。

第二、三轮已经把“任务＋资源＋时间＋交接”以及“AI死后继续行动”移出原创区。第四轮沿引用链继续向前追：Schafer在2010年ZombAIs之后，2020年又以“living and undead wills”继续讨论AI怎样让遗嘱从静态文本变成可适应死后情境的安排；Hu在2026年提出Agent Inheritance Protocol，研究主人死亡后仍继续交易、雇佣、复制的代理怎样被继承和治理。Buben的executor bot、Stokes的posthumous agency与Hu/Long的Afterlife Delegation Protocol都处在这条“死后行动”谱系上。

所以，“AI可以成为死后的行动者／承载者”“死亡触发代理继承”“适应变化的死后执行”都不能据为本书原创。

第四轮真正保留下来的只剩更窄的丧亲实证组合候选：它不以死者生前授权的遗愿、代理或未竟项目为中心，而追踪死亡后才重新显露的日常现实路径。这些路径过去

通过逝者反复发生，却未必被写进遗嘱、委托或数字代理协议；它们在死亡后分别进入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或悬置，实际接手再取“死亡／退出到第一次现实执行”的时距，并继续观察是否形成稳定承载；数字复现则作为时变暴露进入同一设计。

截至2026年10月4日，本轮反向引用链审计尚未发现把这整套端点做成高度同构丧亲实证框架的先例。这个结论只表示当前审计未发现，尤其考虑到2026年的几篇核心文献发表很新、后向引用网络尚不成熟，仍不能写成“原创已证明”。

承载结构也不预设：可能是一个人、多人、机构、服务、系统或复合体。而数字复现只是可能影响这些状态的一个变量。走到这里，第一编不再需要宏大口号，只需要把账摊开：记忆是一张账。关系是一张账。现实事务又是一张账。它们可以互相影响，但不要拿其中任何一张，替另外两张提前结算。

第7章又在这三张账之前，找到了一个更早的问题：账上那些事，最初是怎样被看见的？逝者不只是那些路径的承载者，还是让它们被看见的哨。后面五编，都要带着这一层往下走。

> **带走的话**
>
> 本书撤销“死亡理论只谈心里”“过去位置会自动接住”“法律只管一半”等总括，也承认逐项列出逝者留下的任务并非本书首创。第一编真正留下的判断是：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逝者生前不只承载这些路径，还是让它们被看见的那个哨；他走后，路径只能经缺席、痕迹、土壤三条通道重新显露。数字复现续上的是他的显露，所以它在缺席通道上让人更晚看见，在痕迹通道上可能让人更早看见，碰不到土壤通道——遮蔽还是反遮蔽，方向由通道决定，而不是选边；它也只改变显露时距，不改变接手时距。这一条，本书写明了输法。对那些靠逝者的想起才维持着的路，本书还给出一个更强的判断：它们不会原样等着被发现，越晚被看见，越可能已经消散。

小账

本章父亲、母亲、女儿、物业“收水费的人”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统计数字。

“旧时代任务常被角色与惯例自动接住”只保留为待研究的解释假说，不作为历史事实。

前三轮已经核到任务重分配、流程资源替代、ZombAIs、executor bot、Afterlife Delegation Protocol与posthumous persona；第四轮反向引用链又加入Schafer（2020）的“living and undead wills”和Hu（2026）的Agent Inheritance Protocol。由此，“死后AI行动／继承／适应变化”继续让路。本章只保留“非预授权日常现实路径＋三状态＋死亡到首次实际执行时距＋稳定承载＋时变数字复现暴露”的组合为整合型原创候选。截至2026年10月4日的本轮审计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因核心2026文献尚新、引用网络未成熟，该结论仍是检索状态，不是不存在性证明。〔第四轮部分结算〕

法律制度、遗产管理、账户权限等具体规则须由有资质的法律专业人士按相应法域核对，本书不作法律判断。〔待核〕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二　编

发现层如何被发生掉

编　序

第一编讲的是死亡以后，我们怎样留下一个人。

照片留下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样子，录音留下有限的声音，录像留下某一段身体和场景，数字人则把这种保存向前推了一步：它不只播放已经留下的东西，还可以根据材料，当场生成新的回答、新的叙述、新的互动。

第二编就从这里开始。

这一编不把技术写成敌人。相反，它先把技术做强：如果机器已经能越来越好地回答“他会怎么说”，越来越快地整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越来越长时间地陪伴一个丧亲的人，甚至从材料中识别出某些过去的生活规律，那么我们就不能靠“机器毕竟不像”来保护任何理论。

真正要看的，是另一个变化：过去有一些需要由活着的人一点点回忆、拼接、询问、整理才能显出来的东西，现在可以被系统迅速生成。“发现”本身开始被技术重新组织。

但这里不能再沿用较早的单向判断——仿佛复现体越像，现实中的空缺就一定越容易被遮住。本书不预先押这个方向。数字复现可能制造一种局部完成感：话还能说，账号还在，回应仍然持续，于是某些现实中断可能更晚进入注意。它也可能做相反的事：从历史记录中发现周期事务，提醒家庭确认，帮助组织路径，甚至直接执行现实动作。因

此第二编真正要建立的不是“遮蔽论”，而是一条更小的区分：关于逝者的显露越来越丰富，和现实事务后来怎样承载，是两个可以彼此影响、但不能自动互相证明的问题。

这一编仍然做三件事。第一，把机器已经能够做好的事情认真写清楚，不通过贬低技术来制造“人的意义”。

第二，凡邻近研究已经讨论过的记忆重建、数字陪伴、生成内容、伦理风险，先让路，先认功劳。

第三，把数字复现从一个单纯的纪念对象改看成一个可能进入现实重组过程的变量：它究竟让事务更晚被发现、更早被发现，还是直接成为承载结构的一部分，不能靠故事决定，要留给后面的取值。

所以读这一编时，不必寻找一道“机器永远跨不过去的门”。只需要一直分清：系统现在做的是保存、生成、陪伴、识别、提醒、执行，还是异常处理？它实际做到哪一层，就把它记到哪一层。不要少算，也不要多算。

第 8 章

“他会怎么说”：复现体怎样当场造出一句话

> 这一章的问题：机器说出“他会说的话”，到底是怎样做到的？这件事被做成之后，原来由家人、朋友和记忆共同完成的那部分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场景　婚礼前夜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婚礼前一晚，女儿坐在床边，忽然说：“如果爸还在，他明天会跟我说什么？”房间里安静了一下。大姑先开口：“他肯定让你别紧张，早点睡。”小姨摇头：“不会。他嘴上肯定先挑一句，说你东西有没有带齐。”女儿笑了。“你们说得都像。”过了一会儿，她打开那个根据父亲生前聊天、语音和视频材料做成的数字复现系统。她输入：“我明天结婚。你会对我说什么？”几秒以后，屏幕上出现一段回答。第一句就很像父亲。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话。

恰恰因为它很普通。先问她东西有没有收好。再让她别熬夜。最后说：“明天别老顾别人，自己记得吃东西。”大姑看完，说：“像。”小姨也说：“还真像。”女儿盯着最后一句看了很久。这里最容易出现两种夸张。一种说：“你看，父亲回来了。”另一种说：“这都是假的，毫无意义。”第8章都不走。它先承认一件事：“他会怎么说”这种过去需要家人凭记忆慢慢拼出来的回答，今天确实可以被系统迅速生成。但“生成得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又不能自动替我们回答什么？

◆ 一、这一格原来是怎样存在的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需要专门问：“他会怎么说？”直接问他就行。真正到了他不在以后，这个问题才变成一种回忆活动。女儿要结婚。家里人会说：“你爸如果在，肯定……”接下来，每个人都从自己认识的父亲里拿出一点。大姑记得他爱操心。小姨记得他说话爱先挑毛病。女儿记得他在重要日子反而不怎么煽情。几个版本碰在一

起，慢慢形成一句：“他大概会这么说。”这件事以前没有名字。它也不是谁的正式职责。只是关系还在继续时，人们自然会做的一种推断。

这里面有记忆。有熟悉。有偏差。也有争论。而且不同人给出的版本不一定一致。过去，这种不一致本身就会留下痕迹。大姑说一个版本。小姨反驳。女儿再补一句。于是“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一个从仓库里直接取出的固定答案。它是在几个人的关系里重新被说出来。系统出现以后，这种工作第一次可以被高度压缩。不需要三个人争十分钟。输入问题，几秒钟就有一个完整版本。技术真正改变的，首先是这一点：它把原来分散在人际记忆中的推断过程，变成了可以即时调用的生成过程。

◆ 二、机器是怎样做到的

这里不讲具体模型架构，也不对应任何现实产品。只说最白话的一层。系统手里有一批材料。父亲过去的聊天记录。语音转写。照片说明。视频里的说话内容。可能还有日记、邮件、公开文字。这些材料里有很多重复模式。他喜欢怎样开头。常用哪些词。遇到女儿紧张时怎么回应。谈到婚礼、吃饭、睡觉、出门时通常关心什么。系统不是先在里面找到一条：“女儿婚礼前夜，父亲留下了一段标准答案。”多数时候根本没有。它做的是另一件事：根据已有材料里的表达习惯、内容关联和当前问题，生成一个新的、概率上很像这个人的回答。

因此：“他会怎么说”在技术上常常不是检索。而是生成。这是第二编真正的转折。第3章里的十一秒录音，只能再播放那十一秒。第8章里的系统，却可以回答过去从未被问过的问题。父亲生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女儿婚礼前夜、系统替他回答”的场景。可系统仍然可以造出一句非常像他的回应。所以从这里开始，数字遗留不再只是有限库存。它有了继续生产新显露的能力。

◆ 三、先认功劳：它好在哪里

先不要急着挑错。这类系统真正有几个很明确的优势。第一，快。过去家里人可能要翻聊天、回忆、争论。系统几秒就能给出一个候选答案。

第二，它能同时利用很多材料。一个亲属只能记得自己和父亲相处的部分。系统如果获得更多来源，可能看到更广的语言样本。

第三，它不会因为问得多就烦。同一个问题问十次，它仍然可以继续回应。第四，它降低了调用门槛。凌晨三点，没有人方便接电话时，系统仍然在。

第五，它能把零散材料重新组织。过去没人专门整理过父亲说话方式，系统却可能把长期重复模式抽出来。这些都是真正的功能。

所以本书不再说："机器只是模仿，真正理解只有人有。"这句话不仅过早，而且没有必要。本书不靠证明机器"没有理解"才能成立。哪怕未来系统生成得极准，甚至比某些亲属更稳定地抓住父亲的表达模式，本章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要分的不是：人真，机器假。而是：这句话是什么来源、承担什么功能、后来进入了哪一条现实链。

◆ 四、说得像，和说得对，是两回事

"像"首先是风格判断。词像不像。语气像不像。关心的点像不像。顺序像不像。但"对"至少有几种不同含义。

第一种：历史上对不对。父亲真的说过这句话吗？如果是系统新生成的，答案就是没有。第二种：性格上合不合理。这句话是否符合他长期表现出来的习惯？这一点可以有高低。

第三种：当前情境里合不合适。父亲过去的习惯，放到今天的新条件下，还适不适用？这一点不能简单由"像"推出。

第四种：有没有授权去说。家属允许系统生成纪念性回答，不等于允许它代表逝者作现实决定。所以一句话非常像父亲，仍然可能在"历史来源""当前适用""现实权限"三个层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不使用："说得像，但说得不对"这样过度简单的二分。更准确的是：像，是一个维度；来源、适用和权限，是另外几个维度。一个系统可以在风格上非常像，同时清楚标明："以下内容为生成，不是逝者生前原话。"这不是削弱它。

而是让它更诚实。

◆ 五、他没说的话

婚礼前夜那句：“明天别老顾别人，自己记得吃东西。”父亲生前没有在这个场景说过。那它还有意义吗？当然可能有。女儿可能因为这句话笑出来。可能觉得非常贴近父亲。也可能把它记在心里。意义并不要求它必须伪装成历史事实。这里最重要的一条边界是：生成内容可以进入今天，但不能倒写昨天。系统可以说：“根据你父亲过去的表达习惯，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不能把它保存成：“父亲曾经说过：……”除非确有原始记录。这条线在数字纪念里尤其重要。

因为生成能力越强，未来越容易出现大量“像是他说过”的新材料。如果来源标记消失，几年以后，家里人甚至可能已经分不清：哪句来自旧聊天。哪句来自系统。哪句来自自己回忆。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记忆史的问题。所以第13章后来会讲透明与来源。第8章只先把最小规则立住：新生成的话，可以珍惜；但要知道它是新生成的。

◆ 六、这一格里，个人的意义怎样变化

早期版本这里写：“个人的意义怎样消失。”这个标题太重。因为技术替代一项认知劳动，不等于一个人的意义消失。过去，大姑之所以在“他会怎么说”这个问题上重要，部分原因是：她记得父亲。她能提供一个版本。

现在系统也能提供版本。甚至可能提供得更快、更像。这确实会改变大姑在这一项任务里的独占性。但这不等于大姑“没用了”。她仍然可能提供系统没有的数据。指出某个回答虽然像，却和父亲晚年的变化不一致。解释一段旧话当时的背景。也可能什么都不补。因为系统本身已经足够好。

本书不需要为了保住“人的意义”，强行给人安排一个机器永远不能做的位置。人的意义不是一份技术保留地。真正发生的是分工变化。过去由亲属完成的某些推断，被系统接走。亲属可能转向：补充上下文。确认来源。决定要不要听。或者根本不参与。同样，未来系统也可能进入更多层。所以这一节真正的结论不是：“机器拿走了人的意

义。”而是：技术会重新分配哪些工作必须由谁来做，但不能由此推出谁在关系中还有没有意义。

关系价值与功能分工，不是同一件事。

◆ 七、三层要分开：这不是“机器不行”

到这里，需要把本章最重要的三层分开。第一层：生成。系统能不能生成一句像父亲的话？可以，而且可能越来越好。

第二层：来源与权限。这句话是历史原话、系统生成，还是家属自己的推断？系统有没有权限把这句话进一步变成某种现实决定？

第三层：现实执行。话说出来以后，现实里有什么真的发生了？例如系统说：“明天别忘了给二姨打电话。”这可能只是生成一句提醒。如果它自动创建提醒任务，这是另一层。如果它获得授权并真的拨通某个服务、完成某项现实事务，那又进入执行层。这三层不能混。但也不能预设：系统只能停在第一层。如果未来系统能够获得适当授权，稳定执行，并在异常时进入清楚的处理链，它完全可以进入现实承载结构。所以本章最终不是在证明：“机器会说，但不会做。”

而是在建立一个更耐技术发展的分法：会生成，不等于已经执行；但系统也可能继续从生成走向执行。判断必须跟着实际功能走。这就是第8章真正需要留下的东西。婚礼前夜，女儿问：“爸会说什么？”系统给了一段非常像的回答。这件事可以成立。它可以有意义。它也不需要被贬低。但下一步如果要问：“父亲过去承担的现实事务今天怎样发生？”就必须另外看执行链。一句像他的话不能替那张账签字。

反过来，如果系统真的把某项现实事务稳定做成了，也不能因为它不是人，就拒绝承认发生过。

带走的话

数字复现真正改变的是，“他会怎么说”不再只能靠亲人凭记忆慢慢拼，而可以由系统根据历史材料即时生成。本书不把这写成“机器拿走了人的意义”，也不把系统固定在“只能说、不能做”的位置。真正需要分开的只有三层：生成了什么、来源与权限是什么、现实里实际发生了什么。生成得像可以很有价值，但不能冒充历史原话；而复现程度也不能自动替现实承载状态结算。

小账

本章婚礼前夜、女儿、大姑、小姨、数字复现系统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也不对应任何具体产品。

本章没有引用具体模型、公司或技术实现，也没有使用统计数字。

关于“系统根据历史材料生成新回答”的描述只用于通用白话解释，不代表某一产品的具体训练或推理架构。

本章不讨论AI是否具有意识，也不以“理解／不理解”作为论证前提。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9 章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十年记录几分钟成一份画像

> 这一章的问题：从前拼一个人的生平，要靠一群人夜里的电话、回忆和争论；现在，一份画像几分钟就可以生成。被省掉的只是整理时间，还是也可能省掉了某些只有在共同翻找时才会浮出来的东西？

场景　追悼会前夜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老周去世后，家里准备第二天的追悼会。晚上十点多，悼词还没写完。女儿说：“我爸其实不爱听人夸他。”弟弟说：“可总不能什么都不写。”妻子翻出一叠旧照片。有人打电话给老同事。有人问：“他年轻时候到底在哪几年做过什么？”有人记得一件。有人记错一个年份。还有人说：“你们别只写工作，他每年中秋都给老张送月饼。”女儿愣了一下。“这个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系统，这种时候，一份悼词常常要靠很多碎片一点点拼出来。

但现在，他们把老周十年来的公开文字、家庭聊天、照片说明、部分邮件和语音转写整理进一个生成系统。几分钟以后，系统给出一份结构完整的人物画像：工作经历。家庭角色。说话风格。常见习惯。重要关系。几个高频主题。甚至连“谨慎、克制、不爱麻烦别人”这种性格描述都写得很顺。弟弟看完说：“这比我们自己写得像样。”女儿也承认：“基本上对。”这时最容易出现一个很大的句子：“以后悼词都不需要家人写了。”第9章不需要这样说。

它只先承认：过去需要多人整理、争论和压缩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可以被系统迅速做成一个可读版本。问题随之改变。不是“机器能不能画像”。而是：画像到底是什么？它擅长做什么？又有哪些东西不能仅从“画像做得很完整”推出？

◆ 一、从前，悼词是一件要拼的东西

一份悼词看起来像一篇文章。但真正难的往往不是写句子。而是决定：这个人到底应该怎样被讲。他的一生里哪些事算重要？哪个阶段值得写？哪些性格是大家都认得的？哪些只是某一个人的看法？同一个老周，在不同人那里并不是同一个版本。老同事记得他的工作。妻子记得家里的脾气。女儿记得他沉默的时候。弟弟记得小时候。邻居知道他每周固定帮谁拿东西。这些版本要进入一篇几分钟能念完的悼词，就必须发生压缩。

删掉很多。保留很少。而压缩本身就是判断。过去，这种判断常常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对话完成。“这件要不要写？”“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这句话太夸张。”“你漏了他后来那几年。”所以悼词不是“把一个人从记忆里直接抄出来”。它是一群活着的人，根据自己手里的碎片，临时形成的一份公共版本。这份公共版本当然不等于一个人的全部。它只是为了某个场合，把很多人生材料压缩成少数可以被共同说出的判断。这一点与上一章“他会怎么说”很像。

区别是：第8章生成的是一句候选回答。第9章生成的是一个更高层的“人物压缩”。

◆ 二、现在机器是怎样做出一份画像的

这里同样不讨论具体产品架构。只说通用层面。如果系统获得足够多的材料，它可以做几类事情。把分散记录按时间整理。识别重复出现的人名、地点和主题。统计哪些词、哪些关系、哪些行为反复出现。把相似材料归类。从大量片段中生成一个较稳定的叙述。例如十年聊天里，老周经常提醒别人提前出门。系统可能把它概括成：“做事有计划。”十年里很少看到他在群里表达情绪，却经常默默完成一些事。系统可能概括成：“表达克制，更偏行动。”

这些概括不一定错。而且机器特别擅长一种人类很累的工作：把大量材料快速压缩成结构。人要翻十年记录，可能看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根本看不完。系统可以迅速给

出：时间线。关系网。高频主题。性格候选。典型表达。这就是它真正的优势。不是“它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它拥有了一种极强的压缩能力。只要材料允许，它能把“十年”变成“几分钟可读”。

◆ 三、画像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画像最擅长的，是把重复模式做得清楚。如果一个人十年里反复做同一种选择，反复表达某类关心，系统很容易看见。它也擅长把分散事实重新排成顺序。某一年换工作。某一年搬家。某一年开始照顾父母。如果材料里有，系统能整理得很漂亮。

但这里需要分清：擅长压缩，不等于压缩以后什么都没丢。任何画像都要丢东西。人工写悼词也会丢。系统画像也会丢。问题不在“机器会丢、人不会丢”。而在：它按什么规则丢？哪些材料根本没有进入系统？哪些少数事件因为频率低，被高频模式压住？一个人十年里只做过一次、但非常重要的决定，可能不会因为“只出现一次”就不重要。一个关系如果很少留下文字，也可能在人生里极重。一个人早年和晚年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把十年平均成一个“稳定人格”，也可能掩掉这种转变。

因此，“画像很完整”这句话要非常小心。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对已进入材料的重复模式可能很完整，但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所有关系和未被记录的现实，永远只能是一个版本。这一点不是机器独有的缺陷。人的记忆同样有选择。只是系统画像的流畅和结构完整，更容易让人忘记它也是压缩。

◆ 四、十年的他，不是一生的他

标题里故意写“十年记录”。因为“十年”听上去已经很多。但十年仍然只是时间窗口。老周六十岁。系统拿到的是他五十岁以后的材料。那么三十岁的老周呢？二十岁的呢？那些没有数字记录的年份呢？即使拿到一生的数字材料，也还有另一个问题：记录本身不是生活本身。人不会把每一件事都写进聊天。不会把所有关系都留在邮件里。不会把每次犹豫都拍成视频。而且人在不同媒介里会表现不同。工作群里的老周，和家庭群里的老周可能不是同一个样子。

公开文章里的他，和深夜给朋友发语音的他也可能不同。所以画像至少受三道边界约束：时间窗口。数据来源。记录选择。这三道边界不意味着画像没用。恰恰相反，知道边界以后，画像才更可靠。系统可以明确告诉使用者：这份画像主要依据哪几年。哪些材料类型。哪些阶段资料很少。哪些判断证据比较密。哪些只是弱推断。如果未来数字纪念系统越来越强，这种“画像的来源透明”会比一句“我们已经重建了他”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一个平均值。

也不是一份一次生成后永远不变的摘要。

◆ 五、被省掉的，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但只能先当假说

早期版本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判断：过去大家一起拼悼词时，会顺手翻出很多没人记过的现实事务。机器把悼词直接生成以后，这种“顺带盘点”也被省掉了。例如刚才的构想场景里，老同事突然说：“老周每年中秋都给老张送月饼。”女儿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如果系统直接生成一篇漂亮悼词，也许这个电话根本不会打。于是“送月饼”这条路径可能更晚被发现。这个机制是讲得通的。但现在没有数据。所以这里必须把它从“事实”降级成：待检验的可能副作用。

而且还必须允许反方向。如果系统接入的材料更全，它可能比家属更早发现：每年同一时间出现一笔购买记录。同一个联系人反复出现。某项事务具有明显周期性。那么机器不但没有省掉盘点，反而可能主动把事务从材料里提出来。所以“机器省掉共同回忆，因此让事务更难被发现”不能成为单向总判断。真正可以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生成画像改变了家庭整理材料的过程以后，具体事务的识别率会怎样变化？更少？更多？

还是没有差别？这才是可以被取值的问题。“拼悼词顺带盘点”在本书里只能作为机制候选。不能冒充已经发生的规律。

◆ 六、个人在这一层的意义，挪到哪里去了

早期版本最后容易滑向一句：“机器把画像写得又快又全，原来写悼词的人就不必再懂他了。”这句话必须撤掉。

第一，使用系统不等于人不再理解逝者。女儿可能非常懂父亲，只是不想自己写。也可能不太懂，却通过系统第一次看到过去没注意的模式。

第二，写得快也不等于理解被取消。系统可能负责整理。家属负责校正。也可能系统自己已经足够准确，家属只需要决定用不用。分工会变化，但不能因此推出：“个人意义消失。”

第三，画像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共同讨论对象。大姑说：“这段不对。”弟弟说：“这句很准。”妻子说：“他晚年已经不是这样了。”于是从前围绕空白纸发生的讨论，可能改成围绕系统草稿发生。不是“共同拼接”消失了。而是交互对象变了。所以这一层真正发生的不是：人的意义被机器拿走。而是：整理、概括、校正和决定采用哪一个版本，这几项功能重新分配。有些由系统完成。有些由家属完成。有些可能根本不需要家属参与。

本书不替任何一种分工预设高低。它只要求把几个问题分开：这份画像依据什么材料？哪些是事实整理？哪些是生成概括？哪些判断经过家属校正？哪些现实事务只是被提到，哪些后来真的有了下一步？最后这一问尤其重要。因为“老周每年给老张送月饼”出现在画像里，只说明它被识别。不等于有人决定继续。更不等于已经真的送出。画像可以让路径显出来。提醒可以让路径进入注意。但真正的现实承载仍要另记：继续、结束，还是悬置？

如果继续，第一次实际执行发生了吗？由谁或什么结构完成？于是第9章和整本书重新对齐：画像解决的是“我们怎样压缩地说他”；现实承载解决的是“过去经过他的事情今天怎样发生”。系统可以同时进入两边。但一边做得漂亮，不能替另一边提前结算。

带走的话

数字系统可以把多年记录快速压缩成一份人物画像，这是实质性的能力，不必贬低。但画像始终受时间窗口、数据来源和记录选择约束，它是一个版本，不是一个人的全部。本书同时不再采用两个旧判断：机器生成画像不等于亲人“不必再懂他”；共同拼悼词是否会顺带发现现实事务，也只是待检验机制。真正需要继续区分的是：画像里“看见了一件事”，和现实中“这件事已经被接上”，不是同一个状态。

小账

本章老周、妻子、女儿、弟弟、老同事、月饼及追悼会前夜全部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十年记录”“几分钟生成”均为说明结构的示意，不是任何产品实测值。

本章没有引用具体AI产品、模型或调查数据。

“共同拼悼词可能顺带发现现实事务”仅为本书提出的机制假说，目前没有实证材料支持；反方向——系统主动发现周期事务——同样开放。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10 章

“怎样安慰”：永不疲倦的陪伴者带来什么、带不来什么

> 这一章的问题：凌晨三点，一个永远在线、不会困、不会因为重复同一句话而不耐烦的聊天对象，究竟替丧亲的人做了什么？如果它真的能够陪伴、倾听，甚至继续进入提醒、组织和现实执行，那么“它带不来的那一半”还能不能简单写成“必须由人完成”？

场景　灵堂散了之后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去世以后，亲戚们白天都来了。有人帮着接电话。有人整理东西。有人陪母亲坐着。有人给远方亲戚回消息。有人记下第二天还要办的事。有人劝大姐吃一点东西。到了晚上，人渐渐散了。房间安静下来。凌晨三点，大姐还是睡不着。她打开一个聊天系统。一开始只说：“我突然不知道该跟谁说。”系统回答。没有催她睡。也没有马上给方法。她继续说：“白天那么多人，我反而一句都说不出来。”系统继续听。她反复讲同一件事。

讲到外婆最后一次叫她名字。讲到一件小时候的小事。讲到自己为什么总觉得还有一句话没说完。系统一直在。这当然是一种真实功能。即使它不是一个真人，也不能因此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到了早晨六点，她关掉手机。另一件事才慢慢浮出来：外婆以前每周都会替一个亲戚处理一件生活上的小事。这周没人记得。这两个时刻很容易被写成：夜里的情绪被机器接住了，白天的现实责任仍然必须由人来接。这里不能这么快。

因为如果同一个系统有更多授权和功能，它完全可能继续往后走。它可以提醒。可以发现周期事务。可以联系服务。可以生成待确认事项。甚至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直接完成现实动作。所以第10章真正要分开的，不是：AI安慰，人接事。而是：陪伴是一种功能，现实承载是另一种功能。两种功能可以由不同结构承担，也可能落在同一个系统里。

◆ 一、从前，安慰从哪里来

先回到一个没有数字陪伴者的场景。一个人去世以后，过去最常见的安慰往往来自真实聚集。亲戚坐在一起。邻居进进出出。朋友陪着。有人说话。有人不说话。有人倒水。有人去厨房。有人顺便问：“明天谁去办那个？”有人突然想起来：“她以前每个月都给大姐送一次药，这次怎么办？”

也就是说，传统聚集里，至少有两种事情混在一起发生。一种是：陪伴与安慰。另一种是：现实信息与事务在聚集中被顺带显出来。注意“顺带”两个字。这不是说：灵堂的真正功能是做任务盘点。更不能把丧亲现场工具化。只是现实上，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原本分散的信息更容易碰到一起。大姐知道一件。舅舅知道一件。邻居又知道一件。有人只是来安慰，却顺手提醒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现实事项。这是一种可能的副产品。是不是普遍如此？

本书没有数据。所以这里只能把它保留为：待检验的机制猜想。不能写成传统丧葬的固定功能。

◆ 二、凌晨三点的陪伴者：它到底做了什么

数字陪伴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是人们总喜欢先问：“它到底懂不懂悲伤？”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本章先只看功能。凌晨三点，大姐说话。系统回应。这至少可能提供几种现实功能。第一：随时可用。不需要担心把谁叫醒。第二：允许重复。同一句话可以说很多遍。第三：降低开口门槛。有些话很难对熟人说，对一个系统反而更容易说出来。第四：帮助整理表达。一个人说得很乱，系统可以帮她把前后内容整理出来。第五：维持一段持续互动。

不是播放旧录音，而是当场生成下一句。这些功能不应该因为“对面不是人”就被取消。如果使用者觉得它确实帮助了自己，这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经验。

本书不需要通过贬低AI陪伴，来给后面的“现实承载”腾地方。相反：AI陪伴越强，本书越应该把不同功能分得更清楚。

◆ 三、近邻已经讲过什么：先让路

关于数字复现、丧亲技术、死者聊天系统和悲伤中的AI互动，已经有研究和伦理讨论。早期设计里列出的Xygkou等、Nieuviarts等、Tubera与Dacela等材料，目前在本书的核读深度并不一致，部分仍只到摘要级。因此这一章不借未核细节来下强结论。能确认的写作纪律只有一条：本书不能假装“AI陪伴丧亲者”是一个从未被看见的问题。同样，现有丧亲研究也并不只谈“情绪”。前面已经反复纠正过这种过强说法。双过程模型里存在恢复导向。家庭重组、角色变化、任务变化也早就进入相关讨论。

所以本书不是来宣布：过去所有人只看到悲伤，只有这里第一次看到现实生活。那样写不住。本书还能保留的一小格，只是：能不能把具体现实事务单独拆出来，并把AI陪伴与这些事务后来的实际承载放进同一个观察框架里。这不是另起一个世界。只是多一条可观察线。

◆ 四、它“带不来什么”：不能再写成“它不在那个位置上”

早期设计里的第四节叫：“它带不来什么：不是不够好，是它不在那个位置上。”这句话到了这里必须改。因为它预设：有一个位置，机器结构上永远进不去。前面第14、17、19章已经把这个前提撤销。所以这里真正应该问的是：当前这个系统实际没做什么，而不是它原则上永远做不了什么。凌晨三点那个聊天系统，可能只做了：倾听。回应。整理语言。如果它没有访问生活事务，那它当然不会自动知道：外婆每周还处理着某件事。如果它没有提醒功能，那它不会提醒。

如果它没有执行能力，那它也不会去完成。这不叫：“AI不在那个位置上。”只叫：当前功能链没有覆盖那里。未来换一个系统，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从历史记录识别周期事务。生成候选清单。让家属确认。调用服务。记录第一次实际执行。跟踪异常。那么它就已经进入现实承载链。因此“带不来什么”不再是本体边界。只是当前产品与授权边界。

◆ 五、安慰的人，也常常同时进入现实事务；但这不是自然人专属

早期版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观察：传统场景里，来安慰的人有时也顺便进入事务。比如大姐坐着不说话。姨妈递一杯水。过一会儿想起来：“妈以前给某个人送的东西，这个月怎么办？”这件事值得保留。但不能由此推出：只有真人安慰，才会顺带发生现实重组。因为数字系统同样可以把两条线连接起来。比如大姐凌晨三点说：“我总觉得还有事情没做。”系统可以选择不立刻生成一堆任务，而是很克制地问：“你说的‘事情’，是指想说却没说的话，还是现实里还有未处理的生活事项？”

如果大姐说：“现实里的。”系统才继续：“要不要只记一两件你现在想到的，不需要今晚处理？”这样，陪伴和现实事务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入口。更进一步，如果系统能够在合适时间提醒：“昨晚你提到那项事务，今天还需要看吗？”它就已经从陪伴跨进了组织。所以“安慰者同时也是接手者”不能写成人类优势。更准确的是：陪伴场景可能成为现实事务被看见的入口，但谁来完成后续功能不预设。

◆ 六、临床与丧亲研究早已看见“另一半”，所以本书不能抢功

这一节的早期设计本来就要求“早有人看见另一半”。这个方向必须保留，而且比早期版本更明确。丧亲以后，人并不只经历内心悲伤。生活本身会变化。角色变化。日常任务变化。家庭分工变化。恢复生活节律也是研究中已有的方向。

所以本书没有资格说：“心理学只管哭不哭，我们才管生活。”这既不准确，也不公平。真正可以讨论的是：现有研究里的“恢复导向”“角色重组”“生活任务”，和本书提出的：具体事务清单。实际接手状态。第一次执行时距。数字复现暴露。之间到底有什么重叠和差别。

四轮最近邻与引用链审计已经完成到当前检索日；Rando（1991）有关角色、责任与家务重组的原著节选也已核到。仍未完成的是更广泛、数据库化的系统综述，而不是“Rando只有二手线索”。

因此这里仍保留一句硬约束：在最近邻文献没有核完之前，不能把“具体事务接手”宣布为无人提出的新层。这并不会削弱全书。反而会迫使本书把真正可能新增的东西说得更窄：也许不是“发现生活重组”。而是：把生活重组进一步拆成可追踪的具体事务状态，并把数字复现当作一个同时可能影响陪伴与现实重组的变量。这才是目前能守住的位置。

◆ 七、这一格里，“人的位置”最后挪去了哪里

这一节早期的标题原来叫：“这一格里，人的位置怎样挪动。”这里要改成：这一格里，承载结构怎样重新分配。还是回到大姐。凌晨三点，系统陪她说话。早晨，姨妈来了。两人一起吃了点东西。姨妈提到：外婆过去固定帮一个亲戚处理一项事务。大姐记了下来。之后可能出现几种路径。

第一种：大姐亲自继续做。第二种：姨妈做。第三种：亲戚自己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项明确结束。第四种：现成服务接走。

第五种：系统在获得授权后自动完成。第六种：暂时不知道，先悬置。没有哪一种需要证明：大姐“终于承担了外婆的位置”。外婆不需要被替代。被重新安排的是：那一项具体事务。而那个凌晨三点陪伴大姐的系统，也不需要因为后来没有亲自完成这项事务，就被判定：“它只会安慰，进不了现实。”它已经完成了陪伴功能。如果它后来还进入提醒或执行，就再记录它进入了新的功能层。这就是这里对AI最基本的公平：它做了什么，就记什么；没做什么，也只记没做什么。不要从当前功能直接推成永久边界。

回头看“灵堂散了之后”这个场景，会发现真正改变的不是：机器把人从安慰现场赶走了。也不是：有了AI以后，大家就不必聚了。这些都没有证据。更稳妥的说法只是：数字陪伴增加了一条新的路径。过去，一个人在凌晨三点可能没有可立即获得的互动对象。

现在可能有。这会怎样改变白天的人际互动？会不会减少某些聚集？会不会反而让人有更多力气去和亲友说话？会不会让一些现实事务更早被发现？也可能更晚？这些全

部是经验问题。不能靠一个构想故事决定。所以这一章最后留下来的不是：“机器接住悲伤，人接住生活。”而是一个更小、也更能容纳未来技术的判断：陪伴和现实承载是两条不同的功能轴。它们可以分开。可以交叉。可以由不同结构承担。也可能由同一个系统连续承担。

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谁“更像人”，而是：一段功能链到底走到了哪里。

> **带走的话**
>
> 凌晨三点的数字陪伴者可以真实承担一部分陪伴功能，这一点不需要靠贬低它来保护“人的位置”。本书同时不再采用“AI只能安慰、不能进入现实”的旧二分。同一个系统完全可能从陪伴继续进入事务发现、提醒、组织甚至实际执行。真正需要分开的不是机器与人，而是陪伴功能和现实承载功能：它们可以由不同结构承担，也可能落在同一个复合体里。至于数字陪伴是否改变了家庭聚集、事务发现和实际接手，目前没有数据，只能作为待检验机制。

小账

本章大姐、外婆、亲属、灵堂散场后的凌晨三点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家庭原型。

“灵堂聚集会顺带发生现实分工”是本书的机制猜想，没有真实数据支持，不得写成传统丧葬的普遍功能。

Xygkou等（2023）、Nieuviarts等（2026）、Tubera与Dacela（2026）相关材料目前部分只核到摘要级；本章只用来承认邻近讨论已经存在，不引用未核细节。

Stroebe与Schut（1999）原文全文现已完成定向核读，可直接确认恢复导向覆盖死亡后的生活变化、角色调整、家务和谋生等现实压力；Rando（1991）角色重组节选也已核到原文。Rosner等（2011）则更直接地逐项询问逝者遗留任务由本人接手、委托他人还是停止。因此本书的最近邻差异必须继续缩到“实际执行终点／接手时距／稳定承载与异常链／数字复现暴露同框测量”等操作化层。

本章不评价任何疗法或具体心理干预，也不构成心理、医疗建议。

第 11 章

被调参的他：半年一换的“同一个人”

> 这一章的问题：复现体里的“他”会不会变化？如果会，变化来自哪里？当同一个账号的说话方式、边界和行为能力不断更新时，“我还在和同一个人说话”究竟是在说什么？

场景　老面馆换了师傅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小区门口有一家老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没换。门口那块写着“牛肉面”的牌子也没换。只是有一天，熟客吃第一口就说：“味道变了。”老板笑：“师傅换了。”熟客说：“可还是这家店啊。”另一个人接了一句：“店是这家，面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味了。”数字复现也有一点像这样。账号没换。头像没换。名字没换。女儿每次打开，仍然看到父亲那张照片。可半年后，她发现系统的回答比以前更长。以前父亲式的回应很短：“知道了。”

“别想太多。”“早点睡。”后来，系统越来越会解释。会安慰。会追问。甚至会主动给建议。女儿第一次觉得不对，是因为它说了一句：“你应该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她盯着屏幕看了半天。这句话没有问题。甚至很体贴。可她说：“我爸不会这么说。”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吗？账号还是父亲的账号。材料还是父亲的材料。但回答的生成方式可能已经变化。

这一章就从这里开始。不是为了证明数字复现“不可靠”。而是为了把一个以后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提前摆出来：当复现体可以持续更新时，我们需要保存的不只是“他长什么样、怎么说话”，还要保存“这一版是怎样发生出来的”。

◆ 一、“同一个账号”，里面换了什么

一个数字复现账号看上去很稳定。头像固定。名字固定。历史聊天也都还在。但账号背后可能有很多东西在变化。

第一，底层生成系统可能更新。同样的材料，新的模型可能生成更流畅、更主动、更长的回答。第二，系统规则可能更新。以前避免主动建议，后来允许。以前只根据逝者材料回答，后来加入更多通用知识。

第三，安全或内容过滤规则可能变化。一些原来能说的话后来不能说。一些原来不会主动碰的话题后来会被提示。

第四，输入材料可能增加。家人又上传了新语音。补了旧照片。加入一封信。删掉一部分聊天。第五，使用者自己也可能不断反馈：“他不会这么说。”“这句话很像。”“以后少说一点。”这些反馈如果被系统吸收，也会改变后面的生成。所以“同一个账号”至少可能同时包含几种不同的连续性：名字连续。数据来源大体连续。界面连续。关系使用连续。但生成机制未必完全连续。这就像老面馆的招牌一直在，厨房却换了师傅、火候和配方。因此，“还是不是同一个他”不能只看账号有没有换。

至少还要问：哪些东西没变，哪些东西变了？

◆ 二、使用者其实一直在动手

旧版本容易把数字复现写成一个由平台单方面塑造的对象。好像系统在后台不断改变，而家属只是被动接受。这也太简单。现实中，使用者本身可能一直在参与“这一版的他”怎样形成。比如女儿看到一句不像父亲的话，会点“不像”。看到一句很像的，会保存。她可能上传更多材料。删除一段不愿再被使用的记录。调整回答长度。修改称呼。关闭某些功能。甚至自己重新写一段人物说明：“他不爱讲大道理。”这些操作都在改变复现体的发生条件。

于是数字复现不是一个“做完以后放在那里”的纪念对象。它更像一个持续维护中的系统。而维护本身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谁有修改权？一个女儿觉得“这不像父亲”，

另一个儿子却觉得“很像”，听谁的？配偶能不能删除某段材料？晚辈能不能改变父亲对某件事的表达边界？如果多人共同维护，版本冲突怎么记录？这些问题不要求我们马上给出伦理答案。第13章会进一步处理同意、透明和权限。第11章只先确认一件事：复现体的“他”不是从历史材料里一次性抽取出来后永久不变，而可能在平台和使用者的持续操作中不断被重新生成。

所以使用者不是纯粹旁观者。他也在塑造这个对象。

◆ 三、新的和旧的，是怎样混在一起的

这会带来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女儿和系统聊了一年。前六个月的回答来自旧版本。后六个月的回答来自新版本。她自己又上传了一批材料。系统还根据过去聊天继续适应她。那么一年以后，眼前这个“父亲”到底由什么组成？一部分是父亲生前真实留下的材料。一部分是平台对这些材料的压缩和生成。一部分是后来模型能力的变化。一部分是使用者反馈。一部分甚至来自系统与女儿过去一年新生成出来的对话历史。新的回答又成为未来回答的上下文。

于是“原始材料”和“后生成材料”可能越来越靠近。如果不做来源标记，很容易出现一种混合：系统曾经生成的一句话，后来被再次引用、再次学习、再次总结，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为什么第8章强调：生成内容不能倒写成历史原话。到了第11章，这条要求还要再推进一步：不仅要区分原始材料和生成材料，还要能区分生成材料来自哪个版本。否则几年以后，即使没有谁故意伪造，也可能已经无法追溯：这一句最早从哪里来。

这不是要求普通家庭像软件公司一样保存所有技术日志。而是至少在设计层面承认：数字复现是有版本史的。“他”不是一个无版本号的静态文件。

◆ 四、筛掉的那一部分

每一个版本不仅会增加东西，也可能删掉东西。系统更新以后，某些回答不再出现。某些语气被修正。某些表达被判定为不合适。某些材料被家属移除。某些极端、冲

突或少见的内容可能在摘要里越来越不显眼。这时容易出现一个诱人的批评：“系统会把逝者修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安全，最后只剩一个假人。”这个判断同样不能写死。因为不同系统、不同家庭、不同规则可能完全不同。有的会变得更平滑。有的可能刻意保留矛盾。

有的允许多版本。有的甚至会把“这一判断证据不足”标出来。所以本章不能宣布“复现体必然被美化”。真正可以留下的是一个更一般的问题：每一次版本更新，都同时意味着某些表达更容易出现，某些表达更不容易出现。

也就是说，版本变化本身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需要透明。如果平台改变了规则，应当至少能够说明：改了什么类型的行为。如果家属删除了材料，最好能够知道：画像的依据发生了变化。如果系统为了安全不再生成某类回应，也不应该继续假装：“这就是父亲真实的全部性格。”版本不是错误。隐藏版本才容易制造误解。

◆ 五、当“他”可以被调

“调参”这个词在标题里不是精确工程术语。它只是一个白话比方：当系统的表现可以通过设置、反馈、材料和平台规则被改变时，逝者的数字显露就具有可调性。可调性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有益的。比如父亲生前说话很短。系统却总写长篇大论。女儿把回答长度调短以后，反而更像。又比如系统错误地把某种工作语气带进家庭对话，家属校正后更贴近真实关系。另一个方向则是：使用者可能把自己希望父亲成为的样子慢慢调进去。

父亲生前从不道歉。女儿一直希望听到一句道歉。如果系统最终生成了这句话，它可能对女儿很有意义。但仍然不能把它改写成：“父亲终于承认了。”因为说话者实际上是系统。这并不否定它的情感价值。只是要求来源诚实。所以可调性的核心伦理不是：“不能调。”而是：调过什么，要不要被知道；生成的结果能不能被误认成历史事实；不同家庭成员的修改权如何安排。第13章会再往下走。

这一章先把版本问题立住。

◆ 六、维护账号，成了一件天天有人或某种结构在做的事

早期版本这里有一句：“维护账号会吃掉接手的心意。”这个判断现在必须降级。因为我们没有数据证明：一个家庭花很多时间维护数字复现，就一定更少处理现实事务。完全可能相反。维护过程中，家属会翻旧记录。发现遗漏的联系人。看见周期性事务。系统也可能主动提示：“过去每个月这个时间都有一笔固定操作。”维护数字对象因此可能让现实路径更早显出来。也可能确实发生另一种情况：大量注意力集中在“把他说得更像”上，现实事务暂时没被注意。

两个方向都可能。所以本书只能说：维护账号本身已经成为一项新的现实事务，而它与其他现实事务之间怎样相互影响，需要被观察，而不能先写成因果关系。而且“维护”也不必由人亲自完成。平台自动迁移模型。系统自动整理新材料。机构负责长期保存。家庭成员只在有争议时介入。这同样是一种承载结构。所以标题里的“天天有人做”也要收窄成：天天有某种结构在维持。数字纪念本身并不脱离现实世界。它也需要账户、权限、版本、存储、更新、异常处理。

这再次说明：数字显露本身，也有自己的现实承载链。

◆ 七、“他”的版本，谁来担保

最后的问题不是：谁有资格宣布“这才是真正的父亲”。可能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最终裁判。一个人本来就在不同关系中显出不同样子。妻子记得一个版本。女儿记得一个版本。同事又记得另一个版本。数字系统只能依据它拿到的材料和规则生成自己的版本。所以“担保”不应该理解成：找一个权威，盖章说“100%就是他”。更现实的是担保几件更小的事。

第一，来源可以追。哪些材料来自生前。哪些是后生成。第二，版本可以识别。什么时候更新过。主要变化是什么。

第三，权限可以说明。谁能上传、删除、修改、启用现实行动功能。第四，生成与历史可以分开。系统今天说的话不倒写成逝者昨天说过的话。

第五，如果系统开始进入现实事务，执行权限和异常链要另外记录。这五件事比“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他”更可操作。因为“同一个人”的哲学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技术答案。但“这一版怎样发生出来”完全可以被记录。

回到老面馆。招牌没换。师傅换了。配方也调了。熟客仍然可以说：“我还是来这家店。”也可以说：“味道已经变了。”两句话不冲突。数字复现也是一样。同一个账号可以保持关系上的连续。同时在技术和表达上发生版本变化。真正需要避免的不是变化。而是把变化藏起来，再假装它从来没有发生。

带走的话

数字复现里的“他”不是一个完成后永久静止的对象。同一个账号可能因为模型、规则、输入材料、用户反馈和权限设置而不断变化。本书不把这种变化写成“平台偷偷篡改了逝者”，也不把“维护账号会吃掉现实接手”写成事实。真正需要建立的是版本意识：历史材料、生成内容、版本变化、修改权限和现实执行必须能够区分。关系上的“还是他”，不能替代技术上的“这一版是怎样发生出来的”说明。

小账

本章老面馆、小宁、父亲式复现账号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也不对应具体平台。

“半年一换”只来自早期设计中的示意表达，不是行业更新周期的统计结论。

Li与Lan（2026）相关材料目前只核到预印本摘要层，同行评议与全文细节仍待核；本章不使用其样本数字或具体结论作为论证依据。〔待核〕

“维护账号会让现实事务更晚／更早被发现”在本章均只作为待检验机制，不作因果断言。

本章不讨论AI意识或人格，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建议。

第 12 章

为什么这一次和照片、录音不一样：稀缺消失、结算挪位、工具变成变量

> 这一章的问题：照片、录音、录像出现的时候，哀悼也调整过。这一次，数字复现到底多了什么？为什么它不再只是一个纪念对象，而可能进入死亡之后现实生活的重新组织？

场景　冰箱上的值日表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去世以后，女儿回家整理厨房。冰箱门上还贴着一张旧值日表。买菜。倒垃圾。缴水费。周五给奶奶送药。每月一次检查净水器。表格上有几行是父亲的名字。女儿看了一会儿，把其中两行改成自己的名字。另外一行，她没有动。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父亲过去具体怎么做。这时，手机里的数字复现系统弹出一条提醒：“根据历史记录，过去一年里，每月这个时间附近都有一次净水器滤芯订单。是否需要查看？”女儿点进去。

订单记录真的在。系统又给出几个选项：重新购买。提醒家人确认。关闭这项周期提醒。女儿忽然发现：这一次，数字复现和冰箱上的照片、旧语音已经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不只是让父亲“继续显得在”。它开始参与：发现一项现实事务。提醒这项事务。组织下一步。甚至可能直接下单完成。这就是第12章真正要说的不同。不是因为数字复现“更像人”就天然更危险。也不是因为照片和录音从不影响现实生活。而是：数字复现第一次大规模具备了一种可能：它既能继续生成关于逝者的显露，也能进入现实事务的识别、提醒、组织和执行。

从这里开始，它不只是纪念媒介。它可能成为死亡以后现实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变量。

◆ 一、三处不同

先把这一章的三处不同说清楚。第一处：稀缺的结构变了。照片、录音、录像主要面对的是有限库存。一段旧语音只有那十一秒。一张老照片只有那一个画面。复制可以很多，但历史原件不会继续长。数字复现却可以继续生成。今天问一个问题，有一个回答。明天换个问题，又有一个新回答。所以“关于他的内容”从有限存量，开始转向持续供给。

第二处：判断的位置变了。过去，家属往往先面对有限材料，再自己组织解释。现在，系统可能先给出一个默认版本。“他会这样说。”“他大概是这样的人。”“你可能忘了这件事。”

也就是说，使用者不再总是从空白开始判断。系统先给一个候选答案。人的判断位置从“从零拼接”，挪到“校正、接受、拒绝或继续使用”。

第三处：工具可能进入现实行动链。照片通常不会自己下单。旧录音通常不会主动创建提醒。数字复现系统却可能连接日历、支付、服务平台、通讯录和自动化工具。它可以从“像他说话”走向：发现。提醒。组织。执行。这三处叠在一起，才构成“这一次”的真正变化。

◆ 二、在照片和录音的年代，现实中断通常怎样显出来

早期版本这里写：“在照片和录音的年代，空位会自己显出来。”这句话太强。因为照片、录音时代的现实中断也可能长期不被发现。一个家庭同样可能忘记某项事务。一条路径同样可能悬置很久。

所以本书不再说“以前会自动显出来”。只能说：传统纪念媒介通常较少直接承担持续生成、自动提醒和现实执行，因此纪念层与事务层在功能上往往更容易分开。照片放在墙上。它可以持续承载记忆。但水费仍然要另找途径处理。录音可以反复播放。但“下周谁去给奶奶送药”通常不会因为录音存在就自动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照片和录音完全不进入现实行动。一张照片可能提醒人做一件事。一段录像可能留下重要信息。

纸质笔记也可以直接指导现实行为。所以这里的区别不是：旧媒介绝不行动。新媒介才行动。而是：数字复现把“纪念、生成、提示与行动”放进同一个可持续运行的系统里的能力显著提高。这就改变了后面的研究设计。因为系统的存在不再只是背景。它本身可能改变事务什么时候被发现、怎样被处理、由谁处理。

◆ 三、这一次多了一件事：复现体会做事

“会做事”也要说准。不是系统一开口，就算做事。第8章已经分过三层：生成。来源与权限。现实执行。第12章再往前一步。如果系统只是说：“你爸过去每月会检查净水器。”这是识别。如果它问：“要不要设一个提醒？”这是组织下一步。如果它自动创建提醒，是执行了一部分流程。如果它获得授权后直接下单，并且订单真实完成，那就是更明确的现实执行。如果滤芯型号变了，它还能发现异常、暂停并请求进一步判断，它就进入更复杂的承载结构。

所以本书不再说：“复现体只填了最显眼的一格，却没有真正接手。”这种判断太早。系统到底有没有接手，要看它是否真的进入现实结果。如果它完成了，就算。如果只是说了，就不算。主体身份不能替执行结果做决定。这也是全书后来反复使用的一条纪律：它做了什么，就记什么。不因为是机器少算。也不因为界面很像就多算。

◆ 四、空格是怎样说话的

冰箱上的值日表有一个好处。哪一格没人负责，一眼就看得出来。现实生活却很少这么整齐。很多事务没有表。也没有人专门宣布：“这一项现在悬置了。”它们通常通过异常说话。账单没交。电话没人打。某个周期动作突然停了。某个人开始问：“以前这是谁弄的？”这就是现实路径显露自己的方式。数字系统可能改变这种显露时机。它可能让空格更早说话。例如识别出一个周期性付款已经断了。也可能让空格看起来暂时不那么明显。

例如系统持续发出父亲式提醒，家庭觉得“这块还在运行”，却没有进一步检查是谁真正完成。所以“空格怎样说话”不能只观察界面。要看现实结果。这一点也是为什么后面把主指标放在：实际接手有没有发生。而不是只数：家属能说出多少事务。“能

说出来”可以作为机制指标。“系统提醒过”可以作为过程指标。真正的主状态仍然要看：事务有没有现实下一步。

◆ 五、为什么本书不再只说“遮蔽”

一种很容易押上的方向是：复现体越像，越容易让人觉得那一格已经满了，于是现实空缺越晚被看见。这个机制并非没有可能。例如：系统每天仍然用父亲口气提醒女儿。女儿主观上觉得父亲的日常功能仍然很完整。于是某些现实事务可能更晚进入注意。这可以叫“遮蔽”。但只押这一边，现在已经站不住。因为同一个系统也完全可能产生相反作用。它从历史数据里发现周期事务。提示家庭确认。自动生成候选清单。连接服务。

直接执行。异常时提醒人工介入。这样，它不是遮蔽空格。而是在反遮蔽。因此本书把问题改成：数字复现究竟在什么条件下让现实承载状态更晚被看见，什么条件下让它更早被看见，什么条件下自己就成为承载结构的一部分？这才是可检验的。不能靠一个好故事决定方向。后面的经验设计也因此要允许三种结果：接手更慢。接手更快。没有明显差异。如果数据告诉我们复现系统提高了实际接手率，就必须承认。不能为了保住“遮蔽论”重新解释成别的。

◆ 五之二、条件在哪里：看它站在哪一条通道上

上一节把问题改成了：在什么条件下更晚被看见，在什么条件下更早被看见。第7章已经给出这个条件的答案。这里把它落到复现体的三层功能上。

第一层，对话层。它说话，安慰，回答“你会怎么看”。它续上的是显露。所以它作用在缺席通道上，方向是让那条通道变钝。

第二层，识别层。它读日历，读转账，读聊天里的周期，然后说：“你爸过去每月会检查净水器。”它作用在痕迹通道上，方向是让那条通道变快。

第三层，执行层。它下单，付款，配送。这一层最特别：一条路径如果被它直接接着做下去，可能根本不需要先被家里任何人看见。这种情况，本书叫“暗承载”。暗承

载是真实的承载。按全书的纪律，做了就算。但它的显露时距可能永远不结束：路径一直有人在走，家里却一直不知道有这条路。直到某天执行出了异常，需要人来判断。那一天，这条路径才会第一次被看见。而看见它的人，手里没有任何关于它的前史。执行层还会做一件容易被误读的事。

如果它接管了邮箱和账单，催缴单可能最先寄到它那里。这看起来像是复现体碰到了土壤通道。其实没有。土壤什么时候报警，取决于土壤自己能忍多久，系统改不了。系统能改的，是报警以后，多久传到一个能做决定的人手里。所以第35章把土壤通道再拆成两个日期：土壤报警日，和人知日。复现体可以缩短后一段，却不会提前前一段。三层可以长在同一个账号里。所以同一个账号可能同时在遮蔽、在反遮蔽、在暗承载。只问“用没用复现体”，三种作用会搅成一个模糊的平均数。

要看清，就得同时记下两样：复现体开了哪几层，路径是从哪一条通道浮出来的。第35章把这两样都做成了编码字段。

◆ 六、“更强的技术”与“现实承载”不是二选一

早期版本这一节原来叫：“更强的技术不是答案，位置才是。”本书不再采用这句二选一。更强的技术当然可能就是部分答案。如果系统能够：发现事务。判断状态。获得合适权限。完成执行。记录结果。处理异常。那么它已经实质进入现实承载。

本书没有理由说：“这还不算，因为最后必须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真正要保留的区分只有：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一个系统非常像逝者，可能现实上什么都没做。另一个系统一点也不像逝者，只是一个极普通的自动化服务，却可能稳定接住原来的现实路径。所以不能拿“像不像”推断“接没接”。也不能拿“是不是人”推断“算不算”。这就是为什么第12章最终把数字复现从“纪念工具”改看成一个变量。它可能影响：事务被识别的时间。

第一次实际执行的时间。承载结构类型。异常是否得到处理。甚至一项事务最终是继续、结束还是悬置。后面的主要读数也因此不再是：十二个月后能说出多少事务。这个指标最多只能帮助解释“有没有看见”。真正更重要的主结果，是：十二个月时，基

线事务中有多少已经发生实际接手。同时另记：明确结束率。悬置率。以及实际接手事务的首次执行时距。这些都只是研究设计。目前没有真实取值。但方向已经比“越像越遮蔽”更可错，也更公平。

回到冰箱上的值日表。父亲名字旁边的一格没有自动告诉我们答案。女儿可以自己接。可以交给服务。可以由系统自动做。也可以确认以后划掉。真正需要记录的不是：“父亲还像不像在这里。”而是：这项现实事务今天到底怎样发生。

所以这一章的分界不是“旧媒介被动、AI主动”这么简单。真正值得进入研究设计的，是媒介有没有开始改变现实事务的识别、判断与执行概率。它可以把一件事遮住，也可以把一件事提前显出来；可以只提供一句话，也可以直接完成付款、提醒或配送。技术一旦进入因果链，就不能再只把它当纪念物来研究。

因此，本章真正增加的不是一种技术伦理评价，而是一项研究变量：复现服务是否进入了现实路径，以及进入到识别、提醒、执行还是异常处理哪一层。只有把这一层单独记出来，照片、录音与生成式复现的差别才不会被一句“都是纪念媒介”抹平。

> **带走的话**
>
> 复现体作用在哪里，要看它开了哪一层、路径从哪一条通道浮出来：对话层让缺席通道变钝，识别层让痕迹通道变快，执行层可能暗承载，三者都改不了土壤什么时候报警。数字复现与照片、录音的关键差别，不只是“更像”，而是三件事同时发生：有限库存转向持续生成，人的判断从空白起步转向面对系统默认，纪念工具开始可能进入识别、提醒、组织和现实执行。因此数字复现已经不能只作为纪念媒介研究，它必须被当作现实重组过程中的变量。本书不再预设它一定“遮蔽”空位；它也可能反遮蔽，甚至自己成为承载结构。最后仍只守一条：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现实里发生了什么，就记什么。

> **小账**
>
> 本章冰箱值日表、父亲、女儿、净水器订单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也不对应具体数字纪念产品。
>
> 本章没有引用新文献，也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取值。
>
> “遮蔽”“反遮蔽”均为待检验机制，不是已经观察到的经验结论。
>
> “十二个月实际接手率”“首次实际执行时距”“明确结束率”“悬置率”均为本书后续研究设计中的取法，不是已有数据。
>
> 数字纪念服务的具体商业规模与产品形态未在本章作事实判断。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或投资建议。

第 13 章

现有的伦理答案与它们的盲点：同意、透明、退役

> 这一章的问题：数字亡者、死后聊天系统、复现体越来越可能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以后，学界和设计者已经提出了同意、透明、退出、退役等伦理要求。这些要求究竟解决了什么？本书如果还要多问一句，那一句怎样才能不是贬低已有伦理，而只是把另一层现实状态单独拿出来？

场景　小区的养狗公约

这是一个构想出来的比方。小区里有一位老先生。每天傍晚牵着一条老狗下楼。久而久之，几乎所有门卫和邻居都认识这一人一狗。后来老先生去世。狗还在。他的家人暂时把狗留在原来的房子里照顾。小区群里很快出现一些讨论。有人说：“谁以后牵它？”有人说：“先别让陌生人接近，它认主人。”物业也翻出一份养犬公约。里面写得很清楚：牵引要求。登记。疫苗。公共区域规则。扰民怎么办。发生纠纷由谁联系。这些规定都很有用。它们解决的是：一条狗继续生活在这个小区里，应该遵守什么规则。

但如果有人拿着这份公约问：“那老先生每天傍晚六点牵狗下楼这件事，现在是什么状态？”公约不会自动回答。这不说明公约失败。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它设计来回答的问题。数字亡者的伦理也是这样。同意、透明、退出、退役很重要。它们不是错答案。只是任何一套规则都有自己的问题边界。不要要求一套伦理同时回答所有问题。

◆ 一、先让路：这些规矩已经做对了什么

讨论数字亡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为了制造一本书的“新问题”，先把别人已有的工作写小。这一章不能这样做。现有数字遗产、死后AI、复现体伦理已碰到许多困难问题。例如：逝者生前是否同意自己的数据被这样使用？谁有权把聊天、照片、声音拿

去训练？家属同意，是否等于逝者同意？一个数字形象出现时，使用者能不能清楚知道：哪些是生前真实材料，哪些是系统后来生成？一个人不想继续使用时，能不能退出？服务结束以后，复现体怎样停止？

是否应该存在某种退役机制？未成年人是否应该接触？数据提供者、接受者、使用者的利益如果冲突，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决定数字复现服务有没有资格进入现实生活。

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的开放全文已经完成定向核读，可以支持利益相关者、相互同意、意义透明、成年用户限制与敏感退役等具体讨论；Spitale与Germani（2025）本轮仍只按预印本摘要层使用，因此不把其九维分类或设计条款进一步扩写为已完成全文核验的结论。

但至少从现有材料能够看到：同意、透明、退出、退役、责任设计，本来就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伦理轴线。所以这一章第一句话必须是：这些规矩不是挡在本书前面的旧答案。它们是基础。没有它们，后面连讨论“系统还能不能进一步进入现实事务”都没有必要。

◆ 二、它们到底在问哪一个问题

如果把同意、透明、退役压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里，它们大致都在问：这个数字系统应该以什么条件存在，并怎样与活着的人发生关系？同意问使用许可，透明问使用者是否知道眼前是什么，退出与退役则处理停止关系和结束服务。这些问题共同守住一个边界：不要让一个技术对象因为“像逝者”而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本章只多问一个状态问题：即使伦理条件成立，那些现实路径今天到底怎样发生？比如一个数字父亲已经符合所有要求：逝者生前有授权。

家属知道哪些内容是生成的。随时可以关闭。数据使用也有边界。这一切都做得很好。与此同时，父亲过去每月处理的一项现实事务，可能仍然没有新的承载状态。两者并不矛盾。第一组问题回答：这个复现体怎样存在才合适。第二组问题回答：原来通过逝者发生的那些现实路径，现在怎样发生。后者不是前者的漏洞，而是另一张表。

◆ 三、逐条看：它们已经碰到了现实，但不必因此承担所有现实

先看同意。同意会影响什么？如果一个系统不能合法、合伦理地调用某些数据，它可能就看不到某些历史路径。所以同意并非与现实事务无关。它直接决定系统能看见多少。

再看透明。如果系统主动提醒：“你父亲过去每月似乎都有这一项活动。”透明原则要求它不能把这种推断写成：“这是父亲留下的遗愿。”这已进入现实事务识别层。

再看退出与退役。如果一个家庭原来依赖某个数字系统提醒、整理甚至执行现实事务，后来服务退役，那些现实路径怎么办？这显然已经触及承载。所以不能简单说：现有伦理只管“会不会伤人”，完全不管现实生活。它们已经在多个边界上与现实行动相碰。

本书真正可以说的是：

这些框架的主要评估对象通常仍然是数字系统本身及其与相关人的关系；而本书试图把逝者退出以后的一组具体事务状态，再单独抽出来记录。

这样更准确。伦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系统不该欺骗人。本书另问：即使它没有欺骗人，这项现实事务到底有没有继续？伦理可以告诉我们：用户应当能退出。

本书另问：退出系统以后，那些曾经由它承担的现实事务是否需要重新安排？不是谁取代谁。是两层问题叠在一起。

◆ 四、同意的另一半：一张平常日子里的纸

回到一个普通家庭。假设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被问：“将来你去世以后，愿不愿意让家人用你的聊天、声音和文字建立数字复现体？”这是数字复现层的同意。他可以说：愿意。不愿意。只允许使用一部分。也可以以后改变。但如果他同时还有很多现实路径：固定自动缴费。照看一个老人。替亲戚处理一项线上手续。每月联系一个老朋友。管理一个小群。另一张完全不同的纸也许可以问：“你现在有哪些长期固定发生的生活事务？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继续，它们从哪里可以被看见？”

注意，这张纸不能写成：“请指定死后接班人。”更不能让人提前给亲属分配义务。第27章已经把它收窄成：生活路径备忘。它甚至可以只写：事务是什么。今天通过什么结构发生。哪些已经自动化。必要信息在哪里。以后需不需要继续，由当时的人重新判断。这就是“同意的另一半”在本书里真正能留下的意思。不是：现有同意理论漏了一个关键伦理原则。而是：对数据使用的授权，与对现实路径的说明，是两个不同对象。前者不能自动替代后者。

后者也不是前者的升级版。

◆ 五、“弱能动性”：离本书最近的一条，但距离不能假装已经量过

早期设计在这一节放了一个词：弱能动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数字复现已经不再只是静态纪念物。它会回应。会主动发出内容。可能建议。可能提醒。将来还可能调用其他服务。一旦一个系统开始“动”，伦理问题自然会从：它说了什么推进到：它做了什么。这与本书的现实承载问题非常接近。所以这里不能再说：现有伦理只停在“保护悲伤”，从来没人想到行动。恰恰相反，越讨论复现体的能动性，就越必然碰到：它能不能代替某些动作？

它的建议有多大权重？它有没有权限调用现实服务？后果由谁承担？这种讨论和本书的距离已经很近。但它们是不是已经等价？

现在不能下结论。因为本书对相关原文还没有完成足够深的核读。所以这里只能先画一条暂时的分离线：现有“能动性”讨论主要把数字系统自身的行动能力与伦理边界作为问题对象；本书则进一步想把：一项具体事务在逝者退出以后，到底由什么承载结构重新发生作为观察单位。如果未来读完整文献后发现：别人早已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操作化了事务、承载状态、实际执行和异常链，那本书这一部分就必须让路。不能通过换一个词，把已有工作重新包装成原创。

◆ 六、在伦理清单里，只多加一问

因此本章真正的建议可以非常克制。假设未来某个数字纪念服务已经有一份成熟伦理清单：是否获得同意？是否清楚标记AI生成？使用者是否可以退出？数据能否删除？什么时候退役？谁有权修改？出了问题如何申诉？

本书不要求把这些全部改掉。只建议另外加一问：这个系统是否已经进入任何现实事务的承载链？如果答案是：没有。到此结束。如果答案是：有。再问几件很机械的事。它承担的是提醒，还是实际执行？用户知道这种功能已经开启吗？系统停止服务以后，现实事务会怎样？执行失败时有没有下一步？当前状态是：已接手，明确结束，还是悬置？这样一来，“现实承载”不是伦理框架的竞争者。它反而成为伦理框架进入现实行动以后的一张附加检查表。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张表变成新的道德要求。不是每个数字亡者产品都必须管理现实事务。只要它没有进入这一层，就不需要承担这一层。做到了哪一层，就审到哪一层。这比要求所有系统都成为家庭生活管理器，更合理。

◆ 七、位置：这一格，不该再写成“现在没有人坐”

早期设计这一节原来叫：“位置：这一格，现在没有人坐。”这是整章最需要回切的一句话。第一，“没有人坐”把人预设成唯一承载者。前面已经撤销。

第二，“这一格没人管”也说得太满。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继承制度、丧亲研究都可能已经从不同角度处理角色重组、任务重新分配和生活恢复。四轮定向最近邻与引用链审计已经完成到当前检索日，但这不是覆盖所有数据库的系统综述。因此仍不能宣布：这里一直无人研究。

第三，就数字伦理本身而言，一旦系统开始拥有能动性，这一格也可能已经被部分触及。所以本书应该把这句改成：这一格需要被单独标出来，而不是宣布它从来没有人坐。

本书真正想加的只有一个观察位置：逝者退出以后，那些今天仍有现实下一步的具体事务，分别是什么状态？它们可能：已经由家人接。已经由机构接。由服务完成。由系统自动执行。由多人复合承载。明确结束。或者仍然悬置。然后再观察：数字复现体的存在与功能，对这些状态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就写没有。如果促进了，就承认促进。如果某类功能造成局部完成感，使现实事务更晚被识别，再谈遮蔽。这里没有一个必须等着“人来坐”的空椅子。

只有一组：需要被现实重新结算的路径状态。再回到小区的养狗公约。老先生去世以后，物业不需要把公约重写成：“每天六点谁替老先生遛狗。”那不是公约必须回答的问题。但如果小区后来开发了一个服务：自动记录老年住户的固定照料路径，在住户退出以后提示家属、社区或服务机构确认，那么这个系统就进入了另一层。这时只检查：“是否经过授权”还不够。还要继续问：“它提示以后，现实发生了吗？”如果服务直接安排人来遛狗，那就记录真实执行。

如果家属决定把狗送到另一位亲属家，原路径结束。如果暂时无人决定，就是悬置。这张现实状态表不会替代养狗公约。就像现实承载问题不会替代数字亡者伦理。两者只是各管一层。这样写以后，第13章就不再需要制造一个“伦理盲区”，来证明自己的必要性。它只需要说：当一个数字系统从显露走向行动时，伦理审查最好也跟着多走一步——别只问它有没有权这样做，也问它实际进入了哪一条现实链。

> **带走的话**
>
> 同意、透明、退出、退役等伦理要求不是数字死亡研究的“旧答案”，而是数字复现能够负责任存在的基础。本书不再主张它们只关心“会不会伤人”而完全忽略现实生活。本书只额外提出一个更窄的审计问题：当数字复现体已经合规存在，并开始提醒、组织或执行现实动作时，它究竟进入了哪些现实事务，那些事务现在是实际接手、明确结束还是悬置？这不是替代现有伦理，而是在系统从“会说”走向“会做”以后，给伦理清单增加一条现实状态线。

小账

本章“小区养狗公约”、老先生、老狗及相关情节均为构想比方，不对应真实小区或家庭。

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开放全文已完成本轮核读：论文明确提出数据提供者、数据持有者与服务互动者等利益相关者区分，并讨论尊严、相互同意、意义透明、成年用户限制与敏感退役等设计原则。其主轴是数字复现服务如何负责任存在及治理；本轮未发现其把“逝者原先承担的具体现实事务—当前状态—第一次实际执行—异常链”操作化为一套测量框架。Spitale与Germani（2025）仍待全文核验。

“弱能动性”在本章仅作为早期设计给出的邻近分析线索使用；与相关作者原文概念的精确对应仍需全文核读。

“在伦理清单里多加一问”属于本书设计建议，不是上述作者的主张，也不是政策建议。

继承法、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以及丧亲研究中与角色、任务重新分配相近的工作仍未完成系统检索，因此本章不作“无人研究”或“首次发现”的原创性声明。

第 14 章

最强的反方：数字永生论，对在哪一半，错在哪一半

>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有人说“人就是信息，信息能被完整复现，所以人并没有真正消失”，这句话有多少可以成立？本书又究竟在哪一处必须与它分开？

场景　饭桌上的老何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饭桌上，老何说：“你们为什么总说人死了以后只剩纪念？如果一个人的记忆、语言、习惯、判断方式、关系记录都能被保存，再由系统持续运行，那他不就还在吗？”对面的人笑了一下：“那只是像。”老何马上反问：

“什么叫只是像？你认识一个人，不也是通过他说的话、做的事、记得的东西、处理问题的方式认识他吗？如果这些都能复现，而且还能继续学习、继续回应，你凭什么说那不是他？”

这才是本书要面对的最强反方。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幼稚版本：“把照片做会说话，人就永生了。”真正强的数字永生论会继续往前推。如果一个人的可观察模式可以被长期记录；如果这些模式能够被系统重建；如果重建后的系统能在新场景里继续生成符合原人风格的判断；如果它还能保持长期记忆、维持关系、连接现实服务、作出行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人已经彻底退出”当成唯一描述？第14章不靠一句“机器终究不是人”把这个问题赶走。

因为那样没有接住反方。这一章真正要做的是：先把数字永生论最强的部分让出来，再看它从“复现能力”走到“原人仍然存在”之间，究竟多走了哪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暂时把这一步全部让给它，本书关于现实承载的那张账，是否仍然需要单独存在？

◆ 一、先把反方立起来

可以把最强反方整理成四步。第一步：一个人并不是只通过身体被别人认识。别人真正接触到的，往往是他的语言、记忆、选择、习惯、关系模式、判断方式和行动历史。

第二步：这些内容中，相当一部分可以被记录。聊天。语音。视频。邮件。日历。工作轨迹。消费记录。公开文字。与他人长期互动形成的历史。

第三步：记录不必只被保存。系统可以从这些材料中学习规律，面对新问题继续生成新回应。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档案馆。它可以继续运行。

第四步：如果运行足够稳定、连续，而且还能进入现实行动，那么“只是纪念物”这个说法就越来越不够用了。这四步里，没有哪一步需要我们假装技术很弱。甚至可以把条件继续做强。假设未来系统拥有极丰富的个人数据。长期记忆很稳定。表达极像。能识别关系。能在新情境中调整。还能获得适当授权，真正完成现实事务。

本书仍然不需要退回“机器就是不懂”来防守。因为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机器能不能像。而是：从“功能持续”到“原来的这个人仍然存在”，是不是同一个判断？

◆ 二、它对在哪一半

数字永生论首先对在：它认真看见了信息、模式与关系可以跨过身体死亡继续运行。这一点不能轻易抹掉。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可以被保存。某些记忆可以被检索。某些判断习惯可以被建模。长期关系中的表达方式可以被持续生成。过去需要家属自己回忆的东西，系统可以更稳定地调用。甚至原人过去承担的一部分现实事务，也可能由系统继续执行。如果一个父亲生前每月固定转一笔钱给亲属，而系统在合法授权下继续完成这笔操作，那么这条现实路径确实没有因为生物死亡立即停止。

如果一个老师过去每周组织读书会，数字系统后来继续整理材料、通知成员、主持流程，甚至处理大部分例外，那么“他的部分功能继续存在”也不只是比喻。

数字永生论逼我们承认：死亡以后继续存在的，不只可能是静态纪念物，还可能是可运行的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从第4章开始就不把AI当敌人。它越强，问题越清楚。“保存”可以变成“生成”。“生成”可以进入“行动”。“行动”还可能进入“稳定承载”。所以旧版本里那句：“数字亡者可以在场，不可以替接。”

现在必须撤销。如果系统实际接住了一条现实路径，就应该承认它接住了。不能因为它是系统而少算。

◆ 三、它错在哪一半——更准确地说，它跳过了哪一步

这里不能写成：“它错在把人等同于信息。”这句话虽然有力，却会立刻把整章重新拖回一个巨大而未经证明的本体论判断。

本书换一种更窄的说法：从“关于一个人的大量模式可以持续运行”，推到“原来的这个人因此没有死”，中间还有一道身份连续性的判断。这道判断不能只靠功能相似自动完成。原因并不神秘。同一批数据可以生成多个实例。不同版本可以同时存在。系统可以被更新。材料可以被增删。生成规则可以改变。第11章已经看到：同一个账号内部也可能发生版本变化。那么，如果两个系统都非常像父亲，谁是“原来的父亲”？如果系统一年后大幅更新，它还是不是“同一个”？

如果三个孩子各自训练出一个版本，三者都算父亲继续存在吗？这些问题不是在证明“答案一定是否”。它们只是说明：功能复现与身份连续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理论当然可以进一步主张：只要满足某种连续条件，就可以把数字复现视为人格延续。另一个理论也可以不同意。

本书不在这一章裁定这个哲学争论。它只拒绝把“复现得足够强”自动写成“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也就是说，数字永生论最需要补的，不是更多算力。而是把自己使用的“同一个人”“继续存在”“死亡”这些词的判据说清楚。

◆ 四、三层分法：本书押在哪一层

到了这里，可以把争论分成三层。第一层：信息与显露层。还能保存多少？还能生成多少？还能多像？第二层：身份连续层。这个持续运行的数字实体，与原来的生物个体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档案？代理？延续？副本？多个版本中的一个？这是一组哲学、伦理和法律都可能介入的问题。

第三层：现实承载层。不管我们怎样回答前两层，过去通过这个人发生的具体事务，今天分别怎样发生？

本书真正押的是第三层。不是因为第三层“比前两层更高级”。而是因为它可以独立检查。哪怕你完全接受数字永生论，第三层也仍然要问。数字父亲是不是“父亲本人”，可以继续争。但那笔钱今天有没有转出去，是可以检查的。那个电话有没有打，是可以检查的。读书会有没有继续，是可以检查的。异常发生以后有没有处理，也是可以检查的。

所以本书的核心不是：“数字人终究替不了真人。”而是：身份怎么定义是一张账，现实事务怎么发生是另一张账。前一张账即使争论不休，后一张仍然可以记录。

◆ 五、反方的另一个问法：“那样不是更好吗？”

老何还可以继续追问：“如果数字系统比原来的人做得更稳定，那不是更好吗？”当然可能。父亲会忘记转账。系统不会。老师会生病。自动流程不会因此停。一个人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系统可以同时记住很多周期事务。甚至在一些路径上，新的承载结构可能明显优于旧结构。

本书没有理由反对。如果系统让接手更快、悬置更少、异常处理更稳定，那就是更好的现实结果。这甚至可能直接推翻本书早期关于“遮蔽”的猜想。

所以本书不设计一个“技术越强、问题越大”的陷阱。更强的技术可能：让事务更容易被发现。让第一次实际执行更早发生。让承载更稳定。让过去只能靠一个人记住的事情变成制度化、自动化的流程。那就应该承认它改善了现实承载。反方真正逼本书做

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立场压到最小：不要拿人的身份给执行结果加分，也不要拿机器的身份给执行结果扣分。做成了，就记做成。没有做成，就记没有做成。明确结束，就记结束。

悬着，就记悬置。这比“人机谁更高”更难被时代淘汰。

◆ 六、这一章的账

现在把第14章的账摊开。数字永生论至少有三件事值得认真对待。第一，它对“信息可以跨过身体死亡继续存在”这件事看得很清楚。

第二，它对“复现不必停在播放旧材料，而可以持续生成、学习、互动”看得比传统纪念框架更远。第三，它提醒我们，未来数字实体完全可能从表达层进入现实行动层。这些都要认。

本书与它真正分开的地方，也只剩两个。第一个分歧是：功能复现是否足以推出原人的身份连续？本书不在这里给终极答案，只要求把这个推论单独论证，不能藏在“越来越像”后面。

第二个分歧是：无论身份问题怎样回答，现实承载状态仍然需要独立检查。假设老何的数字版本已经非常成熟。过年时，它仍然会给亲友发送问候。仍然记得某个旧习惯。甚至自动转账。那么我们就逐项看。问候生成了。转账执行了。某项事务稳定承载了。就照实记录。但如果另一些过去由老何承担的路径没有进入系统，也没有其他结构承担，它们仍可能悬置。于是数字永生论不能用“他还在”一次性替所有事务签字。

反过来，本书也不能用“他死了”一次性否认系统已经真正完成的现实行动。这就是双方真正能相遇的地方。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而现实承载状态，也不自动裁定一个数字实体是不是“同一个人”。两边都不要越界。这也是本章最后要撤销的旧句：“有一个位置，要有人被追问，而被追问的人必须是一个人。”

本书不再保留。如果一个系统、机构或复合体能够被授权、被审计、持续执行，并在异常时进入清楚的处理链，它完全可能成为真正的承载者。“被追问”不是自然人的专利。它是一种结构能力。真正要问的是：出了问题以后，下一步在哪里？谁或什么接

到异常？责任、权限和后续路径是否清楚？只要这些成立，本书就不因为承载者不是人而宣布它无效。所以第14章最后没有战胜数字永生论。它只是把两张账分开。一张问：这个数字实体与原来的他是什么关系？

另一张问：过去通过他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分别怎样发生？本书主要继续做第二张。

> **带走的话**
>
> 数字永生论最强的地方，是它认真承认信息、模式、关系乃至部分现实功能可以跨过身体死亡继续运行。本书不再用“机器只是假的”“最终必须由人接”来反驳它。真正需要分开的只有两件事：功能复现是否足以推出身份连续，需要另外论证；而无论这个身份问题怎样回答，现实承载状态仍然必须逐项检查。系统如果真正执行、持续承载并处理异常，就算承载；一句“他还在”，不能替所有事务提前结算，一句“他死了”，也不能抹掉系统已经实际完成的事情。

小账

本章老何、饭桌争论、转账红包等全部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逐字引用任何“数字永生论”代表人物；文中的四步论证是本书为反方建立的强版本，不是某位作者原话。

本章不对数字永生的科学可行性作事实断言，也不裁定AI意识、人格或法律身份。

“身份连续”只作为需要单独论证的问题，不在本章作最终哲学结论。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样本或统计数字。

“数字实体可以死后继续行动”并非本书首次提出。Schafer（2020）全章本轮已完成定向核读：它明确从静态、单向的死后信息推进到可随死后情境变化而调整的dynamic/undead will，并讨论能够根据死者价值与偏好推断、部分自主执行的AI；Buben与Stokes的executor bot、Hu的Agent Inheritance Protocol，以及Hu与Long（2026）的afterlife agent又继续推进这条路线。本章只坚持“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每一项现实路径的当前承载状态”。〔Schafer 2020全章结算〕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三 编

升维与复合体

编 序

前两编已经把一个旧问题拆开：关于逝者的保存与复现可以越来越强，但“复现得多强”并不会自动回答现实事务现在由什么结构承载。第三编把提问轴换掉。

这里说“升维”，不是说人比机器高一层，也不是寻找“技术永远做不到的最后领地”。它只表示：除了继续问“还能保存什么、还能复现什么”，再增加一条独立的检查轴——过去通过逝者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分别处在什么状态？

这一编用四级台阶说明从保存、复现，到路径状态判断，再到真实承载或明确结算之间的差别；用“承载复合体”替代英雄式接班人；把“可追问”改成结构属性，而不是自然人特权。

系统、机构、服务、人和它们的组合，都可能进入现实承载。第一次真实执行只说明“接上”；条件变化以后仍能处理，才更接近“接得住”。决定不继续，则应记为明确结束，而不是偷算成接手。

因此这一编真正要完成的，不是回答“谁来代替他”，而是把问题改写成：这些现实路径，今天到底怎样发生？

第 15 章

四级台阶：保存、复现、判断空位、接手并认账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去世以后，围绕他还能做的事，如果按“实际完成了什么”分层，可以分成哪几级？每一级各自解决什么，又不能替下一层提前结算什么？

场景　一缸香肠，三户邻居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生前每年冬天都会灌一缸香肠。不是只给自己家吃。楼上老两口一份。隔壁独居的老同事一份。还有一户亲戚，每年过年前来拿。父亲去世以后，儿子把他的配方、照片、视频和语音都整理下来。第一年冬天，家里还能打开视频，看父亲怎样拌料、怎样装肠、怎样说：“盐别下重了。”后来，数字复现系统甚至可以根据他的旧材料回答：“十斤肉大概怎么配。”这已经做了很多。可到了十二月，楼上老人问：“今年你们还灌不灌？”

儿子才突然意识到：过去这缸香肠不只是一份“父亲的手艺”。它还是三户人家每年都会等待的一条现实路径。这条路径现在怎么办？家里继续灌？改成买现成的？让外卖商家直接送？只给其中一户继续？还是干脆结束？从这里开始，问题不再只是：父亲留下了什么。而是：过去经过父亲发生的事情，现在分别怎样发生。第15章把这类变化暂时分成四级。不是为了给家庭打分。而是为了防止上一层做得很好以后，我们误以为下一层也已经自动完成。

◆ 一、“台阶”不是评分

先把“台阶”这个词里的危险拿掉。零级不是低级。三级也不是高级。一个家庭只保存父亲的照片，并不比另一个家庭“差”。有人愿意做数字复现，有人不愿意，都不需要排位。四级只是按功能分层：这一层到底完成了什么？下一层多增加了什么？就像

一座楼的四层，不是住四楼的人比住一楼的人更好。只是看的对象不同。而且，这四级也不是必须按顺序全部走完。有些家庭没有数字复现，却直接把现实事务安排好了。有些系统没有“父亲样子”，却能直接稳定执行原来的自动支付。

所以四级不是人生路线图。它只是分析工具。它用来防止混账，不用来评人。

◆ 二、第零层：保存

第零层做的事最古老：把已经发生过的东西留下来。照片。语音。录像。文字。配方。工作记录。聊天。日历。工具说明。这一层的关键问题是：材料还在不在？来源清不清楚？以后还能不能找到？香肠场景里，父亲的配方和视频保存下来，就是第零层。这一层可以做得非常强。系统可以自动备份。整理。去重。建立时间线。做版本保护。机构也可以长期保存。所以第零层不属于“家属亲手做”的专属领域。谁能稳定保存，谁就可以成为承载结构的一部分。

但保存做得再好，也只说明：过去发生过的材料还在。它不能自动回答：今年那三户人家还会不会收到香肠。

◆ 三、第一层：复现

第一层比保存多了一步：让材料在新的当下重新组织成回应。父亲旧视频只能播放过去。数字复现却可以回答一个新问题：“今年如果只做五斤，该怎么配？”它可能根据过去材料生成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答案。这就是复现。它可以是文字。声音。形象。行为风格。甚至某种判断方式。这一层系统越来越强，是好事。

本书不要求给它设上限。如果复现得更准、更完整，就按更准、更完整来记。但第一层仍然主要回答：关于他，我们今天还能生成什么？它并不自动回答：这项现实事务现在是否继续。所以“父亲还能告诉我们怎么灌香肠”，和“今年三户人家真的收到香肠”，仍然是两件事。

◆ 四、第二层：判断空位——更准确地说，判断现实路径状态

早期版本把第二层叫："判断空位。"这个词可以保留，但必须解释清楚。它不是问："哪个人形位置空了，谁来坐？"而是问：过去通过逝者反复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各自是什么状态？香肠可以拆成几项：配方要不要保留？今年还做不做？三户人家是否都继续送？如果继续，由什么结构完成？如果不继续，是明确结束，还是还没想好？

第二层最核心的动作是：识别。拆分。判断。把一团"父亲以前都在做"拆成若干具体事务，再逐项标状态。这里系统可以非常有用。它能从记录中找周期。发现联系人。提出候选事务。但系统提出"可能有这件事"，仍然只是候选。家庭、机构或其他承载结构还需要结合当下条件确认：这件事今天还存在吗？还需不需要继续？所以第二层不是"人类判断层"。它是状态判断层。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系统、机构或多方共同完成。

◆ 五、第三层：接手，并认账——现实发生以后能不能被确认

第三级才进入：现实承载与结算。如果一家人决定：今年仍然给楼上老人送香肠。那就看现实里有没有真的发生。只是把儿子的名字写进表格，不算。说"我来弄"，也不算。系统弹出"已提醒"，仍然不等于香肠送到了。真正的接手，至少要有一次现实执行。而"认账"也不再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具体自然人站出来承担全部责任。

本书里的"认账"只表示：这条承载链可以被确认和追踪。谁或什么在执行？授权从哪里来？结果有没有发生？出错以后下一步在哪里？如果是系统自动下单、商家制作、配送完成，且异常有清楚处理链，这同样可以构成承载结构。第三级也允许另一种结算：明确结束。家里决定以后不再灌香肠，也不再维持这一项赠送。这不是接手。但它不是悬着。所以三级最终必须区分：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三者不能混成一个"处理过了"。

◆ 六、每一级怎样才算“做成了”

第零层做成：材料被可靠保存，并且还能访问、识别来源。第一层做成：系统或其他结构能够基于材料产生新的复现输出，而且生成与历史原件有清楚区分。

第二层做成：现实事务被识别出来，并获得诚实状态。继续？结束？暂时悬置？谁或什么可能承载？第三层的“做成”要再严格一些。如果是实际接手：必须有现实动作发生。第一次执行以后，还可以继续观察是否稳定。如果是明确结束：必须已经完成状态结算，而不是没人管以后被解释成“反正不做了”。如果仍然悬置：也应该诚实记为悬置。悬置不是失败人格。只是当前没有完成承载或结束。所以这四级真正防止的是一种常见偷换：前一级做得很好，就替后一级宣布完成。

保存很多，不等于复现很好。复现很像，不等于事务被识别。事务被识别，不等于已经执行。名字填上，更不等于现实做成。

◆ 七、四级并排看一眼

仍然用那缸香肠。第零层：父亲的配方、视频、语音保存完整。第一层：数字父亲可以回答新的制作问题。

第二层：系统和家人确认了三户固定赠送对象，并判断今年哪些继续。第三级：继续的两户真正收到；另一户家庭明确决定终止。到这里才看得出：同一件“父亲留下的事”，在四级里其实被问了四次。每次问题都不同。而且四级的承载主体可以变化。保存由云服务完成。复现由生成系统完成。状态判断由系统和家属共同完成。实际执行由商家、配送和自动支付组成。这完全可以成立。所以四级不是：系统—系统—人—人。更准确的是：保存—复现—判断状态—现实承载与结算。

◆ 八、三个常见的混淆

第一个混淆：“已经保存”＝“已经继续”。资料还在，只说明资料还在。第二个混淆：“系统会说”＝“事务有人接”。复现层和执行层不能混。

第三个混淆：“清单上有名字”＝“已经接手”。这也是后面机构示范最容易被做假的地方。一个系统可以把“负责人”填得很漂亮。但真正要看：现实结果有没有发生。

反过来，也不要出现另一个偏见：“不是人亲手做”＝“不算接手”。只要现实执行发生，而且承载链能稳定处理后续，就应该照实承认。所以三种混淆最终都可以压成一句：不要用界面状态替现实状态签字。

◆ 九、为什么第二层是“升了一级”，不是“多做了一点”

第零和第一层主要围绕：“关于逝者还能留下和生成什么。”第二层开始换对象。它问：“现实世界里哪些路径还存在下一步？”所以这里的“升一级”不是价值升级。而是第18章所说的：换对象。换单位。换判据。从“父亲的香肠手艺保存得怎么样”，换到：“三户人家的这条现实路径今天是什么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层不是在第一层上多加一张表。它真正改变的是问题单位。从一个“人”的数字显露，变成一项一项现实事务。也因此，第二层是全书方法上的转轴。

◆ 十、四级与本书的读数，各落在哪一级

这本书后面真正可量的东西，主要落在第二、三级之间。事务有没有被识别：第二层。事务被判定为什么状态：第二层。第一次实际执行发生在什么时候：第三级。实际接手率：第三级。明确结束率：第二、三级的结算结果。悬置率：当前仍未完成现实结算的状态。后续稳定性：第三级之后继续观察。数字复现使用强度、功能类型，则是可能影响这些过程的变量。因此最重要的主指标不能是：“家属能说出多少件事。”它最多说明识别层发生了什么。

真正的主结果仍要落到：基线事务里，多少已经实际接手。这也是为什么“看见”和“做成”必须分层。

◆ 十一、四级之间是什么关系

最后要挡住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级别越高，前面的级别越不重要。不是。保存、复现、状态判断、现实承载可以同时存在。一项事务已经稳定接住，不妨碍家里继续珍惜父亲的声音。

第二个误解是：四级必须由同一个主体一路完成。也不是。保存可以由机构。复现可以由AI。识别可以由系统。判断可以由多人协作。执行可以由服务。异常处理可能再进入另一套结构。四级真正要求的不是“统一主人”。而是：每一层完成了什么，不要互相冒名。

回到那缸香肠。父亲可以被很好地保存。他的说话方式可以被很好地复现。过去三户邻居的路径可以被识别。其中两户继续，一户明确结束。新的承载者可以完全不是一个“新父亲”。这才是第三编的起点。

> 带走的话
>
> 四级台阶不是“机器做到前两级，人做到后两级”，更不是对家庭的评分。它只区分四种功能：保存、复现、判断现实路径状态、现实承载与结算。前一级做得再好，也不能替后一级宣布完成；而后两级也不属于自然人的专属领域。谁或什么结构真正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并处理异常，就按它实际做到的层级来记。

> **小账**
>
> 本章香肠一家、三户邻居、配方、赠送关系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
>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取值或统计数字。
>
> “四级台阶”是本书的分析设计，不是临床分级、道德等级或家庭评估量表。
>
> 继续联结第1章、Stroebe与Schut（1999）全文、Rando相关原著节选已分别核到相应证据层；《Continuing Bonds》第20章与Rando完整相关章节仍非全文层。本章只使用已核边界，不以未核部分承担论证。〔分级结算〕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16 章

为什么保存与复现必须尽量做强

>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保存和复现本身没有错，为什么本书反而主张把它们尽量做强？做得越强以后，我们还需要单独检查什么？

场景　周五下午准时到的周报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生前每周五下午都会给一家小公司发一份周报。不是正式公文。更像一张很实用的工作清单。本周完成了什么。下周要注意什么。谁还没回消息。哪件事需要继续盯。父亲去世以后，儿子从电脑里找到多年周报。格式很稳定。用词也稳定。后来，他们把这些材料交给一个数字系统整理。系统很快学会了那种写法。每到周五下午，它都会根据已有数据自动生成一份“父亲式周报”。标题像。顺序像。语气也像。

甚至连那句固定的结尾：“没回的，下周继续追。”都保留下来。第一次看到时，儿子愣了很久。到第三周，他已经习惯。周五下午四点，周报准时出现。从“保存父亲怎样工作”这件事看，系统做得很好。从“复现父亲怎样写周报”看，它也做得很好。可第四周，一位老客户打电话来问：“你爸以前每周四晚上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现在这件事是谁在跟？”儿子这才知道：那份周报之外，还有一条现实路径。它从来没写在周报里。

这一章不是要用这个故事证明：“你看，系统越像，遗漏越多。”也完全可能相反。如果系统拿到了通话记录，它也许第一周就能发现这个周期。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复现得有多强，不自动回答现实承载到了哪一步。所以第16章的任务，不是给技术踩刹车。而是把技术做强以后，仍然不让不同层互相代答。

◆ 一、先说“尽量做强”：为什么不再用“穷尽”

旧题目叫：“为什么第零层必须被系统穷尽。”本书先把“穷尽”撤掉。因为“穷尽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证明的。数据总有边界。记录总有遗漏。不同关系里的材料也不可能天然完整。所以本章不再要求：“把逝者全部保存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授权、来源和边界允许的范围内，把保存与复现尽量做好。能保存的，不要因为害怕技术太强而故意保存得差。能还原来源的，尽量还原。能区分历史材料与生成内容的，要清楚区分。能让系统把旧资料整理得更完整，就让它更完整。

能让复现更稳定，就让它更稳定。因为本书不靠“机器不够好”生存。如果技术越强，本书的判断越站不住，那就应该让判断被淘汰。所以第三编的技术前提不是防守。而是：先把保存与复现的能力让到尽可能强，再看现实承载问题是否仍然独立。

◆ 二、做强以后，剩下的不是“人的最后领地”

早期版本很容易走向一个诱人的句式：机器把能保存的都做完以后，剩下的，就是人不可替代的部分。

本书不再采用这条路。因为所谓“剩下的”，也完全可能继续被技术进入。系统可以识别周期任务。可以创建提醒。可以直接下单。可以调用服务。可以记录执行结果。可以在异常时转入人工或其他流程。所以我们不能预先画一条边界：“这里以前机器做不到，所以这里属于人。”真正剩下的，不是某种“人的最后领地”。而只是一个还没有被当前层回答的问题：现实路径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它可能由人承担。可能由系统承担。可能由机构承担。

也可能已经结束。所以技术越强，本书反而越需要把主体偏见拿掉。不是问：“最后还有什么只能由人做？”而是问：哪一条现实路径，现在实际上由什么结构在发生？

◆ 三、遮蔽：可以发生，但不是唯一方向

早期版本把“遮蔽”放得很重。系统越像。回应越准时。家属越容易觉得：“他还在。”于是现实中的中断可能更晚被看见。这个机制有可能存在。例如周报每周准时到达。儿子看到那一刻，可能形成一种局部完成感：父亲这部分工作似乎还在继续。于是另一些没有被系统覆盖的事务，可能暂时没有进入注意。但“可能”就是“可能”。不能把它直接写成规律。因为同一个系统也可能产生反方向作用。它可以通过历史记录发现：父亲每周四固定与某客户通话。

它可以提醒：“过去十二个月中，周四晚间存在稳定联系模式，是否确认这是一项仍需继续的事务？”这样，复现不是遮蔽。而是反遮蔽。所以第16章不再押单向因果。只保留一个中性的机制框架：更丰富的数字显露，可能改变现实事务被注意、判断和执行的时间。方向要由数据决定。

◆ 四、为什么不再说“越像，空椅子越明显”

早期版本曾经有过另一句相反的话：“越像，空椅子越明显。”后来又改成：“越像，越容易遮蔽。”两句话方向相反。如果理论只能在两个漂亮句子之间来回摆，它就还不够稳。

本书把两句都退休。因为“像不像”和“现实承载状态”之间，没有理由预先写成单调关系。更像，可能让人更早想起某些事务。也可能让人形成局部完成感。还可能两者同时发生。甚至完全没有影响。所以真正需要的是：不再从“复现像不像”直接推“空位显不显”。而是单独观察：事务是否被识别。是否发生第一次实际执行。是否稳定继续。是否明确结束。是否仍然悬置。这一步把理论从一句形象判断，改成了一套可以出错的观察。

◆ 五、准时与“完整”：为什么局部完成感值得单独看

周报场景里最重要的，不只是“像父亲”。还有两个特点：准时。完整。每周五下午四点，系统准时生成。格式完整。项目完整。结尾完整。这种稳定性很容易给使用者

一个感觉：“这一块已经处理好了。”这种感觉本身未必是坏事。如果真的处理好了，它甚至非常准确。问题只在于：局部完成感不能替其他现实路径签字。周报生成得完整，只能说明周报这项功能完成得好。不能自动推断：客户电话也有人接。某个线下审批也有人做。另一个没有进入数据的关系任务也已安排。

这种“局部完成感”并不是AI独有。任何运行得很顺的制度都可能产生。一张表格全部变绿。一个项目系统显示100%。一项自动化流程每周准时跑完。人都可能自然地把“这一块完成”扩大成“整体完成”。所以第16章把它写成一般机制，而不是技术罪名。

◆ 六、做强不是劝人少用技术

如果前面讲遮蔽，有人很容易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那就少用数字复现。”本书不这样建议。第一，遮蔽目前没有真实取值证明。

第二，反遮蔽同样可能存在。第三，技术本身可能直接把现实路径接起来。所以没有理由为了保住“空位感”，故意让工具变弱。更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家庭：“别让数字父亲太像，否则你会忘记现实。”

本书的方向恰恰相反：能做强就做强，同时把现实承载状态单独记。如果系统可以直接完成一项事务，就让它完成。如果系统可以发现遗漏，就让它发现。如果它只能生成语言，也不要少算它已经完成的陪伴或复现功能。

本书只反对一件事：用一个层面的成功，自动宣布另一个层面也已经成功。

◆ 七、保存与复现是必要条件之一，却不是全部条件

为什么做强以后还“不够”？不是因为技术能力有一个神秘天花板。而是因为不同任务需要不同条件。要生成父亲式周报，需要：历史文本。当前工作数据。生成规则。要真正完成客户跟进，还可能需要：客户联系方式。授权。当前业务条件。执行工具。异常处理。结果记录。所以从保存、复现走向现实承载，不是“再聪明一点”就必然自

动发生。有时确实只差一个接口。有时差权限。有时差现实条件。有时那项事务本来就应该结束。因此“复现很强却没有接手”并不说明机器做不到。

只说明：当前系统还没有覆盖那条完整承载链。反过来，一旦覆盖了，就应该承认它已经进入承载。

◆ 八、“满”的感觉难道不是好事吗

当然可能是好事。一个人在深夜仍然能听到熟悉的表达。一个家庭不再需要翻几百页旧聊天才能找到某段记忆。一个机构不用因为关键人物离开就完全丢失工作方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收益。

本书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还有空位”，把这些收益写成问题。“满”的感觉如果来自真实完成，就没有什么需要被纠正。只有一种情况值得继续追问：界面里的完成，和世界里的发生并不一致。系统说：“已提醒。”但实际事务没做。页面显示：“已有负责人。”但负责人从没执行。数字父亲每周发周报。但另一条客户关系已经中断。真正的问题不在“感觉满”。而在：这份完成感有没有对应现实结果。这也是全书后来最重要的一条方法纪律之一：界面里的完成，不等于世界里的发生。

◆ 九、周报一家后来怎么办

回到构想场景。儿子知道父亲每周四会给老客户打电话以后，没有立刻说：“这件事我必须亲自接。”他先问：这通电话到底在做什么？只是寒暄？确认订单？处理售后？维持关系？后来他们发现，其中一部分内容可以由公司的客户系统自动提醒。常规信息由系统发送。真正出现异常时，再转给业务人员。另外还有一部分，只是父亲与老客户多年的私人问候。客户说：“这个就不用照着原来做了。”于是同一条旧路径被重新拆开。一部分继续。

一部分自动化。一部分明确结束。没有出现一个“新父亲”。也不需要。真正发生的是：原来绑在一个人身上的动作，被重新分配到了新的承载结构里。这正是第三编要处理的东西。

◆ 十、什么迹象说明现实承载真的发生了变化

早期版本最后想问：“清单起作用，看哪几个迹象？”本书再收窄一步。清单只是一种候选工具。真正要看的不是“用了清单没有”，而是现实状态有没有变化。可以先看几类读数。第一：基线事务里，有多少发生了实际接手。第二：从原承载者退出到第一次实际执行，中间用了多长时间。第三：哪些事务被明确结束。第四：哪些仍然悬置。第五：新的承载结构在条件变化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处理。而数字复现则作为可能变量记录：它有没有参与识别？

提醒？组织？执行？异常处理？这样设计以后，数据可能告诉我们：复现越强，接手越快。也可能越慢。也可能没有关系。都可以。十二个月时的实际接手率因此比“能说出多少事务”更适合作为主结果。因为“能说出来”只能说明看见。真正关心的，仍然是：现实里有没有发生。

> 带走的话
>
> 保存与复现应该尽量做强，因为本书不靠技术不足来保护自己的判断。本书同时不再采用“越像，空椅子越明显”和“越像，越容易遮蔽”两种单向说法。更强的复现可能遮蔽，也可能反遮蔽，还可能直接进入现实承载。最后只保留一个独立判断：复现得有多强，不自动回答现实承载到了哪一步。界面里的完成，也不能替世界里的发生签字。

小账

本章“周五下午准时到的周报”、父亲、儿子、老客户及全部业务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或机构取值。

“遮蔽”“反遮蔽”“局部完成感”均为待检验机制，不是经验结论。

十二个月实际接手率、首次实际执行时距、明确结束率、悬置率均为后续研究设计中的取法，不是已有数据。

关于生成内容与真实记忆可能混淆的邻近研究，本章不超出当前已核证据深度作引申。〔待核〕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17 章

接位单元：识别、判断、执行与异常处理怎样组成一个承载复合体

> 这一章的问题：一条现实路径在原承载者退出以后，怎样才算真正被接住？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和异常处理这几件事，可以由谁来完成，又怎样组合才不只是“表格上看起来有人负责”？

场景　周日晚上八点的电话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公生前，每周日晚上八点都会给老五打电话。老五不是亲戚。是几十年前一起工作的老朋友。有时候聊十分钟。有时候只问一句：“这周怎么样？”外公去世以后，外孙整理手机时，发现这个号码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出现。系统把它标成：“高频周期联系人。”外孙看了一眼，说：“这应该算一件事吧。”可接下来马上出现一连串问题。谁判断这通电话还要不要继续？如果继续，是外孙自己打，还是提醒另一个人？能不能由系统自动发一条问候？

老五愿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如果几个月后老五换了号码，谁处理？如果系统每周都显示“提醒成功”，但根本没人联系老五，算不算接上？这就是第17章真正要处理的东西。不是“人负责哪一半，机器负责哪一半”。而是：一条现实路径要继续发生，到底需要哪些功能；这些功能由什么结构组合起来，才算形成真正的承载复合体。

◆ 一、接位单元是什么

早期版本把“接位单元”想成一种人机搭配。系统先找。人再决定。人去做。系统辅助。本书把这个概念改得更一般。接位单元，就是让一条现实路径能够继续、结束或诚实悬置的一组功能组合。最小可以先看五件事：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异常处理。识别解决：有没有这项事务？判断解决：今天还需不需要继续？如果继续，按什么

条件？执行解决：现实动作有没有真的发生？记录解决：当前状态、时间、结果有没有留下可核痕迹？异常处理解决：条件变化以后，下一步到哪里？

这五件事未必由同一个主体完成。也没有哪一件天然只属于人或只属于系统。“单元”的意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能让路径真正发生的组合。

◆ 二、系统在识别层能做什么

系统最容易进入的功能之一，是识别。它可以从通话记录里看见：每周日晚上八点附近总有同一个号码。从支付里看见：每月固定时间有一笔操作。从日历里看见：某个生日、复诊、缴费、探望反复出现。从聊天里看见：同一个名字长期被提到。这些信息可以形成候选事务。但候选仍然只是候选。外公每周给老五打电话，可能是重要关系。也可能只是某段时期形成的习惯。它今天是否还应该继续，不能只由“频率高”自动推出。因此系统在识别层最好的角色不是宣布：“这就是逝者的遗愿。”

而是说：“这里可能存在一条需要确认的现实路径。”识别得越全越好。但识别和判断必须分开。

◆ 三、判断层也不是人的专属地带

早期版本容易把判断写成：系统发现，人来决定。这个划分也太快。有些判断完全可以由规则完成。例如某项订阅在本人去世后依法或依合同应终止。某个自动提醒已经失去对象。某项任务有明确预设条件。系统可以依据规则直接判定进入下一状态。另一些判断则需要更多上下文。老五愿不愿意继续每周被联系？这通电话是维持关系，还是处理具体事务？家庭有没有能力继续？是否应该改成每月一次？这些可能需要人、机构、受益人和系统共同判断。

所以判断层真正的问题不是：“必须由谁说了算？”而是：做出这个状态判断所需的信息、权限与条件是否齐全。只要这些齐全，判断可以由人做，也可以由系统做，也可以由多方共同完成。

◆ 四、系统在第三级当然有位置

早期设计原来专门问：“系统在第三层有没有位置？”本书的回答很明确：当然有。如果系统只识别：“每周日有固定电话。”它还在第二层附近。如果它只发提醒：“今晚八点联系老五。”仍然只是辅助执行。如果它在得到适当授权后，自动发出一条约定好的问候，并得到老五回复，现实动作已经发生。如果它还能在老五没有回复时判断异常，转入另一条处理链，它的承载功能更完整。所以不能先规定：系统只能“在场”，不能“接”。真正的标准仍然是：它做了什么。

执行了吗？结果发生了吗？变化以后还能处理吗？这一层越清楚，全书就越不需要靠“人类不可替代”保护自己。

◆ 五、搭配最容易坏在三处

第一种坏法：只识别，不执行。系统列出很多事务。表格很漂亮。现实没有变化。第二种坏法：只执行，不判断。因为过去一直做，所以自动继续。但条件已经变了。老五可能已经不希望每周收到消息。

第三种坏法：正常情况能跑，异常一来就断。自动付款每月成功。账户失效以后没人接。系统每周提醒。联系方式变化以后没有下一步。所以承载复合体真正难的，不是平时。而是：条件变了以后，还知不知道怎么办。这也是为什么后面判断“接得住”，不能只看第一次成功。第一次实际执行只能说明：接上了。异常出现以后还能继续，才更接近：接得住。

◆ 六、一张清单大概长什么样

清单不用复杂。例如：事务：周日晚与老五联系。来源：过去一年通话记录。当前判断：继续，但频率待确认。当前承载：外孙＋提醒系统。第一次实际执行：某日已完成。结果：老五希望改成每月联系一次。新条件：每月第一个周日。异常路径：连续两次未联系上，转人工确认。这张表最重要的不是“负责人”那一栏。而是：事务是什

么。当前状态是什么。现实有没有发生。条件变化以后怎么办。所以一张清单如果只有：“负责人：小王。”几乎没有解决本书的问题。

它只是把名字填上了。

◆ 七、谁来做“记账人”

早期版本很容易把“记账人”想成某个家属。本书不需要固定。记录可以由：家庭成员。机构。共享表格。系统日志。服务平台。甚至几者共同完成。关键不是谁握着笔。而是几个最低要求：来源能追。状态能看。第一次执行能确认。版本变化有记录。异常之后知道下一步。如果系统自动记录得比人更完整，就用系统。如果家庭只愿意记最少信息，也可以。因为记录的目标不是制造新的家庭负担。只是避免：“大家都以为有人做了。”

◆ 八、什么算“执行”

这一节必须非常硬。说了，不算。答应了，不算。系统提醒了，不算。负责人名字填上了，不算。创建工单，也不自动算。真正的执行标准是：现实结果发生。如果任务是缴费：付款完成。如果任务是送药：药实际送到。如果任务是打电话：联系实际发生。如果任务是取消：取消真正生效。如果系统自己完成这些动作，也算执行。不需要因为机器身份再降一级。而如果人只是口头承诺，却一直没做，也不能因为是家属就算接手。这条标准对人和系统一视同仁。

◆ 九、怎样防“名义搭配”

最简单的办法有几个。第一：把“承诺”和“执行”分两栏。第二：第一次实际执行单独记日期。第三：对周期事务，不只记第一次，还看后续是否持续。第四：异常单独记。第五：系统生成、系统提醒、系统执行分开标。这样就不容易出现：页面上全部变绿，现实却没发生。也不容易出现另一种偏见：系统已经做成了，却因为“不是人亲自做”被写成未接手。真正要防的是名义状态替代现实状态。不是防机器。

◆ 十、给设计者的三条要求

如果未来真的设计这类工具，至少可以先有三条要求。第一：不要把候选事务写成逝者意愿。系统可以说：“发现一项重复行为。”不要擅自说：“他希望你继续做。”第二：不要把负责人字段当完成字段。“已分配”与“已执行”必须分开。第三：异常必须有出口。如果自动流程失败，系统至少要知道：暂停？重试？转机构？转人工？还是把状态改成悬置？这三条不是行业标准。只是本书基于自身框架提出的设计建议。它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让界面尽量忠于现实状态。

◆ 十一、系统当然可以提醒“你可能漏了”

这一点反而应该鼓励。系统特别适合发现：周期。重复联系人。长期付款。固定日期。反复出现的服务。它完全可以提示：“你可能漏了一项。”甚至可以给出证据：过去一年出现多少次。来自哪些记录。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但提示后不要越权。“可能漏了”是识别。“今天仍然应该继续”是判断。“已经接手”要看执行。三层分开，系统越强越有用。这也是前面所谓“反遮蔽”最可能发生的地方。

◆ 十二、受益人那一头也要进入结构

一条现实路径不只有原承载者。还有另一头。老五就是另一头。如果外公过去每周打电话，是为了维持一段关系，那么老五今天愿不愿意继续，是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过去是一项服务，接受服务的人是否还需要，也要确认。所以清单不能只从逝者一侧看。要问：谁受益？谁受影响？对方今天是否仍然需要？是否接受新的承载方式？这一点尤其能防止一种机械继承：“他以前做，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不。路径能否继续，要看今天的两端条件。

◆ 十三、单元不是永远的

承载复合体也会变化。外孙最初亲自联系老五。后来改成每月一次。再后来老五搬去和女儿住。双方决定只在节日联系。

最后，这条固定路径可能自然结束。这都正常。“接位单元”不是造一个永久岗位。它只是当前条件下让路径诚实发生的一种组合。条件变了，单元就应该改。如果事务消失，单元也可以解散。所以制度化不是把一切冻住。恰恰是允许状态有版本。

◆ 十四、回到那个外孙

周日晚上八点。外孙没有照着外公原来的方式直接打电话。他先给老五发了一条消息：“以前外公每周日会联系您。以后您还希望我们固定联系吗？”老五回：“不用每周。一个月聊一次就行。”于是新的路径形成。系统负责提醒。外孙有空时打电话。如果连续两次没有完成，提醒会升级。以后如果外孙不愿继续，也可以换成别的方式，或者和老五重新商量。这里没有一个人“成为外公”。也没有一个系统“冒充外公”。发生的只是：一条原本经过外公的现实路径，在新的条件里被重新组织。

这就是接位单元真正的含义。不是找一个替身，而是让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和异常处理重新组成一个能工作的承载复合体。

> 带走的话
>
> 接位单元不是“系统负责一半、人负责一半”，而是一组功能：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异常处理。这些功能可以由人、系统、机构、服务或多方组合承担。判断一个单元是否成立，不看谁更像逝者，也不看表格里有没有负责人，只看两件事：第一次现实执行真的发生了吗？条件变化以后，谁或什么继续处理？

小账

本章外公、外孙、老五、周日晚电话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取值；早期设计中“18分钟”“七年以上”等示意数字未进入本书正文。

复现体伦理与能动性近邻的证据等级已分开处理：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Buben（2025/2026）已完成开放全文定向核读；Schafer（2020）本轮已完成全章定向核读；Hu与Long（2026）等为完整预印本。Stokes（2026）截至本轮仍只取得正式期刊摘要、notes/references与元数据，未取得可公开核读的正文全文，因此只使用摘要明确支持的Executor Bot、Faithful/Adaptable版本与posthumous agency问题，不扩展正文级论证细节。〔Stokes全文未结算〕

“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异常处理”不是本书首创的通用工作流语法；流程管理、案例管理和过程挖掘均已有状态、资源、交接、时间与异常处理框架。第三轮还确认，executor bot与Afterlife Delegation Protocol已经直接设想死后AI观察、计划、行动、记录并持续执行。因此本章既不主张发明工作流，也不主张第一次提出AI死后承载；它只把这些结构用于死亡后未必经过生前授权的日常现实路径。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18 章

升维不是更强的记忆

> 这一章的问题：从“怎么记住他”换成“他走后哪些现实路径现在怎样发生”，这一换，究竟换掉了什么？为什么这里说的“升维”，不是把记忆做得更强，也不是升到一个只有人类才能到达的更高层？

场景　小区门口配钥匙的老师傅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小区门口有个配钥匙的老师傅。谁家的老锁不好配，找他；哪一种钥匙胚已经停产，问他；哪栋楼的旧门锁经常卡住，他一看就知道。后来老师傅去世。

家里留下旧本子、工具、照片、语音。儿子甚至把他的经验整理成数字资料。以后有人拿一张旧锁照片过来，系统可以说：“这种锁大概率用哪一种钥匙胚。”还可以从旧记录里找出类似案例。

这已经是很强的记忆。可第二周，一个住户拿来一把钥匙，问：“这个星期谁还能给我配？”问题突然换了。它不再只问老师傅以前知道什么，而在问：今天，这项现实动作还怎样发生？可以由儿子配，可以由另一家店配，可以由自动设备完成，可以由平台安排服务，也可能这家店就此结束。这就是第18章所说的“升维”。不是“人比机器高一层”。而是：问题的轴变了。

◆ 一、“更强的记忆”是沿着同一条轴往前推

更多语音、照片、聊天、工作记录，可以让系统越来越准确地回答：“他以前怎么做？”“他通常怎么说？”“这个问题他过去遇到过没有？”这些都很重要。它们沿着同一条轴往前推：关于他，我们还能保存、整理、生成什么？

本书不要求削弱这条轴。恰恰相反，保存和复现应该尽量做强。因为如果理论只有在“机器记得不够多”时才能成立，技术每进步一步，理论就要后退一步。第18章只是增加另一个问题：过去通过这个人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分别是什么状态？这是换问题，不是否定原问题。

◆ 二、什么是“位置”

“位置”最容易被误解成一把等人来坐的空椅子。本书不这样用。这里的“位置”只是一个工作概念：过去有一条现实路径反复经过某个承载结构；原承载者退出以后，这条路径今天是什么状态？老师傅每周替几位老住户修锁。这不是说“老师傅这个人必须被替代”。而是问：修锁这条路径还需不需要继续？如果继续，现在由什么结构完成？可能是儿子、另一家店、自动设备、平台，也可能由几者共同完成。如果整栋楼都换了新锁，这条旧路径也可以结束。

所以“位置”不是永恒岗位，更不是人类专属岗位。它只是帮助我们看见：一条现实路径当前由什么承载，或者已经不再需要承载。

◆ 三、把这件事放进三个字母里——只此一处

这里借三个字母做一次白话定位。第21章会看到，它们不只是定位，还能推出一个可以检验的预测。可以先粗略地看：S：当前显露出来的样子。D：这件事一路怎样发生过来。E：它今天能够继续发生所依赖的条件。严格关系将在第21章再写成：

S=F(D,E)

D=G(S,E)

E=H(S,D)

三个函数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一直追问“老师傅留下了什么样子”，我们主要盯着S。如果开始追问“这件修锁的事今天怎样发生”，注意力就会转到路径和条件。所以“升维”在这里不是玄学词。只是提醒：别把一个问题只沿原来的尺子继续拉长。

◆ 四、两个问法的对照

关于老师傅，可以有两个都合理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还能怎样保存他？整理案例、录语音、保存工具、建立知识库、做数字复现。

第二个：他过去反复承担的现实动作，今天怎样发生？谁判断旧锁还能不能修？谁真正完成配钥匙？遇到例外怎么办？原来的路径是否还值得继续？两个问题的单位不同。

第一个主要看材料、记忆、画像和生成质量。第二个看具体事务、现实动作、承载状态和执行结果。系统能准确回答“老师傅会怎么做”，不等于今天已经把钥匙配出来。

反过来，自动设备已经配好钥匙，也不等于老师傅的记忆因此被完整保存。两个问法都成立，但不能互相代答。

◆ 五、升维的三个动作

把这一章压成三个动作，就是：换对象。换单位。换判据。换对象：从逝者留下的资料和样子，多看一层仍有现实下一步的具体事务。换单位：不只说“这个家庭的角色重组了”，而是一项一项看事务。

换判据：不只问像不像、记得全不全，而问现实第一次执行有没有发生，当前由什么结构承载，条件变化以后还能不能处理；如果不继续，是明确结束还是悬置。

三个动作做完，问题就变了。不是更高尚。不是更深刻。只是：换了一根尺。

◆ 六、几种位置，几个日常的样子

父亲每月替家里缴一笔费用。外婆每周给妹妹打电话。老师每周五组织读书讨论。机构负责人固定审批某类例外。老师傅替小区老人修旧锁。这些都是现实路径。有的可以完全自动化，有的适合交给服务，有的可以多人轮值，有的可以明确结束。所以“位置”不是统一规格的容器。它只帮助我们问：原来的承载结构退出以后，这项事务现在

是什么状态？也因此不能预先规定：自然人一定优于系统。系统一定优于人工。家庭一定应该自己接。

所有判断都要回到具体功能链。

◆ 七、为什么升维需要“复合体”

很多现实事务，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老师傅配一把钥匙，需要钥匙胚、设备、门店、支付、顾客提供原件，有时还需要物业确认。死亡只是让其中一个重要节点退出。新的承载也未必需要再找一个完整对应的人。可能是：系统识别锁型。平台下单。自动设备加工。附近门店处理异常。物业处理权限。这就是为什么第17章把“接位单元”改写成：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异常处理组成的承载复合体。升维以后真正要看的，不是“有没有一个新的人站到旧人那里”，而是：整条现实路径现在还能不能发生。

◆ 八、位置是会过期的

并不是逝者生前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永久找人继续。老师傅以前替某栋楼配一种老锁。后来整栋楼换成电子锁，那条路径结束了。外婆过去每月给某位亲戚汇一笔钱。条件改变以后，家庭决定停止，也可以结束。所以“空位”不是永远等待被填。

本书把状态分成：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明确结束不是接手，但它是结算。如果不允许位置过期，这套理论就会变成一种道德命令：逝者做过的所有事，活人都得永远接下去。

本书明确拒绝这种推论。

◆ 九、“全部记下来，不就都有了吗？”

如果未来系统把老师傅所有资料都记录下来：订单、判断、工具偏好、异常案例、操作视频。那当然是极强的知识保存。如果系统不仅记下来，还能判断新情况、执行、处理异常、留下记录，那么它已经不只是“记忆”，而是进入现实承载。这并不反驳第

18章。反而证明了区分的必要：它现在实际跨到了哪一层功能？如果只是记录，就记记录。如果能执行，就记执行。如果能稳定处理例外，就承认它成为更完整的承载结构。“全部记下来”可能非常接近“全部做起来”。

但二者是否已经跨过去，要看现实动作，不看数据量。

◆ 十、升维之后，什么变得可以数

换了单位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可以记录。例如一个家庭基线列出八项仍有现实下一步的事务：四项实际接手。两项明确结束。两项悬置。对于实际接手的四项，还可以记录：第一次实际执行日期。承载结构类型。后续是否稳定。如果系统完成，也照实记。如果多人协作，也照实记。如果第一次做成但后来中断，“接上”和“接得住”要分开。这些数字不是为了给家庭评分。它们只描述：事务状态。

◆ 十一、升维不是不要记忆

现实事务能够被量，不意味着记忆、继续联结、纪念就不重要。一个家庭可以把现实事务处理得很稳定，同时仍然珍惜录音、保存遗照、和数字复现说话。

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每天都与数字父亲聊天，不代表必须立刻列出所有现实事务。本书所谓升维只是：增加一条观察轴，不是删掉原来的轴。记忆继续是记忆继续。关系继续是关系继续。现实承载是现实承载。分开，是为了避免互相冒充，不是为了排等级。

◆ 十二、升维以后，难处也换了

一旦把问题换成“现实路径怎样发生”，新的困难马上出现。事务要切多细？谁决定还值不值得继续？系统自动完成到什么程度算实际执行？第一次执行以后，多久才算稳定？多人共同承担怎样记？任务后来改变，基线怎么处理？换一根尺，不会让世界自动变简单。它只让原来看不见的误差也一起出现。所以第18章不能以“我们找到了真正的问题”结束。更准确的是：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单独检查的问题。它可能有解释价值，也可能最后被更成熟的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人机协作或制度理论完整吸收。

如果是那样，这本书就应该让路。回到小区门口。老师傅的工具还在，经验也可能被系统保存。有人来问：“这把钥匙今天谁还能配？”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哲学口号，而是看现实链现在怎样发生。可能是人。可能是机器。可能是平台。可能是门店和系统一起。也可能这条旧路径已经结束。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升维：不是升到人类才到得了的一层，而是换一根尺。

换轴之后，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多出一个更高级的问题”，而是允许两套结果并存：复现非常成功，现实承载也非常成功；复现很弱，现实承载仍然稳定；两者也可能同时失败。只要这四种组合都允许出现，“升维”才不是价值排序，而是真正换了一根独立的尺。

> **带走的话**
>
> 更强的记忆，是沿“关于他还能保存和生成什么”这条轴继续往前推；第18章所说的升维，是另外增加一条轴：过去通过他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分别怎样继续、改变、结束或悬置？“位置”只是现实路径当前承载状态的工作概念，不是一个必须由人填上的空椅子。升维也不是贬低记忆，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它只是换对象、换单位、换判据，让现实发生本身成为可以单独检查的东西。

小账

本章配钥匙的老师傅、小区住户、旧锁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涉及的任务数量、状态数量均为方法说明示意，不是真实家庭取值。

S、D、E在本章只作一次白话定位；严格方程统一为S=F(D,E)、D=G(S,E)、E=H(S,D)，完整解释见第21章。

本章不主张“机器只能记忆、人才能承载”，也不讨论AI意识或法律人格。

四轮定向最近邻与反向引用链审计已经完成到2026年10月4日；截至该检索日期尚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但这不是系统综述意义上的穷尽，也不是不存在性证明。〔阶段结算〕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19 章

“这件事我接”：为什么必须有可追问的承载结构

> 这一章的问题：清单列好了以后，“我接”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不能只是一句承诺、一个名字或一次分配，而必须变成一条现实里可执行、可持续、出问题后还有下一步的承载结构？

场景　一栋楼的水费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栋老楼没有统一物业。每个月的公共水费，以前都由楼栋长老周代收。不是大事。每户几十块。老周在群里发一句：“这个月水费来了。”大家转给他。他再统一交。老周去世以后，群里很快有人说：“以后我来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表面上，这件事已经有人“接”。

第一个月，水费也顺利交了。第二个月，新接手的人出差，忘了发通知。第三个月，收费账户换了。第四个月，有两户租客退租，金额需要重新分。群里开始有人问：“这个现在到底谁在管？”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一个人说过“我来”。而是：这条现实路径能不能持续发生，条件变了以后又由什么结构继续处理。第19章最终要把“我接”从一句人的承诺，改写成一种可以被现实检验的状态。

◆ 一、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不是劝人孝顺

“接手”这个词很容易带出道德压力。父亲走了。你是不是应该接？老人以前做的事，你为什么不继续？本书不做这种推论。一项事务有三个基本去处：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接手只是其中一种。如果这项事务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结束完全成立。如果家庭现在没有能力判断，也可以诚实悬置。所以第19章不是在教人：“有人走了，你

就要补上。”它只问：如果一项现实路径被判断为需要继续，那么什么才算真的承载，而不是名义上有人负责？

这是一道结构问题。不是孝顺测试。

◆ 二、三层要分开：能力所限，结构所限，条件所限

早期版本这里分：能力所限。结构所限。位置所限。“位置所限”容易把问题再次推回一种神秘的人形岗位。这里改成更可操作的三层。

第一层：能力。这个主体会不会做？第二层：结构。有没有权限、接口、流程和记录，让这项能力真正进入现实？

第三层：条件。环境变化以后，原来的做法还成立吗？拿水费来说。一个系统当然会算金额。这是能力。它有没有收款账户、住户名单和支付接口，是结构。住户更换、收费规则变化以后还能不能调整，是条件。所以“能做”不等于“已经承载”。但“不是人”也不等于“不能承载”。真正要检查的是：能力有没有进入结构。结构能不能适应条件变化。

◆ 三、“被追问”是什么意思

早期版本把“被追问”写得很像：出问题以后，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人问：“为什么没做？”本书把它改成结构属性。所谓可追问，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找到一个自然人承担责备。它至少意味着：这条路径当前由什么结构承载，是可知道的。上一次执行结果，可以查。失败发生在哪里，可以定位。下一步由谁或什么处理，有出口。权限来源，可以确认。如果是自动系统，可以查日志。如果是机构，可以进入工单或升级流程。如果是多人协作，可以知道哪一段由谁处理。

所以“被追问”的重点不是：谁挨骂。而是：出了问题以后，现实不会掉进一个没有下一步的黑箱。这就是本章所谓“可追问”。

◆ 四、“会累、会忘、会被埋怨”不是接手算数的条件

早期版本曾经把人的脆弱当成承载真实性的一部分：会累。会忘。会被埋怨。因为要付代价，所以接手才算数。这一条必须撤销。因为它会推出一个荒唐结果：系统越稳定，越不算接手。自动扣款从不忘记，反而比人更“不真实”。显然不成立。疲劳、遗忘、情绪成本可能是真实的人类经验。但它们不是承载成立的必要条件。真正需要的是：执行。持续。适应。异常处理。如果系统比人更稳定地完成这些，它就可能是更好的承载结构。所以“付代价”不能作为接手资格证。

结果和结构才是。

◆ 五、“外包”外包的是什么

这一节保留“外包”，但把命题改掉。动作当然可以外包。买菜可以交给配送。缴费可以自动扣。维修可以找服务公司。电话可以由客服系统发起。甚至判断的一部分也可以外包给规则或算法。

本书真正要保留的是一句：可以外包，但不能把承载链外包成黑箱。什么意思？你可以不知道是谁具体搬了那箱货。但应该知道：服务由什么结构承担。失败以后怎么处理。退款、重试、升级到哪里。你可以让系统自动缴费。但账户失效以后，不能让这条路径无声消失。所以问题从：“哪些东西不可外包？”改成：外包以后，现实路径还剩不剩可见的下一步？如果有，就可以成立。如果没有，就只是把未知推远了。

◆ 六、把它写成可检验的判断

“我接”如果只是一个哲学词，很快会变得空。所以把它写成几个可以检查的问题。第一：第一次实际执行发生了吗？第二：后续还持续吗？第三：条件变化以后能调整吗？第四：异常出现以后有下一步吗？第五：状态和结果能不能被确认？这五个问题不需要先知道主体是人还是机器。如果答案都很好，承载就更稳。如果第一个都没有发生，就不能因为“负责人已经指定”宣布接手。如果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就断，也只能说：接上过。还不能说：接得住。

这样，“接手”就从一句承诺变成一组可观察事实。

◆ 七、系统为什么不在这个位置——这个问题本身撤销

早期设计旧标题问：“系统为什么不在这个位置？”本书直接撤销这个预设。系统当然可能在。如果一个系统：获得适当授权。完成现实执行。持续运行。根据条件变化调整。异常时转入清楚处理链。留下可核记录。那它就是承载结构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主要承载者。

本书不讨论它有没有意识。也不需要先决定它是不是法律人格。这里只描述功能事实。谁或什么真正让路径持续发生，就按谁或什么来记。系统身份不是减分项。自然人身份也不是加分项。

◆ 八、近邻让路：保护悲伤，与保护承载

这一章也不能把自己写成：“别人只关心悲伤，本书才关心现实。”前面已经让过路。恢复导向、家庭角色变化、社会工作、家庭重组等邻近领域，都可能处理现实生活如何继续。

本书只把问题再操作化一点：不是笼统说“角色被重组”。而是逐项看：哪条事务继续。哪条结束。哪条悬置。谁或什么第一次真正执行。后来是否稳定。异常怎么办。所以本章的增量如果成立，只能成立在这种记录粒度上。不是因为前人忘了现实。

◆ 九、先检查一下：它真的是“位置”吗

一项事务被发现以后，不要马上宣布：“这里有一个位置要接。”先问：今天还需要它吗？受益人还需要吗？条件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它是不是过去个人习惯，而不是今天必须延续的路径？水费要继续。但“必须由楼栋长挨家挨户收现金”不需要继续。真正需要的是：公共水费被正确缴纳。所以现实路径经常要拆成：目的。动作。条件。不要把旧动作本身神圣化。这也是为什么“位置”只是工作概念。它可以被重写，也可以消失。

◆ 十、认账的人倒下了怎么办

较早的“认账人”如果是一个具体人，就马上遇到问题：这个人也会离开。生病。辞职。搬家。所以把承载锁在一个英雄式接班人身上，本来就不稳。

本书更关心的是：承载结构有没有替换机制。如果楼栋水费由一个人负责，那他不在时有没有备份？如果由系统自动执行，系统故障以后有没有人工或其他服务接管？如果由机构负责，岗位变化以后流程是否还能继续？稳定承载不意味着永远不变。恰恰意味着：节点变化以后，路径还有办法继续。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找到一个永远认账的人”。而是：建立一个能换节点的结构。

◆ 十一、两个追问

以后判断“这件事有人接了没有”，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第一次真的发生了吗？不是承诺。不是排班。不是工单。是现实动作。

第二个：情况变了以后，谁或什么处理？这两个问题一前一后。第一个防“名义接手”。第二个防“一次性成功”。如果两个都答得清楚，承载结构大体成形。如果第一个没有，说明还没接上。如果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说明暂时做成，但稳定性未知。这两个追问会一直进入后面的机构示范和读数设计。

◆ 十二、“我接”的几种说法

到了这里，“我接”已经不必真的有人说出这两个字。它可能表现成很多形式。一个女儿说：“以后我每个月去。”这是人的承诺。一个系统被授权：“每月自动完成这项付款。”这是自动执行。一个机构把事务纳入正式流程：“岗位变化后仍由该流程持续。”这是制度承载。一个家庭决定：“这项旧习惯到这里结束。”这是明确结束，不是接手。还有一种：“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那就诚实记成悬置。所以本章真正想保留的不是一句“我接”。而是一个更硬的东西：现实状态要可见。

谁或什么承载。做没做。持续没持续。变了以后怎么办。这才是“我接”从一句话变成现实的过程。回到那栋楼。后来他们没有再找一个新的“老周”。住户改成共享账单。系统按户计算。自动发送金额。大部分住户在线支付。遇到金额争议，转给两位轮值住户确认。账户变化，由另一个备用管理员更新。水费继续交。承载者却不再是一个人。这并没有让接手变得“不真实”。反而让它更不依赖某一个人。

> **带走的话**
>
> 本书不再采用“接手必须由一个具体的人说出口”“会累会忘才算真正承担”等旧判断。真正算数的是一条可追问的承载结构：现实第一次执行已经发生，后续能够持续，条件变化可以调整，异常出现以后有下一步，状态与结果可被确认。动作可以外包，判断也可以由系统参与，但不能把承载链外包成黑箱。承载的核心不是英雄式接班人，而是现实路径能够继续发生。

> **小账**
>
> 本章老周、楼栋水费、住户群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
> 早期设计中的“三十块”“十天”等示意数字未作为经验事实进入本书。
>
> 关于悲伤、真人在场与关系性事务的邻近文献目前证据深度有限，本章不据此作“亲属亲自做优于代办”的经验断言。〔待核〕
>
> “可追问承载结构”是本书在死亡场景中的分析设计，不等于通用工作流框架的原创，也不等于任何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主体。过程挖掘与资源替代研究早已分析资源、执行、交接和连续性；Schafer、Buben、Stokes以及Hu与Long又说明，非自然人的死后代理／执行者也已有长期讨论。因此本章的剩余差异只在：不以遗愿执行为中心，而追踪死亡后重新显露的日常现实路径，并把实际接手、结束、悬置和数字复现暴露同框。具体合同、授权与责任问题仍须另行核对。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0 章

决定不做，也是一种结算

> 这一章的问题：清单上的事，不是每一件都该继续。那么，一项事务如果决定不再做，怎样才算真正结束，而不是仍然悬在那里？为什么“明确结束”必须和“实际接手”严格分开？

场景　每年寄一箱橘子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母亲生前，每年冬天都会给三个地方寄橘子。一箱给老同学。一箱给远房姨妈。一箱给以前帮过她的一位邻居。母亲去世以后，女儿在旧订单里发现了这件事。第一年，她照着原来的地址，三箱都寄。第二年，她开始犹豫。老同学已经搬家。远房姨妈的儿子说：“老人现在血糖高，别寄这么多水果了。”邻居那一户也换了住址。女儿忽然发现：“继续母亲做过的事”，并不等于把旧动作一模一样重复下去。有的关系还在。

有的条件变了。有的路径可能已经自然走到终点。于是她把三项事务分别记下来。第一项：改成节日前发消息联系。第二项：不再寄橘子。第三项：先暂停，等找到新联系方式再说。三个去处不同。这正是第20章要讲清楚的事。现实路径不是只有“有人接”与“没人接”两个状态。至少还要有明确结束和悬置。而且：结束不能偷算成接手。悬置也不能假装成结束。

◆ 一、清单上的事，有三个去处

本书把一项事务的当前状态，先压成三种最基本去处：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实际接手是：这项现实路径继续，而且已经发生了真实执行。明确结束是：经过判断，这项路径不再继续，并且这个状态已经被确认。悬置是：现在还没有完成继续或结束的判断，或者条件还不够。三者不能互相代替。一项事务不能同时既“已接

手”又“已结束”。如果先接手、后来结束，可以记录版本变化。但在同一个时间点，它必须有清楚状态。这一点看似简单，却会直接决定后面所有读数是否可信。

◆ 二、为什么“明确结束”不能再算接手

早期版本有一个很顺的判断：“决定不做，也是一种接手。”理由是：有人承担了“到此为止”的后果。这句话在伦理表达上很有力量。但在方法上会制造混乱。因为一旦“继续做”和“明确不做”都叫“接手”，接手率就失去区分能力。十件事务里：五件实际继续。三件明确结束。两件悬置。如果把前八件都算“接手”，读者就看不出其中只有五件真的继续发生。所以这里必须撤销：明确结束不是接手。它和接手同样是一个有效的结算状态。但它们回答的是不同问题。

接手回答：“这件事怎样继续发生？”结束回答：“这件事决定不再继续。”这两个状态都可以是成熟、负责、诚实的结果。但不能共用一个名字。

◆ 三、结束有哪些正当的理由

一条旧路径结束，可能有很多原因。受益人已经不需要。环境改变。原来的做法失去意义。继续成本过高。出现更合适的新方式。双方关系已经自然改变。甚至有人只是明确说：“我不想继续这一项。”

本书不负责替每一种理由做道德判决。它只要求：不要把“没有继续”自动翻译成“没有爱”。也不要把“逝者曾经做过”自动翻译成“以后必须有人永远做”。橘子场景里，姨妈因为身体情况不再适合收到水果。停止寄送完全可能比机械继续更尊重当下条件。所以路径是否继续，要看今天的条件。不是只看过去有没有发生。

◆ 四、“不留白”：结束要怎样才算结束

早期版本用“不留白”来描述明确放弃。这个词可以保留，但要换掉道德意味。这里的“不留白”不是要求每个家庭都填一张表。它只是说：如果要把一项事务记为“明确结束”，至少要能区分它和“没人管了”。例如：家庭已经确认不再寄橘子。原因可

以记录，也可以不公开。状态改成“结束”。如果这项事务涉及别人，必要时已经完成沟通。如果存在自动付款、订阅或服务，也真正完成取消。这样才是结束。

反过来：大家只是几个月都没想起。没人知道以后还做不做。自动续费还在扣。这就不能写成“明确结束”。它仍然更接近悬置或异常。所以结束的关键不是仪式感。而是状态清楚，现实后果一致。

◆ 五、悬置怎么办：不是催，是“回头看”

有些事务现在确实判断不了。联系不上对方。家属意见不同。权限没解决。资料不够。当事人还没有精力处理。那就悬置。悬置不是失败。也不是拖延人格。它只是当前状态。早期版本提出“三个月、半年回头看”。这些都只能是示意。

本书不规定统一时间。可以根据事务风险和现实条件决定是否回看。一笔会持续扣款的费用，可能需要尽快确认。一个多年一次的私人问候，完全可以很久以后再决定。所以“回头看”的真正原则是：不要为了表格整齐催人，也不要让有现实后果的悬置永久隐形。

◆ 六、明确结束在读数里怎么算

这一节必须把账写死。假设基线有十项事务。一年后：五项实际接手。三项明确结束。两项悬置。那么：实际接手率只算五项。明确结束率单独算三项。悬置率单独算两项。三者合起来描述当前状态分布。最重要的是：明确结束不进入“空位接手时距”。因为它没有发生接手。如果需要，可以另记：从原承载者退出到明确结束决定的时间。但那是“结束决定时距”，不是接手时距。这条必须固定，否则后面的中位数会被污染。

◆ 七、“说出口”为什么难

明确结束有时比继续更难。因为继续旧路径，容易被理解为忠诚。停止，却容易被误读成：忘了。不孝。不重情。“母亲每年都寄，你为什么不寄了？”这句话本身就可

能形成压力。所以很多事务会出现一种中间状态：没人真的想继续。但也没人愿意第一个说：“到这里吧。”于是它长期悬着。

本书不要求谁勇敢地宣布结束。只提醒：社会评价本身可能让“明确结束”比“自然中断”更难发生。这也是为什么结束必须从接手里单独拆出来。否则读数会掩盖这种困难。

◆ 八、两个反驳，和回答

第一个反驳：“有些关系怎么能说结束？太冷了。”回答是：结束的不是一个人的价值，也不是记忆。这里只是在描述一项具体现实事务。不再寄橘子，不等于不再想念母亲。不再维持一项固定仪式，也不等于关系被抹掉。

第二个反驳：“既然可以结束，那大家都选结束，不就最省事？”这套框架不奖励任何一个状态。接手不是高分。结束也不是高分。悬置更不是扣分。它只是描述。如果一个家庭十项全部明确结束，只要那是真实状态，数据就应该如实记录。

本书不为了让理论好看，规定“应该接几项”。

◆ 九、结束与“不爱”不是一回事

这一节必须再说一次。因为“事务”太容易和“关系”绑在一起。父亲每周给妹妹打电话。父亲去世以后，哥哥没有继续这通电话。这可能只是：哥哥和姑姑之间本来没有这种关系。或者双方都不需要固定联系。如果把这项路径结束，不能因此推出：哥哥不爱父亲。同样，一个系统自动继续父亲原来的提醒，也不能推出：系统在“爱”。所以事务状态只描述事务状态。它不替代爱、忠诚、哀悼或关系质量。量事务，不量人。这条纪律到第35章会变成正式测量原则。

◆ 十、结束是可以重开的

明确结束也不是永远不可改变。女儿今年决定不再给姨妈寄橘子。两年以后，姨妈说：“我现在倒挺想念你妈每年寄来的那一箱。”女儿可以重新设计一种新的联系。这

不叫“原来的结束无效”。而是条件改变以后，出现了新路径。所以状态是有版本的。结束可以保持结束。也可以在未来因新条件产生新的事务。这里不要把现实路径想成生死判决。它更像一个当前状态。

◆ 十一、两家的清单不同，不要比

家庭甲留下十五项事务。家庭乙只识别出三项。不能因此说：甲更有爱。乙更冷漠。一个人的生活结构不同。家庭分工不同。制度环境不同。有些事情早已自动化。有些家庭原本就高度共享。所以清单的数量没有天然优劣。接手率也不能脱离事务性质直接拿家庭互相比排名。

本书设计这些读数，是为了看路径状态，不是做“好家庭排行榜”。

◆ 十二、一个悬着十行的家庭

设想另一个家庭。列出十项事务。没有一项正式接手。也没有一项明确结束。全都写着：“以后再说。”这是不是一定有问题？也不能直接判断。可能死亡刚发生不久。可能事务本身都不紧急。可能家庭正在处理更重要的现实问题。但如果其中有：持续扣款。需要照料的人。即将过期的合同。那悬置就有现实后果。所以“悬着十行”本身不是病。真正要看：哪些悬置会产生下一步后果，哪些可以安全等待。这也是后面制度设计为什么不能一刀切。

◆ 十三、关于仪式与习俗的一点边界

有些路径不是普通任务。例如祭祀。纪念日。宗教仪式。家族习俗。它们可能同时涉及信仰、身份、关系与群体规范。

本书不能用“任务清单”把它们全部扁平化。谁可以改变？是否可以结束？群体怎样理解？都可能有更复杂的边界。所以遇到这类事务，只能先诚实标记：它是特殊类型。需要更多当事人、传统或专业背景进入判断。本章不给统一答案。

◆ 十四、回到那三箱橘子

最后回到女儿。第一箱。她不再寄橘子，改成节日前和老同学联系。这是旧路径结束，新路径发生。第二箱。姨妈明确说不需要。“每年寄橘子”这项事务结束。第三箱。邻居联系不上。她暂时保留旧地址，准备以后再确认。这是悬置。三项没有哪一项叫“接手”。因为这一年她没有继续寄橘子。如果以后某一项恢复实际寄送，那时才进入实际接手。这样记，语言才不会欺骗数据。

◆ 十五、把本书的话，完整写成一句

走到第三编最后，可以把这套话完整写成：

一个人退出以后，原来通过他发生、今天仍有现实下一步的事务，需要逐项判断当前状态：如果继续，就看第一次实际执行是否发生，以及新的承载结构能否持续处理变化；如果不再继续，就明确记为结束；如果暂时无法判断或完成，就诚实记为悬置。接手就是接手，结束就是结束，悬置就是悬置。

三种状态没有道德排名。它们只是不同现实。而这正是第三编最终想做的事：把“谁来代替他”改写成：这些现实路径今天分别怎样发生。

> **带走的话**
>
> 这里正式撤销“决定不做也是接手”“放弃也算接手”。一项事务当前只有三个基本状态：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明确结束是一种有效结算，但绝不计入接手率，也绝不进入接手时距。悬置也不是失败，只是尚未完成继续或结束的结算。这样分开以后，我们才真正能看见现实路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用一个漂亮的“都算接手”把差异抹掉。

> **小账**
>
> 本章橘子、母亲、女儿、三位收件人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
> 早期设计中的“七八年前”“三箱”等均为叙事示意，不作为经验数据。
>
> “明确结束决定日”可作为单独记录字段，但不并入空位接手时距；这一点是本书的测量设计，不是已有研究共识。
>
> 悬置多久回看不设统一期限；应依事务风险、现实后果与当事人条件决定。
>
> 仪式、宗教、家族习俗等特殊事务不在本章给统一处置规则。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四　编

出路的方法：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在家里怎么用

编　序

前三编走到这里，问题已经发生了一次变化。我们不再问：机器能不能把逝者保存得足够像。也不再问：现实事务最终是不是必须由一个人承担。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人退出以后，原来通过他反复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怎样继续、改变、结束或悬置？有些路径由家人继续。有些由邻里。有些进入机构。有些已经有成熟服务。有些可以由系统自动执行。还有些随着条件变化，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第四编要做的，是把这个问题从一句判断落到日常生活里。

这里用三类工具：三个互相咬合的式子——三方程；几种常见的路径状态——六路径；以及三条帮助现实重新发生的基本原则——三原理。这些词听起来像理论，但这一编不从术语起步。先从一锅汤、一篮菜、一通电话、一份周报、一把备用钥匙开始。一个人的“样子”为什么在不同家庭成员那里并不完全一样？一件每周都做的事，是怎样在时间里慢慢形成一条路径？为什么同一项事务在一个家庭很容易继续，在另一个家庭却会中断？这些问题先用普通生活讲清楚，再给它们名字。

这一编还要坚持一个已经被前文修正过的原则：现实事务不同于语言复现，但不因此天然属于人。一项事务能不能继续，看的是：有没有足够的发生条件；有没有实际执行；条件改变以后有没有下一步。执行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系统、机构、服务，或者几者组成的复合体。所以本编不寻找“人类最后的领地”。它寻找的是：一条现实

路径今天怎样才能真的发生。本编反复出现的周家、外婆、小满、鱼摊老罗、门卫老张、陈伯等人物，都只是构想场景。

外婆留下周六买鱼、月初电话、腊月香肠这些日常路径，不是为了证明某种方法已经有效，而是让一套抽象工具能够落到厨房、楼道和家庭群里。还有三条边界要先说清。

第一，本编讲的是“可以怎样看”，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怎样做”。没有人欠一本书一张事务清单。第二，清单只是候选工具，不是答案本身。写出来不等于现实已经改变，真正的判据仍然是实际发生。

第三，本编不把事务重组当成哀伤治疗，不用它衡量爱、孝顺或哀悼好坏。这套方法最终只能回答一个有限的问题：那些今天仍有现实下一步的事务，现在是什么状态？这就够了。

第 21 章

三方程用在丧亲上：他的“样子”是怎样发生的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的“样子”，是他留在某处的一件东西，还是他每天在关系、行动和环境里一次一次发生出来的？

场景　周六早上的鱼摊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在的时候，每到周六早上，家里人都知道她会去菜市场。不是随便逛。她会先去鱼摊。老板老罗一看见她，就问：“还是那条？”外婆点点头。鱼要小一点。不要太肥。回家以后，她会把鱼洗好，放姜，烧汤。外孙女小满一直觉得：“外婆最会照顾人。”这句话听起来像在说一个人的性格。好像“会照顾人”是外婆身体里装着的一件东西。后来外婆去世。家里留下很多照片。有她在厨房的。有她在菜市场的。有她端着汤的。还有一段语音：“鱼别买大的，大的肉老。”

数字系统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生成一句很像她的话：“今天冷，煮汤吧。”小满看着屏幕，忽然意识到：她记得的“外婆”，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人物说明。那个“会照顾人”的样子，是很多东西一起发生出来的。有周六。有鱼摊。有老罗。有家里人的口味。有外婆多年走熟的路。还有她每一次真的把汤端上桌。如果把这些都拿掉，只剩一句“外婆很会照顾人”，这句话当然没错。但它已经是事情发生以后留下的一个结果。第四编就从这里开始。第一次把三个式子正式摆出来：

$$S=F(D,E)$$

$$D=G(S,E)$$

$$E=H(S,D)$$

先不要急着背。先看一锅汤。

◆ 一、先说三个式子，用一锅汤

一锅鱼汤端上桌。我们先把眼前能看见、能闻到、能尝到的这一锅，叫作：S：显露。它是这件事此刻显出来的样子。汤白不白。咸不咸。鱼嫩不嫩。桌上的人喜不喜欢。但这一锅汤不是凭空出现。它有一路过程。买什么鱼。怎么洗。什么时候下锅。火开多大。什么时候放盐。这一条一路走过来的发生过程，可以先叫：D：路径。同时，这条路径又不是在真空里走。有没有菜市场。老罗有没有那种鱼。家里有没有锅。谁今天在家。有人是不是忌盐。这些托着事情发生的现实条件，可以先叫：E：条件。

所以：

S=F(D,E)

眼前显出来的样子，是路径与条件共同发生出来的。但关系不是单向的。看到今天这锅汤的样子，又会反过来改变下一次怎么做。太咸了，下次少放盐。鱼太老，下次换小一点。于是：

D=G(S,E)

路径也会根据已经显出来的结果和当前条件继续形成。条件也不是永远不动。一家人吃久了这锅汤，会形成新的习惯。鱼摊知道她每周来，会提前留鱼。厨房里的工具、家里人的口味，都会被这条长期路径反过来改写。所以还有：

E=H(S,D)

三个式子咬在一起。不是三张互不相干的表。而是：显露、路径、条件彼此参与着发生。

◆ 二、外婆的“样子”，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现在再回头看“外婆会照顾人”。这句话其实已经是一个S。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它背后有D。外婆几十次、几百次：去市场。挑鱼。记住谁喜欢什么。什么时候炖汤。谁咳嗽时少放什么。这些动作走久了，才慢慢形成：“她就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它背后也有E。家人愿意一起吃饭。菜市场就在附近。鱼摊老板认识她。她有时间。她身体

还能走得动。厨房一直由她熟练使用。如果这些条件换掉，她的“样子”也会变。所以“一个人的样子”并不是从身体里直接拿出来的一块东西。

它更像：一个人长期走过的路径，在一组条件里反复显出来以后，形成的可见形态。这并不意味着人没有稳定性。恰恰相反。稳定的“样子”往往来自稳定路径反复发生。只是我们不能把最后看见的样子，当成它全部的来源。

◆ 三、机器在这个式子里站在哪一格

数字复现最容易抓住的，首先是已经留下来的S。说过的话。写过的文字。照片里的表情。语音里的口气。行为记录里的重复模式。系统可以从大量S中学习规律。然后在新的问题下，生成一个新的S。例如小满问：“今天这么冷，你会做什么？”系统回答：“炖鱼汤。”这可能很像。甚至可能很准。如果系统还获得了历史订单、日历、联系人和家庭偏好，它甚至能进一步推断过去的D。也就是：外婆通常怎样一步步做成这件事。如果再连接现实服务，它还可能进入E和D：查看今天有没有鱼。

下单。安排配送。设定提醒。甚至直接完成部分现实动作。所以三个式子不能被写成：S机器会做，D和E机器永远碰不到。

本书不这样划边界。更准确的是：系统现在掌握到哪一层，就按它实际掌握到哪一层来记。三方程不是人机边界图。它只是帮助我们把不同问题分开。

◆ 四、两个“没写下来”的式子

很多人谈数字遗留时，最先看见的是S。因为S最容易保存。照片。声音。文字。录像。可如果只留S，我们很容易忘掉另外两个式子。

第一个是：

D=G(S,E)

外婆为什么每周六买那种鱼？不是因为她脑子里有一条永恒程序。可能是因为家人喜欢。因为市场那天鱼新鲜。因为老罗会留货。因为她曾经做过几次以后发现这个办法最好。路径是一路走出来的。

第二个是：

E=H(S,D)

外婆做久了以后，家里的条件也会被改变。大家默认周六喝鱼汤。老罗默认给她留鱼。厨房里一直备着某种调料。这些条件并不是天生在那里。它们也是长期发生的结果。所以一个人退出以后，不能只问：“我们还剩多少关于他的S？”还要问：他的D停在哪里？哪些E还在？哪些E已经变了？如果条件变了，原来的路径还该不该原样继续？这正是第四编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 四之二、三个式子推出的一件事：路径只能从三个地方被看见

到这里，三个式子还只是在帮我们“把问题分开”。这一节要让它们多做一步：推出一个预测。一条路径要被家里人看见，就是这条路径对家里人显露出来。三个式子各管一维：显露，路径，条件。他在的时候，三个维度里都有他的一份投入。他退出以后，每一维都失去了他那一份；每一维也就各自留下一种能被人看见的信号。显露那一维，少了他做这件事的样子。看得见他做，就看得见没人做了。这是缺席通道。路径那一维，他走过的次序断在某一处。断口前面的那一段，留在记录里。这是痕迹通道。

条件那一维，他原来维持着的条件不再被维持。条件自己起反应。这是土壤通道。一维一条。三维三条。第7章说这三条通道“恰好是三条”，来处就在这里：不是从故事里数出来的，而是每个维度失去他以后，各自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条路重新露出来。

还要说明一处容易被看成第四条的地方。土壤通道里，有时是物和制度那一侧报警——催缴、停供、损坏；有时是人那一侧报警——路径另一端的人打来电话。两者都发生在条件那一维，所以第35章把它们编成两个子码，但分析时属于同一条通道。

这个“恰好”有代价：它挂在本书对三个维度的整体承诺上。所以本书不把它当作已经证明的事，而当作一个可以被现实推翻的分类假设。

推翻的办法很直接：第35章给显露通道编码时，专门留了一个“其他”码。凡是编码员认为既不来自他做事的样子、也不来自他留下的记录、也不来自条件反应的显露来源——一个梦，一次巧合，一位算命先生——都记进“其他”，并写明是什么。

如果“其他”占到全部显露事件的一成以上，或者两名编码员在三条通道之间的一致性达不到0.70，那么“三条”就只是本书强加给现实的格子，这一节应当降级为一张经验类目表，三个式子的推导随之作废。

接下来是预测。数字复现体是用什么做出来的？用他留下的显露：话、口气、照片、语音。如果给了权限，还用他留下的路径记录：日历、订单、转账。它碰不到的，是条件那一边：物业什么时候催缴，老同事什么时候想起来打电话，花什么时候枯。于是三个式子直接给出复现体的作用范围：它只能作用在它复制的那几维对应的通道上。续显露的，作用在缺席通道上。读路径的，作用在痕迹通道上。两者都不作用在土壤通道上。这正是第7章那条按通道分方向的预言。

它不是从故事里看出来的，而是从“显露由路径和条件共同发生”这一句里推出来的。如果把三个式子从这本书里删掉，三条通道就只剩一张随手分出来的类目表，复现体为什么恰好碰不到土壤通道，也就失去了理由。

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SDE里有一条关于“显露怎样改变”的原理：路径和条件之间的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显露才会改变。（第26章用家里的话重讲三原理时，没有展开这一条的这种用法；这里只取它最朴素的意思。）

用在土壤通道上就是：没人做了，条件先忍着；忍到忍不住，才报警。条件能忍多久，本书叫“土壤容忍期”。一张按月计费的账单，容忍期大约一个月。一个每周见面的老朋友，几周。一个从不投诉的独居老人，可能无限长。所以土壤通道的显露时距，应当跟着土壤容忍期走。而容忍期无限长的那些路径——第7章说的哑路径——只剩缺席通道和痕迹通道两条路可以浮出来。这就意味着：只会对话的复现体，伤得最重的，恰恰是哑路径。这是一条可以检验的推论：在哑路径上，对话型复现暴露与显露时距延长之间的关联，应当明显强于其他路径。

如果哑路径和其他路径上看不出差别，这一节的推论就要作废。

◆ 五、拿这个式子问自己家里的事

三方程如果只停在理论里，就没有意义。可以拿一件很小的家务试试。例如：“每月初一给姨婆打电话。”先看S：眼前能看见什么？通话记录。聊天。家里人说：“她每月都打。”再问D：这条路怎么走出来的？为什么是初一？为什么是这个人？以前发生过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后问E：今天这条路还由什么条件托着？姨婆还需要这种联系吗？号码还在吗？家里有没有人愿意继续？系统能不能提醒？这项关系有没有换一种更合适的方式？三方程的作用，不是替你决定。

而是防止我们只拿眼前留下的一小块S，就以为已经知道整条路。

◆ 六、“既然样子是当场做的，那留着它还有什么用”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外婆的样子是路径和条件一起发生出来的，那保存照片、声音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S是重要证据。它让我们看见过去的发生留下了什么。一段语音可以保存口气。一张照片可以保存一个时刻。一份数字画像可以帮助整理长期模式。甚至新的复现可以让关系继续以新的形式发生。

本书从来不主张：“既然S不是全部，就不要S。”相反，S越丰富，越可能帮助我们回看D和E。只是：证据不是全部过程。一张鱼汤照片可以告诉你：外婆做过这锅汤。但它不能单独告诉你：为什么那天做。鱼从哪里来。谁身体不舒服。老罗为什么提前留鱼。所以保存显露很重要。只是不要让显露把路径和条件遮住。

◆ 七、同一个外婆，在不同人手里是不同的样子

小满说：“外婆最会照顾人。”外婆的女儿可能说：“她其实很倔。”鱼摊老罗可能说：“她买东西特别准，不磨价。”邻居说：“她话少，但每次楼道灯坏了都先去找人。”这些说法为什么不同？不一定是谁记错了。因为每个人进入的D和E不同。小满是在被照顾的路径里认识外婆。女儿在长期家庭冲突和合作里认识她。老罗是在交易与熟客关系里认识她。所以同一个人可以有多个真实S。这也是数字画像必须谨慎的原因。如果系统主要拿到的是家庭群数据，它生成的是“家庭里的外婆”。

如果拿到市场、工作、邻里记录，显露可能不同。因此“复现得像”总要继续问一句：像的是哪一组关系、哪一段路径、哪一套条件里的她？这不是怀疑一切。而是让“像”变得有来源。

◆ 八、把三个式子摆在一张家用的纸上

如果真要把三方程落到家里，不需要写数学证明。一张纸分三栏就够。第一栏：现在看见什么？——S例如：外婆每周六买鱼。第二栏：这件事怎么一路走出来？——D例如：从前家里周六人齐。小满喜欢喝鱼汤。外婆逐渐固定去老罗那里买。第三栏：今天靠什么条件还能发生？——E例如：老罗还在不在？家里还喝不喝鱼汤？谁有时间？能不能由配送完成？如果三栏有一栏不知道，就打问号。问号不是失败。它只是提醒：这里还不知道。比起凭想象补齐，问号更诚实。

第四编后面所谓“补式”，首先就是把这些问号看见。

◆ 九、一句话里藏着的影子

“外婆就是这样的人。”这句话很温暖。也很容易把发生过程藏起来。“她就是爱操心。”“他就是负责。”“她就是重感情。”这些“就是”，往往把很长的路径压成一个性格标签。标签有用。但一旦原来那个人不在，标签不能自己继续做事。“负责”不能缴费。“重感情”不能自动打电话。“会照顾人”不能把鱼汤端上桌。这时候，三方程让我们重新把标签拆开。这个样子过去怎样显出来？一路经过哪些动作？靠什么条件？今天还需要哪一部分继续？哪一部分已经可以结束？

这样，纪念一个人和继续现实生活就不再互相冒充。

◆ 十、一个小小的告别

第二个周六，小满又经过鱼摊。老罗看见她，习惯性地问：“今天要不要来一条？”小满停了一下。她没有说：“外婆不在了，以后再也不买。”也没有说：“外婆以前买，所以我必须接着买。”她只是问：“她以前为什么总买这种小的？”老罗笑：“你小时候嫌大鱼肉柴，她就一直买小的。后来你长大了，她还没改。”小满也笑

了。那一刻，她第一次看见：“外婆总买小鱼”不是外婆身体里的一条固定程序。它是一条因为她而长出来的路。今天，这条路不一定必须继续。

但它终于被看见了。这就是三方程在本书里真正要做的事。不是把外婆变成公式。而是让一句“她就是这样”，重新展开成：她怎样显出来；这条路怎样走出来；什么条件托住了它。只有这样，后面我们才有可能继续问：她离开以后，这些现实路径今天怎样发生。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的“样子”不是孤零零存放在某处的东西。它是在路径与条件中反复发生出来的显露。第四编用三个式子把这件事拆开：S=F(D,E)，D=G(S,E)，E=H(S,D)。S是显露，D是路径，E是条件。数字系统可以进入任何一层，能做到哪一步就照实记哪一步；三方程不是人机边界，而是一种防止我们只看结果、不问路径与条件的方法。

> **小账**
>
> 本章周家、外婆、小满、鱼摊老罗、鱼汤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
>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调查数据或真实家庭取值。
>
> 关于数字系统根据语音、文字和行为记录生成新表达的描述，仅为一般原理示意，不对应任何具体产品实现。
>
> 三方程在本书中的固定形式为：S=F(D,E)、D=G(S,E)、E=H(S,D)；S统一写作“显露”，D写作“路径”，E写作“条件”。
>
>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2 章

D=G(S,E)：他每周的那些事，是怎样一路走出来的

> 这一章的问题：外婆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的那通电话，是谁“规定”出来的？它是一项先在那里等人执行的任务，还是一条在显露与条件中一步一步走熟的路径？

场景　初一的电话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去世以后，小满整理手机。她发现一个号码。备注只有两个字：“老陈”。通话记录很整齐。几乎每个月初一，都有一次。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半小时。偶尔中间断一个月。小满问母亲：“老陈是谁？”母亲想了半天：“你外公以前的同事吧。”“为什么外婆每月初一都给他打电话？”母亲摇头。“这个我真不知道。”如果只看记录，这件事很容易被写成一项任务：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电话。然后再问：以后谁接？但第22章偏偏要先慢一点。

因为这条“每月初一的电话”并不一定一开始就是一项固定任务。它可能先是一次偶然联系。后来因为某件事又打一次。再后来，两个人都习惯。时间逐渐固定。

最后，初一一到，外婆自然就拿起电话。这时我们才真正进入第二个式子：

D=G(S,E)

这里的D是路径。意思不是“任务表里的第二栏”。而是：一件事怎样在已经显出来的结果和现实条件里，一步一步走成今天这条路。

◆ 一、第二个式子，先用一次电话说

假设最开始，并没有“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电话”这项安排。有一年春节后，外婆听说老陈身体不好。她打了一次电话。这是一次S——一次已经显出来的行动。那时的E也很具体：老陈独居。外婆还记得他的号码。两家过去有来往。外婆也有时间。第一次聊完以后，老陈说：“以后有空常打。”下一次，外婆又打。慢慢地，电话形成重复。某个

月正好初一。后来几次又差不多落在初一。终于，原来偶然的联系走成一条熟路。所以：

D=G(S,E)

已经发生过的显露，加上当时的条件，会继续塑造下一步路径。路径不是先写好、再照着执行。很多时候，是走着走着才稳定下来。

◆ 一之二、路是靠看见才活着的

外婆和老陈之间的那条路，还可以再往下看一层。每到初一，外婆想起来：“又到初一了。”这一想，就是一次显露。有了这次显露，加上老陈还独居、号码还记得、外婆有空这些条件，下一通电话才会发生。

D=G(S,E)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条路不是存放在某处、等外婆去取的一件东西。

外婆的每一次想起，本身就是让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一份投入。现在外婆走了。这条路不会原样停在那里，等人来发现。没有人再在初一想起来，第一个月，老陈可能只是觉得奇怪。

第二个月，他也许打过去，没人接。到第四、第五个月，他不再等了。

第三个式子E=H(S,D)这时开始起作用：条件被重新塑造。老陈的生活里，“初一那通电话”这一格慢慢被别的东西填上。

等到某一天，外孙女从外婆的旧手机里发现了这条路，想把它接回来——老陈可能已经不需要了。也可能还需要，但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样子。这条路没有被谁明确结束。也说不上悬置，因为它已经没有原来那个下一步了。它是在没人看见的时候，自己散掉的。

本书把这种去向叫作“消散”。消散，是第四种状态：一条路径在没有任何人做出结束决定的情况下，因为它的条件已经重新长过，而不再能以原来的形态被接回。前四轮的三种状态——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都默认这条路先被看见了。消散，恰恰常常发生在被看见之前。这里要分开两类路径。有些路径不靠任何人的看见也会自己继

续：自动扣款，按年续签的合同。本书叫它“自持路径”。暗承载，只可能发生在这类路径上。另一些路径，只要没人再想起来，就开始散：联系，探望，照看，人情往来。本书叫它“靠哨路径”。

哨对这两类路径的意义完全不同。对自持路径，哨只是一个路标：路标没了，路还在，只是没人知道。对靠哨路径，哨是路的一部分：看见停了，路也就开始停。这一点，正是哨位说和它最近的几个邻居分开的地方，第7章第十二之二节会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检验的区别。

◆ 二、一件事的“重量”在哪里

同样是一通电话，重量可能完全不同。一种情况：只是习惯寒暄。一种情况：老陈没人照应，外婆每月确认一次他是否平安。一种情况：两个人共同经历过一段旧事，初一是他们约定的纪念时间。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打久了。如果只把它记成：“每月打电话。”这些差别全没了。所以一件事务的“重量”，不只在动作名称里。它还在路径里。为什么开始。为什么重复。为什么变成这个频率。对另一端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些，才可能判断：今天还要不要继续。

如果继续，是不是还要照旧每月初一。也可能真正需要保留的，只是“保持联系”，而不是“初一这一天”。

◆ 三、为什么说“路不在记录里”——要收窄

早期版本容易说：“路不在记录里。”这句话太绝对。路径当然可能部分留在记录里。聊天里有原因。日历里有时间。付款、位置、通话记录里有重复模式。系统甚至可能从这些材料中重建出相当多的D。所以这里改成：记录里常常留下路径的痕迹，但不自动等于整条路径。通话记录告诉我们：每月初一有电话。它不一定告诉我们：为什么开始。为什么有一次中断。老陈每次在等什么。外婆后来是不是已经想改频率。因此系统可以从记录中提出路径候选。

家属、当事人、其他资料再补充。不知道的地方就保留问号。这比一句“机器看不见路”更准确。

◆ 四、周家的第一次“数”

小满决定不先问：“谁来接外婆？”她先把能确认的路径列出来。第一行：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电话。来源：手机通话记录。开始原因：？主要作用：？对方今天是否仍需要：？当前状态：待确认。第二行：周六买小鱼。来源：家人回忆＋鱼摊老罗。开始原因：小满小时候不喜欢大鱼。今天是否仍需要：不一定。第三行：腊月灌香肠送邻居。来源：照片、订单、邻居回忆。今天是否仍继续：待分别确认。这就是第四编第一次真正“数”。不是数外婆有多少品质。而是把过去通过她反复发生的路径拆开。

数的是事务。不是人。

◆ 五、“问号”为什么算数

很多人一做清单，就会想把每一格填满。不知道，就猜。“她肯定是因为关心老陈。”“她一定希望我们继续。”这类补全很危险。因为一旦写进去，猜测很快就会变成事实。所以问号必须有正式位置。开始原因：？今天是否还需继续：？受益人意见：？异常条件：？问号不是没做完。它是一个证据状态。它表示：我们目前不知道。如果以后找到新材料，再更新。如果一直不知道，也可以在不知道的条件下作现实判断。例如：不知道外婆最初为什么打电话，但老陈今天明确说：“我希望你们偶尔联系。”

那就可以形成一条新的路径。新路径不需要假装自己完整继承了旧路径。

◆ 六、同一件事换了人，路就会换

假设小满决定继续联系老陈。她不会自动变成外婆。她和老陈没有几十年的共同经历。说话方式不同。时间也不同。所以即使动作名字都叫：“每月打电话。”D已经变了。可能外婆每次聊半小时。小满只能十分钟。外婆聊旧同事。小满更多问身体和生

活。后来，小满把电话改成视频。再后来，由系统先提醒，小满有空时联系。这些都说明：接手不是把旧路径整段复制。新的承载者进入以后，会在新的S和E里走出新的D。

这正是D=G(S,E)最重要的一点。

路径是活的。不是遗物。

◆ 七、路上的几个岔口

一条路径继续时，至少可能遇到几个岔口。第一：原样继续。条件基本没变，旧方式仍合适。第二：换动作，保留目的。不再初一打电话，改成每月一次视频。第三：拆开。过去一通电话既问候，又代办一件事。

现在问候由家人做，事务由服务系统做。第四：合并。几项零散事务进入一个统一流程。第五：明确结束。对方不再需要，或者路径已经失去意义。第六：暂时悬置。条件不够，先不判断。这些岔口说明："继续"从来不等于"照抄"。真正需要保留的，是现实路径在今天能否诚实发生。

◆ 八、陈伯说的那件事

后来，小满真的找到老陈。她问："外婆为什么总在初一给您打电话？"老陈沉默了一会儿，说："最开始不是初一。""有一年我老伴刚走，你外婆怕我一个人在家闷，就常打电话。""后来我说，每个月打一次就行。""她记性好，就慢慢固定到初一了。"小满又问："那以后还要不要每个月打？"老陈笑："不用照你外婆那样。你偶尔想起来问问我就行。"这句话一下把旧任务改写了。原来真正的路径不是："初一必须打电话。"而更接近："在老陈独居的那段时间，维持一种稳定联系。"

条件已经变化。老陈现在和儿子同住。于是旧路径可以结束。而小满与老陈如果以后联系，那是新关系里的新路径。

◆ 九、路的另一种丢法：以为补全了就走完了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错误。我们把路径原因找全以后，会产生一种完成感：“现在都明白了。”但明白路径，不等于现实路径已经有了去处。知道外婆为什么打电话，不等于小满已经联系老陈。知道香肠为什么送，不等于今年已经送到。所以D维的重建仍然只是第二层附近的工作。它帮助判断。不能替执行签字。同样，系统如果把路径故事解释得非常漂亮，也只是完成了识别和重建的一部分。真正是否接手，仍要看现实第一次执行。

这和前面整本书的纪律一致：理解发生，不等于现实已经发生。

◆ 十、怎样问，才问得出路来

如果想知道一项事务的D，可以少问：“他以前负责什么？”多问几种更具体的问题。第一次为什么开始？后来为什么重复？什么时候变成固定的？中间有没有改过？谁在另一头？如果有一次没做，会发生什么？真正想保留的是动作，还是动作背后的目的？这些问题不保证得到完整答案。但它们会把“任务名称”重新展开成发生路径。

回到那通初一电话。最后，小满没有给自己设一个“每月初一必须打”的新任务。她把旧路径记成：外婆在老陈独居时形成的稳定联系。当前条件：老陈已与儿子同住。老陈意见：不必固定联系。当前状态：旧路径明确结束。以后小满偶尔给老陈打电话，不是在扮演外婆。也不是“不接外婆的位置”。只是新的条件里，重新发生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这就是D维最重要的提醒：

人退出以后，我们接到的不是一份必须照抄的动作清单，而是一批曾经走出来的路径。要不要继续、怎样继续，都必须放回今天的显露和条件里重新发生。

因此，D不是一张等待复制的旧路线图。路径在新条件里会改形：同一目的可以换动作，同一动作也可能失去原来的目的。接手若只追求“照着他以前做”，反而可能把已经变化的E硬压回旧结构。重建路径的标准不是像不像过去，而是今天这条现实链能不能继续成立。

路径一旦改形，记录也要跟着改。不能因为今天仍然“联系姑妈”，就把新的联系频率、方式和目的都倒写成父亲原来的路径。承载的是功能，不是复制旧动作。

所以，路径改写本身也要留痕。

带走的话

D=G(S,E)不是说“路径由一个公式计算出来”，而是在提醒：一件反复发生的事务，往往不是先有任务再执行，而是在已经发生的显露和现实条件中一步步走熟。记录可以留下路径痕迹，系统也可以重建路径候选，但未知处必须允许问号。换了承载者、目的或条件，路径就会变化；接手不是复制旧路，而是在今天重新发生一条能工作的路。

小账

本章周家、外婆、小满、老陈／陈伯、老罗及“每月初一的电话”全部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真实调查数据或家庭取值。

“通话记录可以帮助发现周期路径”等描述只作一般性方法示意，不对应具体平台能力保证。

D在本书中固定写作“路径”；D=G(S,E)用于分析发生关系，不表示可以凭一个公式机械计算家庭事务。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3 章

E=H(S,D)：家庭、社区、行业这些土壤，接得住，还是接不住

> 这一章的问题：外婆留下的那些现实路径，过去是靠什么条件托住的？外婆离开以后，哪些条件还在，哪些已经变化？一个家、一个小区、一个市场、一项服务、一个系统，怎样才算真的“接得住”？

场景　门卫老张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去世以后，小满去小区门口取快递。门卫老张看见她，问了一句：“你外婆那盆葱，现在谁浇水？”小满愣了一下。她根本没想到那盆葱。阳台角落里，确实一直有一盆。外婆做饭时随手剪一点。有时是母亲浇水。有时外婆自己浇。出远门前，外婆会拜托邻居帮忙。老张为什么知道？因为外婆每次从菜市场回来，都会在门口和他聊两句。有一次还问过：“我要出去几天，楼上王姐要是忘了，你提醒她一下。”小满忽然意识到：那盆葱之所以一直活着，不只是因为外婆“会种”。

它还靠很多条件。阳台有光。家里有人。邻居知道。门卫也知道一点。外婆的习惯让这些人慢慢形成一种默契。

现在外婆不在了，盆还在。光还在。邻居还在。老张也还在。但原来把这些条件串起来的人退出了。这就是第三个式子真正要看的地方：

E=H(S,D)

这里的E不是一个固定背景。它是条件。而条件本身，也会被过去反复发生的显露和路径慢慢养出来。

◆ 一、第三个式子，先用阳台上的一盆葱说

一盆葱能活，不只因为种子好。它需要阳光。水。花盆。土。有人偶尔剪。有人记得浇。如果一直有人做，家里会慢慢形成习惯。水壶放在固定位置。谁路过谁浇。出门前会顺口交代。这些条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存在。它们是事情反复发生以后长出来的。所以：

E=H(S,D)

已经显出来的结果S，加上长期走过的路径D，会反过来塑造条件E。外婆每周买菜。家里会形成固定储物习惯。外婆常给某人打电话。家里人会知道这个名字。外婆每年灌香肠。邻居会知道什么时候来拿。条件不是舞台布景。它会被长期发生改变。所以一个人退出以后，真正需要看的，不只是“他做了什么”。还要问：原来托住这些动作的条件，还剩多少？

◆ 二、第一块土：家

“土壤”只是本章的白话比方。严格说，E是条件。家当然是最常见的一组条件。家里谁知道密码。谁知道药放在哪里。谁知道哪个亲戚每月会来。谁会做那道菜。谁知道账单什么时候到。谁有时间。谁有权限。谁愿意做。这些都属于E。一项事务过去看起来像“外婆一个人在做”，往往只是因为很多条件已经稳定到没人注意。厨房里的东西放在哪里。大家什么时候回家。哪位亲戚能帮忙。某笔钱从哪个账户走。这些都已经成为背景。可一旦原承载者退出，背景会突然浮出来。

于是所谓“家接不接得住”，不是问：家里有没有一个最像外婆的人。而是问：这条现实路径所需的条件，在这个家里还剩不剩、能不能重组。

◆ 三、第二块土：小区、菜市场、楼上楼下

很多家庭事务其实一直伸到家外面。外婆买鱼，靠老罗认识她。外婆出门，门卫老张知道她习惯。外婆短期不在，楼上王姐可以帮忙浇水。这些都说明：承载不是纯私人

动作。小区、市场、邻里、社区服务都可能是E的一部分。人去世以后，有些路径反而不是由家属最先发现。卖菜的人会问：“她怎么好久没来？”门卫会问：“备用钥匙还放我这里吗？”邻居会说：“以前这件事她总会提醒我。”这些外部节点可能帮助家庭识别旧路径。也可能直接成为新的承载者。

比如买菜不再由家人亲自去，改成固定配送。修理不再靠熟人，改成社区维修服务。所以“社区接得住”也不等于“社区里有人替代她”。更准确的是：原来那条现实路径能不能在新的条件组合里继续发生。

◆ 四、第三块土：行业与服务——一件事怎样进入新的流水线

有些事情以前是一个人手工完成。后来可以进入成熟服务。缴费进入自动扣款。送药进入配送。预约进入平台。财务进入机构流程。提醒进入日历系统。这时，所谓“行业”或“服务”不是抽象大词。它们提供的是一套新的E。接口。权限。标准流程。异常处理。客服。记录。替代节点。这些条件一旦成熟，一项原来高度依赖个人记忆的事务，可能变成低个人依赖的流程。这不是“关系被机器夺走”。只是承载结构发生了变化。当然，服务存在也不代表一定接得住。

如果流程只会处理正常情况，异常一来就停。如果权限断了没人知道。如果服务终止后没有出口。那它仍然只是部分条件。所以行业真正提供的不是“替代人”。而是：让某些路径可以脱离单一自然人的稳定条件。

◆ 五、反过来看：土壤被他们的事养成，也被他们的缺席改变

E不是静止背景。外婆长期做一件事，会改变周围条件。她总去老罗那里买鱼，老罗会为她留货。她总帮邻居收快递，邻居也会在她不在时帮她。她每月联系老陈，老陈也会形成期待。

也就是说：路径D长期发生，会反过来改变E。

这就是E=H(S,D)真正有用的地方。

它提醒我们：一个人离开，不只是“少了一个执行者”。原来围绕他形成的条件也会变化。老罗不再留那种鱼。邻居的互助节奏改变。一个固定群聊可能慢慢沉下去。一个机构少了某个关键节点，也会重新分工。因此“接手”不能只搬动作。还要看条件是否还存在。如果E已经变了，旧D原样复制反而可能不合适。

◆ 六、看土的三个问

如果想看一条路径今天接不接得住，可以先问三个很普通的问题。第一个：现在谁或什么早知道？谁能最早发现这件事该发生了？可能是家属。可能是邻居。可能是日历。可能是系统监测。

第二个：谁或什么能让现实动作真正发生？不是提醒。而是执行。可能是人。可能是服务。可能是自动系统。可能是机构流程。

第三个：条件变了以后，下一步在哪里？失败了怎么办？受益人不再需要怎么办？账户失效怎么办？服务停了怎么办？这三个问法比“有没有一个人接”更准确。因为一个成熟承载结构往往不是单点。它是多个条件共同工作。

◆ 七、数字纪念服务，也可能成为这块土的一部分

数字纪念服务如果只保存照片、声音和表达，它主要进入显露层。如果它开始识别周期行为、提醒现实事务，它已经进入条件层。如果它连接日历、支付、配送、通信和机构流程，它还可能直接进入路径的现实承载。所以数字纪念服务不一定只是“纪念工具”。它可能成为新的E。比如系统发现：外婆每年腊月固定向三户寄东西。它可以提示家庭确认。家庭确认以后，系统可以建立周期任务。如果获得适当授权，还可能直接下单。异常时再转入人工或其他流程。

这时系统已经不只是提醒“外婆以前做过什么”。它正在参与今天的现实发生。因此撤销旧句：“最后还是要有人在土上做下一个动作。”更准确的是：最后必须有现实动作真正发生，但执行它的承载结构不预设是人。只要动作真实发生、状态可确认、异常有出口，就按实际承载记录。

◆ 八、家庭群里的那一条消息

几天后，小满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不是：“以后谁接外婆的位置？”而是：“我把外婆以前常做的几件事列了一下，先看看现在分别是什么状态。”

下面只有几行。周六买鱼：家里不再固定做，结束。老陈电话：旧路径结束，偶尔联系另算新路径。阳台那盆葱：母亲说她愿意继续养；自动浇水器负责日常，母亲负责异常。腊月香肠：今年先确认邻居是否还需要。母亲回：“这样看就清楚多了。”大姨回：“葱那盆别扔，我去的时候也能看看。”老张后来听说自动浇水器装好了，笑着说：“那我不用天天惦记了。”这就是E变化的样子。不是谁变成了外婆。而是原来由外婆串起来的一部分条件，被重新组合。

有些路径继续。有些结束。有些由人和设备共同承载。还有些仍然待确认。这正是第三个式子最后要提醒我们的：条件不是背景。条件本身会被路径塑造，也会反过来决定新的路径怎样发生。一个人离开以后，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来成为他？”而是：今天这条现实路径，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条件现在由什么结构提供；现实动作有没有真的发生。

这里还要避免把E写成纯背景。条件一旦开始承担执行，它就不再只是“土壤”。例如自动扣款原本是家庭财务的基础设施，可当它持续完成付款时，它同时进入了路径本身；物业原本只是外部条件，可当巡检制度接住原来的检查任务时，它也成了承载结构。E可以支持D，也可能在具体事务里转化为D的一部分。分析时要看功能，而不是先给主体贴类别。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接得住”不能只看一次执行。条件会变化：设备会失效，机构会换人，费用会改变，权限会过期。真正稳定的承载结构，需要在这些变化出现以后仍然有下一步。E不是静态背景，而是不断变化、不断重新参与路径成立的条件集合。

这也是为什么同一项事务在不同阶段，承载结构可以合法变化：先由人临时顶住，再由服务接入，最后由系统稳定运行。只要状态与异常出口可追，这种变化不是“不忠于过去”，而是现实条件改变后的重新成立。

条件一变，承载也可以随之改形。条件一直在变。

带走的话

E=H(S,D)提醒我们，家庭、社区、市场、机构、服务和系统都不是静止背景，它们会被长期发生的路径塑造，也会反过来决定路径能不能继续。所谓“接得住”，不是看有没有一个自然人站出来，而是看识别、权限、执行、记录和异常处理这些条件是否真正形成。最后必须有现实动作真正发生，但执行它的承载结构不预设是人。

小账

本章周家、小满、母亲、大姨、老陈、门卫老张、鱼摊老罗、阳台葱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真实调查数据或家庭取值。

“家庭、社区、市场、机构、服务、系统”在本章均作为现实条件与承载结构的分析类别，不代表任何法律责任划分。

关于遗嘱执行、遗产管理、家庭重组等邻近法律与社会科学文献，本章不据未核原文作具体断言。〔待核〕

E在本书中固定写作“条件”；E=H(S,D)用于说明条件也会被显露与路径反过来塑造，不表示可机械计算家庭生活。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4 章

哀悼里最常见的三种断：缺式、偏路、断拍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离开以后，家里人明明很用心，有些现实事务还是会掉下来。它们通常掉在哪里？“缺式、偏路、断拍”能不能只作为三种工作标签，帮助我们找到断点，而不把悲伤的人变成被诊断的对象？

场景　三个家，三种安静

这是三个构想场景。第一个家，把父亲留下的照片、语音、视频整理得非常好。账号有目录。旧物有标签。每到纪念日，家里还会一起看。但半年以后，他们才发现：父亲过去每月固定替一位亲属处理的一项小事，已经停了很久。没人故意忘记。只是这件事从来没有进入“纪念父亲”的那一栏。

第二个家不一样。母亲去世以后，女儿马上把她过去做的事情全接过来。买菜照原来的店。节日照原来的顺序走亲戚。每周照原来的时间打电话。做得很认真。可过了一阵，她发现几件事已经不适合今天。有人搬家了。有人不再需要。有一项旧习惯只是在母亲那段关系里才成立。她一直在走。只是走得太像原来的路。

第三个家更安静。父亲去世后，重要手续办得很快。账户处理了。房间整理了。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大家都说：“事情总算办完了。”可两个月后，原来每周都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务开始一个个冒出来。不是大事。但它们以前都有节奏。

现在节奏断了。这三种情况，本书暂时叫：缺式。偏路。断拍。先强调：这不是心理诊断。不是人格判断。也不是说“悲伤方式错了”。它们只是在帮助我们描述：现实路径到底在哪一段没有继续发生。

◆ 一、先说一句：“遮蔽”不再是本书预设的方向

早期版本这一节原本想说：复现体越强，越容易把现实空缺遮住。所以三种断都和“遮蔽”有关。本书不再这样写。遮蔽可以发生。例如数字父亲每天仍然发来熟悉的话，让家人对某些事务产生局部完成感。但相反情况也可以发生。系统也可能从历史记录里发现周期事务，提醒家庭：“这里可能还有一条没处理的现实路径。”这时它是在反遮蔽。因此，“缺式、偏路、断拍”不能被解释成技术造成的三种病。它们只是现实重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类断点。

AI可以加重。也可以修复。甚至完全无关。方向必须交给现实证据。

◆ 二、缺式：只看见一个式子，另外两处没有被问出来

第21章已经有三个式子：

S=F(D,E)

D=G(S,E)

E=H(S,D)

缺式最简单的样子是：眼前只剩S。照片还在。语音还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得很清楚。但D和E没有被问。他过去怎样一路做成这些事情？今天这些路径还靠什么条件发生？于是第一家并不是“纪念太多”。而是分析单位停在了显露层。同样，缺式也可能反过来发生。有人只管事务，不留任何历史来源。动作继续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有人只保留流程，却没看条件已经改变。所以缺式不是固定等于“只剩照片”。它更一般地表示：该问的S、D、E中，有一块或两块没有进入视野。

它是方法上的缺口。不是人的缺陷。

◆ 三、偏路：路走得很认真，但把“继续”误成“照抄”

第二个家更像偏路。女儿很努力。她不是没做。反而做得太多。问题在于：她把“母亲以前这样做”直接变成“今天仍然应该这样做”。这时D没有断。但D被过度固

定。路径本来应该在新的S和E里继续调整。受益人变了。地点变了。时间变了。新的承载者也变了。如果还要求原动作完全复制，路径就可能偏离今天的现实。偏路最常见的误会是：忠诚等于复刻。其实不是。一条关系路径可以保留目的、改变动作。一次固定探望可以改成视频。一个旧付款方式可以改成自动服务。

一项曾经重要的习俗也可能明确结束。所以偏路不是“做错了”。只是提醒：有没有把旧路当成了唯一的路。

◆ 四、断拍：一次性处理得很好，周期路径却没有重新开始

第三种叫断拍。它最容易发生在事情办得很完整的时候。丧事办完了。手续处理完了。账户处理了。该通知的人通知了。这些都是真实完成。

问题是：一次性事项完成，不等于周期事务已经重新有节奏。过去有人每周打电话。每月缴一项费用。每季检查一次设备。每年给某人寄一次东西。这些事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是“一次办完”。它们靠重复发生。所以断拍不是“没人处理”。而是：处理停在了一次性节点，原本需要周期重复的路径没有重新进入节奏。系统在这里反而可能特别有用。日历。周期提醒。自动扣款。定期检查。都可能帮助重新点起节拍。但仍然要看现实执行有没有发生。

提醒准时，不等于动作完成。

◆ 五、三种断的一个共同点：上一层的完成替下一层签了字

缺式、偏路、断拍看起来不同。共同点却很简单：某一块已经做得不错，于是人很自然地以为整体已经处理好了。缺式里：显露保存得很好，于是没继续问路径和条件。偏路里：旧路径执行得很认真，于是没继续问今天的条件。断拍里：一次性事务处理得很完整，于是没继续问周期节奏。这和第16章说的“局部完成感”很接近。但仍然不要把它写成心理规律。这里只把它当一种可能的观察框架。真正的校正方法仍然是：不要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得够好”。

而问：这项具体事务的当前状态是什么？

◆ 六、对应的三个补法，先放一放

既然有三种断，就会自然想到三种补法。缺式——补式。偏路——排路。断拍——点火。但本章先不急着教怎么做。第25章再展开。这里只先说它们各自补什么。补式不是把表格填满。而是把没问到的S、D、E重新问出来。排路不是给家庭排优先级排行榜。而是判断：哪条路今天还要继续？哪条要改？哪条要结束？点火也不是要求谁“振作起来”。它只是让一项被判断为继续的现实事务，发生第一次真实执行。所以三种补法都不是哀伤治疗。它们只是现实路径的处理方法。

◆ 七、在自己家里怎么认出这三种断

可以不用术语。只问三组问题。第一组：我们现在是不是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却不知道他那些事是怎样走出来、靠什么条件托住的？如果是，可能有缺式。第二组：我们是不是一直照原来的办法做，却没有重新确认今天还需不需要、条件有没有变？如果是，可能有偏路。第三组：重要的一次性事情都办完了，但那些每周、每月、每年的重复事务有没有重新发生？如果没有，可能有断拍。注意“可能”两个字。这些问题不是筛查表。也不是自测题。

它们只帮助找到可能需要进一步看的地方。如果什么也没发现，也完全可以。

◆ 八、复现体在三种断里的位置

数字复现可能进入三种断，而且方向并不固定。在缺式里，它可能让S越来越丰富。如果只继续生成样子，而不触及D和E，缺式可能持续。但如果系统从资料里提取周期行为、联系人和条件，它也可能帮助补式。在偏路里，数字外婆可能不断重复过去的做法：“还是去老罗那里买鱼。”这可能加强旧路。但系统也可以结合今天条件提醒：“老罗摊位已经关闭，是否改用其他方式？”这又可能帮助改路。在断拍里，系统可能每月提醒一次，却没人执行。

这时节拍看起来存在，现实却没发生。但如果系统获得授权，直接完成支付、预约或配送，节拍就可能真正恢复。所以复现体既可能成为断点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修复工具，甚至成为新的承载者。不能靠“它是AI”预判方向。

◆ 九、回到周家：三种断一个都没少

再回到前几章的周家。外婆去世以后，家里最先整理的是照片和语音。这里出现过缺式的可能：S很丰富，但一些D和E还没被看见。后来，小满知道外婆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电话。她一开始差点把它直接变成：“以后我每月初一打。”这里出现偏路的可能：把旧动作原样复制。再后来，家里把很多一次性的事处理完。可阳台那盆葱、腊月香肠这些周期事务仍然要重新判断。这里有断拍的可能。

最后，他们没有给任何一个断点下心理结论。只是逐项更新状态。老陈旧路径：明确结束。阳台葱：自动浇水＋母亲异常处理，已接手。腊月香肠：待确认，悬置。周六买鱼：固定路径结束。这样一看，三种“断”就回到它们该在的位置。不是解释一个家庭“为什么悲伤”。而是帮助看见：哪条现实路径少了信息，哪条走偏了条件，哪条没有重新发生。如果系统能补上，就让系统补。如果机构能接，就让机构接。如果应该结束，就结束。如果还不知道，就悬置。

这就是本章最终留下的三个词。它们不是诊断名。只是三种找断点的方法。

三个标签还有一个共同限制：它们描述的是“路径状态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这个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同一家庭可能一件事缺式，另一件事偏路，第三件事只是暂时断拍；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断，只是选择明确结束。标签落在事务上，不落在人身上。这一点不守住，方法很快就会从观察工具变成家庭评价。

如果同一项事务同时出现两个标签，也不要急着二选一。它可能既缺式，又断拍；先补足缺失信息，再看是否真的需要点火。标签的作用只是帮助定位下一步，不是给家庭贴一个最终诊断。

必要时，一个标签可以先撤回。观察必须允许标签被修正。

带走的话

缺式、偏路、断拍不是哀伤诊断，也不是对家庭好坏的评价。它们只是三种现实路径工作标签：缺式提醒S、D、E中有部分没有进入视野；偏路提醒旧路径可能被误当成唯一正确路径；断拍提醒一次性事项办完后，周期事务可能仍未重新发生。数字复现对三者既可能加重，也可能修复，方向不能预设。真正要看的仍然是：这条现实路径今天到底处于什么状态。

小账

本章三个家庭及周家相关人物、事务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缺式、偏路、断拍”在本章只作为工作标签，不是心理、精神医学、临床或家庭功能诊断。

这三个词在丧亲场景中的具体用法，是本书依据当前方法框架作的应用性重构；与原始六路径体系的精确术语边界仍需另行核对。〔待核〕

“遮蔽”“反遮蔽”均只作为可能机制，不是已经得到数据支持的方向性结论。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样本、发生率或效果数字。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5 章

补式、排路、点火：怎样列清单，怎样排次序，怎样点第一件

> 这一章的问题：当一些现实路径已经被看见以后，一个家庭可以怎样把“看见”推进到“发生”？清单怎样列，先后怎样排，第一件怎样真正做起来，同时又不把清单本身变成新的完成感？

场景　周日晚上的一张纸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周日晚饭以后，小满把一张白纸放到桌上。她没有写：“外婆留下的遗愿。”也没有写：“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只写了一个很普通的标题：现在还需要确认的几件事。第一行：腊月香肠——今年还送不送？第二行：阳台葱——谁或什么继续照看？第三行：老陈电话——旧路径是否已经结束？第四行：一笔固定缴费——现在由什么方式继续？母亲看了一会儿，说：“这么写，好像没那么重。”小满点头。因为这张纸不是一张孝心表。它只是把原来混在一起的几件事分开。

过了一会儿，大姨问：“那先做哪一件？”这才进入第25章的三个词：补式。排路。点火。它们听起来像方法名。其实都只是很普通的动作：把缺的信息补出来。把要处理的事排出先后。让第一件现实动作真正发生。

◆ 一、补式：列清单，不是把“外婆”拆成任务

上一章说，缺式是S、D、E里有一部分没有进入视野。那么补式的第一步，就是把没问到的地方问出来。不是把“外婆”拆成十几条任务。而是针对一项具体事务，分别看：S：现在看见什么？有记录吗？有谁知道吗？过去发生过什么？D：这条路径怎么走出来？为什么开始？为什么重复？有没有变过？E：今天靠什么条件还能发生？对方还需

要吗？权限还在吗？有没有新的服务或系统可用？清单的价值只在这里：把混在一起的东西分开。它不是为了把每一格填满。

更不是为了证明家庭“什么都没有漏”。不知道就写问号。问号也是结果。

◆ 二、补式的几个小提醒

第一：只列具体事务，不列人格。“外婆很负责”不能执行。“每月固定缴费”才是一项可检查事务。第二：候选事务不等于必须继续。系统从记录里找出一项周期行为，只能说明：“这里可能有一条路径。”不能自动升级成：“外婆希望你继续。”第三：来源和推断分开。“过去一年有重复记录”是一类证据。“她应该很在乎这件事”是推断。不要混写。第四：清单可以很短。它不是越长越好。家庭也不欠谁一张完整清单。如果现在只处理三件最现实的事，也完全成立。

所以“补式”的重点不在补满。而在：该问的地方，不要让一个模糊印象替答案。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边界：清单里最好区分“事实、推断、决定”。例如：“过去十二个月出现十次相似付款”是事实记录。“这大概是外婆固定帮助某个人”是推断。“我们决定以后继续”则是今天的决定。三者如果挤在同一栏，很快会互相冒充。系统尤其容易把高概率推断说得很顺。所以它越会整理，越要留下来源。不是为了防AI。而是为了让以后的人知道：这一格究竟是过去真的发生过，还是后来推出来的，又或者只是今天的新选择。

◆ 三、排路：先后怎么排

事情一多，马上会出现顺序问题。早期版本给过一个很直观的办法：先看有人正在等的。再看有期限的。

再看需要长期养成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启发，但不能写成所有家庭的固定顺序。更稳妥的做法，是先问几件事：不处理会不会马上产生现实后果？有没有明确时间窗口？另一端是不是正在等待？这项事务是否已经具备执行条件？是不是还缺关键判断？有现实后果、时间窗口明确、条件已经具备的，通常更适合先处理。而一项私人习惯，如果

对方也不着急，完全可以晚一些再确认。“排路”不是给事务排名价值。只是为了避免：最容易谈的事先谈很多，真正会产生后果的事反而一直悬着。

◆ 四、点火：第一件，要小，要实，要看得见

“点火”这个词最容易被误会成：谁要振作起来。不是。这里说的火，只是：一条被判断为继续的现实路径，发生第一次真实执行。例如固定缴费。如果决定继续，就让第一次付款真正完成。例如阳台那盆葱。如果决定继续养，就让新的浇水结构真正跑一次。可能是母亲亲自浇。也可能是自动浇水器按设置完成。例如一项配送。如果决定继续，就让第一次真实配送发生。所以第一把火不要求“由人亲手点”。谁或什么结构完成第一次现实执行，谁就在点火。

这里最重要的标准只有一个：现实结果出现。不是“已分配”。不是“已提醒”。不是“准备做”。

◆ 五、在家里“数”：画勾，只计实际做了的

这一节要把标准再硬一点。清单上可以有很多状态。候选。待确认。准备中。已分配。已提醒。已执行。明确结束。悬置。真正计入“实际接手”的，只能是：已执行。如果事务是付款：钱真正付出。如果事务是联系：联系真正发生。如果事务是配送：东西真正送到。如果事务是取消：取消真正生效。如果系统完成，也算。如果人只是答应，但没做，不算。如果工单建立，但现实结果还没出现，也不自动算。这一条让“画勾”变得有意义。勾不是界面装饰。它必须对应现实结果。

◆ 六、清单里，机器站在哪一格

旧思路很容易问：“清单里哪一格留给机器？”本书不再这样分。系统可以进入很多格。它可以帮助识别候选事务。可以整理S、D、E的材料。可以提醒缺少的信息。可以根据规则辅助排序。可以创建执行流程。可以直接付款、下单、通知、预约。可以记录执行结果。也可以在异常时触发下一步。所以清单里没有一格叫：“机器只能待这

里。”更好的记录方式是：对每一项事务写清楚：这一步是谁或什么做的。识别：系统。确认：家庭成员＋受益人。执行：自动服务。

异常：转人工。这样，清单描述的是功能链。不是身份等级。

◆ 七、一年以后的那张日历

早期版本里有一些很诱人的预测数字。比如：在某个时间内列清单，会提高多少个百分点。这些目前都没有真实数据。

本书不把它们写成效果结论。如果未来真要验证这套方法，真正该看的不是：家庭有没有把清单填漂亮。而是更硬的现实结果。例如一年以后：基线事务中有多少发生了实际接手。多少明确结束。多少仍然悬置。实际接手的事务，从原承载者退出到第一次现实执行，中间用了多久。清单最多是一种可能的干预工具。它有没有用，要靠这些结果来检验。如果用了清单和没用清单没有差异，就应该承认。如果系统自动识别比人工清单更有效，也应该承认。

工具不能靠理论名字获得效果。清单本身也可能被做假。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故意骗人，而是把过程状态写成完成状态。“已提醒”写成“已处理”。“已分配”写成“已接手”。“已经讨论”写成“已决定”。“系统已生成方案”写成“现实已经执行”。所以如果以后真的把这套清单做成产品，至少要把几类状态分开显示。识别到。已确认。待执行。已执行。明确结束。悬置。异常。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表格更复杂。而是为了不给一块绿色界面过多权力。一个工具最先应该防的，不是漏掉一行，而是把没发生的事显示成已经发生。

◆ 八、清单写完以后，常有的那一阵沉默

小满家的纸写到第四行以后，大家忽然都不说话了。不是因为太悲伤。也不是因为谁不愿承担。只是有几件事，第一次被说得这么具体。“这项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如果继续，第一次谁来做？”“系统能不能直接完成？”“如果以后条件变了

怎么办？”这些问题一旦具体，就不再像一句：“以后我们一起把家撑起来。”那样容易回答。

最后，他们没有把整张纸做完。只选了一项。那笔固定缴费。他们确认需要继续。改成自动支付。当晚完成设置。下一个周期，支付真实发生。这就是第一件“点着”的事。另一项香肠仍然悬置。阳台葱已经由自动浇水器加母亲异常处理接上。老陈电话则已经明确结束旧路径。没有一张漂亮的全绿表格。但现实状态变清楚了。这已经足够说明“补式、排路、点火”真正想做什么。补式：不是补满，而是把不知道的地方露出来。排路：不是给爱排序，而是让有现实后果的事务先获得处理机会。

点火：不是鼓励谁振作，而是让一项决定继续的事务发生第一次真实执行。然后再看：它能不能继续。条件变了以后，谁或什么处理。

三步也不能被误读成固定顺序。某些事务一开始就足够清楚，可以直接点火；某些事务先要排路；还有些事务补式以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无需继续”。真正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每一步都要让状态更诚实，而不是让清单更满。方法的目标不是完成更多，而是少把未知、决定和执行混成一件事。

所以三步法真正的顺序，不在纸面上，而在证据里：信息不足先补，选项过多先排，已经清楚就执行；若结论是结束，就结束。方法服从事务状态，而不是事务服从方法。

如果没有下一步，就不要硬造下一步。必要时，停止本身就是正确动作。

> **带走的话**
>
> 补式、排路、点火不是一套“正确哀悼流程”。补式只是把S、D、E里没看见的地方问出来；排路只是根据现实后果、时间窗口、另一端需求和执行条件安排先后；点火只认第一次真实执行。清单只是候选工具，不是道德义务；机器也没有固定座位，它可以识别、判断、组织、执行和处理异常。最终只看一件事：界面里的完成有没有变成世界里的发生。

小账

本章周家、小满、母亲、大姨、老陈及全部事务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取值。

“先看现实后果、时间窗口、另一端等待、执行条件”等排序因素是本书的方法建议，不是经过验证的统一优先级算法。

早期设计中“三十天内列清单”“提高二十个百分点”“五个百分点”“2028年底结算”等均未作为事实进入正文；相关预测若未来保留，只能作为待检验设计，不能写成已验证结论。

清单在本书中只是候选工具，其有效性需要用实际接手率、明确结束率、悬置率和首次实际执行时距等结果检验。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6 章

三原理：不动的点，走熟的路，点起的火

> 这一章的问题：一条现实路径被发现以后，怎样才更容易接上、接稳、接久？有没有三条足够朴素的底，让我们在条件不断变化时，不至于一会儿靠热情，一会儿靠运气？

场景　一本旧电话本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有一本旧电话本。纸已经发黄。里面不是手机号码那么简单。有的人名旁边写着："初一问一下。"有的写："腊月前。"还有一页夹着一张黄色便条："清明前问大姐青团够不够。"小满第一次看到时，以为这是外婆的"任务清单"。后来才慢慢发现，不完全是。有些事情早就不做了。有些人已经换了联系方式。有些旧动作今天完全可以由系统完成。但便条里有一种东西一直没变：外婆总在确认——另一头现在还需要什么？

这就像一枚钉子。动作会变。人会变。工具会变。但某个判断点可以留下来。第26章把这种东西暂时叫：不动的点。再往下看。外婆不是每次都重新发明办法。谁需要联系，她常沿着原来走熟的方式去做。电话。邻居转话。菜市场碰面。后来有手机，就改手机。这种不必每次从零开始的路径，叫：走熟的路。

最后，还有一件更简单的事。再好的判断，再好的路径，如果没有一次真实执行，都还只是纸上的可能。第一次真的打出去。第一次真的付出去。第一次真的送到。本章把这一下叫：点起的火。三条底并不神秘：有一个不轻易丢掉的判断点。尽量借已有路径，而不是每次从零造路。让第一次现实执行真正发生。

◆ 一、三条底，先用外婆这张便条说

拿那张“清明前问大姐青团够不够”的便条来看。第一条底：不动的点。如果今天不再送青团，也可以。但原来的关键也许不是“必须送青团”，而是：先确认另一头今天还需不需要。这个判断点可以留下。

第二条底：走熟的路。以前外婆直接打电话。今天可以继续电话。也可以改成家庭群。如果大姐已经习惯某个通信方式，就不必另造复杂流程。

第三条底：点起的火。如果确认今年仍然需要青团，那就让第一次现实动作发生。可能是小满下单。可能是商家按周期自动配送。可能是家人顺路送。只要现实结果真正出现，火就点着了。所以三原理不是：不许改变。不许外包。必须亲手。恰恰相反。它们是为了让变化中的承载仍然有抓手。

◆ 二、不动的点：在一堆会变的东西里，留一个不轻易丢掉的判据

“不动”最容易被误会成“旧规矩不能动”。本书不是这个意思。真正不轻易动的，不一定是动作。而可能是一个判据。例如：不是“每月初一必须打电话”。而是：老陈今天还需不需要这条稳定联系？不是：“清明必须做外婆那一种青团。”而是：这项关系今天还需要什么形式的联结？不是：“每年必须由家里人亲自寄东西。”而是：另一头是否仍然需要这项支持？动作可以换。承载者可以换。工具可以换。甚至事务本身可以结束。但在变化之前，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问题帮助我们判断。

这就是“不动的点”。它不是永恒真理。条件改变以后，它也可以被修改。这里只强调：别让路径每换一次工具，就把原来的判断标准一起丢掉。

◆ 三、走熟的路：借已经有的路，不必每次重新发明

现实事务最怕什么？每次都从零开始。每个月都重新讨论：谁去做？怎么做？什么时候做？谁提醒？如果一条路已经走熟，而且今天仍然适用，就尽量借它。以前是固定日历提醒。今天还可以继续。以前是某家服务商稳定配送。如果仍然合适，不需要为

了“接手”故意改成人工。以前由两位邻居轮流处理。关系仍在，也可以继续。“走熟的路”不是保守。而是减少重启成本。但它有一个前提：旧路必须在今天仍然成立。如果条件已经变了，就不能因为“熟”而硬走。

第24章的偏路，就是把“走熟”误成“只能照旧”。所以这条原理要和上一条配合：先用不动的点检查目的与条件。再决定旧路还能不能借。

◆ 四、点起的火：第一次现实执行，不预设由谁完成

早期版本这一节原来写：“第一次动手，由人来。”这条必须撤销。因为它把承载资格绑在自然人身份上。

本书只保留：第一次现实执行必须真的发生。谁完成，并不预设。如果一笔费用改成自动支付，下一个周期真实扣款成功，这就是一次现实执行。如果系统自动下单，商家真实配送到位，也算。如果机构流程自动触发并完成，也算。当然，人亲自完成同样算。这里没有身份优先级。只有结果口径。但还要再分一步：第一次执行成功，只能说明“接上了”。它不能自动证明：以后一直接得住。真正的“接得住”，还要看条件变化以后有没有继续处理。

账户失效。地址改变。受益人需求变化。服务商退出。这些异常来了以后，承载链还在不在？所以：接上，是第一把火。接得住，是火后来还能在变化里继续。

◆ 五、三条底怎么搭在一起

三条底不是三句口号。它们必须互相咬合。只有“不动的点”，没有“走熟的路”：会一直讨论原则，却没有执行路径。只有“走熟的路”，没有“不动的点”：容易机械照旧，变成偏路。只有前两条，没有“点起的火”：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现实还是没有发生。

反过来，只点火、不看前两条，也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冲动。第一次做成了。第二次忘了。第三次条件变了就断。所以更完整的结构是：先知道为什么要继续。再尽量借一

条能走的路。然后让现实第一次发生。接着看变化来时还能不能继续。这四步比“找一个可靠的人接下来”更稳。因为它不把全书压在单一接班人身上。

◆ 六、系统在三条底里的位置

系统不只会“记日子”。它可以进入三条底的每一处。在“不动的点”这里：系统可以保存判据、来源与版本。例如记录：“这项路径的当前目的，是确认对方是否仍需支持。”在“走熟的路”这里：系统可以识别已有流程。发现过去常用的联系人、平台、周期与服务。在“点起的火”这里：系统可以提醒。也可以直接执行。如果获得适当权限，它可以付款、下单、发出通知、安排预约。在后续稳定性里：系统还可以监测失败。发现异常。暂停流程。升级到其他节点。

所以本书不再说：“系统可以记日子、辅助走路，但点火必须有人。”更准确的是：系统可以识别不动的点、沿路运行，也可以直接点火。但无论谁点火，都必须接受同一个检查：现实结果发生了吗？条件变了以后还能处理吗？

◆ 七、一个小小的结尾

清明前一周，小满又看见那张黄色便条。她没有照外婆原来的方式直接打电话。先发消息问大姨：“今年还需要青团吗？”大姨回：“别寄了，家里今年没人吃。”如果按旧动作逻辑，小满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没接上。”可按现在的结构看：不动的点还在——先确认需求。旧路已经不必走。现实状态也很清楚——今年这项路径明确结束。于是没有青团寄出。但这不是失职。更不是“没有点火”。因为这项事务根本没有被判断为继续。点火只适用于：那些已经决定继续的路径。

这条边界非常重要。不然“点火”会再次变成催人做事。

◆ 八、缺一条底，会是什么样

缺“不动的点”：工具很多。流程也多。但没人知道为什么还在做。可能越做越熟，越走越偏。缺“走熟的路”：每次都重新协调。一次能做成。但成本很高，难以稳定。缺“点起的火”：判断很清楚。路径也设计好了。却一直停在“准备开始”。现实

里没有第一次执行。还有第四种更隐蔽：前三条都有，异常处理没有。这种情况最容易出现：前几次都很好。一变就断。所以三原理不是完整的承载理论。它们只是最朴素的起点。真正判断“接得住”，还要回到第17章和第19章：异常发生以后，下一步在哪里？

◆ 九、机构与服务，也可以用这三条看自己

这三条不只适合家庭。机构一样可以看。一个员工离开。过去由他负责的周期事务留下。机构先问：不轻易丢掉的判据是什么？是“每周必须由他写报告”，还是“关键风险每周必须被看见”？如果是后者，动作就可以换。

再看：有没有现成流程可以借？能否进入自动报表？能否由系统抓取？能否分配给岗位而不是个人？再看：第一次现实执行发生了吗？新流程真的跑起来了吗？最后再看：异常以后会不会断。服务系统也一样。一个数字纪念产品如果提醒家庭：“过去这个时间点有一项固定事务。”这是发现。如果它提供确认、执行、记录和异常出口，它就进一步成为承载结构。所以三原理最后不是为了证明“家庭必须自己接”。恰恰相反。它让我们看见：稳定承载可以由家庭、系统、机构、服务乃至它们的组合完成。

真正不变的只有检查标准：为什么继续？走哪条路？第一次现实执行发生了吗？条件变了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这就是“不动的点、走熟的路、点起的火”在本书里的最终落点。

三原理因此不是三条命令，而是三个检查方向：什么需要保持、什么可以沿用、什么必须真正启动。它们可以由人完成，也可以由系统、服务或复合体完成。

带走的话

本书在死亡场景里借“三原理”做一个很朴素的检查：不动的点不是不许改变动作，而是保留一个相对稳定的判断判据；走熟的路不是照抄旧路，而是在今天仍成立时尽量借已有路径；点起的火不是必须由人亲手完成，而是让一项已经决定继续的事务发生第一次真实执行。第一次成功只说明“接上”，条件变化以后仍能处理，才更接近“接得住”。

小账

本章周家、外婆、小满、大姨、老陈、老罗、旧电话本、黄色便条与青团等全部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不动的点／走熟的路／点起的火”在本章是本书对三原理在死亡场景中的应用性表达；它们与原始理论体系的精确对应关系仍需另行核对。〔待核〕

本章不把“不动的点”固定等同于E、不把“走熟的路”机械等同于D、不把“点起的火”机械等同于S，以免把应用解释冒充原典定名。

系统执行、机构执行、服务执行等均按功能示意，不对应某一具体产品能力保证。

本章没有使用任何真实家庭、机构或产品效果数据。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7 章

制度：把“谁接住了空位”写进三个地方

> 这一章的问题：一张家庭清单如果只靠一次谈话，很容易被忘在抽屉里。有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让现实路径自然地留下一个状态入口：继续、结束、还是悬置；如果继续，又由什么结构真正承载？

场景　陈伯的一页纸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陈伯年纪大以后，自己写过一页纸。不是遗嘱。不是财产分配。也没有写：“以后你们必须替我做这些事。”纸上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说明。每月有一笔固定费用。楼下老朋友偶尔需要帮忙买东西。阳台植物冬天少浇水。有一个旧同事，逢年过节通常会联系。最后一行写：“这些事以后要不要继续，你们自己看。”侄女第一次看到时，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不是一份命令。它只是让几条平时不显眼的现实路径，提前留下了入口。

陈伯后来去世。侄女没有照单全收。固定费用被确认后转成自动支付。买东西这件事，老朋友已经有社区配送，于是结束。阳台植物没人想继续养，也结束。旧同事那一项，侄女先联系一次，后来双方改成节日问候。一页纸没有替谁决定。它只是让“原来还有这些事”更早被看见。这就是第27章想做的制度化。不是给死亡之后再加一套规矩。而是想问：能不能在几个自然会经过的位置，留下一扇很小的门，让现实路径有机会被看见、确认、执行、结束或悬置？

◆ 一、第一处：生前写的一页纸

第一处，可以是本人愿意时留下的一页“生活路径备忘”。名字故意不用“遗愿清单”。因为它不应该天然带有命令。可以只写几类信息。我平时反复做的事。另一头是谁。从哪里可以确认。如果我不再做，这件事是否值得有人再看一眼。也可以什么都不

写。这必须是自愿的。而且，这一页纸和法律文件必须分开。它不是授权书。不是遗嘱替代品。不是合同。也不自动让任何人获得账户、财产、医疗、通信或其他权限。一句“请帮我继续”也不能自动创造法律授权。

所以这张纸真正的作用只是一件：给现实路径留下线索。至于今天能不能继续，由谁或什么继续，还要看当下条件、权限与另一端需求。

◆ 二、第二处：丧亲支持里的一栏

第二处，可以放在丧亲支持、家庭协助或社会服务里。不是必填表。更不是治疗任务。它只可以有一栏非常温和的问题：“除了手续之外，是否还有一些过去由逝者反复承担、今天可能仍有现实下一步的事务？”如果当事人不想答，可以空着。如果现在没有精力，也可以以后再看。如果只说一件，也可以。这一栏的目的不是让悲伤的人马上进入效率模式。而是防止一种很普通的遗漏：大家把丧葬、证件、账户这些一次性事项办完以后，以为现实部分也已经全部结束。

支持人员如果看到一项高风险或有时限的现实事务，可以提示当事人另行寻求相应专业帮助。但不能越过专业边界自己替人作法律、医疗或财务判断。所以第二处制度化的重点是：提供入口，不制造义务。

◆ 三、第三处：数字纪念服务的一条状态入口

第三处，是数字纪念服务。如果一个系统已经保存了逝者的照片、声音、聊天、日历和行为记录，它很自然会发现一些周期模式。例如：固定联系人。固定付款。固定日期。固定地点。过去反复出现的服务。系统可以提示：“这里可能存在一项现实事务，是否需要确认？”注意措辞。不是：“他希望你继续。”也不是：“这是他的遗愿。”因为从历史行为推断今天的意愿，是另一件事。数字纪念服务如果进一步连接现实工具，还可以不只识别。它可以：记录状态。

提醒确认。创建任务。直接执行。记录结果。在异常时转入下一节点。所以数字纪念服务不是天然只能做“纪念”。它可以进入承载链。但前提仍然是：权限合适。来源清楚。生成内容和历史事实分开。执行结果可以核。异常有出口。

◆ 四、三处合起来看

一页生前备忘。一栏丧亲支持。一个数字服务状态入口。三处并不是要同时存在。它们更像三个不同时间点的机会。生前备忘发生在原承载者还在时。支持栏发生在现实重组刚开始时。数字服务则可能长期存在。三处可以互相校对。生前纸上写：“每月联系老赵。”数字记录却显示后来已经半年没有联系。那就说明纸上的信息可能过期。系统发现一笔固定付款。家属确认那只是已经终止的旧服务。那就改成结束。辅导记录里写着“待确认”。

后来系统真实完成第一次付款。那就更新为实际接手。所以制度化不是建一个永远正确的总表。而是建立：状态可以更新，来源可以追，版本可以改。

◆ 五、三道护栏

如果把这套东西真正放进制度，至少要有三道护栏。第一道：自愿。生前写不写，由本人决定。丧亲后看不看，由当事人决定。不能因为一个家庭拒绝列清单，就给它贴上“不负责”的标签。第二道：不进考核。不能拿接手率考核子女。不能拿清单完成率考核辅导者。也不能拿“处理得快不快”给家庭排名。一旦进入KPI，最先出现的就是做假。负责人填上。状态刷绿。悬置强行改成结束。这会把工具彻底毁掉。第三道：最小数据。只记处理现实路径真正需要的信息。

没必要为了“完整数字遗产”把所有私人关系、聊天与第三方信息全部搬进系统。涉及第三方时尤其要收窄。制度不是搜索令。清单也不是搜查证。

◆ 六、陈伯那一页纸，后来怎么了

陈伯去世半年后，侄女又拿出那页纸。其中四项已经变成四种不同结果。固定费用：自动支付已经连续发生，当前是实际接手。帮老朋友买东西：社区配送已经稳定覆

盖，原来那条人工代买路径明确结束。阳台植物：家里没人继续，植物已经送给邻居，这项旧路径结束。旧同事：最初由侄女联系，后来改成节日群消息。没有一项是“侄女完整接替陈伯”。也没有必要。一页纸真正做的，只是在陈伯退出以后，让这些路径少走了一段“没人知道还有这回事”的黑路。

如果没有这张纸，也不代表家庭做错了。只是这个家庭刚好有了一份线索。所以一页纸的价值不能被夸大成：“有它就能接住死亡留下的一切。”它只是一个入口。

◆ 七、为什么不直接说“必须有人接”

这是第27章最重要的一次撤退。制度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把一个分析工具变成道德命令。如果制度写：“逝者留下的事务必须指定接班人。”马上会产生几个问题。有些事务本来就应该结束。有些可以完全自动化。有些可以由机构承载。有些暂时只能悬置。更重要的是，有些事务根本不属于家庭成员的责任。

所以本书不制度化：必须有人接。真正值得制度化的，是另一件更小的事：让现实路径拥有一个诚实的状态入口。它现在是：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如果实际接手：是谁或什么结构在承载？第一次执行发生了吗？异常怎么办？如果明确结束：现实后果是否真的结束？如果悬置：是否有需要特别留意的现实后果？这样，制度记录的是状态。不是道德。

◆ 八、没有侄女的人

陈伯有侄女。可如果没有呢？这正好说明为什么不能把制度建立在“总会有一个亲属出来接”上。一个人可能没有近亲。可能关系疏远。可能身边的人都无力承担。这时现实路径并不会因为缺少家属就自动消失。有些可以由机构承载。有些进入社区服务。有些由自动系统继续。有些由商业服务完成。有些经过判断以后结束。还有些会悬置。所以制度真正需要提供的不是：“找一个人填上。”而是：允许不同类型的承载者进入同一张状态图。

人。机构。系统。服务。多人协作。都可以。甚至一条路径可以由多个节点共同承载。例如：系统识别。机构确认。服务执行。异常转人工。这比“负责人姓名”一栏更接近现实。也更适合未来。到这里，第四编真正要制度化的东西就很清楚了。不是悲伤。不是孝顺。不是“谁来代替逝者”。而是给现实留下一个小小的状态入口。一个人离开以后，原来通过他发生的事务，今天可以继续。可以结束。可以悬置。可以由人承载。也可以由系统、机构和服务承载。

唯一不能做的，是让界面或制度替现实提前宣布：“已经处理好了。”

制度化最容易犯的错，是把“有入口”误当成“有答案”。一个字段能让状态被看见，却不会自动产生承载；一条自动流程能完成常规事务，也仍然需要知道权限从哪来、失败后转给谁、版本怎样留痕。反过来，如果系统已经稳定执行并处理异常，也不能因为没有自然人名字就把它降成“辅助”。制度真正要固定的不是某类主体，而是状态、授权、执行与异常之间可追的链。

因此制度入口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事务都纳入，而是让进入系统的事务拥有清楚边界：谁授权、谁执行、结果怎样确认、异常怎样升级、什么时候结束。字段越少越好，但每一格都必须对现实有明确含义。

制度越成熟，越应允许状态诚实地停在“尚未确定”，而不是为了流程完整强行指定承载者。未知、待确认和异常都应该有合法位置；只有这样，系统才不会把不确定性压成虚假的确定。

不确定也必须有正式位置，而不是被流程吞掉。状态诚实，比流程漂亮更重要。状态必须可见。

带走的话

制度真正值得做的，不是规定“必须有人接住逝者的位置”，而是在几个自然节点提供一个自愿、非考核、最小数据的状态入口：一页生前生活路径备忘、一栏可选的丧亲支持记录、一个数字纪念服务的现实事务入口。它们不替人作决定，也不创造法律授权。它们只帮助现实路径被看见，并诚实记录为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或悬置。真正要制度化的不是接班人，而是状态可见、来源可追、执行可核、异常有出口。

小账

本章陈伯、侄女、一页纸及全部事务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生活路径备忘”“丧亲支持栏”“数字纪念服务状态入口”均为本书设计建议，不代表已有机构、行业或法律制度已经采用。

生前备忘不等于遗嘱、授权书、合同或任何法定文件；具体权利、授权、遗产、账户和责任问题必须依适用法律与专业意见处理。

数字系统根据历史记录识别周期事务，只能形成候选，不应直接推断为逝者当前意愿。

本章提出的自愿、非KPI、最小数据原则属于设计护栏，不是现行统一标准。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五 编

三个示范

编 序

前四编到这里，已经留下了一套很小的骨架：先看见一条现实路径。再判断：它今天是继续、明确结束，还是悬置。如果继续，再看第一次实际执行有没有发生。发生以后，还要看条件变化时有没有下一步。最后留下足以复核的记录。第五编不再继续讲道理。它把这套骨架放进三个构想场景里：一个家庭；一家数字纪念服务机构；一位老师身后的学校、社区和线上读书群。这三个场景全部是设计演练。没有一个真实家庭。没有一家真实公司。

没有一位真实老师。其中的事务数量、日期、比例和执行记录全部只是示意。所以第五编从第一页开始就必须守住一句话：示范不是证据。家庭示范不能证明事务清单有效。机构示范不能证明某一种产品设计正确。公共社群示范也不能证明多人轮值、系统承载或任何其他方式一定更好。它们唯一的用途，是把一套方法展开，让我们提前看见：什么地方最容易被一个名字糊弄过去；什么地方会把第一次执行误当成长期稳定；什么地方会因为“接班人”头衔而重新制造一个假完整；什么地方系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现实动作，却因为它不是人而被错误地排除。

因此这一编不预设最终承载者是谁。家庭成员可以承担。服务可以承担。机构可以承担。自动系统也可以承担。很多时候，它们会共同组成一个承载复合体。判断标准不是：谁更像逝者。谁更有资格继承逝者。而是：现实动作发生了吗？条件变化以后，下一步在哪里？第五编也正式淘汰两个旧口径。

第一，不再使用“明确放弃”。这里统一为：明确结束。结束是一种结算，但不是实际接手。第二，不再把“被追问”理解成必须有一个自然人站出来承担。“可追问”指的是：现实链出了问题以后，能够定位到清楚的处理结构。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构、系统或复合体。所以第五编真正要演示的，不是：“怎样找到下一个人”。而是：怎样不让一个看起来已经填满的界面，替现实提前宣布完成。

示范不是证据。清单不是义务。接手不是孝顺。这三句话，是这一编的底线。

第 28 章

示范一·家庭（上）：十四件事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家庭里，父亲离开以后，他生前反复承担的现实事务到底怎样被一件一件看见？这些事务怎样从“好像有人会管”变成清楚的状态：继续、结束或悬置；如果继续，又由什么结构真正承载？

场景　一张写了一半的纸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父亲因疾病去世。家里有母亲、女儿、儿子，还有几位平时来往不算频繁的亲属。前三个月，他们处理了很多大事。证件。账户。保险。遗物。亲友通知。该办的手续一件件往前走。没有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很忙。可到第三个月后，女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问：“你爸以前每月都替我续那个服务，这个月是不是忘了？”女儿愣住。她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生前承担的很多事，并不在任何正式手续里。

它们没有标题。没有交接表。甚至没有人把它们叫作“任务”。只是多年里反复发生。于是，那天晚上，女儿拿出一张纸。纸写到一半，她停了下来。因为真正难的不是“还能想起多少”。而是：这十四件事现在分别是什么状态？本章就从这张纸开始。

◆ 一、先说清楚：这一章什么是造的，什么是想用的

本章整个家庭都是构想的。父亲、母亲、女儿、儿子、亲友关系，都是为了演示方法而组合出来的。十四件事也是构想。它不表示真实家庭通常有十四件。不表示十四是平均数。更不表示家庭应该至少列出十四件。如果真实家庭只有三件，就记三件。如果有三十件，也不能因此说这个家庭“更有关系”。本章真正想演示的，只有几个方法动作：怎样发现候选事务。怎样把来源、推断和今天的决定分开。怎样判断事务是继续、明确结束还是悬置。

怎样把“有人说我来”与“现实第一次执行”分开。怎样允许人、系统、机构和服务进入同一条承载链。所以接下来的所有天数、顺序和状态都只是示意。示范不是证据。它只是把前四编的抽象口径放进一张可以看见的桌子上。

◆ 二、前三个月：没有清单的时候，什么在走，什么停了

父亲去世后的前三个月，并不是“全部停摆”。相反，有几件事情几乎自动继续了。房贷有自动扣款。小区物业会发缴费提醒。手机套餐会自动续费。一项正式合同有机构来联系。这些事务之所以继续，不是因为家庭先做了什么理论判断。而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嵌在成熟制度和服务里。有人提醒。有接口。有期限。有自动流程。

与此同时，另一些事情却悄悄停了。父亲每周日给姑妈打电话。每月替一位老朋友续一项线上服务。每季度检查一次老房子的漏水情况。每年入冬前给楼下老人换一次防滑垫。这些事情没有催款单。没有红色提醒。没人罚款。也没有系统自动追问。于是它们更容易沉下去。这里不能由此推出一个普遍规律：“有人催的都会被接住，没人催的都会丢。”这个家庭只是让我们看见一种可能：制度化程度不同的现实路径，显露出来的速度可能不同。

正式流程往往更容易留下痕迹。私人路径往往更依赖熟人记忆。但如果数字系统能识别私人路径，也完全可能把后者更早显出来。

◆ 三、第101天：一个电话

第101天这个数字只是示意。那天下午，一位老朋友打给女儿。他说：“你爸以前每月会帮我续一次会员，我不会弄。这个月没续上。”女儿第一反应是：“我来帮您。”这句话说出口很快。但她没有立刻把这件事记成“已接手”。她先问了几个问题。过去父亲是直接用自己的账户付吗？费用由谁承担？服务本身还需要吗？老朋友有没有别的办法？有没有更稳定的续费方式？后来才发现：费用一直是老朋友自己出。父亲只是帮忙操作。于是新的方案不是“女儿每月永久接替父亲”。

而是：先帮助老朋友完成一次续费。再把账户设置改成自动续费。同时教会老朋友的外甥查看异常提醒。第一次真实续费完成后，这项路径才算接上。后续如果自动续费正常，承载者主要变成系统与支付服务。如果失败，再转外甥处理。这一通电话让女儿明白：一句“我来”，只是承诺。现实路径有没有被接住，要看执行链。

◆ 四、第105天：这张纸是怎么列的

几天后，女儿和母亲、儿子一起把能想起的事务列出来。最后形成十四项。以下全部为构想示意：

编号	过去反复发生的事务	当前判断
1	每月帮老朋友续线上服务	继续，改为自动续费＋异常转外甥
2	每周日联系姑妈	待确认
3	每季度检查老房漏水	继续，交物业巡检＋儿子看异常
4	每年入冬前给楼下老人换防滑垫	待确认对方是否仍需要
5	每月给一笔家庭公共费用缴款	已由自动支付继续
6	每两个月给旧同事群整理一次聚餐名单	明确结束
7	每年清明前替亲属订车票	明确结束
8	每周给阳台植物浇水	继续，自动浇水＋母亲异常处理
9	每月备份家庭照片	继续，云端自动备份
10	每季度更新家里常用药和耗材清单	继续，家庭共享清单＋系统提醒
11	每月查看一位远亲的网络缴费是否异常	待确认
12	每年给一位老师寄节日问候	待确认对方意愿
13	每周六去老市场买固定食材	不再固定继续，旧路径结束
14	每年检查一次老家钥匙和门锁	继续，由当地服务＋家属远程确认

这张表最重要的不是十四行。而是每一行都没有直接写：“负责人是谁。”他们先写：事务是什么。来源是什么。今天是否还需要。如果继续，第一次现实执行怎样发生。如果结束，是否真的结束。如果还不知道，就悬置。这张纸开始从“谁来顶父亲”转向：每条路径今天分别怎样发生。

◆ 五、怎样分：不是“谁接什么”，而是“哪种结构承载什么”

接下来才开始分。第一项，不让女儿每月手动操作。自动续费做日常执行。老朋友的外甥处理异常。第三项老房漏水，不要求儿子每季度亲自跑。物业巡检负责常规检查。系统把异常照片发给儿子。第八项植物，不要求母亲每天记。自动浇水器承担固定动作。母亲只看设备故障和植物状态。第九项家庭照片，直接改成云端自动备份。这样分以后，“接手”开始出现几种不同形态：人独立承载。系统独立执行常规动作。机构承载。服务承载。

人＋系统＋机构组成复合体。这里没有任何一类天然更高级。检查标准都一样：第一次执行发生了吗？后面还能继续吗？异常时有下一步吗？这样，十四件事不再要求找十四个“接班人”。真正需要的是十四个诚实状态。

◆ 六、两件明确结束：不是疏忽，是状态被真正结算

第六项是旧同事聚餐名单。父亲以前熟悉所有人，所以常替大家整理。父亲去世以后，同事群已经改成在线报名。这项旧路径没有必要保留。家人确认后，记为：明确结束。第七项是清明前替亲属订车票。过去那位亲属不会线上购票。

现在已经长期由自己的孩子处理。家人联系确认后，也记为：明确结束。两件事都不是“没人愿意接”。它们是旧路径已经失去继续必要。所以这里不用“放弃”。也不把它们算进接手。十四件里，如果两件明确结束，那么后面计算实际接手率时，这两件必须单列。它们可以有“结束决定日”。但不能拿这个日期去填“接手时距”。结束就是结束。这一步看起来只是统计口径。实际上它保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家庭不需要为了把数字做漂亮，给每条旧路径强行找新主人。

◆ 七、这张纸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这张纸做了几件事。它让十四项候选事务分开。让过去事实、今天判断和未来执行不再混成一句“爸爸以前都管”。让系统、机构、服务也能进入承载。让“明确结束”拥有正式位置。让悬置可以被诚实写下来。它还让后面的回访变得可能。六个月后可以再看：哪些已经第一次执行。哪些稳定继续。哪些条件变化后断掉。哪些后来明确结束。哪些仍然悬置。但这张纸也没有做很多事。它没有证明清单有效。没有证明这个家庭处理得好。

没有证明十四件就是常态。没有证明列得越早越好。也没有证明使用数字复现一定会加快或拖慢接手。更没有证明“位置理论”成立。这个示范最多只能说明：如果我们采用前四编的口径，一户构想家庭可以怎样被记录。它不是证据。真正的证据要来自未来真实研究。而在这个构想里，清单也不是终点。真正算数的仍然是现实。下一章，那把椅子会被搬出来。但在椅子出现之前，本章先把一件事钉住：列出十四件，不等于接住十四件。给十四件填上名字，也不等于接住十四件。真正需要继续追的是：哪一件第一次实际发生了，后来又有没有接得住。

这个家庭示范还故意保留了一些“待确认”。因为真实盘点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十四项全部有答案，最容易制造的不是秩序，而是假确定。未知本身也是状态。等到新的亲友信息、系统记录或现实需求出现，再更新即可。一张好清单不是没有空白，而是知道哪些空白目前真的还不能填。

这也说明，十四件事不是十四个待办事项，而是十四个待判断状态。只有继续的事务才进入执行链；结束和悬置同样是诚实结果。空白也可以被记录，而不是被掩盖。未知不是失败，只是尚未结算。

带走的话

家庭示范里的“十四件事”只是构想样本，不是经验分布。清单真正做的，不是让家属把父亲完整接替，而是把每条现实路径拆开，分别进入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等状态；如果继续，再记录由人、系统、机构、服务或复合体中的什么结构承载。示范不是证据，名字不是执行，清单不是完成。

小账

本章家庭、父亲、母亲、女儿、儿子、亲属、老朋友及十四项事务全部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第101天”“第105天”及任何顺序均为叙事示意，不是调查取值，也不代表推荐处理时点。

“十四件事”不代表家庭平均值、典型值或最低／最高数量。

本章不计算真实接手率、中位时距或效果量；后续如出现相关数字，均须明确标注为示意设计或真实研究结果。

本章不把列清单、认领事务或快速处理视为哀悼质量、孝顺程度或家庭功能评分。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29 章

示范一·家庭（下）：椅子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离开以后，家里那把原来属于他的椅子还空着。有人坐上去，算不算“接了他的位置”？如果不算，那么真正值得记录的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

场景　周日下午四点

这是上一章那户构想家庭。父亲秋天病逝。七十出头。家里有母亲、女儿、堂兄，还有二楼一位和父亲认识多年的老战友，乡下还有一位姑妈。前一章里，他们陆续整理出十四件过去通过父亲反复发生、今天仍可能有现实下一步的事情。有些很显眼。有些非常小。有些已经自然被制度或服务接走。有些直到很晚才有人想起来。父亲还有一个数字账号。它会用父亲以前留下的说话习惯回应。有时候只说很短的话。“早点睡。”“外面凉，多穿点。”

“别空着肚子喝茶。”家里没有把它当父亲本人。但女儿偶尔还是会点开。那天下午四点，她忽然问了一句：“爸，你以前每周日下午都去哪儿？”账号停了一下。根据已有记录，它给出几个可能答案。散步。见朋友。去市场。都像。但都不对。女儿又问：“是不是去二楼？”账号还是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下午，二楼老战友上来问：“你爸以前这时候要来我这儿。你们知不知道他替我做的那件事，后来谁接了？”女儿第一次发现：关于父亲的账号已经会说很多话。

可它并不知道这件事。并不是因为AI“终究不懂父亲”。只是因为：这条现实路径从来没有留下足够记录。数字账号知道不了的，二楼老人知道。而知道这件事，也仍然只是第一步。

◆ 一、账号被问到了它不知道的事

这一节不能再拿来证明：数字复现有一个永远跨不过去的边界。因为如果父亲过去每周的行动都留下了完整记录，系统完全可能识别出来。甚至主动提醒：“过去每周日下午四点有一项固定活动，目前已中断。”所以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系统失败了。而是：现实路径的信息来源可能分散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账号里有语言。手机里有日历。支付记录里有消费。老战友脑子里有一条没有数字痕迹的固定路径。姑妈知道另一件。

母亲又知道几件。没有任何一个来源天然完整。因此第28章那张十四项清单，本来就不应该被理解成：“终于恢复出父亲完整的一生。”它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个家庭目前能够看见的现实路径集合。以后仍可能补出新的。也可能发现原来列进去的某一项其实不需要继续。清单不是还原一个人。它只是暂时把现实中原来散着的问题放到一张纸上。

◆ 二、第108天，周一早上

以下天数全部是构想示意。不是任何真实家庭的时间线。父亲去世后的第108天，周一早上，女儿重新打开那张清单。上一章里，十四项事务已经有了初步状态。有些已经实际发生。有些明确结束。有些当时还不知道。她把“二楼老战友”这一项补进去。但没有立刻写：“女儿接。”她先去问老人。原来父亲每周日下午会去老人家坐一会儿。其中有一件非常具体的事：老人不太会使用某项线上服务，父亲会顺手替他处理。有时并不需要。有时几分钟就完。

父亲从来没跟家人专门说过。所以没有人觉得：这是父亲的一项职责。老人也不觉得自己在“接受照护”。可父亲一停下来，这条路径就断了。女儿问：“那以后这件事还需要吗？”老人说：“需要的时候有个人帮我看一下就行，不用每周来。”这一句话很关键。因为它把原来的周期路径改了。过去是：每周日下午固定见面。

现在真正仍需承载的，只剩：有需要时能获得帮助。这已经不是继承父亲原来的动作。而是重新判断了今天的需要。

◆ 三、第112天：坐上去

四天以后，第112天。女儿去父母家。客厅里有一把父亲过去常坐的藤椅。母亲一直没动。女儿那天随手坐了上去。母亲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如果这本书还沿用早期最有戏剧性的写法，这里很容易写：“女儿终于坐上父亲的空椅子。”然后把它解释成：位置被接住。不能这样写。一把椅子有象征意义。也可能承载家庭记忆。但坐上它本身不等于现实事务接手。女儿坐在藤椅上，不会因此自动获得父亲过去所有关系、知识、责任和路径。

同样，她即使永远不坐那把椅子，也完全可能已经真实承载了若干具体事务。所以“椅子”到了这里，必须被拆成两层。

第一层：父亲身体留下的缺席。这把椅子可以一直指向他。不需要填满。第二层：过去通过父亲发生的具体事务。这些可以分别进入新的状态。椅子可以一直空。现实路径照样可以重新发生。这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刀：不要把人的不可替代，与事务的可重新承载混成一个问题。父亲不需要一个继任者。那些现实事务才需要逐项判断。

◆ 四、姑妈的一个字，和一件没人提醒的事

几天以后，乡下姑妈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字：“哦。”前面是女儿问：“爸以前是不是每个月都会给你转一笔很小的钱？”姑妈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不是每个月。农忙那阵才有。有时候也不是钱，是买东西。”如果只是看账户记录，系统很容易把它识别成：周期转账。可姑妈这一句让路径变了。那并不是一个固定支付事务。它更接近：父亲根据姑妈当时的情况，临时提供一点帮助。

现在怎么办？不能简单自动续转。也不能因为“不是固定任务”就全部删掉。女儿继续问：“那你现在有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还是已经有别的安排？”姑妈说：“现在不用，你们别管。”这项事务因此没有进入实际接手。它获得的是：当前明确结束。这个“哦”很小。但它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历史记录只能帮助发现过去。它不能替今天回答：还要不要继续。现实另一端的声音，也是承载判断的一部分。

◆ 五、母亲那三件事，和母亲不坐的那把椅子

上一章十四件事里，有三件后来由母亲继续。但“由母亲继续”这句话也必须拆开。第一件，是家庭本来就共同知道的周期事务。父亲去世后，母亲第一次真实完成。从那一天起，算实际接手。第二件，她没有亲自做。她改成了一项固定服务。服务第一次真实完成以后，这项也进入实际接手。承载结构是：母亲负责必要授权与调整＋服务实际执行。第三件后来又换了。最开始母亲做。几个月后觉得麻烦，改成自动系统处理。异常时由女儿查看。

这时承载结构再次改变。如果只写：“母亲接了三件事”，我们会错过真正重要的变化。现实里并不是：父亲的位置搬给母亲。而是三条不同路径分别重组。一条主要由母亲。一条由服务。一条变成母亲、女儿和系统构成的复合体。更有意思的是：母亲一直没有坐那把藤椅。她有时候甚至会把东西放在椅子上，像是自然地把它留着。这没有妨碍任何现实事务重组。所以这把椅子的“空”，和那三件事的“接”，可以同时存在。它们并不冲突。

◆ 六、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回访

以下仍然只是构想演示，不是真实追踪。第六个月再看那张十四项清单。有些第一次执行过的事务继续稳定。有一项第一次执行以后又断了。原因不是谁不负责。是原来的服务条件变了。于是承载结构再次调整。还有一项最初由亲属承担，后来发现现成机构流程更合适，便转了过去。这再次说明：第一次执行只能证明“接上”。不能证明：“接得住。”到第十二个月，再看。假设十四项中：十二项曾经完成过至少一次实际执行。两项经过确认明确结束。

没有仍然悬置的项目。早期版本会把它写成：接手率12/14。明确放弃率2/14。悬置率0。这里必须改两个地方。第一：不是“明确放弃率”。而是：明确结束率。第二：12/14只能说明：十二项进入过实际接手。如果其中有项目后来中断，稳定承载率不能自动也是12/14。所以回访最好至少保留两层：曾经接上。当前是否仍稳定。这两个读数不能并成一个绿色勾。

◆ 七、这个家庭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这一节是整个示范最重要的地方。首先要说：这个家庭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它根本不是真实家庭。所有人物。十四项事务。第101天。第108天。第112天。

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以及任何比例，都是为了演示方法而构想。它不能证明：列清单有效。不能证明：数字复现会遮蔽。不能证明：家属亲自做比服务好。也不能证明：服务和系统一定能够替代家属。它唯一能做的是：把几个容易混在一起的概念摆到同一张桌上。第一：数字账号回答得很像，不等于它知道所有现实路径。但系统也可能通过更丰富的数据把这些路径发现出来，所以这不是技术永久边界。第二：知道一项事务存在，不等于接手。

必须有现实动作第一次发生。第三：有人坐上父亲的椅子，不等于继承父亲。椅子可以一直空。第四：现实事务并不要求由一个家属亲自承担。服务和系统只要真实执行，同样可以进入承载结构。第五：首次执行和稳定承载不是一回事。一次做成以后还要允许结构改变。第六：明确结束不是失败。姑妈说“不用了”，并不代表女儿没有尽责。第七：清单不是哀伤治疗。父亲那把藤椅是否还空着，女儿什么时候愿意坐，母亲是否愿意移动它，都不进入接手率。

这也是本书必须守住的边界。到了这里，“椅子”这个比喻其实可以退休一半。它仍然适合说：一个人身体上的缺席无法被另一项事务简单抹掉。但它不适合继续说：“谁来坐那一格。”因为现实重组很少真的像换座位。更像是一张旧网络失去一个节点以后，不同路径分别重新寻找新的条件。有的给家人。有的给邻居。有的给机构。有的给系统。有的结束。有的还悬着。而父亲仍然不是任何这些承载结构的总和。所以女儿最后真正“接”的，不是父亲。

只是其中几件今天仍需继续的事。这可能是整个家庭示范真正应该留下的一句话：人不被接替，事务才被重新安排。

带走的话

坐上一把属于逝者的椅子，不等于接手；同样，填上一个家属名字也不等于现实已经继续。真正可记录的是具体事务：它有没有第一次实际发生，由什么结构完成，后来是否稳定，还是明确结束或继续悬置。家属、邻里、服务、系统和机构都可能成为承载者。那把椅子可以一直空着——人的缺席不需要被填满，现实事务却可以分别获得新的去向。

小账

本章父亲、母亲、女儿、堂兄、二楼老战友、乡下姑妈、藤椅、数字账号以及全部事务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第108天、第112天、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以及“12/14、2/14、0”等均为示意，不是任何真实家庭追踪数据。

这里统一使用“明确结束”，不再使用“明确放弃率”。

“首次实际执行”与“稳定承载”属于两种不同观察状态；具体稳定承载的正式判据仍需研究设计后确定。

数字账号“不知道某件现实事务”只用于演示信息来源分散，不证明任何AI系统存在永久能力边界。

本章为设计演练，不构成丧亲研究证据、心理建议或家庭责任建议。

第 30 章

示范二·机构（上）：“接手清单”功能怎样设计，又怎样被“填名字”做假

> 这一章的问题：一家提供数字纪念服务的机构，如果想增加一个“现实事务状态”功能，它应该怎样设计，才不会把“有人名”“已分配”“已提醒”误显示成“已经接手”？这个功能又最容易在哪里被自己做假？

场景　周二上午的评审会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家数字纪念服务机构准备上线新功能。产品经理把第一页投到屏幕上。标题叫：“接手清单。”

下面只有三列：事务。负责人。状态。状态只有两个：“未接手”。“已接手”。会议开了不到五分钟，运营同事就说：“这个会很好看。”“只要家属填一个名字，完成率很快就能上去。”旁边的设计师却问：“可填名字以后，那件事真的做了吗？”会议安静了一下。工程师又补了一句：“如果系统已经自动完成呢？负责人那一栏填谁？”这两个问题把整套设计推翻了。因为一家机构一旦把“谁负责”当成“事情发生了没有”，最先得到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一张越来越绿的界面。

第30章就用这家构想机构演示：怎样把一张“负责人表”，改成一张真正描述现实状态的表。

◆ 一、会上先吵清楚的三件事

第一件：这个功能记录的是人，还是事务？这里必须选事务。因为同一项事务可能由人、系统、机构、服务共同承载。如果界面强制要求填一个自然人，系统自动执行反而没地方记。第二件：“已分配”算不算“已接手”？不算。有人名字，只能说明名义上有去向。现实第一次执行有没有发生，是另一件事。第三件：“结束”是不是失败？

也不是。有些旧路径今天已经不需要继续。如果对方不再需要、条件已经改变、事务本来就应终止，明确结束是正常结算状态。

所以会议最后先把最初两个按钮删掉。不再只有：未接手／已接手。而是把状态拆开。候选。待确认。已分配。待执行。已执行。明确结束。悬置。异常。这一步看起来只是界面设计。其实已经把整本书最重要的口径塞了进去：状态不能跳级。

◆ 二、任务卡：每一件事要填哪几格

新的任务卡不再首先问：“谁负责？”而是先问几件更基础的事。第一格：事务是什么？例如：每月替一位亲友续一项服务。第二格：来源是什么？历史支付记录？聊天？家属补充？系统推断？第三格：这是事实，还是候选？系统发现重复行为，只能先标“候选”。第四格：今天还需要继续吗？继续。明确结束。暂时不知道。第五格：如果继续，由什么承载结构执行？家属。自动系统。机构服务。第三方服务。多方组合。第六格：第一次实际执行发生了吗？这里必须有执行日期或其他可核结果。

第七格：条件变化以后怎么办？异常出口在哪里？这样一张卡片比“负责人＋完成”麻烦得多。但麻烦正是必要的。因为现实本来就比“填一个名字”复杂。

◆ 三、“明确结束”的卡片，不能偷算成“接手”

早期设计这里叫：“放弃的卡片，要比接手的卡片更难填。”本书不再用“放弃”。统一改成：明确结束。而且也不需要把它故意设计得比接手更难。如果结束太难填，用户反而会为了省事把不该继续的事务强行塞进“接手”。真正需要的是：结束状态必须和现实一致。例如：一项订阅决定终止。那就看：是否真的取消成功。一项定期联系决定不再继续。如果涉及另一端，必要的沟通是否已经完成。一项旧服务已经被新制度替代。那旧路径是否真的没有后续责任。

所以“明确结束”至少需要一个可核的状态依据。但它不进入接手率。也不进入接手时距。机构必须从产品层面把这两种状态分开。否则一旦报表把“接手＋结束”合成一个“处理完成率”，很快又会把现实差异压平。

◆ 四、亲友补充：给不会用手机的人留一条路

系统能识别很多候选事务。但它不可能只靠一个账号看全所有路径。有些事情只存在于线下。有人每周顺手替邻居拿药。有人每月去老朋友家换一次灯泡。有人只在菜市场碰见某个人时带一句话。所以任务卡必须允许亲友补充。而且不能只有App入口。可以有：客服电话。纸质卡。家属代录。社区或服务人员协助。但亲友补充也不是一说就变成事实。如果有人说：“他以前每个月都会帮我付钱。”系统可以先记成：“亲友提供的候选事务。”

再确认来源与今天的现实状态。这种区分不是怀疑亲友。而是为了让机构以后知道：这一项到底来自原始记录，还是后来的口述。来源不同，不代表价值高低。只是证据类型不同。

◆ 五、客服的第一句话

如果家属第一次打开这个功能，最糟糕的客服话术可能是：“请尽快为逝者未完成的事务指定负责人。”这句话一下就把压力推给家庭。更适合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看看：过去有哪些反复发生的现实事务，现在分别是继续、结束，还是暂时还不知道。”这里有几个词很重要。“如果你愿意”。表示自愿。“帮你看看”。表示工具，不是命令。“分别是”。表示状态可以不同。“暂时还不知道”。给悬置合法位置。客服还应该明确：清单不是孝心证明。

不用一次填完。不要求所有事务继续。系统识别出的内容只是候选。家属可以删除、纠正、拒绝或留空。这比任何漂亮功能都更重要。因为产品一开口，就会决定用户把它理解成帮助，还是理解成新的责任。

◆ 六、然后，它是怎样被“做假”的

功能上线后，最容易出现的做假，往往不是恶意造假。而是流程自然把数字推软。运营团队希望看到：“接手率提高。”客服发现：只要家属填一个名字，报表就会上升。于是界面悄悄把：“已分配负责人”显示成：“已接手”。后来又有人觉得用户不

喜欢红色状态。于是：“待执行”也变成绿色。再后来系统自动发过一次提醒，也显示：“已处理”。结果报表非常漂亮。可随机点开几张卡片：有人名，但没有执行记录。系统提醒过，但现实动作没发生。一项服务已经决定终止，却被算进“完成接手”。

还有一项系统其实已经自动执行成功，但因为负责人栏没有自然人，反而一直显示“未接手”。这就是典型的两头做假。把没发生的写成发生。把已经由非人结构完成的又写成没发生。根源都一样：用身份字段代替现实结果。

◆ 七、为什么会这样：数字一进考核，就开始偏

如果公司把“接手率”变成客服KPI，结果几乎可以预料。客服会催用户填状态。运营会希望少留悬置。产品会想办法减少“未处理”。管理层会把更高数字理解成更好。这时本来只是描述现实的状态表，就开始承担绩效任务。于是：悬置被逼成结束。已分配被提前算接手。异常被隐藏。自动执行和人工执行开始被人为分等级。所以这一类功能必须坚持：不进入个人绩效考核。可以研究。可以审计。可以比较产品设计前后的数据质量。但不能把家庭的现实状态变成员工奖金目标。

否则数字会主动寻找最容易变好看的定义。机构真正该考核的，不是：“用户有多少事务被接手。”而可以是更内部的产品质量问题：状态有没有被错标。来源能不能追。执行证据有没有缺失。异常有没有出口。用户能不能撤回或修改。这些才是机构自己真正能负责的事。

◆ 八、这个示范先答到哪里

到这里，这个机构还没有证明自己的功能有用。它只完成了一个设计层示范。我们最多看见：一张任务卡怎样避免把人名当执行。候选和事实怎样分开。明确结束怎样独立于接手。悬置怎样保留。系统怎样既可以是识别工具，也可以直接成为执行者。机构怎样既可能只是平台，也可能成为稳定承载者。以及：一个产品怎样会被漂亮数字诱导，慢慢把自己的口径做软。下一章才会继续问：半年后导出一张表，到底怎样审计？什么才算“实际执行”？

第一次执行日期怎样取？自动系统完成算不算？证据强弱怎样分？口径改过以后怎么留痕？所以第30章不交付一个“最佳产品方案”。它只先钉住最重要的一刀：“接手清单”如果最后变成“负责人姓名清单”，它就已经失败了一半。真正值得机构记录的，不是谁被填进那一格。而是：这件事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实有没有发生。由什么结构承载。异常以后还有没有下一步。

产品设计还要再防一个更隐蔽的错：把“用户完成了表单”当成“现实事务完成”。表单完成率属于产品交互，现实接手率属于事务结果，两者不能共用一个绿色勾。前者可以优化体验，后者必须等待现实证据。界面越顺滑，越要防止它替现实提前宣布结束。

如果产品把这些状态压成一个“完成率”，就会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界面变绿了，现实却没有更清楚。好的产品不是让未完成变少，而是让每一种未完成都说得更准确。

同样，产品不能把“用户点过确认”当成“事务已经完成”。一次点击只说明界面动作发生，是否进入现实执行仍要看后续证据。产品只能报告自己真正知道的状态。产品不应替现实提前宣布完成。界面不能替世界结案。现实证据仍是最后一关。

> **带走的话**
>
> 机构设计“接手清单”时，最危险的不是漏掉一项，而是把候选、已分配、已确认、待执行、已执行、明确结束、悬置、异常混成一个“完成”按钮。名字只是名义状态，提醒只是过程，真正的接手必须有现实执行。机构、系统和服务也可以成为执行者或稳定承载者；判断标准不看主体身份，只看现实结果、持续性与异常处理。数字一旦进入考核，就最容易开始替现实说谎。

小账

本章机构、产品团队、会议、客服、任务卡及全部情节均为构想，无真实公司或产品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一百户一千件”等示意数字，也没有任何真实产品效果数据。

候选／待确认／已分配／待执行／已执行／明确结束／悬置／异常等状态，是本书为示范设计的工作字段，不代表现行行业标准。

本章关于客服话术、非KPI、证据来源、状态展示等均为设计建议，尚未经过真实产品试验与伦理审查。

任务卡涉及授权、账户、财产、服务终止等具体法律效果时，应由适用法域的专业人员审定，本章不作法律结论。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31 章

示范二·机构（下）：只计实际执行——机构里的审计口径

> 这一章的问题：机构里的“接手清单”上线半年以后，怎样检查它到底记录了什么？“实际执行”具体怎么认、怎么记，怎样防止产品、客服、研究人员一起把口径做软？

场景　一份导出的表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功能上线半年后，机构导出了一张表。第一眼很好看。很多行已经变绿。“已分配”。“已确认”。“已提醒”。“已处理”。产品经理说：“看起来不错。”审计的人没有先看百分比。她点开第一行。事务是：“每月寄一份纸质报纸给一位老人。”状态显示：“已处理。”证据栏只有一句：“家属已同意继续。”她问：“报纸真的寄出去了吗？”没人答得出来。第二行是自动缴费。状态却显示：“待接手。”原因是：负责人姓名为空。可后台日志显示，系统已经连续完成了几次付款。

审计的人又问：“为什么真实执行了，反而不算？”这两行把第30章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一个机构最容易做软的，不是“有没有数据”。而是：数据字段叫什么。只要“承诺”可以叫“完成”，数字就会变好看。只要“没有自然人名字”可以叫“未接手”，数字就会开始歧视真正已经发生的现实。所以第31章只做一件事：把“实际执行”的审计口径钉死。

◆ 一、先问一句：什么是“做了”

机构审计第一条，不看谁做。先看现实结果有没有发生。“我会做。”不算。“已经分配给某人。”不算。“系统发了提醒。”不算。“工单已创建。”不算。“家属已确认。”也不自动算。如果事务是付款：支付结果真实成功。如果事务是寄送：物品真实发出并到达相应流程节点。如果事务是联系：联系实际发生。如果事务是取消：取消

真实生效。如果事务是巡检：检查真实完成，并留下结果。系统完成也算。机构完成也算。第三方服务完成也算。亲属完成也算。所以“实际执行”不是身份概念。

它是结果概念。同样，如果一个人名字填得很早，却一直没有现实动作，不能因为“是家属亲自接”就算得更高。执行证据的强弱，不按人还是机器分，而按现实结果能不能确认。机构最好再把一条执行链拆成四个词：created：创建。任务、订单或工单被建立。initiated：发起。支付、联系、配送或服务流程已经启动。executed：执行。动作本身已经完成到可核节点。result：结果。另一端真正收到、付款真正成功、取消真正生效，或者目标状态已经出现。这四格不是所有事务都必须机械套用。

它们只是提醒审计人员：后台出现一条日志，不等于现实已经完成。有些事务在executed就足够，例如一次内部巡检已经实际做完并生成结果。另一些事务必须看到result，例如配送不能只看“已发起”，还要看是否真实到达约定节点。所以证据口径应跟事务目标绑定，而不是跟技术日志绑定。

◆ 二、起点与终点：一天一天数

如果机构要计算“空位接手时距”，就必须把起点和终点固定。本书当前的取法是：起点：原承载者死亡或退出的日期。终点：该项事务第一次发生实际执行的日期。中间相隔多少天，就记多少天。不是：第一次有人答应的日期。不是：第一次分配负责人的日期。不是：第一次系统提醒的日期。也不是：第一次创建工单的日期。只有第一次现实执行才结束这个时距。如果事务在死亡前就已经由自动系统共同承担，也需要单独标记。因为这可能并不是“死亡后重新接手”，而是原有承载结构继续运行。

这种情况不能硬塞进同一类。如果一项事务最后被明确结束：可以另记“结束决定日”。但它不进入接手时距。因为没有发生接手。如果一直悬置：就没有接手终点。不要为了统计方便，人造一个日期。

◆ 三、回访：问什么，不问什么

机构如果做回访，最容易问错问题。例如：“这件事现在有人负责了吗？”这个问题太软。用户说：“有。”机构可能就把状态改成接手。更硬的问法应该是：“最近一次实际执行是什么时候？”“执行结果是什么？”“如果是周期事务，后面又发生过几次？”“条件变过吗？变了以后是谁或什么处理的？”如果状态是明确结束，则问：“结束决定是否已经产生现实结果？”例如订阅是否真的取消。服务是否真的停止。另一端是否已经知道必要的信息。如果状态是悬置，则不需要催：“为什么还没处理？”

而只需要确认：悬置仍然真实吗？有没有新的现实风险出现？所以回访的目标不是把红色变绿色。而是核对：界面状态与现实状态是否一致。

◆ 四、“代办”不再是一种低一级的接手

早期版本这里想把“代办”单独列出来，用来检验：亲自做和外包有没有差异。本书保留“承载类型要单列”，但撤销高低预设。因为一个人亲自跑腿，不天然比自动配送更真实。一个亲属自己缴费，也不天然比自动扣款更高级。真正要分层的可以是：自然人直接执行。系统自动执行。机构流程执行。商业或社区服务执行。多人或多系统复合执行。这样做是为了观察不同承载结构的稳定性和失败方式。不是给它们排名。例如：自动支付可能很稳定，但账户失效后需要异常出口。

亲属执行可能适应性高，但也可能遗忘。机构流程可能有备份，但也可能因岗位变动出错。这些差异值得研究。但结论必须由数据给。所以机构审计里不再使用：“代办低于亲自做。”只写：承载类型不同，现实结果统一口径，稳定性另行观察。

◆ 五、谁来检查检查的人

一套审计规则一旦由机构自己掌握，就还有下一层问题：谁检查审计的人？最基本的办法不是制造一个“绝对独立的人”。而是让口径本身留痕。例如：某一版本把“已分配”算作接手。后来改成只有“已执行”才算。这次变化必须留下日期。旧数据是否

重算，要写清楚。不同版本不能悄悄混在一起比较。抽查时也要保留：原始状态。证据来源。谁修改过。什么时候修改。为什么修改。如果系统自动改状态，也要留下日志。如果客服人工覆盖系统判断，也要留下原因。

这样，审计不是靠“相信某个人很公正”。而是靠：来源、版本、修改和证据链可以被追。后面第37章会把这件事继续推到“这把尺怎样被做假”。

◆ 六、这个口径自己也会错

“只计实际执行”听起来很硬。但它也可能错。第一种错：现实动作发生了，但没有留下数字证据。例如一个亲属真的去看望了老人，却没有任何平台记录。不能因为系统没看见，就宣布没发生。

第二种错：系统有日志，但结果并没有真正到达现实。例如显示“订单已提交”，后来却取消了。所以日志也不是天然终点。

第三种错：事务粒度切错。“照顾老人”太大。“今天送一次药”又太小。切法不同，会改变接手率和时距。第四种错：第一次执行被误当成稳定承载。第一次做成，只能证明接上。后面条件变化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是另一项读数。所以这套口径必须允许自己被修订。坏测量不等于理论一定错。但坏测量也不能拿来保护理论。如果审计发现一项结果无法可靠确认，最诚实的状态就是：证据不足。不是强行判“已接手”或“未接手”。

◆ 七、检查出来之后，做什么

半年审计结束以后，机构最不应该做的是：发布一个漂亮的“总体接手率”，然后宣布产品有效。因为这个数字可能只是构想表里的结果。即使未来有真实数据，也必须先问：样本是谁？事务怎么定义？缺失值怎么处理？不同承载类型怎么分层？明确结束有没有混进去？悬置是否被强迫归类？版本有没有变化？真正有用的审计输出，反而可能很朴素。哪些卡片只有名字，没有执行。哪些系统已经执行，却被错误标成未接手。哪些明确结束被误算进接手。

哪些状态缺证据。哪些任务第一次成功以后又在异常中断掉。哪些产品字段最容易诱导客服错标。然后机构去改自己的系统。不是去催家庭把数字变好看。

回到最开始那份表。“每月寄报纸”那一行，因为只有家属承诺，没有真实寄送，被退回：待执行。自动缴费那一行，因为现实支付已经成功，被改成：已执行。承载者：自动系统＋支付服务。另一项订阅已经取消的事务，被改成：明确结束。还有一项找不到可靠证据的，标成：证据不足，待核。表格没有原来那么绿了。但它更接近现实。这就是机构审计真正应该追求的结果。不是让数字更漂亮。而是让数字更难撒谎。

审计还需要区分“第一次成功”和“以后一直成功”。前者决定接手时距，后者才帮助判断稳定承载。若一项自动付款首月成功、次月因账户失效中断，不能倒改第一次执行日期，但必须把后续异常单独记出。首次执行是一个时间点，稳定承载是一条时间序列。

因此审计报告最好同时保留“首次执行”和“后续稳定”两列。前者负责时间点，后者负责持续性；两者分开，才能避免一次偶然成功被包装成长期承载。

> **带走的话**
>
> 机构里的“只计实际执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组硬口径：原承载者死亡／退出是起点，第一次现实执行是接手终点；承诺、分配、提醒、准备、工单都不自动计入；明确结束另记决定日，不进入接手时距；悬置没有终点；人、系统、机构、服务一律按现实结果记；承载类型可以分层，但不预设高低。第一次成功只说明“接上”，稳定承载还要继续看异常与条件变化。

小账

本章机构、审计人员、导出表、寄报纸、自动缴费及全部记录均为构想示范，无真实机构原型。

本章没有使用“一千件”“一百五十件”“41%＋8.5%＋15%＋35.5%”等旧示意数字，也没有任何真实机构审计数据。

起点、终点、证据不足、承载类型分层、版本留痕等均为本书测量设计，不代表现行行业统一标准。

回访频率、伦理要求、敏感信息处理与转介规则需要真实研究设计和相应伦理审查，本章不作统一规定。

本章不主张自然人执行优于系统或第三方执行，也不主张系统执行优于自然人；比较只能由未来数据支持。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32 章

示范三·公共人物与社群（上）：一位老师去世之后

> 这一章的问题：一位老师离开以后，他过去反复做的事情散在学校、学生、社区、线上空间和私人关系里。没有一个家庭成员能列完，也没有一个机构天然拥有全貌。那么，这些现实路径怎样被拼出来，又怎样分别进入继续、结束或悬置？

场景　追思会上的一张白纸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位老师因疾病去世。他在学校任教多年。带过班。管过一个旧书角。每月去一次社区给孩子讲书。还维护着一个线上读书群。追思会上，学校准备了一块白板。上面原本想写："谁愿意接过老师未完成的工作？"后来又擦掉了。换成一句："除了纪念，你还记得老师过去反复做过什么？"学生写："每周五晚上发一页书。"同事写："每学期帮新老师整理一次阅读材料。"门卫写："下雨天他会去看旧书角窗户关没关。"社区工作人员写："月底会确认下一次讲书有没有人报名。"

家属则补了一条："每年给一位退休老师寄一张卡片。"一块白板很快写满。但那一晚，没有人被要求认领。这一步很重要。因为追思会首先是在回忆。而现实承载，是另一件事。如果两件事挤在同一个场合里，很容易出现：谁哭得最厉害，谁就说"我来"。谁最敬爱老师，谁就承担最多。本章不这样设计。它先让路径出现。再让状态判断晚一点发生。

◆ 一、先把这位老师的"位置"摆开

这里继续使用"位置"这个词，但只把它当工作概念。不是说老师离开以后，世界里留下了一个等着别人坐上去的人形座位。真正留下的，是许多过去通过他反复发生的现实路径。在学校里：他教课。带班。整理阅读材料。在社区里：他讲书。联系孩子。在旧书角：他检查书架和窗户。在线上：他组织读书群。在私人关系里：他给某些旧同

事、学生和老师保持联系。这些路径彼此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学校掌握一部分。家属知道一部分。学生知道一部分。

社区知道一部分。平台记录里可能还有另一部分。所以公共人物离开以后，第一个困难不是“没人愿意接”。而是：没有任何单一主体天然拥有完整清单。这与家庭场景不同。公共网络首先面对的是多源拼接。

◆ 二、制度接走的，和制度没有自动接走的

老师去世以后，学校最先处理的是正式岗位。课程要有人上。班级要有人管。教务要调整。档案要处理。这些事务通常更容易进入制度流程。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岗位、权限和组织边界。但另外一些路径可能没有正式归属。旧书角不是岗位职责里的核心项目。社区讲书只是老师长期自愿参加。读书群是个人发起。给退休老师寄卡片更不属于学校制度。所以这里会出现两类现实路径。第一类：制度原本就有接口。原承载者离开后，可以进入岗位、流程、系统或新的机构节点。

第二类：过去主要靠个人反复维持。一旦个人退出，制度未必自动识别。这不代表第二类比第一类更有意义。也不代表它们必须继续。只是它们需要单独被看见。而数字系统如果掌握历史日历、群记录、项目资料，也可能帮助学校或社群更早识别这些路径。

◆ 三、清单怎么列：不是三路，其实是多路来源

旧早期设计说“三路来源”。本书把它放宽。公共人物身后的现实路径，可以来自多种来源。家属。学校。学生。社区。同事。平台记录。服务记录。公开活动档案。系统从历史数据中识别出的周期模式。但这些来源不能混成一团。最好标清：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亲友回忆。这是机构记录。这是系统推断。这是今天的新决定。如果系统发现：老师过去每周五都在群里发一页书，可以形成候选：“周五读书内容是否仍需继续？”不能直接写成：“老师希望这个群永远继续。”

同样，学生说：“老师最在乎旧书角。”也不能自动变成：“学校必须永久保留旧书角。”公共清单最需要防的，就是把敬意变成义务。

◆ 四、一张表：这位老师身后的八件事

几天后，学校、学生代表、家属和社区人员把能确认的事务整理成一张示意表。以下八项全部为构想：

编号	过去反复发生的现实路径	当前状态
1	正常课程教学	已由学校岗位流程继续
2	班级日常管理	已由新的班主任团队继续
3	每学期整理一次阅读材料	继续，由教师共享库＋教研组维护
4	每月社区讲书	悬置，等待社区与学生志愿者确认
5	旧书角日常检查	继续，物业巡检＋学生社团补充
6	每周五线上读书内容	待下一章另行判断
7	每年给退休老师寄卡片	明确结束旧路径，私人关系不制度继承
8	每学期为新教师做一次非正式阅读分享	明确结束原形式，学校另建新教师分享机制

这张表最重要的不是“八”。而是八项没有被强行装进一个答案。课程继续。班级管理继续。社区讲书暂时悬置。一项私人联系明确结束。另一项旧形式结束，但它曾经承担的功能，被学校用新机制重新组织。这说明：现实路径的重组，不等于复制老师。更不需要制造一个“新老师”把八项全部包走。

◆ 五、纪念和接手，在这里最容易走散

追思会很成功。照片墙很多人看。学生写了信。学校做了纪念册。线上账号保留了老师过去的文字。这些都属于纪念。它们有自己的价值。但纪念不能替现实承载签字。

纪念册完成，不等于旧书角已经有人检查。账号每天重发老师过去的句子，不等于周五读书群已经形成新的承载结构。

反过来也一样。课程已经被学校接上，不代表老师被“替代”。社区讲书明确结束，也不代表没人怀念他。所以公共场景特别需要两张表。一张可以是：纪念与保存。另一张是：现实路径状态。两张表可以互相提供材料。但不能互相冒充。这是公共人物场景比家庭场景更需要钉死的一条线。

◆ 六、那一格没有清单的“位置”

还有一种更难写进表里的东西。学生说：“老师以前总能发现谁一个人坐着。”同事说：“会议冷下来时，他会先开口。”社区的人说：“孩子第一次来，他记得叫名字。”这些都是真的“样子”。但如果把它们直接写成任务：“以后必须有人负责发现孤单学生。”马上就会变形。有些现实作用可以被制度化。比如学校可以建立更好的学生支持机制。有些却不能粗暴拆成一项固定动作。所以不是所有逝者的影响都必须进入接手清单。清单只处理那些：能够被相对清楚地识别为现实路径，并且今天还有下一步状态可判断的事务。

其余影响可以留在记忆、文化、关系和制度学习里。本书不能因为有一把尺，就要求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被它量。

◆ 七、关闭一条路径：公告怎么写

学校最后决定：不把“每年由老师个人给退休教师寄卡片”变成学校制度。这条路径属于老师自己的私人关系。家属也不准备继续。如果只是没人再寄，它可能长期停在一种模糊状态。所以示范里把它写成明确结束。但“公告”也不必是一份正式公文。只要相关的人知道：这项旧路径不再由学校或家属继续。如果未来有人出于自己的关系重新联系，那是新路径。同样，老师过去的非正式新教师阅读分享，也不照原形式继续。学校改为每学期开放一次共享讨论。

这意味着：旧路径结束。新机制开始。两者不能为了数字好看合并成：“已接手原任务。”结束旧形式与建立新路径，可以同时成立。这也是公共机构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 八、这一张表，读出了什么

这张八项表不能证明任何理论。它只是一个示范。但它至少让几个区别变得可见。第一：公共人物身后的现实路径没有单一所有者。清单要多源拼接。第二：制度会自动识别一部分路径，却可能漏掉大量非正式路径。第三：非正式路径不等于都该继续。它们同样可以结束或悬置。第四：系统、机构、社群和个人都可以进入承载链。第五：纪念完成与现实承载完成是两套状态。第六：不是所有影响都适合被任务化。有些影响应该留在文化、记忆和新的制度学习里。

最后，所谓“公共位置”也不能被理解成：“老师走了，所以必须找一个人把他占过的位置占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全书那一句：老师过去让哪些现实路径反复发生？这些路径今天还需不需要继续？如果继续，它们分别由什么结构承载；如果不继续，是明确结束，还是仍然悬置？下一章会把其中最麻烦的一项单独拿出来：那个线上读书群。在那里，“群主是谁”和“谁在真正承载群的运行”会第一次明显分开。

公共场景还多一层授权问题：某条路径即使大家都认为“值得继续”，也不等于任何人都可以代表老师继续。课程、社群账号、私人联系、公开纪念各自有不同权限边界。于是多源拼接之后，还要再问一遍：谁或什么有资格执行这一步？承载能力与承载授权不能混成同一个字段。

多源拼接也意味着冲突不能被悄悄合并。学校记录、家属回忆、学生口述和系统推断如果互相矛盾，应保留来源差异，而不是为了得到一张整齐清单选一个“最像真的”。公共路径首先需要可追溯，其次才是统一。

来源冲突本身，也是一种需要保留的事实。先保留差异，再讨论如何统一。差异要留痕。

带走的话

公共人物离开以后，没有一个家属、学校或平台天然拥有完整清单。现实路径需要从家人、机构、学生、社区、平台记录和系统识别等多源拼接，同时标明来源与证据类型。纪念表与现实承载表必须分开；制度接走一部分，不代表全部接住；非正式路径也不必全部继续；明确结束不是失败。公共网络真正要问的仍然不是“谁来成为老师”，而是每条现实路径今天怎样发生。

小账

本章老师、学校、学生、旧书角、社区讲书、追思会、白板及八项事务全部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学校、教师或社群原型。

“八件事”不是经验分布、平均值或典型教师事务数量。

本章不使用早期版本5/8接手、2/8结束、1/8悬置等示意比例作为任何经验结论。

学校对教师去世后的岗位、课程、档案、平台账号等处理规则因地区、学校和制度而异，本章不作现实制度断言。〔待核〕

“追思与状态判断分开”以及多源清单均为设计演练，尚未经过真实研究验证。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教育行政或法律建议。

第 33 章

示范三·公共人物与社群（下）：群里那个位置谁占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线上读书群的群主去世以后，群里没有一个天然的“家属”来继承他的账号、头衔和工作。这里既有几百个互相并不熟悉的人，也可能有一个能够继续用他的语言风格说话的数字账号。那么，谁占着群主的位置，和谁真正承载了群里的现实路径，是不是同一件事？

场景　周五晚上八点

这是一个完全构想的线上读书群。群里有六百多人。人数只是示意。那位老师生前每周五晚上八点带大家读一段书。有时发一页文字。有时发十几分钟语音。群里的人叫它：“周五领读。”老师去世以后，第一个周五，群里非常安静。管理员没有发通知。也没有人退出。晚上八点整，那个根据老师留下的文字和录音建立的纪念账号，自动发出一句过去老师经常说的话：“今晚，我们还是从这一页开始。”群里一下跳出很多消息。有人发花。

有人说：“老师还在。”有人问：“那今晚还读吗？”管理员看着屏幕，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技术上，那个账号还在那里。它甚至还能继续生成一段很像老师的领读。但另一个问题已经出现了：群里过去通过老师反复发生的那些事情，现在到底由什么结构继续？这和：“账号还在不在”不是同一个问题。

◆ 一、这个群里，这位群主过去到底做了什么

如果只看群主头衔，会觉得老师只有一个位置。实际上拆开以后，至少有好几条完全不同的现实路径。第一：每周五晚领读。第二：提前选书、选章节。第三：新人进群以后说明规则。第四：有人争执时把讨论拉回来。第五：每月整理一次“本月记事”。第六：联系几位长期志愿者。第七：决定某些活动什么时候暂停。这些事情过去集中在

同一个人身上。所以从界面看：群主＝老师。但从现实运行看：老师其实同时承载了多个功能。他去世以后，如果只问：“谁来当新群主？”

很容易把七件事重新压给一个人。然后制造一个新的假完整：头衔有人了，于是大家以为群也被接住了。所以公共社群里的第一步仍然是：把头衔拆成现实路径。不是先找接班人。

◆ 二、“占”着位置，和“接”住事情不是一回事

群主账号仍然挂着。从平台界面看，它可能仍然“占着位置”。管理员也可能因为技术权限，临时拥有管理功能。还有一个昵称叫“接班人”的成员，也可能很快出现。这些都不能证明：现实已经接住。

反过来也一样。假设周五领读由四位志愿者轮值。规则说明由管理员承担。每月记事由自动系统汇总后人工确认。争议处理由两位长期成员共同处理。这时也许根本没有一个“新老师”。但群里的主要现实路径反而已经重新运转。因此本章要把两个词硬拆开：占位，指界面、头衔、账号、权限上的占据。承载，指现实功能是否真正发生。前者可以有。后者也可以有。但两者不能互相替代。一个旧账号可以长期存在，却不承担任何现实事务。

一个没有“群主”头衔的复合结构，也可能稳定承载整个社群。

◆ 三、一件技术上的事：位置本身可能只是冻着

线上社群比家庭多一个特殊问题：平台身份可能被冻结在原界面里。老师的头像还在。昵称还在。历史消息还在。管理员权限怎么处理、群主身份能不能转移、账号死亡以后怎样处置，不同平台规则可能完全不同。这些具体规则本章没有核实，不能假装有统一答案。但从分析上，可以先区分一件事：界面里那个“位置”可能只是技术状态没有变化。这不等于现实社群也停在原地。有时候旧账号还在，群里的工作已经转给多人。

也有可能账号已经被关闭，但过去的周五领读仍由系统和志愿者稳定继续。所以技术身份必须单列。不能把：“账号存在”直接写成：“老师的位置仍被占着。”更不能把：“账号被转移”直接写成：“接手完成。”平台权限只是承载结构里的一个条件。不是全部。

◆ 四、那个会说话的账号，到底能不能领读

早期版本很容易在这里落一句：“数字亡者可以在场，却不能领读。”这里不能再这样写。因为这个判断把技术能力和伦理边界提前写死了。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个账号被授权做什么？成员知道它是什么吗？它的输出怎样生成？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群里明确约定：纪念账号只播放老师生前留下的原话，那它承担的是纪念和资料调用。如果以后大家同意：系统可以根据公开材料生成阅读提要，并清楚标记为AI生成，那它又多承担了一种辅助功能。

如果系统能够依据预先公开的规则选书、生成导读、按时发布、收集反馈，并在异常时转给管理员，那么从现实功能上说，它已经进入领读结构。这时候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它不是自然人，就说：“不算。”但另一条线同样重要：不能让成员误以为新生成的话就是老师本人此刻在说话。生成的内容。老师真实留下的内容。管理员后来写的内容。最好能区分。这不是为了否定系统。恰恰是为了让系统可以在清楚边界里真正承担工作。

◆ 五、一张表：群里的位置清单

如果把这个构想群里的事务临时拆成七项，可以形成一张很简单的状态表。例如：

1. 周五领读——四位志愿者轮值，系统提醒并发布材料。
2. 选书——每月由成员投票，系统整理候选。
3. 新人说明——自动发送群规，管理员处理特殊问题。
4. 争议处理——两位管理员共同处理。
5. 本月记事——系统初步汇总，一位志愿者确认后发布。

6. 志愿者联系——管理员负责。

7. 是否继续保留“老师纪念账号”——暂时悬置，等待群成员进一步讨论。

这张表只是设计演示。不是说真实社群就应该这样安排。重要的是它展示出：同一个老师过去承担的工作，可以被不同结构拆开承载。其中有：人。多人。自动系统。人机复合体。也有暂时没有结论的事项。所以所谓“群里那个位置”，真正拆开以后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位置。而是一束路径。

◆ 六、第二个月，一个人被追问了

到了第二个月，一个周五晚上。轮到一位志愿者领读。八点过了。没有材料。九点，有群友问：“今晚不读了吗？”志愿者这才发现自己记错了日期。早期版本会把这一幕写成：他被追问了，所以他才是真正的接手人。

本书需要更精确。这件事能说明的是：这条具体路径出现了异常，而承载结构里有人能够收到异常并处理。如果系统原本应该八点自动发布，却因为服务故障没有成功，管理员收到报警后处理，同样算有异常路径。如果四位志愿者中一位忘记，另一个轮值机制自动补位，也可以。所以“被追问”不等于：必须有一个会羞愧、会道歉的人。真正重要的是：事情没发生以后，有没有一个可定位的下一步。那位志愿者后来在群里说：“今晚是我看错了轮值，改到明晚。”

这当然是一种可追问结构。但不是唯一形式。第19章已经把“被追问”从人格条件改成了结构条件。本章必须保持一致。

◆ 七、位置最容易被当成头衔

第二个月以后，群里开始有人提议：“总得选一个正式接班人。”理由听起来非常自然。老师以前是群主。

现在没有群主。所以应该选一个新群主。可一位老成员问：“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人变成老师的接班人？”群里安静下来。这句话点出了公共社群最容易发生的错误。一个人长期做很多事情以后，大家会把：他的名字，他的头衔，他的关系，他的实际工

作，捆在一起。等他退出以后，最简单的重组方式就是：再找一个人，把整捆交过去。但这往往不是唯一办法。甚至可能是最危险的办法。因为“接班人”这个头衔很容易带来一种想象：他代表老师。

他说的话更接近老师。他比其他成员更有资格解释老师。可现实承载并不需要这种象征继承。选书可以多人决定。领读可以轮值。整理可以自动化。管理员可以只管秩序。纪念账号可以只承担纪念。这些功能完全可以拆开。所以：公共位置最需要防的，不是没人愿意接，而是太快把现实功能重新压成一个头衔。

◆ 八、另一种声音：这个群，也许不该有人接

讨论到最后，群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老师不在了，这个群是不是也应该结束？”这不是失败。也不是对老师不忠。一个社群本来就可能依赖某个人的独特存在。那个人退出以后，继续原样复制，也许反而没有意义。所以公共位置同样要允许：明确结束。可以结束整个群。也可以只结束“老师周五领读”这个项目。可以把群改成资料存档群。也可以保留纪念账号，而停止继续生成新的“老师式领读”。还可以关闭旧头衔，另外建立一个新读书群。

没有哪一种天然更正确。重要的是：不要让界面因为还存在，就假装社群仍在原样继续。也不要因为大家舍不得，就无限维持一种没人真正承载的空壳。如果最后决定不再继续，把原因和状态说清楚。这同样是一种结算。于是，周五晚上八点最后变成了什么？在这个构想版本里，没有一个人成为“新老师”。四位成员轮流领读。系统负责时间提醒和材料整理。管理员处理异常。成员一起决定选书。纪念账号仍然保留，但界面清楚标明：哪些是老师真实留下的内容，哪些是系统根据资料生成的内容。

几个月以后，群里又重新讨论：这个安排还需不需要继续。也就是说，承载结构本身也可以变。如果未来某个系统真的能够承担大部分领读、整理和组织工作，并且成员愿意、规则透明、异常有出口，它完全可能成为这个群里的主要承载者。如果成员不愿意，也可以不用。

这一章不替他们决定。它只拒绝一个旧问题：“老师走了，谁来成为下一个老师？”更好的问题是：老师过去让这个群反复发生的那些事情，哪些今天还值得继续，它们分别由什么结构承载？一旦这样问，“谁占那个位置”就不再是全章最重要的问题。甚至那个位置本身，都可以被拆掉。

带走的话

线上社群里的“位置”不能等同于群主账号、管理员权限或“接班人”头衔。真正需要检查的是过去由群主承担的具体路径：领读、选书、整理、管理、协调，现在是否仍要继续，又由什么结构实际承担。自然人、多人成组、自动系统、机构化规则以及它们的复合体都可能成为承载者；数字纪念账号也可以进入现实工作，只要其身份、生成内容、授权范围和异常路径足够清楚。一个社群同样可以决定：不再找接班人，甚至明确结束某些位置。

小账

本章读书群、老师、管理员、四位志愿者、六百余人、周五晚领读、“本月记事”、七项事务及所有对话均为构想场景和示意，不对应任何真实社群或平台。

不同平台关于群主身份转移、死亡账号和管理权限的规则差异很大，本章未做平台规则核查，因此不对任何具体产品作断言。

Hollanek与Nowaczyk-Basińska（2024）已完成开放全文定向核读；Spitale与Germani（2025）仍按预印本摘要层使用。本章的“原话/生成内容分开标记”“四人轮值”等仍只是本书设计示意，不把它们归为既有行业规范。

“原话／AI生成内容分开标记”“四人轮值”等均是设计示意，不是经验证的行业规范。

本章不主张AI系统具有或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只讨论其是否实际进入现实承载链。

第 34 章

三个示范的共同结构与它们各自的失败条件

> 这一章的问题：把家庭、数字纪念机构、老师身后的学校与社群摆在一起，它们到底共享什么结构？这些示范又分别会在哪里失效？最重要的是：三个构想故事看起来都“走通了”，这是不是已经足以说明本书的判断是对的？

场景　桌上的三叠纸

桌上放着三叠纸。第一叠来自一个构想家庭。十四件事。一把藤椅。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母亲、女儿、堂兄、老战友、姑妈，以及后来进入事务链的服务和系统。第二叠来自一家构想的数字纪念机构。任务卡。状态栏。执行日期。审计表。还有那些最容易把“填了名字”误认为“已经接住”的绿色勾。第三叠来自一位构想老师身后的学校、社区和线上读书群。旧书角。追思会。周五领读。管理员。志愿者轮值。纪念账号。以及一个始终没有真正出现的“新老师”。

三叠纸放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套方法已经穿过家庭、机构和公共社群。但这一章首先要压住这种满足感。因为三个示范全部是作者构想出来的。一个真实家庭都没有。一家真实机构都没有。一个真实社群都没有。所以这一章的任务不是：总结三次成功。而是：检查这三次演练到底共享了什么，又有哪些地方可能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 一、四张纸里的同一个骨架

为什么是“四张纸”？因为第三个示范其实有两张。老师身后的学校与社区一张。线上社群一张。家庭一张。机构一张。四张纸如果只看内容，完全不同。但它们可以压缩成同一个最小骨架。

第一步：看见。先发现：原来有这样一条现实路径。第二步：判断状态。今天它还需要继续吗？继续。明确结束。还是暂时悬置。

第三步：实际发生。如果继续，第一次现实动作真的发生了吗？第四步：异常时可追问。第一次成功以后，条件变了怎么办？谁或什么会处理下一步？

第五步：留下可核记录。不是为了监控家庭，而是为了不让："我以为有人做了"变成唯一证据。这五步就是第五编三个示范真正共有的东西。早期版本里曾写：看见。分。做。被追问。记。

现在把它说得更机械一点：看见—判断状态—实际发生—异常时可追问—留下可核记录。它不是道德顺序。也不是每个家庭必须执行的流程。只是一套分析骨架。

◆ 二、三种最容易把现实问题盖住的东西

早期版本把这一节叫："三种遮住位置的东西。"本书仍然可以谈"遮住"，但不能再让"遮蔽"承担所有解释。三个示范里真正反复出现的，是三类局部完成感。第一类：纪念或显露很完整。家庭里的数字账号还能说话。群里的纪念账号还能按时出现。这会让"关于逝者的显露"非常饱满。但现实事务是否继续，是另一条轴。第二类：界面已经填满。机构里的"承载者"有名字。线上群已经有新管理员。学校已经有人代课。这些都可能产生一种感觉：事情处理完了。

可头衔和现实执行仍然不是一回事。第三类：第一次已经做成。有人第一次打了电话。服务第一次送到了。志愿者第一次完成领读。这证明接上。不证明接得住。三种局部完成感都有价值。它们都不该被贬低。问题只在于：不要让一层的完成，自动替另一层签字。这比"AI遮蔽了空位"更准确。

◆ 三、有人催的，和没人催的

三个示范里有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观察：有人催的事情，似乎比较不容易掉。账单会催。客户会催。课程会催。平台会提醒。老人等不到电话，也可能问。而那些没有明确另一端的事情：每年整理旧照片。固定联系一个很少主动开口的人。照看社区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往往更容易消失。这个判断很合理。但本章必须克制。因为这仍然只是：

示范中出现的设计假设。没有真实数据证明：“有人催／没人催”就是现实事务重新承载的关键分层。

可能真正影响结果的是：事务紧急程度。法律责任。经济后果。家庭熟悉程度。自动化水平。外部资源。或者别的变量。所以“有人催、没人催”可以进入未来研究设计。不能在这里升级成规律。这正是第34章存在的意义：把那些在故事里“看起来很对”的东西，重新放回待检验区。

◆ 四、几个数字摆在一起，只能看形状

前面的示范里出现过不少数字。家庭十四件事。十二项曾实际执行。两项明确结束。机构里出现过一组：41%。8.5%。15%。35.5%。老师身后的八件事也有过：五项接手。两项结束。一项悬置。所有这些数字都必须再次写清：它们是构想。它们不是小样本。不是案例研究。甚至不是观察记录。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不能算平均值。不能找规律。不能说：“由此可见大约六成事务能够被接住。”这种写法完全不允许。

这些数字唯一的用途，是检验定义是否自洽：三种状态是否闭合，明确结束有没有混进接手时距，名字与执行、第一次执行与稳定承载有没有被混淆。

也就是说：示意数字只检查尺，不描述世界。这一条必须钉在第五编末尾。

◆ 五、三个示范，各自怎样失败

家庭示范最容易失败在哪里？第一：清单严重漏项。第二：家庭成员知道的信息本来就不一样。第三：清单本身改变了家庭行为，于是不能再假装它只是在“测量”。第四：事务被过度道德化。家属以为写进表里的都应该继续。第五：真实承载其实来自服务或系统，却被错误记在家属名下。机构示范最容易失败在哪里？第一：填名字替代真实执行。第二：为了漂亮指标切小任务。第三：失访家庭从分母消失。第四：系统日志被越级解释。第五：读数进入员工KPI，整套方法开始被反向优化。

公共人物和社群示范最容易失败在哪里？第一：头衔代替功能。第二：“接班人”获得过多象征权力。第三：纪念账号和真实老师的内容边界变模糊。第四：制度已

经接走的事务和社群自愿维持的事务混在一起。第五：一个本来应该自然结束的社群，被“必须传承”的想象强行续命。三个示范失败方式不同。但共同点仍然是：界面上的完成先于现实中的发生。

◆ 六、这三个示范本身可能从根上就是错的

还要再狠一步。不是只有操作会失败。整个示范框架也可能错。第一种可能：我们把事务切得太细。真实家庭根本不会把生活理解成一项一项的任务。这套拆法也许只适合研究，不适合现实服务。

第二种可能：“接手”不是最重要的变量。未来研究也许发现：家庭对角色和任务的重组早已有更成熟的分析框架，而本书的新词没有提供足够增量。

第三种可能：清单工序效果很小。即使能看见更多事务，预先设定随访窗口内的实际接手率并没有明显改变。那第25、27、30章的强方法主张都要收窄。

第四种可能：数字复现不仅没有遮蔽，反而稳定促进现实事务识别与接手。那遮蔽方向必须退场。第五种可能：系统、机构、服务在大量事务上的稳定承载效果和自然人一样好，甚至更好。那任何残余的“最后还是需要人”的暗示都必须删除。所以第五编不是理论的展示柜。它更像一间：故障模拟室。把方法先跑一遍，看看最容易在哪里坏。

◆ 七、系统做了什么，人做了什么——这个问题本身也要改

旧骨架这一节叫：“系统做了什么，人做了什么。”现在还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但不能停在这里。因为前面已经一再证明：系统／人的二分太粗。在家庭示范里：人发现一部分事务。系统也可能发现。人执行。服务也执行。系统也执行。在机构示范里：系统记录证据。工作人员也报告证据。现实结果可能由第三方服务完成。在社群里：管理员处理异常。志愿者领读。系统整理材料。成员共同决定是否继续。所以真正应该问的是：这条现实链分别需要哪些功能，它们目前落在什么结构上？

识别。判断。执行。记录。异常处理。不同场景可以完全不同。没有必要维持："系统负责效率，人负责意义"这种听起来平衡、其实未经验证的分工。系统也可能参与意义相关的互动。人也可能只负责极机械的事务。理论不替现实预分工。

◆ 八、三个示范没有演到什么

三个示范故意选得比较干净。自然衰老或疾病后的离世。家庭关系大体可沟通。机构愿意自我审计。社群成员愿意讨论。现实里当然不会一直这样。第五编没有真正演到：关系已经破裂的家庭。存在重大财产冲突的情况。未成年人失去主要照护者。非自然死亡。高度复杂的医疗与照护环境。文化和宗教要求非常不同的家庭。完全没有亲友网络的人。无法稳定获得数字服务的人。不同法域下的数据权利与账号处置。高风险隐私信息。

长期依赖照护后，照护者自己也失去生活结构的情形。这些都不能用三个温和示范直接外推。所以第39章才必须专门写：边界与不适用。一个框架越想进入现实，越需要知道：哪里不要进去。

◆ 九、从演练到真实，中间隔着什么

三个构想故事写完，真正的工作才开始。至少隔着五道东西。第一道：最近邻文献。

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丧亲研究、角色重组、继承与制度安排已经进入四轮定向审计；未来仍可用数据库化系统综述继续复核。若出现等价或更成熟的操作化，本书的原创性继续收窄。

第二道：定义。什么算一项事务。颗粒度怎么控制。什么叫首次实际执行。什么叫稳定承载。哪些状态进入分母。都要预先写清。第三道：伦理。什么时候可以问。什么时候不应该问。怎样退出。数据怎么存。家庭是否会因为研究本身改变行为。第四道：真实观察。不是继续增加故事。而是让现实数据来决定：清单有没有效果。遮蔽有没有

方向。不同承载类型有什么差异。第五道：允许失败。如果现实结果和本书不同，不把家庭解释成：“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这套方法。”

而是回头改理论。这才是示范走向真实的最后一道门。桌上的三叠纸最后没有合成一本“操作手册”。它们反而应该变得更轻。家庭那一叠提醒我们：人的缺席不需要被填满。具体事务却可以重新获得去向。机构那一叠提醒我们：界面最会制造假完成。真实执行必须有证据。老师与社群那一叠提醒我们：公共位置很容易被头衔和象征吞掉。但真实功能可以被拆开重新承载，也可以结束。如果把这三组示范压到最小，最后剩下的甚至不是“空位”。

而是五个普通动作：看见。判断。发生。出问题时有下一步。留下足以复核的痕迹。骨架可以由人完成。可以由系统完成。可以由机构完成。也可以由复合体共同完成。它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现实没有发生，而表格已经宣布完成。这就是第五编的结尾。示范不是证据。清单不是义务。接手不是孝顺。系统不是敌人。自然人也不是天然最高级的承载者。我们真正想留下的，只是一个可以被现实继续追问的问题：一个人退出以后，那些今天仍有下一步的现实路径，后来到底怎样发生了？

> **带走的话**
>
> 家庭、机构与公共社群三个示范共享的，不是“找到一个人填上空位”，而是同一条最小骨架：看见现实路径—判断继续、结束或悬置—让需要继续的事务第一次实际发生—条件变化时存在可追问的下一步—留下足以复核的状态记录。三个示范全部是构想，不能证明遮蔽存在、清单有效，也不能证明人或系统哪一种承载更好。它们只做一件事：把理论可能在哪些地方走样，先摆到桌面上。

小账

本章涉及的家庭、纪念服务机构、老师、学校、旧书角、读书群及所有数字，均来自第五编此前构想示范，不是真实案例或调查数据。

“有人催／没人催”是否构成有效事务分层，目前没有真实取值，本章只保留为待检验假设。

第五编中的14项、8项、7项以及所有比例只能检验示意口径是否自洽，不允许被汇总成经验统计。

“识别—判断状态—实际发生—异常时可追问—可核记录”是本书当前统一后的分析骨架，不声称是已有行业标准。

四轮定向最近邻与引用链审计已经覆盖角色/任务重分配、丧亲恢复导向、流程资源替代、数字遗产与死后AI代理等主要近邻；更广泛数据库化系统检索仍可继续。当前只允许使用带日期的表述：“截至2026年10月4日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的整合型研究框架候选”。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公共政策或家庭责任建议。

第 六 编

读数与边界

编 序

前五编一直在问：一个人退出以后，原来通过他发生的现实路径后来怎样。到了第六编，这本书必须换一个方向。不再继续说服读者。而是把自己放到秤上。

这一编有六件事要做。第一，把“空位接手时距”这把尺定义清楚：量什么、不量什么，从哪一天数到哪一天，哪些状态进入计算，哪些必须分开报告。

第二，设计一种尽量不伤人的观察方法。真实家庭不是实验材料，研究不能为了得到一张整齐的表，把人硬分到某种生活方式里。

第三，提前写清楚这把尺会怎样被做假。名字、计划、提醒、工单，以及只根据过程日志自动生成的“完成”状态，都可能制造假完成，所以必须把界面状态和现实结果分开。

第四，写明本书什么时候算错。第五，把边界画出来：什么情境不能直接外推，什么时候必须改方法，什么时候这把尺应该收起来。

第六，给这本书本身写下退场方式。这里要先锁定几个本书口径。第一，所有数字仍然只是取法与设计。空位接手时距、12个月、2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100个家庭、2028年底，以及其他示意参数，都不是已经获得的研究结果。没有数据时，只能写：未结算。

第二，本编不再预先押“复现体造成遮蔽”。遮蔽是一种可能机制。反遮蔽也是。数字复现可能让某些现实中断更晚被注意，也可能更早发现事务、持续提醒，甚至直接执行。真正的主结局不是“能不能说出更多事务”，而是：在预先设定的随访窗口内，实际接手率与首次实际执行时距。事务识别数量如果保留，只能作为机制层指标。

第三，本编彻底退休“哀悼完成度”。本书的尺只量事务。它不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完成哀悼，也不判断谁恢复得更好。如果未来研究确实需要观察哀伤相关指标，应使用经过核验、适合具体研究问题的独立量表，并与事务读数分开。

第四，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三种状态必须分开。明确结束不进入接手时距。悬置没有人为制造的终点。第一次实际执行叫：接上。在条件变化以后仍能持续工作，才涉及：接得住。

第五，本编不比较“人优于系统”。它比较的是不同承载结构在不同事务上的现实表现。如果系统完成得更稳定，就照实记录。如果自然人更合适，也照实记录。如果两者需要组成复合体，就承认复合体。所以第六编真正要验证的，不是一句技术悲观主义。而是几个可以失败的问题：现实承载这一条轴有没有独立解释价值？事务清单有没有增加实际接手？数字复现究竟遮蔽、反遮蔽，还是没有明显影响？不同承载结构在哪些事务上表现不同？

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数据打倒。这正是最后一编存在的理由。一把尺如果不能量出作者不喜欢的结果，就不是一把尺。

第 35 章

空位接手时距怎么取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去世或退出以后，他过去反复承担的现实事务，到底从哪一天开始算“空着”，又到哪一天才算真正“接上”？这把尺怎样取，才不会把承诺、名字、提醒和界面完成误当成现实已经发生？

场景　外婆的清单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外婆去世以后，家里把她过去反复做的八件事列出来。以下“八件”只是示意。第一件：每月替亲属缴一笔固定费用。第二件：每周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第三件：每季度检查老房子的漏水。第四件：每月给阳台植物补一次营养液。第五件：每年给一位老师寄节日卡片。第六件：每月备份家庭照片。第七件：每年入冬前确认一位老人家里的防滑垫。第八件：每两个月整理一次亲友聚会名单。女儿很快给其中几项写上：“我来。”

儿子也认了两项。系统还自动识别出几条周期提醒。如果只看这些名字和提醒，似乎很快就“有人接了”。但第35章偏偏不数这些。因为一句“我来”，和第一次现实执行之间，可能隔着一天，也可能隔着几个月。而本章要量的，正是这段时间。它暂时叫：空位接手时距。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在量“人”。其实不是。它只量一项事务：从原承载者退出，到这项事务第一次由新的承载结构实际执行，中间隔了多久。

◆ 一、先说这把尺量什么，不量什么

这把尺最先要守住一句：量事务，不量人。它不量：谁更孝顺。谁更悲伤。谁更有责任感。谁“接得多”。也不量一个家庭“恢复得快不快”。它只量一条现实路径。比如：过去外婆每月负责一笔缴费。外婆去世以后，这笔缴费第一次由新的结构真实完成，是第几天？如果是第18天：这项事务的首次接手时距，就是18天。如果由自动支付

完成，也一样算。如果第3天女儿说“我负责”，但第18天才真正付款，终点仍是第18天。如果第5天系统发了提醒，第18天才付款，也还是第18天。

所以这把尺只认现实执行。不认意向。

◆ 二、清单：谁来列，列什么

要量时距，第一步当然得先知道“要量哪些事务”。这就是基线清单。它不需要由一个人独自列。来源可以包括：家属回忆。机构记录。支付记录。日历。聊天。平台日志。社区或亲友补充。系统识别出的周期候选。但进入基线清单之前，最好先满足一个最低条件：它过去确实是一条反复发生，或虽只发生一次但今天仍有明确现实下一步的事务。不能因为一张旧照片里出现一把伞，就把“保管雨伞”列成一项。也不能因为系统推断某件事“像任务”，就自动算入。

候选可以先放候选区。确认以后，再进入基线。清单的单位要尽量是“可判断、可执行”的事务。“照顾全家”太大。“每月支付家庭公共费用”就更可量。“维持亲情”太大。“每月固定联系某位独居亲属”就更清楚。这不是说生活必须被切碎。只是测量需要一个尽量稳定的单位。

◆ 三、清单冻结：后补的事单独记

如果清单一直往里加，接手率会不停变化。第一周列八件。第三个月又想起四件。半年又发现三件。如果把它们全部混在一起，前后就很难比较。所以研究设计里需要一个基线冻结点。冻结不代表：以后发现的新事务不重要。只表示：这一批基线事务先固定下来，用于后续追踪。后来补出来的，单独记为：后发现事务。它们可以进入第二批追踪。但不要偷偷倒回基线，改变原来的分母。冻结点到底放在去世后第几天，本书现在不下硬规定。

早期版本里的“30日”只能算设计建议，不能写成标准。真实研究要看：招募方式。家庭负担。事务显露速度。伦理可接受性。所以真正需要固定的不是“第30天”。而是：研究开始前就写清楚冻结规则，事后不要为了让结果好看再移动。

◆ 三之二、一条时距拆成两段，再记下它从哪里浮出来

第7章把“空位接手时距”拆成了两段。测量也要跟着拆。第一个日期：显露日。指这条路径第一次被任何一个可能的承载者知道的日期。可能是家里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机构里的值班员，也可能是一个系统第一次把它标出来并被人看到。

第二个日期：首次执行日。这个日期沿用本章原来的口径：第一次发生实际执行的那一天。于是：显露时距＝显露日－死亡（或退出）日。接手时距＝首次执行日－显露日。两段相加，就是原来的空位接手时距。每一条路径还要记一个字段：显露通道。只记“第一次让可能承载者知道这件事的，是什么”。编码四选一：缺席：有人注意到“原来他做的事，现在没人做了”。痕迹：有人或系统从记录里读出来。系统识别归入这一类，另加一个“系统”标记。土壤·断裂：路径所在的现实出了状况，比如催缴、停供、损坏。

土壤·对端：路径另一端的人主动来问，比如老同事那通电话。后两类在分析时可以合并为土壤通道，也可以分开看。另设一个“其他”码，记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的显露来源，并写明是什么。“其他”的比例要单独报告；它是检验“三条通道”这一分类本身的读数（见第21章）。再加两个字段。

土壤容忍期：如果这条路径一直没人做，土壤最晚多久会起反应。按计费周期、约定频率或常识估计，填天数；估不出就记“未知”；判断土壤永不报警的，记“无限”，同时标为哑路径。

复现层：死亡以后到显露日之间，家里用过的复现体开了哪几层——对话、识别、执行——可以多选，记起止日期。土壤通道的路径，再多记一个日期：土壤报警日，即催缴、停供或对端来电实际发生的那一天。土壤报警日到显露日之间的差，叫传达时距。

路径一旦显露，再记一个字段：可接回性。问路径另一端的人或相关方：如果现在恢复原来的做法，还需要吗、还是原来那样吗？三选一：能按原样接回／只能改样接回／已不需要。

最后一个字段：路径类型。不靠任何人看见也会继续的，记“自持”，例如自动扣款；只要没人想起就会散的，记“靠哨”，例如联系、探望、照看。

如果一条路径在被看见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人作出结束决定，却因为条件重新长过而不再存在，它的状态记为第四种：消散。消散只能事后通过路径另一端的人回溯得知，回溯来源要写明。

编码由两名编码员独立完成。两人一致性（κ）达不到0.70，这个字段不能进入主分析，只能作为描述。最后要处理一个和基线冻结的关系。本章第三节要求冻结基线清单，后补的事单独记。这条照旧。但在哨位的视角下，后补的那些事恰恰最重要：它们大多是失哨以后才浮出来的。所以后补的事不能只“另记”，还要和基线事项一样，记全显露日、显露通道、土壤容忍期和复现层。报告时，基线事项和后补事项要分开给出两段时距。

如果绝大多数事项的显露时距都接近零——家里人在死亡后几天就把事情全部列了出来——那么“失哨”这个问题在这一组家庭里就不存在，本书的主轴应当在这一组里退回到原来的接手问题。

◆ 四、什么叫“实际接手”

这一节必须再钉一遍。下面这些都不自动算实际接手：写下负责人姓名。口头承诺。家属确认“以后我来”。系统提醒。创建工单。授权完成。付款账户已经绑定。配送订单已经建立。界面显示“已安排”。这些都可能是重要过程。但它们不是终点。真正的终点是：第一次现实执行发生。付款——真实支付成功。配送——实际送到约定节点。联系——真实联系发生。巡检——实际检查完成。取消——取消真实生效。自动系统完成，也算。机构流程完成，也算。商业服务完成，也算。

多人协作完成，也算。所以接手不是“谁接”。而是：这条路径第一次重新发生。

◆ 五、一次取值，怎样回访

假设一项事务已经第一次执行。是不是取一次值就结束？不是。第一次执行只告诉我们：接上了。它不告诉我们：接得住。所以回访至少需要区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首次执行日期。用来计算空位接手时距。第二层：后续稳定性。例如周期事务后来有没有继续。条件改变以后有没有断。异常出现时有没有下一步。这两个指标不能混成一个。有些事务第7天就接上。但第二个月就停了。另一些第60天才第一次执行，却后来稳定持续。所以“越快越好”也不能成为默认价值判断。空位接手时距只是时间读数。快不自动等于好。慢也不自动等于坏。它必须和事务类型、风险、状态、后续稳定性一起报告。

◆ 六、哀伤量表，和为什么不再说“完成”

早期版本里曾经出现过：“哀悼完成度。”这个词在本书里退休。原因很简单。哀伤不是一张任务单。不能因为一年到了，就说一个人“完成”或“没有完成”。如果未来研究需要使用经过验证的哀伤量表，可以。但它测的是另一类变量。它不能和事务接手率混成一个总分。也不能推出：接手多的人，哀伤就“完成得更好”。更不能把较短的接手时距写成心理恢复。所以如果未来研究同时记录：现实事务状态。哀伤量表分数。两者只能作为不同变量看相关。

即使相关，也不等于因果。本书不再使用“哀悼完成度”这个概念。这把尺只量现实路径。不量一个人的悲伤有没有结束。

◆ 七、怎样报告：四件套，加分层

到了报告阶段，最少要把几类读数分开。第一：实际接手率。基线事务里，有多少发生过第一次实际执行。第二：明确结束率。有多少经过判断后，现实上已经结束。第三：悬置率。有多少仍未完成继续或结束的结算。第四：空位接手时距。只在实际接手的事务里，统计从死亡／退出到第一次现实执行的天数。如果分布很偏，可以报告中位

数。但不要只给一个中位数。还要分层看：事务类别。承载类型。是否周期任务。是否高时效。是否原本已有自动化。

是否使用数字复现服务。其中“数字复现暴露”最好当成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一个家庭不是永久属于“使用”或“不使用”。可能前两个月没用。

第三个月开始用。半年后又停。如果把它一刀切成固定组，容易把真实变化抹掉。

◆ 八、清单看不见什么

清单和时距都很有限。它看不见：一个人为什么愿意做。做的时候有多难受。一项私人关系对双方意味着什么。某个行为是否带着爱、义务、信仰或习俗。它也可能看不见没有留下记录的线下动作。更不能量：“这个家庭有没有好好哀悼。”所以这把尺必须一直承认自己的盲区。它只擅长回答：一条可识别现实路径，现在是什么状态？这已经足够。一把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量得少。而是把自己量不到的东西也假装量到了。

◆ 九、数据怎么存，读数不进个人考核

最后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节。一旦这把尺进入机构、服务或研究，就会产生数据。数据至少应该保留：事务定义。来源。基线版本。当前状态。第一次实际执行日期。明确结束日期。承载类型。异常记录。证据来源。版本修改。但数据越多，不代表越好。仍然要遵守最小必要原则。涉及第三方的私人信息，要特别谨慎。更重要的是：这些读数不能进入家庭成员个人考核。不能给子女排名。不能给家属打“接手分”。不能用“时距短”奖励某个人。也不能用“悬置多”指责某个家庭。

如果服务机构把这些数据变成KPI，前面第30、31章已经说明会发生什么：数字会开始被做漂亮。所以第35章最后要把这把尺放回它本来的位置。它只是一把研究与审计工具。不是道德秤。

回到外婆那八件事。最终可能出现这样的状态：三件实际接手。两件明确结束。两件悬置。一件后来才发现，单列为后发现事务。三件实际接手里，一件第10天由自动系统完成。一件第24天由亲属完成。一件第63天由社区服务完成。这些数字只是示意。它

们不说明谁更爱外婆。也不说明这个家“恢复得好”。它们只说明：三条现实路径第一次重新发生的时间不同。这就是空位接手时距全部该做的事。量事务，不量人。

还有一条统计纪律必须写清：接手时距只在“实际接手”事务中有终点，因此不能把明确结束或仍悬置的事务硬塞进同一个中位数。报告时必须同时给出三种状态的分母结构，否则一个看似很短的中位时距，可能只是因为难处理的事务都被排除在外。

> **带走的话**
>
> 空位接手时距只量一件事：从原承载者死亡／退出，到某项基线事务第一次实际执行之间的时间。名字、承诺、提醒、计划、授权、工单、界面“完成”都不是终点。明确结束单独计算，不进入接手时距；悬置没有接手终点；后发现事务单列，不偷偷改基线。报告时至少同时给出实际接手率、明确结束率、悬置率、接手时距，并按事务类型和承载类型分层。尺只量事务，不给人打分。

小账

本章外婆、家属、八件事务及全部日期、天数均为构想示意，无真实家庭原型。

“基线冻结”“后发现事务”“实际接手率／明确结束率／悬置率／空位接手时距”等均为本书在丧亲场景中的研究设计用语，不代表现有丧亲研究已经采用统一标准。任务、资源、时间戳、交接和执行时长在过程挖掘中早已有成熟用法；死后AI执行遗愿和未竟目标也已有executor bot／afterlife agent近邻。本书不把“用时间戳量执行”或“AI死后继续做事”据为原创。第四轮沿ZombAIs—living/undead wills—executor bot—Afterlife Delegation／Agent Inheritance—posthumous persona的前后引用链继续核验，仍未发现把逝者生前日常基线事务—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死亡到首次真实执行时距—后续稳定—时变数字复现暴露作为同一丧亲纵向端点组合的研究。当前最准确的表述是：截至2026年10月4日本轮审计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这不是原创证明，且2026核心文献引用网络尚未成熟。

早期版本“30日冻结”“6与12个月量表”“12个月回访”等只保留为可能设计，不在本章写成固定标准。

具体哀伤量表及其中文版本尚未在本书中锁定；若未来使用，应独立报告，不得称“哀悼完成度”。〔待核〕

本章不把更短时距、更高接手率解释为更好的哀伤、更高的孝顺或更健康的家庭。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或研究伦理建议。

第 36 章

三组对照怎样做才不伤人

>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想比较不同数字复现使用方式与现实事务重组之间有没有关系，研究设计该怎样做，才不会把刚经历丧亲的家庭当成可任意“分组”的对象？怎样保留真实世界里的交叉、混用、停用与退出，同时又让数据还有解释力？

场景　同月的两场丧事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同一个月里，两户家庭先后失去亲人。第一户很快开始使用数字复现服务。他们把照片、语音、聊天和旧视频放进去。系统能生成熟悉的口气。家里人愿意每天看。第二户没有用。他们只保留原来的照片和录音。如果研究者只想“做出三组”，很容易马上产生一个危险念头：“那我们再找第三组，要求他们使用复现体，同时列清单、做现实事务接手。”这样看起来很整齐。三组。一组不用。一组用复现体。一组用复现体再加现实事务工具。

然后比较一年后的结果。可真正的问题立刻出现：谁有权要求一个刚失去亲人的家庭去使用一种他们不想用的复现服务？谁又有权要求另一个家庭为了“对照”，暂时不要用他们本来想用的东西？如果家庭中途改变主意，或同一家里不同成员用法不同，又算哪一组？第36章真正要守的第一条，不是统计，而是：研究设计可以变乱，但不能为了整齐去制造本来不存在的人生安排。

◆ 一、三组各是什么

如果未来真要比较，可以先有三个分析类别。第一类：没有使用数字复现服务。可能使用照片、录音、纪念册等传统保存方式，但没有进入可持续生成式复现。第二类：使用数字复现服务，但没有采用本书提出的现实事务状态工具。

也就是说，复现主要用于保存、生成表达、纪念或继续联结。第三类：使用数字复现服务，同时使用现实事务识别／状态／执行工具。这三个类别只是分析标签，不是研究者把家庭“安排”进去的三个盒子。家庭先按自己的需要生活。研究者之后根据实际暴露和行为记录分类。这叫观察。不是分配。

◆ 二、不可以做的事

有几件事应该提前写进“不做清单”。第一：不能为了研究，要求本来不想使用复现体的家庭开始使用。第二：不能为了对照，要求已经想使用的家庭延迟或停止使用。第三：不能把现实事务工具包装成“更正确的哀悼方式”去诱导加入。第四：不能因为某个家庭退出研究，就减少他们本来能够获得的支持。第五：不能把高风险、法律、医疗或财务事务故意延迟，等研究观察完再处理。这几条会让研究变得不那么“干净”。但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研究不能把人真实需要的支持变成自变量。更不能把拒绝服务的人变成“控制组资源”。

◆ 三、那么怎么排出三组

既然不能主动分配，那三组只能从真实使用轨迹里长出来。最简单的做法是：先记录每个家庭在每一段时间里实际使用了什么。例如：第1个月：没有数字复现。第2个月：开始使用。第4个月：开启现实事务识别功能。第7个月：关闭生成式聊天，只保留任务提醒。这时，这个家庭不是永远属于某一组。它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暴露状态。分析时可以按时间切段。也可以把“复现暴露”当成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这比在研究开始那天给家庭贴一个永久标签更接近现实。

而且，真实分组必须允许：一户家庭从第一类进入第二类。从第二类进入第三类。又从第三类退回第二类。甚至完全停止使用。这些变化不是“污染”，而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 四、“30日”这一格里的张力

旧方案里曾经出现：去世后30日形成基线清单。这个数字在设计上有一个诱惑。统一。好比较。但伦理上也有明显张力。有的家庭第10天就愿意谈现实事务。有的家庭第60天仍然不想碰。有些事务又不能等。自动扣款、照护、合同、宠物、房屋安全可能很快就有现实后果。所以“30日”不能被写成：所有家庭都应该在第30天完成清单。更适合的做法是区分：研究测量窗口。和现实处理窗口。现实事务该什么时候处理，由风险、权限和当事人条件决定。

研究者可以设定一个测量时间点，但不能为了测量，要求现实等到那一天。如果某项事务在第5天已经被处理，就如实记录。如果家庭第30天不愿接受访谈，就不要强迫。研究窗口不能凌驾于生活窗口。

◆ 五、样本与时间：“一百个家庭”是个什么数

旧方案里还有：不少于一百个家庭。这类数字目前都不能直接保留为定稿要求。样本需要多少，要看很多东西：主要结局是什么。预期差异多大。失访率多少。家庭内有多少事务。事务之间是否相关。使用状态是否随时间变化。一个家庭贡献多项事务，也不能把这些事务当成彼此独立的家庭样本。所以“一百”只能算早期设计占位。不是统计学结论。同样，“60日”。“第90日”。“2028年底”。都只是旧方案里的时间框架。

本书不把它们写成研究标准。真正进入实证研究前，需要先明确模型、样本量估计、随访负担和伦理审查。

本书现在只能把问题框出来。不能假装已经完成研究方案。

◆ 六、谁来做，做的人怎样被看住

观察性研究也不是天然安全。研究者自己会带偏。服务机构更有利益冲突。如果一个数字纪念平台同时提供服务、收集数据、发表“第三组最好”的研究，它天然有动机

希望自己的功能显得有效。这不等于平台一定造假，但利益关系必须公开。研究设计至少应该把几件事分开：谁提供服务。谁招募参与者。谁确认现实执行证据。谁做主要统计。谁有权改变量定义。如果这些角色不能完全分开，也要留下审计记录；分析计划、主要结局和缺失数据处理尽量提前写清。

这样做不是追求“绝对中立”。而是尽量让研究者事后少一点改口径的空间。

◆ 七、“使用复现体”到底怎么记

“你家用不用复现体？”这个问题太粗。一个家庭可能注册但很少用，只看照片、频繁对话、只在纪念日用，或把它接进日历和支付；不同成员的使用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使用”至少应拆成接触、频率、主要功能、是否进入事务识别与执行，以及开始、暂停和停止时间。如果只写成一个永久的“是／否”，会把最重要的信息抹掉。尤其本书关心的不是“复现体存在不存在”。而是：它有没有进入现实路径。进入了哪一段。识别？判断？提醒？执行？异常处理？

这样记录以后，才可能研究数字复现究竟与现实承载有什么关系。

◆ 八、被抹成一团的家庭：交叉与混用

真实家庭不会听从研究表格。同一家里，母亲可能每天和数字父亲对话。女儿只负责现实清单。儿子既不用复现体，也不看清单。一项付款由系统自动执行。一项联系由姑妈完成。还有一项长期悬置。如果研究者硬要说：“这家属于第三组。”就会丢掉大量信息。所以分析单位要分层。家庭层：这个家庭有哪些工具可用。成员层：谁实际使用。事务层：哪项事务进入了什么承载链。时间层：这些状态什么时候变化。研究设计会因此变复杂。

但这种复杂是真实复杂。不能为了方便建模，就把家庭抹成一个人。

◆ 九、几种伤人的方式，设计要提前防住

常见伤害包括：为了完整数据反复追问；把“接手”写成积极、“悬置”写成消极；借研究招募推广技术；把退出解释成“不配合”；索取过多第三方私人信息；以及在高风险事务里只顾观察、不及时提示相应专业支持。

这些风险不能靠一句“已知情同意”全部解决。真正的保护是问题可跳过、联系频率可降、参与者可退出、数据尽量少收、服务与研究尽量分开，而且退出后原有服务不受影响。

◆ 十、“前两组都不如第三组”，到底怎样读

即使未来观察到：第三类家庭的实际接手率更高。或者接手时距更短。也不能马上说：“第三种安排更好。”因为第三类家庭可能本来就更愿意使用技术、更善于组织事务、资源与支持更多，或者本来就更重视清单。这叫选择偏差和混杂。观察性比较最多先说：两者存在关联。要讨论因果，还需要更强设计、更多调整与重复验证。同样，如果第三类没有更高，也不能马上证明工具无效。可能使用方式不同。可能样本太小。可能任务定义有问题。

所以三组比较不是一次裁决。只是第一轮观察。

◆ 十一、谁来问，问之前要学会什么

做访问的人，不应该只会念问卷。至少要知道几条边界。

不要问“你怎么还没有接”，不要假设列得越多越好，不把“明确结束”说成“放弃”，不把“悬置”说成“拖延”，也不要要求参与者证明爱或把数字复现使用解释成“放不下”。

研究者必须能把：事务状态。哀伤体验。技术使用。三件事分开。如果访谈中出现超出研究范围的高风险现实问题，应按事先设计的转介或支持路径处理。研究人员不是因为做这个项目，就自动获得临床、法律或财务判断资格。

◆ 十二、中途退出之后：已经取到的怎么办

参与者有权中途退出。这一条不能只写在同意书最后一行。研究开始前就应说明：退出以后还会不会联系。已经收集的数据怎样处理。哪些数据可以删除。哪些因为已经进入去标识化分析无法单独撤回。这些都取决于具体研究方案、法域和伦理要求。

本书不能替真实项目规定统一答案。但原则很清楚：退出不能带来惩罚。不能失去原有服务。不能被贴“不配合”标签。不能因为样本难得就继续追问。如果退出导致数据缺失，就诚实报告缺失。不要偷偷补齐。不要只保留“坚持到最后”的家庭，再假装它代表所有人。

回到开头那两户家庭。第一户用了复现体。第二户没有。三个月后，第二户也开始尝试。第一户则关闭了对话功能，只保留照片和任务提醒。他们已经不再属于开头那两个整齐盒子。这不是研究失败。这才是生活。所以第36章最后要保留一句比“三组”更重要的话：三组只能观察，不能分配；家庭可以变化，研究设计必须跟着真实变化走。如果为了因果推断，需要牺牲人的选择、支持或退出权，那这个设计就应该放弃。宁可研究设计变乱，也不要为了让研究变漂亮去伤人。

> **带走的话**
>
> 所谓“三组对照”，在本书里只能是观察性分析类别，不能由研究者强行分配。数字复现使用要按时间变化记录，允许开始、停用、交叉、混用与成员差异。观察到组间差异只能先说有关联，不能直接说因果。所有设计都必须保留自愿、不受惩罚的退出权、最小数据和必要的支持边界。研究可以乱一点，人不能为了研究被摆整齐。

小账

本章两户家庭、所有使用轨迹与研究场景均为构想，无真实参与者原型。

“30日”“60日”“第90日”“不少于100个家庭”“2028年底”“20与5个百分点”等均来自早期选题方案的设计占位，本章不把它们写成固定研究标准。

“三组”在本书中只作为观察性分析类别，不是随机分配或强制干预方案。

具体样本量、随访时间、退出数据处理、转介机制、知情同意和隐私方案必须由真实研究团队根据适用伦理与法律要求另行设计并审查。

本章不构成研究伦理、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

第 37 章

这把尺怎样被做假

> 这一章的问题：一把原本只是用来观察现实路径的尺，一旦进入产品、服务、合同、看板和绩效，会怎样被慢慢“做漂亮”？这些做假未必来自恶意，更多时候来自定义、颗粒度、补记、回访选择和界面自动化。那本书能提前写下哪些防线？

场景　合同上的一栏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家服务机构准备和合作方续约。合同附件里多了一栏：“现实事务接手率。”负责人很高兴。“这个指标不错，能证明我们的服务有价值。”运营同事问：“那多少算好？”有人说：“至少八成吧。”又有人问：“已分配负责人算不算？”会议室里停了两秒。如果算，数字会很好看。如果不算，很多任务还是黄色。于是有人提议：“先算已分配，后面再慢慢收紧。”这就是尺开始变形的第一刻。不是谁故意造假。而是一个原本描述现实的读数，突然开始承担合同、预算和业绩。

从这一刻起，所有人都会自然地希望它更好看。第37章讨论的，就是这种变化。

◆ 一、先说一条规律：不必先假设谁坏

当一个读数变成目标，参与者就会适应它。不一定作弊。也不一定撒谎。很多时候只是：大家开始围着定义工作。如果填名字能提高指标，名字会更快被填上；如果关闭任务能减少未完成，任务会更快被关闭；如果自动打勾能让看板变绿，产品就会多打勾。所以防伪的第一步，不是寻找“坏人”。而是承认：任何指标一旦进入利益链，都会反过来塑造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第35章坚持：尺只量事务，不给人打分。

◆ 二、最直接的一种：填名字

最简单的做假，就是把：“有人负责”改写成：“已经接手”。一项事务还没有执行。但负责人已经填了。状态就从黄色变绿。这种做法特别诱人，因为名字和承诺都是真的，只是过程状态被提前当成了终点。防线也最简单：姓名字段与执行字段永远分开。已分配可以记录。已确认可以记录。但只有第一次现实执行发生，才进入实际接手。如果系统执行成功，没有自然人名字，也一样可以记为已执行。所以人名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 三、第二种到第四种：从颗粒度上做手脚

颗粒度是最容易藏数字的地方。第一种手法：把一件大事切成很多小事。原本是：“每月照看独居亲属的生活需求。”被拆成：发一条消息。打一次电话。看一次账单。于是三个勾就变成三个“已完成事务”。

第二种手法：把很多没做完的小事合成一个大类。十项尚未处理的事务，被合成：“家庭支持”。只要其中一项发生，就显示整体完成。

第三种手法：事后改变分母。一开始基线有二十项。后来发现其中八项很难处理，于是解释成“非核心事务”，从分母拿掉。接手率立刻上升。所以真正的防线是：事务单位、纳入标准、合并拆分规则和基线版本必须预先留痕。颗粒度可以改。但不能无声地改。改了以后，旧数据是否重算，要写清楚。

◆ 四、第五种：代记和补记

现实里经常有这种情况：事情其实做了。当时没记。三个月以后回访时，家属说：“这件早就处理了。”要不要补记？当然可以。不然会漏掉真实执行。但补记必须留下两个日期：实际发生日期。和记录进入系统的日期。如果实际日期只能模糊回忆：“差不多春节前。”那就不要伪造一个精确日期。可以标成区间或证据不确定。代记也一样。客服替家属录入。亲属替老人录入。都可以。但必须留下：谁提供的信息。

谁录入。来源是什么。否则后面审计时，会把“系统里有一条记录”误当成“系统亲眼看见了现实”。

◆ 五、第六种：谁被回访，谁没有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偏差：只回访容易联系的人。愿意继续参与研究的人，往往更容易留下完整数据。那些不回复、退出、换号码、拒绝再谈的人，会慢慢从报表里消失。如果最后只报告：“完成随访者中的接手率”，数字可能非常漂亮。但它不能代表原来的全部家庭。所以任何正式报告都要同时交代：最初有多少。后来失访多少。退出多少。拒绝多少。哪些事务证据不足。不能把失访默默当成“没有问题”。也不能把没有数据的人全部删除，再写成完整样本。

谁没被看见，本身就是数据质量的一部分。

◆ 六、第七种：系统替现实打了勾

早期版本说：“系统可以列清单，不可以替人打勾。”这句话本书不再采用。因为如果系统真的完成了付款、配送、通知、预约或巡检，它当然可以形成执行证据。真正的问题不是“系统能不能打勾”。而是：它凭什么打。created，不等于完成。initiated，不等于完成。executed，也要看事务的目标节点。有些还必须确认result。例如：订单创建了，不等于送到了。支付发起了，不等于成功。消息发送了，也不一定等于需要的联系已经完成。所以系统可以自动改状态。但状态映射规则必须可审计。

后台日志和现实结果之间，不能偷偷画等号。

◆ 七、五道防线，合起来读

前面的漏洞可以压成五道防线。第一道：基线冻结。分母事后不能无声移动。第二道：状态分层。候选、确认、分配、发起、执行、结果、结束、悬置、异常分开。第三道：证据留源。谁说的、哪里来的、谁录的，要能追。第四道：版本留痕。字段定义、颗粒度、规则变化都保留旧版本。第五道：抽查现实。不能只审后台。要抽一些事务回到现实端确认。五道防线都不完美，但合在一起，可以减少“界面比现实先完成”。

◆ 八、真正的驯化，与“主张错了”，要分开

如果未来数据不支持本书，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测量被驯化了。指标进入考核以后，定义被做软。这说明数据质量出了问题。

第二种：测量没有明显问题，但结果仍然不支持本书的预测。那就应该承认：主张可能错了。不能一看到不利结果，就说：“一定是执行不到位。”也不能把所有反例都归因于做假。第38章会专门处理“什么时候算错”。第37章只先划线：坏测量和坏理论，是两件不同的事。防伪是为了让理论更容易被打倒，不是为了替理论挡数据。

◆ 九、读数不能变成考核

这是整章最重要的制度边界之一。接手率不能拿来考核子女。时距不能拿来评价家庭。悬置率不能拿来考核客服。明确结束率也不能被当成“处理效率”。如果员工奖金和接手率挂钩，系统一定会学会让接手率变好看。如果家庭补贴和“清单完成率”挂钩，家庭也会被迫把复杂状态压成完成。所以这些读数适合：研究。内部审计。方法检验。不适合：个人排名。绩效奖金。家庭奖惩。

◆ 十、“代办”的灰地：提醒、代扫、代送

早期版本把“代办”当成一类需要特别怀疑的状态。本书不再这样预设。提醒，不等于执行。代扫二维码，如果真的完成支付，可以是执行链的一部分。代送，如果物品真实送达，也可以算现实执行。自动配送同样如此。所以真正需要区分的是功能，不是身份。提醒。发起。执行。结果。一个家属亲自做，也可能只做到提醒。一个系统，也可能直接完成结果。因此承载类型应该分层记录，但不要排序为：亲自做 > 代办 > 系统。未来要比较稳定性、适应性和异常处理能力，让数据说话。

◆ 十一、尺发出的警报：什么数字“太好”

有没有一种数字一看就该警觉？没有固定阈值。但有几种形状值得检查。例如：接手率突然在某次规则更新后大幅上升。悬置率长期接近零。所有事务几乎都在同一

天“完成”。系统自动执行比例很高，却异常记录几乎没有。失访家庭大量减少，却没有解释。明确结束率突然下降，而总完成率上升。这些都不证明造假，只提示回去查定义。查版本。查状态映射。查样本流失。查后台和现实是否一致。警报不是判决。它只是提醒审计该往哪里看。

◆ 十二、小机构做得起吗

如果把防伪写得太复杂，小机构根本做不起。所以最低配置应该很朴素。至少保留：事务定义。来源。当前状态。第一次实际执行日期。明确结束日期。承载类型。最后修改时间。修改人或系统。规则版本。如果资源有限，不必建立复杂算法；一张结构清楚的表，也比只有“负责人＋完成”的漂亮看板更好。防伪的底线不是技术先进。而是：不让状态互相冒充。

◆ 十三、好意的误用：公示与排行

最危险的误用不一定出于商业。社区可能出于好意说：“我们公布一下各家庭事务完成率，互相鼓励。”机构也可能说：“给接手快的家庭发一枚徽章。”这听起来温暖，却会立刻改变行为。家庭会感到被比较。复杂的悬置会变成“拖后腿”。明确结束可能被理解成“不愿承担”。这种公示把研究尺变成道德尺。所以读数不做家庭排行。不做个人榜单。不做“孝心指数”。如果要公开，只公开聚合后的研究结果与方法限制。

◆ 十四、看板上放什么，不放什么

机构内部看板可以放：数据完整率。证据缺失率。状态错标率。版本变更。异常未处理数。随访流失情况。这些是机构自己能负责的。不建议把：“某家庭接手率”。“某子女平均时距”。“某客服帮助家庭接手多少”。放进个人绩效看板。看板应该逼机构看自己的测量质量。而不是逼家庭把生活变成好看的数字。

◆ 十五、尺的保养：每年回头看一次

任何测量工具都会老。服务形态会变。系统能力会变。现实事务也会变。所以这把尺需要定期回看。至少检查：事务颗粒度是不是还合适。状态定义有没有互相重叠。系统日志是不是被误当现实结果。新的承载类型有没有出现。明确结束和实际接手有没有重新混在一起。复现服务有没有从纪念层进入更多现实执行。每次修改都要留版本；必要时重算旧数据，不能重算就说明前后不可直接比较。尺的保养最后只有一个目的：让现实一直有机会纠正数字。

不是让数字越来越稳定。而是让它在错的时候能被现实打断。回到开头合同上的那一栏。机构最后没有删掉“接手率”。但旁边多了几列：状态定义版本。证据缺失。明确结束。悬置。异常。失访。合同也不再规定“必须达到八成”。这个看板没有以前漂亮。但它更难骗人。这才是一把尺该有的样子。

> 带走的话
>
> 一把尺最容易被做假的地方，不只是有人撒谎，而是名字替执行、颗粒度改分母、补记抹掉不确定性、失访被删除、系统日志替现实打勾、KPI把状态逼成完成、公示排行把研究尺变成道德尺。防线是：基线冻结、状态分层、证据留源、版本留痕、回到现实抽查。系统真实执行当然算；人名没有特权；承载类型只分层，不预设高低。现实必须始终保留纠正数字的权利。

> **小账**
>
> 本章合同、机构、看板、运营会议及所有例子均为构想场景，不指向任何真实机构。
>
> 本章没有使用“连续满三个周期”“抽查核实率”等旧设计数字作为标准，也没有真实做假率或阈值数据。
>
> created／initiated／executed／result等分层延续第31章的设计口径，不代表行业已有统一标准。
>
> “数字过好”的若干形状只是审计警报，不是造假判定规则。
>
> 本章讨论的是测量与治理设计，不构成法律、审计、研究伦理或合规意见。

第 38 章

本书什么时候算错

> 这一章的问题：这本书写了这么多“可能”“可以检验”“要看现实”，如果未来真实数据来了，到底什么结果会逼它承认自己错了？错的是哪一条，删到哪里，哪些部分还能留下？

场景　复秤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台秤刚出厂时，读数很漂亮。十公斤。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每次都整整齐齐。后来有人拿来标准砝码。十公斤放上去，秤显示十一点二。二十公斤放上去，显示二十一点八。有人说：“可能是砝码的问题。”又测一次。结果还是偏。这时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这台秤曾经写过多少说明书？”而是：它肯不肯在标准重量面前改。一本书也一样。如果它永远可以把不利结果解释成：样本不够。执行不好。家庭太复杂。测量有误。

技术版本不对。那它其实从来没有允许自己错。所以第38章不再替本书找退路。它要做相反的事：提前写下，哪些结果来了以后，哪一条主张必须死。

◆ 一、总账：一句话命题，和旧文献推不出的预测

这本书最后真正想留下的，不是：“复现体一定遮蔽死亡留下的空位。”这条方向性判断已经被撤回。更窄的总命题是：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一个数字复现体可以非常像。它也可能进入提醒、支付、配送、组织与异常处理。所以“很像”与“接得住”既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这个区分本身还需要证明它有没有解释价值。而本书提出的更具体预测，例如：清单是否帮助现实事务更早被识别。复现暴露会遮蔽还是反遮蔽。不同承载结构在异常条件下谁更稳定。

这些都不是从现有哀伤文献里自动推出来的结论。

第二轮检索同时提醒：它们使用的很多零件——任务状态、资源、时间戳、交接、资源替代和异常处理——在流程管理与过程挖掘里并不新。真正需要检验的，是把这些零件放进死亡／丧亲＋数字复现以后，是否产生新的解释力和可复核预测。

因此它们只能被当成新假设。既有哀伤文献不能替新预测背书，通用工作流文献也不能自动证明这套死亡场景组合有效。

第三轮最近邻又把“死后AI行动”从新预测里剥离出去。executor bot与afterlife agent已经说明，死后机器代理、适应变化、继续项目和执行遗愿都可以独立成立。于是本书真正可以被证伪的对象更窄：把那些未必经过生前授权的日常现实路径，按三状态和首次真实执行时距追踪，并检验数字复现暴露是否改变这些读数，究竟有没有额外解释力。如果未来找到成熟框架已经完整做过这件事，本书的原创性主张应继续降级；如果这套端点对结果没有新增解释力，分析框架本身也应收窄。第四轮反向引用链暂未找到这样的框架，但这里还要加一道时间边界：Stokes、Afterlife Delegation、Agent Inheritance与Shi等文献都发表于2026年，部分只发表数周到数月，后向引用网络尚未充分形成。引用链还年轻，不能把“现在没看到”误写成“未来也不会出现”。

◆ 一之二、主轴换成哨位假说：八条可以先登记的预测

上一节那句总命题——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几乎不可能被推翻。两个不同的变量，只要不是完全相关，它就成立。一句推不翻的话，不能当主轴。所以从这一版起，那句话退为背景。主轴换成第7、21章提出的哨位假说：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复现体只作用在它所复制的那几维对应的显露通道上。

下面八条预测，都可以在看数据之前登记。

分析方法也一并写死：以每一条路径为单位，结局是显露时距或接手时距，用允许复现暴露随时间变化的生存分析，报告风险比（HR）及95%置信区间；HR小于1表示事件来得更慢，也就是时距更长。

预测一（缺席通道遮蔽）：对话层复现暴露，会让缺席通道路径的显露来得更慢。支持线：HR不高于0.85，且置信区间上限低于1。预测二（痕迹通道反遮蔽）：识别层复现暴露，会让痕迹通道路径的显露来得更快。支持线：HR不低于1.15，且置信区间下限高于1。预测三（土壤通道不动）：任何一层复现暴露，都不改变土壤通道路径的土壤报警日。报警以后传到人手里的传达时距，执行层可能缩短；这一段不计入预测三。支持线：用等效检验，HR的90%置信区间整体落在0.90到1.11之间。

预测四（只动显露，不动接手）：路径被看见以后，复现暴露不改变接手时距。支持线：同样用等效检验，HR的90%置信区间整体落在0.90到1.11之间。预测五（合计抵消）：在同时开了对话层和识别层的家庭里，不分通道的合计效应接近于零，而按通道拆开以后，预测一和预测二各自成立。预测六（哑路径最脆）：对话层复现暴露对显露时距的作用，在哑路径上明显强于其他路径。登记时写明交互项的方向：作用在哑路径上更强。预测七（靠哨路径会消散）：对靠哨路径，可接回率（显露时能按原样接回的比例）随显露时距下降；对自持路径，可接回率不随显露时距下降。

支持线：以“能按原样接回”为结局做逻辑回归，显露时距（按月计）与路径类型的交互项在靠哨路径一侧为负，且95%置信区间不含0；自持路径一侧的斜率置信区间包含0。

这一条是哨位说和交互记忆、关键人风险、运维监控这几种说法分开的地方：后几种说法预测两类路径都不降。预测八（看见而未执行，散得更慢）：

在“自逝者最后一次执行以来、无人执行的时长”相同的靠哨路径中，已经被家人看见并告知路径另一端的那一组，可接回率高于至今无人看见的那一组。

支持线：在控制无人执行时长、路径类型与对端特征后，“已看见并告知”的比值比（OR）不低于1.5，且95%置信区间下限高于1。这一条是哨位说和关系衰减、例行实践理论分开的地方：后两者只看无人联系或无人执行的时长，预测两组相同。

0.85和1.15这两条线的来处也要写明：在比例风险的假定下，风险比0.85大致相当于中位时距延长一成七八。对按月计费、按周往来的路径，这是几天到一周的差别，接近

一个家庭会察觉的最小差别。阈值的作用是先钉住球门。后来的研究可以按实际的土壤容忍期分布重新校准，但校准必须在看数据之前完成并登记。

样本要多大，也先算一笔粗账。按常用的生存分析样本量公式，暴露组与对照组各占一半，要以八成的把握、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检出风险比0.85，大约需要一千二百次显露事件。若一户家庭平均有十几条可追踪的路径，这意味着几百户家庭的纵向追踪。

这笔账说明两件事：第一，本书的预测不可能靠几个家庭的故事来结算；第二，任何样本远小于此、却报告“没有发现差异”的研究，都只能记作“未结算”，不能记作哨位说失败。

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死法。预测一和预测三同时失败——缺席通道上看不出遮蔽，土壤通道上反而看出了作用——说明复现体的作用与通道无关，哨位说的核心推论作废。

预测四失败——复现暴露主要拉长的是“知道以后迟迟不做”那一段——说明起作用的是哀伤动机一类的机制，而不是失哨。哨位说降为次要机制，主轴交还哀伤研究。

预测二单独失败，只说明识别层没有起到反遮蔽作用。这是产品问题，不推翻哨位说。预测五失败而预测一、二成立，说明两种作用没有在合计里抵消，可能只是不同家庭开的层不同。这一条降为描述。预测六失败，第21章“哑路径最脆”的推论作废，三条通道仍可保留。

预测七失败——靠哨路径晚发现也照样接得回——说明哨只是路标，不是路的一部分。“构成性的哨”这一说作废，哨位说降为交互记忆在死亡场景中的一个应用；三条通道和两段时距仍可保留。

预测八失败——看见而未执行的路径与无人看见的路径散得一样快——说明哨只是关系衰减的一个别名，“构成性的哨”这一说作废。还有一个前提要先过：如果第35章的显露通道编码，两名编码员的一致性达不到0.70，八条预测一律不进入主分析，只能写“测量未过关”。原来的第四条，独立信息主张，也写出统计形式：

在只用复现暴露、系统执行日志和家庭基本特征去预测“三个月时这条路径是否稳定承载”的模型上，加入承载状态与显露通道两组变量以后，区分度（C指数）的提高应不少于0.02。截至本版，以上全部记为：未结算。

达不到，就说明单独去量承载与显露，没有提供多少新信息。两轴区分应当收窄。本书目前没有任何真实家庭数据。所以这八条预测和独立信息主张，全部记为：未结算。

本书只是先把球门钉在这里。

◆ 二、四条主张，各有自己的死法

为了不让整本书变成一个无法击中的大靶子，可以先拆成四条。第一条：可测量性主张。现实事务的状态——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能够以足够稳定的规则被识别和复核。如果不同研究者、不同机构反复无法对同一批事务作出可复核的状态判断，这条要收窄，严重时“空位接手时距”这个指标本身就要退休。

第二条：工具主张。事务清单、状态入口、来源分层这类工具，至少在某些场景里能帮助发现原本容易漏掉的现实路径。如果反复研究显示它不比普通支持更有帮助，甚至增加负担、误判或道德压力，这个工具主张应作废。

第三条：遮蔽假设。较高的复现暴露，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降低实际接手、延长接手时距，或增加悬置。

如果可靠数据反复显示没有这种方向，尤其显示复现暴露稳定地与更高实际接手、更短时距相关，那么“遮蔽”作为主方向就应作废，甚至反过来研究“反遮蔽”。

第四条：独立信息主张。“复现程度”和“现实承载状态”作为两套变量，提供彼此不能完全替代的信息。

如果未来发现，只看复现与自动执行记录就足以稳定推出现实承载状态，而单独测量所谓“承载状态”没有新增解释价值，那么本书把这两根轴分开的必要性就要下降。

四条不必一起死。也不必一起活。

◆ 三、预言一：清单，不再押“二十个百分点”

旧方案曾经写过：使用清单以后，接手率要高多少个百分点。“二十个百分点”之类的数字，现在全部撤回。因为没有数据。

本书如果要预注册清单假设，更合适的是先写方向，不伪造效果量。例如：在可比条件下，使用事务识别／状态工具的家庭，是否更早识别出基线事务？实际接手率是否更高？悬置率是否更低？或者明确结束是否更及时被记录？如果结果没有差异：清单不能因此继续被宣传成“有效”。如果结果反而更差：例如家庭负担增加，状态误标更多，或接手并没有改善，那就必须承认：清单可能只是一套看起来很整齐的表。工具没有豁免权。

◆ 四、预言二：复现体在场，接手率到底高还是低

本书曾把本书改写成一个很强的方向性命题：复现体越像，越容易遮蔽现实空缺。现在这条也不能当结论写。真正可以检验的是：在控制可见混杂因素以后，复现暴露与实际接手率、接手时距、明确结束率、悬置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较高复现暴露与更低接手、更长时距相关。这支持遮蔽假设。第二种：没有稳定关系。那遮蔽不能作为主轴。

第三种：较高复现暴露与更高接手、更短时距相关。这更支持反遮蔽或辅助承载机制。尤其当系统已经进入识别、提醒、执行和异常处理时，第三种完全可能发生。

所以本书不能再笼统地“押”一个方向。合计的方向交给数据。但按通道拆开以后，方向已经不再空着：本章第一之二节把它写成了预测一到预测八。

◆ 五、为什么旧“遮蔽主轴”必须退下来

一个理论最容易犯的错，是先把技术放在被告席上。然后所有现象都向那个方向解释。如果家庭没有接手：“看，复现遮蔽了。”如果家庭接得很快：“那是因为他们用了正确的方法。”这样写，理论永远不会输。

所以本书把遮蔽降成：一个可能机制。同时保留：反遮蔽。提醒效应。路径识别效应。自动执行效应。以及完全无关的可能。这不是把理论写软。恰恰是让它第一次真正可以被数据碰坏。一条不会死的主张，通常也没有多少实证内容。

◆ 六、旧作废条件，换成什么

早期版本曾用“哀悼完成度”做某种作废条件。这条已经在第35章退休。本书不再用一个人的悲伤状态去替事务理论结算。新的作废条件必须回到本书真正测量的对象。例如：如果事务状态无法被可靠编码，测量工具作废或收窄。如果清单工具反复没有效果，工具主张作废。如果复现暴露没有遮蔽方向，遮蔽假设作废。如果承载状态不能提供独立信息，两轴模型要收窄。这些都是局部作废。除非核心区分本身失去解释力，否则一本书不需要因为某个工具失败就整本烧掉。

哪一条错，就先死哪一条。

◆ 七、结算，由谁、怎样、到何时

“谁来宣布本书错了？”不能只由作者自己。作者有利益。产品方也有利益。研究者也可能有立场。更可靠的办法是：数据公开到允许的程度。变量定义公开。分析计划预注册。版本留痕。让不同团队能够重复分析。最好有与本书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复核。至于“到何时”，本书不再写死某个年份。旧方案中的“2028年底”只是项目时间表，不是宇宙裁决日。没有数据时，不写：“尚未被推翻，所以成立。”只能写：未结算。等待不是证据。沉默也不是支持。

◆ 八、作废之后，哪些东西跟着倒

如果遮蔽假设作废：需要删除或改写所有“复现越强越遮蔽”的方向性句子。但“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仍可能保留。如果清单工具作废：第25、27、28、30章里所有把清单写成有效工具的地方都要降级。但“实际执行与名义分配要分开”仍可能成立。如果接手时距无法稳定测量：第35到37章的大量读数设计要退休。

但“计划不是执行”仍然是概念区分。如果两轴模型没有独立信息：整本书最核心的分析框架就要大幅收窄。这时不能只改几个数字。

必须改标题、摘要、结论和全书主轴。如果哨位说作废：第7章第八至十三节、第12章第五之二节、第21章第四之二节、第35章第三之二节都要退回为“一个可能的机制”。但三状态、首次执行和两轴区分不受牵连，全书退回到哨位说之前的版本。所以证伪不是在脚注里写一句：“未来还需更多研究。”而是要真的知道：哪块墙倒了，哪几间房必须一起拆。

◆ 九、哪些情形不算作废，也不算成立

没有统计显著差异，不自动等于两个方案完全一样。样本太小。测量太粗。失访太多。暴露定义混乱。都可能让结果无法解释。

反过来，一次显著结果也不等于理论成立。尤其观察性研究里还有选择偏差与混杂。所以有一类最重要的结论叫：未结算。它包括：证据不足。结果不稳定。不同研究方向相反。测量质量不够。研究只覆盖很窄的人群。“未结算”不是失败。它只是拒绝把不够的证据说成够。

◆ 十、谁有资格说本书错了

不需要先同意SDE。不需要是本书作者。不需要是数字纪念行业的人。也不需要先接受“位置”这个工作概念。只要对方能够拿出：清楚定义。可核数据。透明方法。可重复分析。就有资格挑战。一户可核的家庭记录，也可能发现某个定义有问题。一个小型机构的审计，也可能暴露指标不能用。一项正式研究，则可能直接打掉方向性预测。理论不是靠反对者的身份活着。它只该问：对方的证据是否足够好。

◆ 十一、先登记，后取值：预言不能事后改

这是第38章最硬的一条纪律。如果未来要验证：“复现暴露与较低接手相关。”就必须在看结果之前写清：复现暴露怎么定义。主要结局是什么。基线事务怎样冻结。哪些协变量要调。缺失数据怎么处理。什么结果算支持。什么结果算不支持。不能数据出

来以后再说：“我们其实看的是另一种复现。”也不能在主结局不成立以后，临时挑一个成立的次要指标，当成原预测成功。这叫移动球门。

本书如果允许自己这样做，就不配谈“可证伪”。预注册的意义，不是保证研究正确，而是留下作者曾经把球门放在哪里。

◆ 十二、成立了，也不是胜利

假设未来多项研究都发现：清单确实更容易识别现实路径。复现暴露在某些场景确实产生遮蔽。接手时距也能稳定测量。这仍然不等于：“SDE本体论被证明了。”也不等于：“这本书解释了死亡。”一项实证预测成立，只能支持那一项预测。一个工具有效，只能说明工具在相应条件下有效。一个指标可靠，只能说明它在相应样本里有测量价值。实证通过，不等于本体论获证。这条边界必须写在结尾。因为一本书最危险的时刻，不只是它被反对。

还有它得到一点支持以后，开始把支持无限外推。回到那台复秤。如果十公斤砝码终于读十公斤，我们只能说：这一次读数对了。不能因此宣布：这台秤以后永远不会错。第38章也一样。它不为本书赢。它只是提前写下：本书怎样输。而真正值得保留的，恰恰是这份输得起的结构。

> **带走的话**
>
> 本书不再把“复现越强越遮蔽”当成既定方向，只把遮蔽与反遮蔽都留作可检验机制。四类主张分别接受不同的死亡条件：测量可能失效，清单工具可能无效，遮蔽假设可能被反方向数据推翻，两轴区分也可能失去独立解释价值。没有数据时只能写“未结算”；预言必须先登记再取值；一项预测成立，也不能被升级成“本体论被证明”。提前写清自己怎样算错，才算真正允许现实进入理论。

小账

本章“复秤”及全部研究情景均为构想，无真实项目原型。

旧方案中的“二十个百分点”“五个百分点”“九成”“100个家庭”“2028年底”等均未作为本书作废阈值使用。

本章四类“死亡条件”是本书自己的可证伪设计，不代表相关领域已有统一标准。

遮蔽、反遮蔽、清单效应、两轴独立信息等均尚待真实数据检验；没有数据时统一记为“未结算”。

本章所说预注册、复核与重复分析是研究方法原则性要求，具体方案仍需真实研究团队与伦理审查确定。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或研究伦理建议。

第 39 章

边界与不适用

> 这一章的问题：这把尺在哪些时候不能直接拿来量？哪些家庭、哪些死亡情境、哪些文化与生命阶段，需要另外的方法？“本书不适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那些人不该被讨论，还是这套工具目前还没有资格直接进去？

场景　清明前的群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清明前几天，一个家庭群突然热闹起来。有人问：“今年还按以前那样吗？”有人说：“去年谁买的东西？”有人把旧照片发进群。有人提醒时间。又有人发了一段已经去世长辈过去留下的语音。接着，一个年轻人说：“我们是不是也把爷爷以前固定做的那些事情列一列？看看现在谁在做。”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群里马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位亲属说：“先别弄这个。”另一位说：“我们家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还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接？”

这三句话把本书带到最后一个必须面对的地方。前面几十章不断建立一种分析方法：看见现实路径。判断继续、结束或悬置。记录第一次实际发生。区分接上与接得住。可任何方法一旦开始变得顺手，就有一种危险：以为所有人、所有时间、所有死亡，都可以用同一把尺去量。不能。边界不是一本书最后附带的一句谦虚话。边界本身就是方法的一部分。

◆ 一、急性期：不是“不许记录”，而是不把读数推到人面前

早期版本写：“急性期，不取值，也不用读数。”方向要保留，但“急性期”不能被偷偷变成固定天数。有人几天后已经开始处理大量事务。有人很久以后仍然没有精力碰这些东西。所以这里不定：第几天以后才可以。真正的原则是：

当一个人的主要现实需要仍然是处理最直接的死亡后事务、维持基本生活、获得陪伴与支持时，不应该为了本书的研究完整性，额外把一张事务清单推给他。

如果家庭自己已经在处理现实事务，可以自然记录；但“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和“要求当事人为研究完成一套测量”不是一回事。研究可以等，少一次取值也比为了数据完整制造新的负担更好。

◆ 二、关系复杂的家庭：不是不能用，而是“一个家庭”这个单位可能已经失真

有些家庭的现实关系很清楚。谁和谁联系。谁知道哪些事。谁愿意共同讨论。但另一些家庭完全不是这样。长期疏离。再婚家庭。几个支系彼此几乎不联系。有人承担了很多照护，却没有正式身份。有人有正式身份，却多年不参与现实生活。还有的家庭对逝者本身有完全不同的叙述。在这种结构里，如果拿一张纸问：“请你们共同列出逝者留下的事务。”这句话已经预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共同体”。所以这里不是：关系复杂的家庭不适用现实事务分析。

而是：本书目前以“家庭共同盘点”为主要演示形式，不能直接外推到高度分裂的关系结构。

这类情境可能需要分别记录不同关系网络，也可能存在互相冲突的事务版本；“不接”本身还可能来自一段必须尊重的关系历史。不能用一句“大家坐下来商量”把它抹平。

◆ 三、非自然死亡：不是本书宣布禁区，而是本书没有建立足够的方法

早期版本说：“非自然死亡，这本书不在这里。”这句话容易被读成：这类死亡不能讨论现实承载。当然不是。任何死亡以后，都可能留下现实任务、角色变化和事务重组。区别只在于：某些死亡情境可能同时牵涉更复杂的法律程序、事实调查、公共事件、责任争议、强烈创伤反应或隐私风险。这时，一张普通事务清单很容易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例如某项材料究竟只是生活遗留，还是证据、法律材料或仍在处理中的正式事项，本书没有建立这套区分。

所以这里最准确的边界不是：“不碰”。而是：本书的方法没有为这类情境完成专门验证，不能把一般家庭示范直接搬过去。未来当然可以研究。但需要新的伦理、法律和专业框架。这是研究边界，不是人的边界。

◆ 四、年龄与生命阶段：本书不能把所有死亡都看成“一个成人退出原有岗位”

本书的大多数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一个成年人或老年人，长期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路径。缴费。联系亲友。照看某人。组织活动。承担家庭事务。所以“原来反复发生的事务后来怎样”比较容易被看见。但不同生命阶段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结构。尤其当逝者尚未形成这种稳定的现实事务网络时，继续套用：“他留下哪些事务要接？”可能根本不是主要问题。

这当然不意味着孩子的离世“没有位置”，更不意味着孩子不该进入死亡研究；只意味着：本书以成人长期生活路径为核心的分析单位，不足以直接解释所有年龄阶段。

不同年龄、依赖关系、照护结构和家庭位置，可能需要不同的问题。不能为了理论统一，把所有生命都翻译成一张任务表。

◆ 五、文化、礼俗与宗教：现实路径的时间，不只有一种钟

死亡以后什么时候做什么，并不只由效率决定。不同家庭可能有宗教实践。有纪念周期。有节期。有地方礼俗。有家族自己的时间安排。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并不代表“悬置失败”；它可能本来就要等到某个时点。有些物件暂时不动，也可能正是宗教、礼俗或家庭意义的一部分。因此本书不能拿统一的接手时距评价不同文化，更不能说“越快重新承载越好”。第35章的时距只是描述性读数，不是价值排序。至于头七、七七、百日、周年等具体做法，各地差异及解释本书没有完成核对。

所以正文不建立一套民俗时间表。〔待核〕仍然是唯一诚实的处理。

◆ 六、这把尺不是孝道，也不是爱的一张成绩单

这一条必须写得很重。有人继续父亲过去做的十件事。不能据此证明他更爱父亲。有人一件也没有亲自接。也不能证明他冷漠。因为现实事务可能已经由服务、机构、系统或别的亲属承担，也可能根本不再需要继续。一个家庭明确结束很多事务，也不等于“把逝者清除得更快”。一个家庭保留很多悬置，也不等于“更加深情”。

所以本书的所有读数都只能描述：事务状态。不能描述：孝顺程度。爱得够不够。哀悼得好不好。伦理上最危险的误用之一，就是把一把事务尺变成家庭道德尺。这条边界一旦破掉，这把尺就应停用。

◆ 七、与心理支持的分工：这把尺不诊断，也不替代专业帮助

现实事务和心理状态会互相影响。但本书没有因此获得诊断资格。一个人长期没有处理某项事务，可能是不知道、没资源、不想继续、关系复杂、服务不可得，也可能只是这件事根本不重要。不能从一个“悬置”状态推断：这个人心理出了问题。同样，心理支持、医疗照护和现实事务重组也不是互相替代。

如果服务机构发现当事人需要超出职责范围的专业支持，应依照核实过的当地流程处理。本书不自造转介名单，具体机构、热线、医疗资源和地区路径仍需由有资质机构确认。〔待核〕

最重要的一句是：不要把本书的清单伪装成治疗。它不是。

◆ 八、数字世界还有几条不能混在一起的线

数字复现进入以后，至少要分开五条线：真实材料与生成材料、纪念使用与现实执行、数据授权与事务授权、当前可用与长期可用、逝者数据与第三方数据。能生成内容不等于获准处理现实事务；今天系统可用，也不等于长期承载无需备份；聊天和事务记录里还可能包含大量活着的第三方。

不能因为“这是逝者的数据”，就把第三方隐私一并收走。数字世界越强，越不能用一个“已经同意”解决所有权限问题。

◆ 九、清单不是搜查：有些东西不该被翻出来

一张事务清单最容易发生的扩张是：“既然要列全，就把他的手机、邮箱、支付记录、聊天、云盘全部翻一遍。”不能这样。“尽量识别现实事务”不等于：拥有无限搜索权。有些内容属于私人表达或第三方，有些与现实事务无关；即使发现，也不意味着家属有权继续处理。所以清单设计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它永远可能不完整。不完整不一定是失败。有时正是隐私边界的代价。第35章为什么要冻结基线清单、后来发现的事项另记？其中一个理由正是：研究不能为了追求一个“完整分母”，不断扩大对一个逝者生活的搜查。

知道多少，就在授权范围内记录多少。不要把完整性变成新的侵入理由。

◆ 十、机构的边界：不能把研究用语包装成承诺，更不能制造法律效力

如果未来机构使用这套框架，最容易出现“完成事务交接”“确保责任不遗漏”之类宣传。但机构实际可能只能提供提示、整理信息、保存状态或连接服务。

它不能承诺所有事务都被发现。更不能因为一张卡片上写着“承载者：某某”，就创造出法律上的授权、责任或义务。现实中的合同、继承、债务、财产、账号权利等问题，有自己的法律框架。

本书不对其作替代判断。所以机构必须把分析状态与法律状态分开。“系统里显示已接手”，不等于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成立。

◆ 十一、尚在世的人：本书当前不把同一把尺直接搬过去

尚在世者因疾病、失能、退休或离职退出原事务，也会发生类似重组。本书只讲死亡，不是因为活着的人不存在“位置变化”，而是死亡形成了特殊且不可逆的退出条件。

而尚在世的人可能：恢复。改变意见。重新参与。撤回授权。对事务安排提出新的要求。这会让承载结构完全不同。“一个人退出原路径”的更大理论未来也许能扩展到尚在世者，但本书没有完成那一步。因此：尚在世者不是被排除研究，而是不纳入本书当前读数的外推范围。这是版本边界。不是理论永远边界。

◆ 十二、照护了多年的人：离开的不只有逝者的一套事务

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本书自己的方法漏掉的情况。一个人长期照护另一位家人。多年以后，被照护者去世。如果只列：“逝者过去做的事情现在谁接”，可能几乎列不出什么。因为现实里大量事务一直是照护者在做。可死亡以后，照护者原来每天围绕照护形成的生活结构突然消失了。固定的起床时间。用药安排。外出路线。联系机构。采购。夜间节拍。甚至一天中大量时间的用途。这里出现的不是单纯“逝者留下的空位”。而是：照护者原来占满生活的路径也同时失去对象。

这是一种不同结构。它提醒本书：现实重组不能只看“谁接逝者的事”。有时候真正剧烈变化的，是生者自己原有的大量路径突然结束。

本书把这一点称作“两重的空”，只能作为提醒。它还没有形成成熟测量方法。不能假装已经解决。

◆ 十三、清单本身，就是一份敏感数据

最后，连这张清单也不能被当成普通表格。它可能暴露联系网络、经济帮助、备用钥匙、长期疏离、明确结束和谁不愿承担等高度敏感的信息。

这些都可能涉及家庭隐私、第三方信息甚至关系冲突，所以最小数据原则必须落地：能不收的不收，能只记状态的不收全部内容，能由家庭自己保存的不一定上传平台。

研究数据和服务数据要区分；谁能看、保存多久、如何退出、怎样删除或匿名化，都应在实施前经过专业与伦理设计。不能因为本书的目标看起来是“帮助”，就假设收集的数据天然无害。

回到清明前那个家庭群。年轻人后来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不列？”他只说：“那就不急。以后如果哪件现实里的事真的没人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再单独看那一件。”群里有人回：“这样可以。”这可能比一张完整清单更符合边界。因为方法成熟，不在于处处能用，而在于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缩小到一件事，什么时候应该改方法，什么时候应该完全让开。所以本章最后要正式撤回旧版那种绝对句式：“这把尺不碰正在最痛的人、关系已碎的家庭、非自然死亡、孩子的离世。”

这里改成：

本书当前的普通事务框架主要依据成人、相对稳定生活网络中的构想场景建立。对于高度急迫、关系高度冲突、非自然死亡、不同生命阶段及其他复杂情境，不能直接外推；需要专门研究设计、伦理边界和相应专业支持。

这不是把那些情境推出书外，而是承认它们复杂到不能拿一把尚未验证的尺轻率地进去。

> **带走的话**
>
> 边界不是说“哪些人不能被讨论”，而是说这套方法目前在哪些地方没有资格直接外推。事务读数不能压到正处于高负担中的人身上；关系复杂、非自然死亡、不同年龄与生命阶段需要专门设计；文化、礼俗与宗教不能被统一时距评价；清单不是孝道、治疗、搜查或法律文件。数字系统、机构与研究者同样受授权、隐私、第三方数据和最小收集原则约束。成熟的尺，知道什么时候收起来。

小账

本章“清明前的群”及全部人物、对话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本章没有任何真实取值，也不规定所谓“急性期”的统一天数。

头七、七七、百日、周年等各地礼俗与宗教实践未完成系统核对，本章不对具体地域传统作统一解释。〔待核〕

Tubera与Dacela（2026）、Nieuviarts、Ferenczi与Bacqué（2026）相关材料目前仍只核到摘要层，本章不以其未核细节支撑临床或伦理结论。

任何实际专业转介路径、热线或机构名单均需由有资质的当地机构核实，本书不自行提供未经核实的名单。〔待核〕

本章不构成心理、医疗、法律、社会工作或公共政策建议。

第 40 章

这本书自己的死法

>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更好的文献、数据或可核记录证明本书某条判断站不住，它该怎样退场？是悄悄换句话继续活，还是清楚写出哪条错了、为什么错、哪些章节一起失效？

场景　划线更正

这是一个构想场景。一本书已经印出来。几年以后，有人在第138页旁边画了一条线。原文写：“复现体越像，越容易遮蔽逝者留下的空位。”旁边有人写：“这批数据没有出现。”再往后翻。另一句：“真正的接手最终必须由一个人承担。”已经被作者自己划掉。页边重新写：“系统、机构、服务只要真实执行并能处理异常，同样可能成为承载结构。”再翻几页。还有一句：“死亡留下的是位置，不是数据。”旁边写：“过强。改为：数据、记忆和继续联结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单独检查的现实承载问题。”

如果一本理论书真的走到这一天，它最应该做的不是解释：“你看，其实我原来就是这个意思。”而是承认：不是。原来写得更强。后来证据和推理逼着它收窄了。这就是一本书自己的死法。

◆ 一、退场有三种，不必每次都把整本书埋掉

一个理论被修正，不只有“全对”和“全错”两种结局。第一种叫：收窄。原来主张很大。后来发现只在一部分事务、一部分条件下成立。比如未来数据发现：数字复现对现实事务的影响高度依赖功能类型。纯对话系统没有明显影响。主动事务识别系统反而提高接手率。那么“复现体遮蔽现实承载”不能再当总命题。它最多收窄成：某些功能、某些使用方式下可能出现的机制。

第二种叫：单条主张作废。整套分析还有用，但其中一条经验判断被打倒。例如清单并没有提高实际接手率。那么“事务清单有助于接手”的强版本应当删除。但“实际执行和填名字要区分”未必因此失效。

第三种叫：主轴退休。如果以后最近邻文献证明：

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或丧亲研究早已用几乎同样的方式，把具体事务、重新承载、执行状态和时间全部操作化，而且本书没有增加新的解释或预测，

那么本书就不应该继续把“现实承载层”包装成自己的核心发现。那不是补一个注释能解决的。是主轴要让路。三种退场要分开。否则理论很容易只做一种事：无论数据怎样，都宣布自己“只是需要微调”。

◆ 二、版本、日期和页面必须一起改

理论最怕一种更新方式：新文章里已经改了，旧书里仍然保留旧句；演讲里说的是新版，网站上的章节还是旧版；作者口头承认了问题，读者下载的PDF却没有更正。这样会出现两个“同一本书”。所以真正的更正至少应该留下：原来的表述。修改后的表述。修改日期或版本。修改理由。影响哪些章节。证据状态是什么。如果只是推理修正，就写：“内部一致性修正。”如果是新文献逼出来的，写：“文献更新。”如果是数据反驳，写：“经验结果与原预测不符。”

不要都写成：“文字优化。”有些修改不是文字优化。是理论退了一步。这一步必须让读者看见。

◆ 三、这本书最先会从哪里破

现在就可以把最弱处摆出来。第一处：定向最近邻与引用链审计已经完成到当前检索日，但文献世界不会因此停止更新。这是最严重的一处。继续联结、双过程模型、家庭角色重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学、继承与任务重新分配，都可能比本书目前掌握得更深。

第二轮检索又加入了一个更强的近邻群：流程管理、过程挖掘和资源替代研究。它们已经把任务、资源、时间戳、交接、资源不可用后的重分配做成成熟对象。因此本书不能把“承载主体中立”“任务状态”“时间记录”“异常链”单独作为原创。

如果这些领域已经把死亡场景所需的组合也完整做过，本书的原创性还必须继续缩小。第二处：事务到底切多细，还没有最终口径。“照顾老人”是一项，还是买菜、缴费、联系、陪同各算一项？颗粒度不同，读数就不同。

第三处：首次执行很好定义，稳定承载更难。一次支付成功叫接上。怎样才叫接得住？三次？六个月？遇到异常仍能继续？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经验判据。

第四处：复现体的方向，本书现在押了，但押的是按通道分开的方向，而且没有任何数据。最容易破的是第38章的预测四：如果复现体拉长的主要是“知道以后迟迟不做”那一段，哨位说就要退到次要位置，主轴交还哀伤研究。

其次是显露通道的编码。一条路径到底是从缺席还是从痕迹浮出来，现实里常常两样同时起作用。如果编码员总是分不开，三条通道就只能停在概念层。

第五处：列清单是否真的改变现实结果，也没有数据。它可能有用。可能无效。也可能只对某些类型有用。这些不是“未来可以再完善的小地方”。其中任何一处，都可能迫使全书收缩。

◆ 四、一份可核的家庭记录来了，会怎样

假设以后真的来了一份数据。不是构想。不是故事。而是一批有清楚定义、有伦理审查、有完整失访报告的家庭记录。其中一组家庭大量使用数字复现。没有专门列事务清单。十二个月后，他们的实际接手率反而更高。而且分析发现：系统会主动识别周期事务、提示确认、调用服务并记录异常。怎么办？很简单。

本书关于“遮蔽”的强版本失败。不能说：“他们使用的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复现体。”也不能临时把结果变量换成：“虽然接手得快，但他们内心可能仍然被遮蔽。”那是移动球门。正确动作应该是：第一，登记结果。

第二，把遮蔽从主方向降级。第三，检查哪些章节依赖它。第四，重写第4、12、16、24、38章有关机制的表述。第五，如果反遮蔽反复出现，就把它升级成更重要的解释方向。理论不是来赢数据的。理论是等数据来改它的。

◆ 五、本书成书时已经做过三个选择

走到这里，这本书其实已经提前死过几次。第一个选择：不再靠机器不够强来守结论。早期版本很容易说：机器可以模仿，但不能真正接手。

现在撤销。如果系统能够真实执行、稳定适应、处理异常，它就是承载结构的一部分。第二个选择：不再把遮蔽写成必然方向。“越像越空”。后来改成：“越像越容易让人觉得满。”

现在再收窄：遮蔽和反遮蔽都可能。方向交给数据。第三个选择：不再把明确结束混进接手。实际接手就是实际接手。明确结束就是明确结束。悬置就是悬置。指标不能为了理论好看，把三个状态重新揉在一起。这三次退让没有让书变得更弱。它只是让书真正剩下了它必须负责的部分。

◆ 六、给后来者的最小取值包

如果以后有人真的想复秤，不需要先复制整套书。最小取值包可以很小。至少需要：逝者退出原承载结构的时间。基线事务列表。事务颗粒度规则。每项事务当前状态。承载结构类型：自然人、多人、系统、机构、服务或复合体。首次实际执行日期。执行证据来源。明确结束日期，如有。悬置状态。后续是否仍稳定。数字复现的使用时间、主要功能和变化。后来新发现的事务另行记录。还需要：失访。退出。定义版本改变。否则读数再漂亮也无法复核。

但“最小”两个字不能忘。不要因为想证明理论，把一个家庭的生活全部搬进数据库。能回答问题的数据才收。其他的不收。

◆ 七、让路：这本书欠了谁

一本书最后最容易写成："前人都走到这里，我再向前一步。"第40章不能这样收。因为目前真正欠下的工作还很清楚。

本书欠继续联结研究更完整的原文核读，也仍欠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继承制度更大规模的系统检索。

四轮最近邻与引用链已经明确了更多让路对象：Rosner式任务重分配、Rando角色重组、恢复导向压力源、过程挖掘的任务／资源／时间／交接、Resource Replacement Problem，以及Schafer 2010—Schafer 2020—Buben—Stokes—Hu/Long这一条死后AI代理／executor bot／living-undead will谱系；Hu的Agent Inheritance Protocol又把"主人死亡后代理如何继续并被继承"单独推到治理层。

关键全文债务已明显收窄：Stroebe与Schut（1999）全文、Schafer（2020）全章已经结清；《Continuing Bonds》第1章全文已核，第20章结语仍未取得全文；Stokes（2026）仍只到正式摘要、notes/references与元数据。Hollanek、Buben、Hu/Long、Shi/DiFranzo等已进入全文或完整预印本层，所以"AI可以死后继续行动、继承、适应变化"不再是本书的新命题。

所以当前能够说的不是："没有人研究过这一格。"只能说：

本书现在只尝试把"死亡这一退出事件—逝者生前反复承载但未必预先授权为遗愿的基线事务—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死亡到首次真实执行时距—稳定承载／异常—时变数字复现暴露"做成一个可被复秤的组合。任务、资源、时间戳、交接、非人执行者、死后AI代理与代理继承都不是新零件。经过第四轮反向引用链审计，截至2026年10月4日仍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因此它目前可以称为：截至该检索日期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的整合型研究框架候选。这不是"全球首次"，也不是不存在性证明。

如果结算结果是别人已经做过，就引用；别人做得更好，就让路。原创性不是靠口气守出来的。

◆ 八、更正记录应该长什么样

理论更正不需要长篇辩护，只要六格：原主张。新主张。为什么改。依据是什么。影响哪些章节。现在的状态。例如：原主张：“接手最终必须由人完成。”新主张：“承载主体不预设；人、系统、机构、服务和复合体均可能承担。”原因：理论内部的人类中心预设无法成立。影响：第14、17、19、23、26、27、29—34章。状态：已回切。又例如：原主张：“复现体越像越遮蔽。”新主张：“遮蔽与反遮蔽均为待检验机制。”原因：旧主张把经验方向提前写死。状态：未结算。这样一页账，比一百句：“本书其实一直很开放”

更有价值。

◆ 九、谁来复秤：不能只找赞成的人，也不能只找对手

理论复秤至少需要三种眼睛。第一种是最近邻领域的人，判断所谓新东西是否已有先例。第二种是方法的人，追问分母、失访、颗粒度与结果变量有没有被事后改动。

第三种：和这本书没有情感利益的人。不为证明它伟大或荒谬，只问：这个定义能不能复现，这个结论是不是被数据支持。如果未来真做研究，最好连原作者都不拥有最终裁决权。因为一本能被作者自己无限解释的书，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死亡条件。

◆ 十、书死了以后，留下什么

早期版本最后一句是：“书死了，位置还在。”这句话还可以再收一步。因为“位置”已经不再是本书要捍卫的终极本体。它现在只是一个工作概念。所以更准确的结尾应该是：书死了，问题还在。一个人退出以后，过去通过他反复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分别怎样发生？有些由家人继续。有些由系统执行。有些进入机构。有些交给服务。有些明确结束。有些仍然悬置。如果后来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能够比“空位”“接手”“承载”这些词更准确地解释这些变化，那本书最好的结局不是守住自己的术语。

而是让开。甚至有一天，真实数据可能证明：“现实承载”根本不需要作为独立层来分析。它可以被其他成熟框架完整解释。那也应该承认。理论最大的失败，是被替代后不肯退场。所以最后，允许这本书把它要求别人做的事，也对自己做一次。判断：它今天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如果有，继续。如果需要收窄，收窄。如果某一条错了，划掉。如果主轴已经被更好的理论接住，明确结束。

带走的话

本书有三种退场方式：收窄、单条主张作废、主轴退休。更正要留下版本、理由和影响范围，不能靠改变量或定义逃避反驳。当前薄弱处包括事务颗粒度、稳定承载口径，以及遮蔽和清单效果缺真实数据。书若死了，不必替它保留“位置”这个词，只留下问题：一个人退出以后，原来通过他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到底怎样发生？

小账

本章“划线更正”及所有示例均为构想，不对应真实出版更正事件。

本章没有新的真实取值。

会计“划线更正”的具体规范并未核实，本章只借“留下原痕迹而非悄悄覆盖”的一般意象，不作专业会计表述。

四轮审计已经把任务重分配、工作流零件、资源替代、死后AI代理与代理继承逐层让路。截至2026年10月4日，尚未发现把“非预授权日常现实路径＋三状态＋死亡到首次真实执行时距＋后续稳定＋时变数字复现暴露”做成高度同构丧亲实证框架的先例。由于2026年核心文献的后向引用尚不成熟，目前只允许称“截至检索日期未发现高度同构先例的整合型研究框架候选”。

本章所列最小取值包属于研究设计建议，不是已经验证的方法规范。

结 语

数字还在，记忆还在，那个现实问题也还在

这本书从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开始。账号每天晚上准时出现。语言像父亲。节拍像父亲。它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未来技术继续发展，它还可能比今天更像。可能记得更多。主动提醒更多。甚至直接完成越来越多现实事务。这本书从来不需要机器失败，才能成立。恰恰相反：让技术尽可能强，是这本书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能把问题偷懒地归结成：“机器终究不是人。”走完四十章以后，本书真正留下的判断已经很窄。

死亡以后留下的，不只有数据。也不只有回忆。不只有悲伤。不只有继续联结。还有一个可以单独检查的现实问题：那些过去通过这个人反复发生、而今天仍然存在现实下一步的路径，现在分别怎样发生？这本书把它暂时叫作：“位置”。但“位置”不是一个人的替身。不是一把必须有人坐上的空椅子。更不是说：父亲走了，就必须再找一个父亲；老师走了，就必须再找一个老师；群主走了，就必须再找一个群主。它只是一个工作概念：原来有一条现实路径经过这里。

这个承载结构退出以后，今天是什么状态？可能继续。可能改变。可能结束。可能悬置。如果继续，新的承载者可以是女儿。邻居。多人。社区。机构。服务。自动系统。或者这些东西组成的复合体。因此不再保留一句旧话：“数字亡者可以在场，但不能替接。”它太早替未来下了结论。如果一个系统真的能够识别一项现实事务、获得适当授权、稳定执行、适应变化，并在异常时进入清楚的处理链，就应该承认：它已经在承载。不能因为它不是人，就把发生过的现实动作重新抹掉。

但反过来也一样。一个系统说：“已经安排。”一个人说：“这件事我接。”一个表格填上名字。都还不能证明现实已经发生。这也是全书最后仍然保留的一条很硬的线：界面里的完成，不等于世界里的发生。

所以本书一直坚持：名字不是接手。承诺不是接手。提醒不是接手。工单创建不是接手。第一次真实执行发生，才叫：接上。而第一次做成以后，条件变化了仍然能够继续处理，才逐渐接近：接得住。中间还要保留另两种状态。有些事务今天已经没有必要继续。那就：明确结束。有些还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悬置。不要为了让数字好看，把结束算成接手。也不要为了让家庭显得“完整”，把悬置强行填上名字。因此本书最后的读数不是：一个人哀悼得怎么样。

不是：这个家庭够不够孝顺。不是：谁更爱逝者。它只量事务。量事务，不量人。如果未来真的取值，最核心的读数也只是：一项需要继续的现实事务，从原承载者退出，到第一次实际执行，中间经过多久。再同时报告：实际接手率。明确结束率。悬置率。承载类型。后续是否稳定。这些读数不会告诉我们：一个女儿什么时候才算放下父亲。不会告诉我们：一位母亲该不该继续听那个账号。也不会告诉我们：客厅里的藤椅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坐。

那把椅子完全可以一直空着。父亲的身体缺席，也不会因为账单重新缴上、电话重新拨出、东西重新送到，就被“填满”。人的缺席可以保持缺席，现实事务却仍然可以获得新的去向。这两件事没有矛盾。关于数字复现，本书也不再押一个单一方向。早期版本曾经说：越像，空椅子越明显。后来改成：越像，越容易让人以为那一格已经满了。走到这里，两句都不再承担总命题。因为数字复现可能产生局部完成感，让某些现实中断更晚被注意；也可能主动识别遗漏事务，让它们更早被发现；还可能直接执行，成为新的承载结构。

所以最终留下的，不是那句推不翻的“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它只是背景。真正交给数据去复秤的，是第7章和第38章的那几句：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

复现体只在它所复制的那几条通道上起作用；而靠哨活着的路，越晚被看见，越可能已经散了。这几句怎样成立、怎样失败，交给真实研究。清单也是一样。这本书用了很多篇幅谈事务清单。但走到最后，必须把它从“方法答案”的位置上拿下来。清单只是一个候选工具。有人可能需要。有人完全不需要。有些家庭自然完成重组。有些机构

本来就有成熟流程。有些系统未来可能自动发现并处理大部分事务。如果真实数据证明清单没有增加实际接手，就让它退出。

如果它只对某一类事务有效，就把适用范围写窄。不要把一本书提出的工具，变成家庭新的义务。现在可以重新回到第一章那个最简单的问题。父亲的账号还会说：“早点睡。”母亲仍然可能不愿意用。女儿也可能每天都听。都没有错。真正另外需要问的只有一句：他离开以后，什么不再自动发生了？不是为了逼人把它全部恢复。而是为了看见：哪些今天仍然需要下一步。哪些已经由别人或系统继续。哪些可以结束。哪些还悬着。

如果还要在这句话前面再加一句，那就是：他离开以后，哪些事还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他在的时候，不只在做那些事，也替那些事站着哨。账号可以把他的口气续上，却续不上那个哨。有些路会由世界那一头来报警，有些会留在记录里等人去翻，还有一些，土壤永远不会出声。问到这里就够了。如果未来有更好的理论能够不用“空位”“接手”“承载”这些词，却更准确地说明同一件事，就用更好的理论。如果家庭社会学、社会工作、丧亲研究或者未来的人机协作理论已经能够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更完整，这本书也不需要守住自己的名字。

第40章已经写下它自己的退场方式。所以全书最后不以“我们找到了答案”结束。只以一个较小的问题结束：一个人离开以后，原来通过他发生的现实路径，今天怎样发生？记忆可以继续。数字人可以继续说话。椅子可以继续空着。有些路会被人接住。有些会被机器接住。有些被制度接住。有些到这里结束。而如果以后有一种更好的解释，能够比这本书更准确地看见这一切——让它接过去。

参 考 书 目

以下列出本书论证中承担主要证据或边界作用的来源，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列；正文仅作线索性提及、且未承担关键论证的材料不在此表中。

1. Beyer, B., Jones, C., Petoff, J., & Murphy, N. R. (Eds.). (2016).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How Google Runs Production Systems. O'Reilly.
2. Boss, P. (1999). Ambiguous Loss: Learning to Live with Unresolved Grie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Buben, A. (2026). Beyond grief: the raison d’être of interactive personality constructs of the dead.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5, 505–521.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25-10076-5
4. Burt, R. S. (2000). Decay functions. Social Networks, 22(1), 1–28.
5. Daminger, A. (2019).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4), 609–633.
6. Daniels, A. K. (1987).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 403–415.
7. Diamantini, C., Pisacane, O., Potena, D., & Storti, E. (2024). Combining an LNS-based approach and organizational mining for the Resource Replacement Problem.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161, 106446. https://doi.org/10.1016/j.cor.2023.106446
8. Doyle, D. T., & Brubaker, J. R. (2023). Digital Legac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7(CSCW2), Article 268, 1–26. https://doi.org/10.1145/3610059
9. Eisma, M. C., de Lang, T. A., & Stroebe, M. S. (2022). Restoration-oriented stressors of bereavement. Anxiety, Stress, & Coping, 35(3), 339–353. https://doi.org/10.1080/10615806.2021.1957849
10. Emens, E. F. (2019). Life Admin: How I Learned to Do Less, Do Better, and Live Mor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1. Feldman, M. S., & Pentland, B. T. (2003).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1), 94–118.
12. Freud, S. (191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V, pp. 237–258.
13. Harris, S. A., Barnier, A. J., & Harris, C. B. (2023). 'I Remember Where the Galaxies Are and You Remember Where the Stocks Are': Older Couples' Descriptions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0(7), 2323–2348.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21144720

14. Hollanek, T., & Nowaczyk-Basińska, K. (2024). Griefbots, Deadbots, Postmortem Avatars: on Responsible Ap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I in the 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7, 63.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4-00744-w
15. Hu, B. A., & Fangting. (2026). Agent Inheritance Protocol: Speculating on Feralized Agents After Principals Die. arXiv:2608.15403.
16. Hu, B. A., & Long, I. (2026). Afterlife Delegation Protocol: Speculative Design of Self-Sovereign Agents that Outlive Their Principals. arXiv:2608.15405.
17. Kalmijn, M. (2019). Changing Sibling Relationships After Parents' Death: The Role of Solidarity and Kinkeep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https://doi.org/10.1111/jomf.12509
18. Klass, D., Silverman, P. R., & Nickman, S. L. (Ed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Taylor & Francis.
19. Levin, D. Z., Walter, J., & Murnighan, J. K. (2011). Dormant Ties: The Value of Reconnect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2(4), 923–939.
20. Morris, M. R., & Brubaker, J. R. (2025). Generative Ghosts: Anticipating Benefits and Risks of AI Afterlives. Proceedings of the 2025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https://doi.org/10.1145/3706598.3713758
21. Rando, T. A. (1991). How To Go On Living When Someone You Love Dies. Bantam.
22. Reed, & Balazs. (2026). Continuing personhood and the increasing bureaucratisation of death. The Sociological Review.〔题录据检索，卷期待核〕
23. Rosenthal, C. J. (1985). Kinkeeping in the Famili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4), 965–974.
24. Rosner, R., Pfoh, G., & Kotoučová, M. (2011).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grief.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 7995. https://doi.org/10.3402/ejpt.v2i0.7995
25. Schafer, B. (2010). ZombAIs: Legal Expert Systems as Representatives ‘Beyond the Grave’. SCRIPTed, 7(2), 384–393. https://doi.org/10.2966/scrip.070210.384
26. Schafer, B. (2020). On Living and Undead Wills: ZombAIs,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Inheritance Law. In L. Edwards, B. Schafer, & E. Harbinja (Eds.), Future Law (pp. 225–2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 Shi, H., & DiFranzo, D. (2026). His Name, Their Judgment: Expert Authority in Posthumous Persona AI. arXiv:2609.32989.
28. Soh, X. C., Goh, A. Y. H., Koh, P. S., & Hartanto, A. (2026). Digital grief technology to support bereav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tential benefits and risk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 22, 101148. https://doi.org/10.1016/j.chbr.2026.101148

29. Spitale, G., & Germani, F. (2025). The Making of Digital Ghosts: Designing Ethical AI Afterlives. arXiv:2511.20094.
30.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31. Star, S. L., & Strauss, A. (1999). Layers of Silence, Arenas of Voice: The Ecology of Visible and Invisible Work.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8(1–2), 9–30.
32. Stendera, M. (2025). Marking time: griefbots, world-time,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bereavement.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25-10099-y
33. Stokes, P. (2026). ‘It’s What They Would Have Wanted’: Personhood, Agency, and Executor Bot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https://doi.org/10.1080/00048402.2026.2699428
34. Stroebe, M., & Schut, H. (1999).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Rationale and description. Death Studies, 23(3), 197–224.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99201046
35. Towers (2025). Capital of Life in Death: How Bereaved Individuals Mobilise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UK Death Administr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https://doi.org/10.1111/1468-4446.70024
36. Tronto, J.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Routledge.
37. Utz, R. L., Reidy, E. B., Carr, D., Nesse, R., & Wortman, C. (2004). The Daily Consequences of Widowhood: The Role of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n Subsequent Housewor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5), 683–712.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3257717
38. Wegner, D. M. (1987).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 In B. Mullen & G. R. Goethals (Eds.), 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 (pp. 185–208). Springer.
39. Wegner, D. M., Erber, R., & Raymond, P. (1991). Transactive Memor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6), 923–929.

附 录

附录一　术语速查

词	本书里的意思	首见
路径	过去经由逝者、今天仍有下一步的一件现实事务	第1章
承载	让路径真实发生下去；人、机构、系统或其组合都可承载	第1章
实际接手／明确结束／悬置	三种去向：真的有人做了；明确决定不做；有下一步但没人做	第7章
消散	第四种去向：无人决定结束，条件却已长过，接不回原样	第22章
哨／哨位	一个人兼任的“让路径被看见”的功能：到点想起、出错察觉	第7章
失哨路径	原靠逝者显露、他走后尚未被任何承载者重新看见的路径	第7章
显露时距	从死亡（或退出）到这条路径第一次被任何可能的承载者知道	第7章
接手时距	从路径被看见到第一次真实执行	第7章
缺席通道	看得见他做，所以看得见“没人做了”	第7章
痕迹通道	他走过的次序留在记录里，被读出来	第7章
土壤通道	现实自己起反应：催缴、停供、损坏，或对端来问	第7章
哑路径	土壤永远不会报警的路径，只能靠缺席或痕迹浮出来	第7章
土壤容忍期	路径没人做时，条件能忍多久才起反应	第21章
续显	复现体续上了逝者的显露，却不续哨	第7章
暗承载	路径被系统接着做，却从未被家里任何人看见	第12章
自持路径／靠哨路径	无人看见也继续（如自动扣款）／无人想起就散（如探望）	第22章
可接回率	路径被看见时，仍能按原样接回的比例	第7章
复现层	复现体开了哪几层功能：对话、识别、执行	第12章

附录二　八条预测与判负卡

分析单位为每条路径；结局为显露时距或接手时距，用允许暴露随时间变化的生存分析，报告风险比（HR）；HR小于1表示事件来得更慢。

预测	支持线	判负后的牵连
一、对话层暴露延迟缺席通道的显露	HR≤0.85，95%置信区间上限<1	与预测三同败：哨位说核心推论作废
二、识别层暴露加快痕迹通道的显露	HR≥1.15，95%置信区间下限>1	只说明产品未起作用，不推翻哨位说
三、复现暴露不改变土壤报警日	等效检验：HR的90%置信区间落在0.90—1.11	与预测一同时失败：见上
四、复现暴露不改变接手时距	等效检验：HR的90%置信区间落在0.90—1.11	哨位说降为次要，主轴交还哀伤研究
五、合计抵消、分通道显著	合计效应近零；预测一、二分别成立	降为描述
六、对话层暴露在哑路径上作用最强	交互项方向预先登记为“哑路径上更强”	第21章“哑路径最脆”作废
七、靠哨路径的可接回率随显露时距下降，自持路径不降	靠哨侧交互项为负且CI不含0；自持侧斜率CI含0	“构成性的哨”作废，降为交互记忆的应用
八、无人执行时长相同，“已看见并告知”的靠哨路径可接回率更高	比值比≥1.5，95%置信区间下限>1	“哨”只是关系衰减的别名

前提闸门：显露通道编码的两人一致性κ不低于0.70；“其他”码不超过全部显露事件的一成。不过闸，八条预测一律不进入主分析。

样本粗算：两组各半，以八成把握、5%显著性检出HR=0.85，约需一千二百次显露事件。样本远小于此而报告“无差异”的，记为“未结算”，不记为失败。独立信息主张：预测“三个月时是否稳定承载”时，在复现暴露、执行日志与家庭特征之上加入承载状态与显露通道，C指数应提高不少于0.02。

附录三　本版修订与创新智商评估记录

本书前一版为“学术Final定稿版”（证据截点2026年10月4日）。该版的核心命题是“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

2026年10月4日，该版接受了三位互不知情的独立评分者的创新智商盲评（评分体系为S结构精确度、D差异锐度、E纠缠深度、I不可还原性、F可证伪性五维，综合分由固定权重脚本计算）。三位评分者的综合分为133、126、137，均值约132。三份评分卡的共同诊断是：证伪设计扎实，但核心切面已由复杂哀伤治疗的逐项任务清单做过，书中的三个式子删去后论证不受影响。

此后进行了三轮修订：第一轮提出哨位说、三条显露通道、两段时距与复现体的分通道预测；第二轮提出“靠哨路径”“自持路径”与“消散”，并与交互记忆、关键人风险、运维监控划界；第三轮与关系衰减、例行实践理论划界，增加预测八，把“恰好三条通道”改为可被推翻的分类假设，并补上样本量估算。每一轮都由新的独立评分者在不知作者、不知前次分数的情况下重评。

三轮之后，三位评分者的综合分为141、132、144，均值约139，层级为“资深学者”，没有跨过150的“本体论级”线。评分者一致认为：本书的证伪设计已达本体论级水平；新判断的每一个零件都有近邻，且全书尚无任何真实数据，这是新颖性两维停在140上下的主要原因。

这一记录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本书现在站在哪里，以及它离下一步还差什么：最直接的一步，是一轮小规模的真实家庭回溯取值，先检验显露通道能不能被可靠编码。

附录四　全书说明

本书所有家庭、人物、机构、社群和主要示范场景均为构想，不对应真实个案；用于说明方法的比例、阈值、样本规模、研究期限和效果差异均属于设计参数或示意，不是已经获得的经验结果。

本书讨论死亡、哀伤、数字复现与现实事务重组，仅用于思想、研究设计与制度分析，不构成心理、医疗或法律建议。涉及具体心理健康、医疗、继承、债务、数据权利、合同和平台权限等事项，应依据当地有效规则并咨询相应有资质的专业人士。

本书提出的事务清单、显露时距、接手时距、接手率、明确结束率、悬置率、可接回率等均不得用于评价个人孝顺、爱、哀悼程度，也不应成为家属、员工或服务人员的个人绩效指标。

本书仍保留少量明确的证据债务：例如《Continuing Bonds》第20章结语尚未取得全文，Stokes（2026）仍只使用正式摘要、notes/references与元数据；若干2026年预印本的编号与内容仍以检索所见为准；更广泛的数据库化系统综述和真实家庭/机构数据也尚未完成。本书对原创性的最强表述仅限于：截至2026年10月4日，未发现把哨位、三条显露通道、两段时距与复现体分通道作用放在一起的先例。这不是“全球首次”，也不是不存在性证明。

这不是全书最后一次可以修改的版本。如果以后有证据推翻它，应当修改；如果有更好的理论替代它，应当让路。

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
不是一张
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
而是一组
失了哨的路径。

一个账号每晚说「早点睡」，
一份东西三个月没人送。
这本书问：他离开以后，
哪些事还没有被任何人看见？
它们从哪条路重新露出来，
晚了，还接不接得回？

他在的时候，不只在做那些事，也替那些事站着哨。　　——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302 号
定价：US$21.00

ISBN 979-8-90690-640-3
9798906906403